四分律藏六十卷（第一卷～第二十卷）

姚秦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 • 乾隆大藏經 • 小乘律

四分律藏卷第一 初分之一

稽首礼诸佛 及法比丘僧

今演毗尼法 令正法久住

优波离为首 及余身证者

今说戒要义 诸贤咸共听

今欲说深戒 为乐持戒者

为能讽诵者 利益诸长老

今说十句义 诸佛之戒法

令僧喜永安 摄取于僧故

不信者令信 已信者增长

断不持戒者 令邪道入正

惭愧者安隐 佛法得久住

是以世最胜 演布禁戒经

众山须弥最 众流海为最

众经亿百千 戒为第一最

欲求第一最 今世及后世

当持此禁戒 终身莫毁犯

除结无挂碍 缚着由此解

以戒自观察 如镜照面像

夫欲造善法 备具三种业

当审观其意 如罗云经说

所以立王者 由世诤讼故

众人之所举 古昔之常法

犯罪者知法 顺法者成就

戒律亦如是 如王治正法

如医观众病 进止得其所

可治则进药 不可者则舍

如医经所说 四事不可治

可救有十三 余者不须救

譬如有死尸 大海不容受

为疾风所飘 弃之于岸上

诸作恶行者 犹如彼死尸

众所不容受 以是当持戒

如守门牢固 不忧失财物

若垣墙缺坏 有财者忧惧

佛戒不缺漏 奉持者无忧

禁戒不牢固 毁犯者怀忧

坏器多穿漏 瓦师怀愁忧

器物若完具 眷属皆欢喜

持戒有缺漏 为恶者常忧

不毁禁戒者 心常怀欢喜

如燻火虽微 莫轻以为小

所经诸草木 烧尽无有余

所造恶虽微 慎莫谓为轻

如破伊罗叶 常在于龙中

如师子虎吼 醉者不恐怖

小兽声虽微 醒者闻则惧

如是三垢人 一切恶不惧

智者于微恶 常怀于恐畏

如合和众药 择去不良者

病者服除愈 身康得安乐

如是念修戒 能避诸恶行

除诸结使患 安隐入涅槃

若欲涉远路 当自护其足

足若毁坏者 不能涉远道

求天若涅槃 方便守护戒

如是无毁坏 必能度险道

如人欲渡河 用手及浮囊

虽深无没忧 便能到彼岸

如是诸佛子 修行禁戒本

终不回邪流 没溺生死海

譬如帝释堂 雕饰众宝成

七宝为阶陛 天人之所行

如是正法堂 七觉意庄严

禁戒为阶陛 贤圣之所行

如善学世间 一切众技艺

为王所爱念 以是得安乐

佛所说禁戒 能善修学者

终不堕恶趣 永得安隐处

如先自牢众 然后破彼军

贤圣众牢固 然后破魔军

圣众若和合 世尊所称誉

以众和合故 佛法得久住

如乳母慈爱 养护于其子

一切水火难 护使不伤害

禁戒犹慈母 守护于行者

终不堕畜生 饿鬼地狱中

如有勇猛将 善习战斗法

降伏于彼敌 没死不顾命

佛子亦如是 善学于禁戒

五阴散坏时 终不畏命尽

从佛戒所生 尔乃是真生

犹如鸯崛魔 如来所记别

若有舍戒者 于佛法为死

持戒如护命 守之无毁失

譬如得王印 所往无挂碍

毁缺则难诘 全失则被缚

戒印全具者 所至无挂碍

小毁则不定 大毁入三恶

为一切人故 降伏诸魔鬼

神仙五通人 造设于咒术

为彼惭愧者 摄诸不惭愧

如来立禁戒 半月半月说

已说戒利益 稽首礼诸佛

尔时佛游苏罗婆国。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渐渐游行至毗兰若。即于彼宿那邻罗滨洲曼陀罗树下。毗兰若婆罗门闻。瞿昙沙门释家子。离释种出家为道。从苏罗婆国。将大比丘众五百人俱。渐渐游行来至此毗兰若。那邻罗滨洲曼陀罗树下住。此沙门瞿昙。有如是大名称。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足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彼于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众中。获神通作证常说正法。上善中善下善义味清净。自然具

足修习梵行。善哉我等得见如是无著人。我今宁可宜往问讯沙门瞿昙。尔时毗兰若婆罗门。即往世尊所。到已共相问讯在一面坐。时世尊无数方便为说法开化令得欢喜。闻佛说法得欢喜已。即白佛言。世尊。唯见哀愍当受我请。及比丘僧三月夏安居。时世尊及比丘僧默然受请。

毗兰若婆罗门见世尊默然受请。即从坐起绕佛而去。世尊与五百比丘众受彼夏安居三月。时有波离国贩马人。驱五百疋马住毗兰若。夏九十日。时世谷贵人民饥饿。白骨狼藉乞求难得。时毗兰若婆罗门。虽请如来及比丘僧。三月都不供养供给所须。何以故。皆是魔波旬所作。尔时诸比丘从毗兰若乞食不得。次往彼贩马人所乞食。时贩马人自念。如今此间时世谷贵人民饥饿乞食难得白骨狼藉。彼诸比丘从彼乞食不得故来此耳。我今宁可日施比丘马麦五升世尊一斗耶。即如所念。日与诸比丘马麦五升世尊一斗。时佛所得麦分与阿难。阿难使人磨作干饭奉佛。佛食干饭。诸比丘各各得成煮麦而食。佛与比丘所食各异。时尊者大目连。往世尊所头面作礼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大德。

今此间谷贵人民饥饿乞求难得。诸比丘食饮粗恶而皆羸瘦。若世尊听诸神足比丘诣郁单越取自然粳米食者当往。佛告目连言。诸有神足比丘可往至彼取粳米食。无神足者当云何。目连白佛。诸有神足者随意自往。不得神足者我当以神足力接往至彼。佛告目连。止止。莫作是语。何以故汝等丈夫得神足可尔。未来世比丘当云何。时尊者舍利弗。于闲静处作是念言。何者等正觉修梵行佛法久住。何者等正觉修梵行佛法不久住。尔时舍利弗从静处起。整衣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须臾退坐。白世尊言。向者我于静处坐。作是念。何者等正觉修梵行佛法久住。何者等正觉修梵行佛法不久住。愿为开示。佛告舍利弗。毗婆尸佛式佛拘留孙佛迦葉佛。此诸佛修梵行法得久住。随叶佛拘那含牟尼佛法不久住。

舍利弗白佛言。以何因缘毗婆尸佛式佛拘留孙佛迦葉佛。修梵行法得久住。以何因缘故随叶佛拘那含牟尼佛。修梵行法不得久住耶。佛告舍利弗。拘那含牟尼佛随叶佛。不广为诸弟子说法。契经。祇夜经。授记经。偈经。句经。因缘经。本生经。善道经。方等经。未曾有经。譬喻经。优波提舍经。不为人广说契经乃至优波提舍经。不结戒亦不说戒。故诸弟子疲厌是以法不久住。尔时彼世尊知诸弟子疲厌心故但作如是教。是事应念是不应念。是应思惟是不应思惟。是应断是应具足住。舍利弗。乃往昔时。随叶佛依恐畏林中住。与大比丘千人俱。舍利弗。若有人未离欲。入彼林中身毛皆竖故名恐畏林。又舍利弗。拘那含牟尼佛随叶佛如来至真等正觉。观千比丘心中疲厌为说法。

是事应念是不应念。是事应思惟是事不应思惟。是应断。是应具足住。舍利弗当知。尔时彼佛及诸声闻在世佛法广流布。若彼佛及诸声闻灭度。后世间人种种名种种姓种

种家出家。以是故疾灭佛法不久住。何以故不以经法摄故。舍利弗。譬如种种花散置案上。风吹则散。何以故以无线贯穿故如是。舍利弗。彼佛及声闻众在世者佛法流布。若彼佛及诸声闻众灭后。世间人种种名种种姓种种家出家者令法疾灭不久住。何以故不以经法摄取故。尔时世尊告舍利弗。毗婆尸佛式佛拘留孙佛迦葉佛。为诸弟子广说经法。从契经乃至优波提舍经。亦结戒亦说戒。弟子众心疲厌。时佛知彼心疲厌。作如是教。是应念是不应念。是应思惟是不应思惟。是应断是应具足住。如是舍利弗。彼诸佛及声闻众在世佛法流布。

若彼诸佛及声闻众灭度后。诸世间人种种名种种姓种种家出家不令佛法疾灭。何以故以经法善摄故。舍利弗。譬如种种华置于案上以线贯。虽为风吹而不分散。何以故以线善贯摄故。如是舍利弗。彼佛及声闻众在世者佛法广说如上。舍利弗以此因缘故。毗婆尸佛乃至迦葉佛佛法得久住。以此因缘故拘那含牟尼佛随叶佛佛法不得久住。尔时舍利弗从坐而起。偏露右臂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时。唯愿大圣。与诸比丘结戒说戒。使修梵行法得久住。佛告舍利弗且止。佛自知时。舍利弗。如来未为诸比丘结戒。何以故比丘中未有犯有漏法。若有犯有漏法者。然后世尊为诸比丘结戒。断彼有漏法故。舍利弗。比丘乃至未得利养。故未生有漏法。若得利养便生有漏法。若有漏法生。

世尊乃为诸比丘结戒。欲使彼断有漏法故。舍利弗。比丘未生有漏法者。以未有名称为人所识多闻多财业故。若比丘得名称乃至多财业。便生有漏法。若有漏法生。然后世尊当为结戒。欲使彼断有漏法故。舍利弗。汝且止。如来自知时。

尔时世尊在毗舍离。时迦兰陀村须提那子。于彼村中饶财多宝持信牢固出家为道。时世谷贵乞求难得。时须提那子作是思惟。今时世谷贵诸比丘乞求难得。我今宁可将诸比丘诣迦兰陀村乞食。诸比丘因我故大得利养。得修梵行。亦使我宗族快行布施作诸福德。作是念已。即将诸比丘诣迦兰陀村。须提那母闻其子将诸比丘还归本村。即往迎。到彼子所语其子言。可时舍道还作白衣。何以故汝父已死。我今单独。恐家财物没入于官。但汝父财既多。况祖父已来财物无量甚可爱惜。是以汝今应舍道就俗。即答母言。我不能舍道习此非法。今甚乐梵行修无上道。如是至三。其子亦答言。不能舍道还俗。其母便舍之而去。诣其妇所语言。汝月期时至便来语我。妇自知时到往语其姑。大家欲知我月期时至。

母语其妇汝取初嫁时严身衣服尽着而来。即如其教便自庄严。与母共俱至其儿所。今正是时便可舍道就俗。何以故。汝若不舍道者我财物当没入于官。儿答母言。我不能舍道。母如是再三语子言。汝妇今日华水已出。便可安子使汝种不断。子白母言。此事

甚易我能为之。时迦兰陀子。佛未制戒。前不见欲秽。便捉妇臂将至园中屏处三行不净。时园中有鬼命终即处其胎。处胎九月生男。颜貌端政与世无双。字为种子。诸根具足渐渐长大。剃发被袈裟以信坚固出家学道。精勤不懈得阿罗汉。神足变化威德无量。故号尊者种子。须提那习沙门威仪。无事不知触事皆行。亦能转教于人。尔时须提那。行不净已来常怀愁忧。诸同学见已问。汝何愁忧耶。汝久修梵行。威仪礼节无事不知。

何所愁为不乐梵行耶。须提那言。我甚乐梵行。近在屏处犯恶行。与故二行不净故愁耳。诸比丘言。须提那。汝云何乃作如是恶事。于如来清净法中。于欲无欲于垢无垢。能断渴爱破坏巢窟。除众结缚爱尽涅槃。汝今云何于此清净法中。与故二共行不净行耶。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世尊知而问知而不问。时而问时而不问。义合问。义不合不问。尔时世尊知时义合。问须提那。汝实与故二行不净行耶。如是世尊。我犯不净行。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须提那。云何于此清净法中行乃至爱尽涅槃。与故二行不净耶。告诸比丘。宁持男根着毒蛇口中。

不持着女根中。何以故不以此缘堕于恶道。若犯女人。身坏命终堕三恶道。何以故我无数方便说断欲法。断于欲想灭欲念。除散欲热越度爱结。我无数方便说欲如火。如把草炬亦如树果。又如假借犹如枯骨。亦如段肉如梦所见。如履锋刃如新瓦器盛水着于日中。如毒蛇头如轮转刀。如在尖标如利戟刺。甚可秽恶佛所呵责。须提那。于我清净法中乃至爱尽涅槃。与故二行不净行。尔时世尊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须提那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一摄取于僧。二令僧欢喜。三令僧安乐。四令未信者信。五已信者令增长。六难调者令调顺。七惭愧者得安乐。八断现在有漏。九断未来有漏。十正法得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犯不净行行淫欲法。

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尔时有跋阇子比丘。愁忧不乐净行。即还家共故二行不净行。彼作是念。世尊与诸比丘结戒。若比丘犯不净行。行淫欲法。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然我愁忧不乐净行。还家与故二共行不净行。我将不犯波罗夷耶。我当云何即便语诸同学言。长老。世尊为诸比丘结戒。若比丘犯不净行行淫欲法。是比丘犯波罗夷不共住。然我有愁忧不乐净行。还家与故二共行不净行。我将无不犯波罗夷耶。我今当云何。善哉长老。为我以此事白佛。随佛所教我当奉行。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无数方便呵责跋阇子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

云何痴人。不乐净行。还家与故二行不净行。初入便波罗夷。汝痴人得波罗夷不共住。是故比丘。若有余人不乐净行。听舍戒还家。若复欲出家于佛法中修净行。应度令出家受大戒。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共比丘同戒。若不舍戒。若戒羸不自悔。犯不净行行淫欲法。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尔时有一乞食比丘依林中住。有一雌猕猴先在彼林中。时乞食比丘到村乞食还在林中食。食已余食与此猕猴。如是渐渐调顺。逐比丘后行乃至手捉不去。此比丘即捉猕猴共行不净。时有众多比丘案行住处。次至彼林中。时彼猕猴在比丘前。回身背之现其淫相。时诸比丘作是念。此猕猴在我等前回身现其淫相。将无与余比丘作不净行耶。咸共相告在屏处伺之。彼比丘乞食还在林中食已以余食与彼猕猴。

猕猴食已便共行不净行。诸比丘见已即来语言。如来不制言比丘不得行不净行耶。彼比丘报言。如来所制男犯妇女。不制畜生。诸比丘闻此语已往至佛所。头面作礼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即集比丘僧。无数方便呵责彼乞食比丘言。云何比丘。与猕猴共行不净行耶。初入波罗夷。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共比丘同戒。若不还戒戒羸不自悔。犯不净行乃至共畜生。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若比丘者。名字比丘。相似比丘。自称比丘。善来比丘。乞求比丘。着割截衣比丘。破结使比丘。受大戒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处所比丘。是中比丘。若受大戒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处所。住比丘法中。是谓比丘义。是中共比丘者。余比丘受大戒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处所住比丘法中。

是共比丘义。云何名为同戒。我为诸弟子结戒已宁死不犯。是中共余比丘一戒同戒等戒是名同戒云何名不舍戒。颠狂舍戒。颠狂人前舍戒。心乱舍戒。心乱人前舍戒。痛恼舍戒。痛恼人前舍戒。哑舍戒。聋舍戒。哑聋舍戒。哑人前舍戒。聋人前舍戒。哑聋人前舍戒。中国人边地人前舍戒边地人中国人前舍戒。不静静想舍戒。静作不静想舍戒。戏笑舍戒。若天若龙若夜叉若饿鬼若睡眠人若死人若无知人。若自不语。若语前人不解。如是等不名舍戒。云何舍戒。若比丘不乐修梵行。欲得还家厌比丘法。常怀惭愧贪乐在家。贪乐优婆塞法。或念沙弥法。或乐外道法。乐外道弟子法。乐非沙门非释子法。便作如是语。我舍佛舍法舍比丘僧。舍和上舍同和上舍阿阇梨舍同阿阇梨。舍诸梵行舍戒舍律舍学事。

受居家法我作净人。我作优婆塞。我作沙弥。我作外道。我作外道弟子。我作非沙门非释种子。若复作如是语。我止不须佛。佛于我何益。离于佛所。如是乃至学事亦如是。若复作余语。毁佛法僧乃至学事。便赞叹家业乃至非沙门非释子。以如是语了了说是名舍戒。戒羸者。或有戒羸不舍戒。或有戒羸而舍戒。何者戒羸不舍戒。若比丘愁忧不乐梵行。欲得还家厌比丘法。常怀惭愧意乐在家。乃至乐欲作非沙门非释子法。便作

是言。我念父母兄弟姊妹妇儿村落城邑园田浴池。我欲舍佛法僧乃至学事。便欲受持家业。乃至非沙门非释种子。是谓戒羸不舍戒。何者戒羸而舍戒。若作如是思惟。我欲舍戒便舍戒。是谓戒羸而舍戒。不净行者是淫欲法。下至共畜生者。可行淫处者是也。

云何名波罗夷。譬如断人头不可复起。比丘亦复如是。犯此法者不复成比丘故名波罗夷。云何名不共住。有二共住。同一羯磨同一说戒。不得于是二事中住故名不共住。三种行不净行波罗夷。人非人畜生。复有五种行不净行波罗夷。人妇童女有二形黄门男子。于此五处行不净行波罗夷。于三种妇行不净行波罗夷。何者三。人妇非人妇畜生妇。于此三处行不净行犯波罗夷。三种童女。三种二形。三种不能男三种男子。于此行不净行波罗夷亦如是。犯人妇三处波罗夷大便道小便道及口。非人妇畜生妇。人童女非人童女畜生童女。人二形非人二形畜生二形。三处亦如是。人黄门二处行不净行波罗夷。大便道及口。非人黄门畜生黄门亦如是。人男非人男畜生男二处亦如是。比丘有淫心向人妇女大便道小便道及口。

若初入犯。若不入不犯。有隔有隔。有隔无隔。无隔有隔。无隔无隔。波罗夷。若比丘有淫意。向非人妇女畜生妇女人童女非人童女畜生童女人二形非人二形畜生二形。三处亦如是人黄门非人黄门畜生黄门。人男非人男畜生男。二处亦如是。若比丘淫意向人睡眠妇女。若死形未坏多未坏大便道小便道及口。若初入犯。不入不犯。有隔无隔亦如是广说。乃至男子亦如是。若比丘为怨家将至人妇女所。强持男根令入三处。始入觉乐。入已乐。出时乐。波罗夷。始入乐。入已乐。出时不乐。波罗夷。始入乐。入已不乐。出时乐。波罗夷。始入乐。入已不乐。出时不乐。波罗夷。始入不乐。入已乐。出时乐。波罗夷。始入不乐。入已不乐。出时乐。波罗夷。有隔无隔亦如是。从非人女乃至男子亦如是。

若比丘为怨家将至人睡眠妇女若死形未坏。若多未坏觉乐亦如是。有隔无隔亦如是。从非人女乃至男子亦如是。若怨家强捉比丘大便道中行不净。若入觉乐波罗夷。入已觉乐出时觉乐亦如上乃至有隔无隔亦如上。从道入道。从道入非道。从非道入道。若限齐入。若尽入。若语不语若以淫心乃至入如毛头波罗夷。方便而不入偷兰遮。若比丘方便求欲行不净行。成者波罗夷不成者偷兰遮。若比丘教比丘行不净行。彼比丘若作教者偷兰遮。若不作教者突吉罗。比丘尼教比丘行不净行。若比丘作尼偷兰遮。不作尼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余众相教行不净行。作不作尽犯突吉罗。若死尸半坏行不净入便偷兰遮。若多分坏若一切坏偷兰遮。若骨间行不净偷兰遮。若穿地作孔抟泥作孔若君持口中犯偷兰遮。

若道想若疑如是一切偷兰遮。若道作道想波罗夷。若道疑波罗夷。若道非道想波罗夷。非道道想偷兰遮。非道疑偷兰遮。比丘尼波罗夷。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灭摈。是谓为犯。不犯者若睡眠无所觉知不受乐一切无有淫意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无犯(一波罗夷竟)。

尔时世尊。游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罗阅城中有比丘字檀尼迦陶师子。在闲静处止一草屋。彼比丘入村乞食。后有取薪人破其草屋持归。比丘乞食还作是念。我今独在闲静处自取草木作屋。入村乞食。后取薪柴人破我屋持归。我今自有技艺。宁可和泥作全成瓦屋。时彼比丘即便和泥作全成瓦屋。取柴薪牛屎烧之。屋成色赤如火。尔时世尊从耆阇崛山下。遥见此舍色赤如火。见已知而故问。诸比丘此是何等赤色。诸比丘白佛言。世尊。有一比丘名檀尼迦陶师子。独处闲静住一草屋。乞食后诸取薪人破其屋持归。彼还见舍破即作是念。我自有技艺今宁可作全成瓦屋于中止住。即便作之。是其屋色赤如是。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

云何檀尼迦比丘陶师子。自作此屋大集柴薪牛屎而烧之。我常无数方便说慈愍众生。云何痴人。自作泥屋聚积柴薪牛屎而烧之。自今已去不得作赤色全成瓦屋。作者突吉罗。尔时世尊敕诸比丘。汝等共集相率速诣檀尼迦屋所打破。时诸比丘即如佛教往诣打破。时檀尼迦见诸比丘破屋已便作是语。我有何过而破我屋。诸比丘答曰。汝无有过亦不憎汝。我向受世尊教故来破汝屋耳。檀尼迦比丘言。若世尊教敕者正是其宜。尔时摩竭国瓶沙王有守材人。与此檀尼迦比丘少小亲厚知识。时檀尼迦比丘往至守材人所语言。汝知不耶。王瓶沙与我材木。我今须材便可与我。彼人言。若王与者好恶多少随意自取。王所留要材比丘辄取斫截持去。时有一大臣统知城事。至材坊见王所留要材斫截狼藉。

见已即问守材人言。此王所留要材谁斩截持去。守材人言。是檀尼迦比丘。来至我所而作是言。王与我材。今须材用便可见与。我寻报言。王与汝材恣意取之。时比丘即入材坊斫截持去。时大臣闻此语已即嫌王言。云何以此要材与比丘。幸自更有余材可以与之。而令此比丘斫截要材持去。时大臣往至王所白言。大王。先所留要材云何乃与比丘令斫截持去。幸自更有余材可以与之。何故坏此好材。王报言。我都不自忆以材与人。若有忆者语我。时大臣即摄守材人来将诣王所。时守材人遥见檀尼迦比丘语言。大德。以汝取材故今摄我去。汝可来为我决了。慈愍故。比丘报言。汝但去我正尔往。时檀尼迦比丘后往王所在前默然而住。王即问言。大德。我实与汝材不。比丘答言。实与我材。

王言。我不忆与汝材。汝可为我作忆念。比丘报言。王自忆不。初登位时口自发言。若我世时于我境内。有沙门婆罗门知惭愧乐学戒者。与而取不与不取与而用不与不用。从今日沙门婆罗门草木及水听随意用。不得不与而用自今已去。听沙门婆罗门草木及水随意用。王言大德。我初登位时实有如是语。王言大德。我说无主物不说有主物。大德应死。王自念言。我刹利王水浇头种。云何以少材而断出家人命。是所不应尔时王以无数方便诃责比丘已。敕诸臣放此比丘去。即如王教放去。后诸臣皆高声大论不平。王意云何。如此死事但尔呵责而放也。时罗阅城中有诸居士不信乐佛法众者。皆讥嫌言。沙门释子无有惭愧无所畏惧不与而取。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尚取王材何况余人。

我等自今已往勿复亲近沙门释子礼拜问讯供养恭敬。无使入村勿复安止。时诸比丘闻诸少欲知足行头陀知惭愧乐学戒者。嫌责檀尼迦。云何偷瓶沙王材木耶。尔时诸比丘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檀尼迦比丘。汝审尔王不与材而取不答言。实尔世尊。世尊尔时以无数方便诃责檀尼迦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檀尼迦王不与材而取。我无数方便称叹与者当取取者当用。汝今云何王不与材而取耶尔时复有一比丘名曰迦楼。本是王大臣善知世法去世尊不远在众中坐。尔时世尊。知而故问迦楼比丘言。王法不与取。几许物应死。比丘白佛言。若取五钱若直五钱物应死。云何檀尼迦比丘王不与材而取。

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檀尼迦比丘已。告诸比丘。檀尼迦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若在村落。若闲静处。不与盗心取。随不与取法。若为王王大臣所捉。若杀若缚若驱出国。汝是贼汝痴汝无所知。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比丘义如上。村者有四种。一者周匝垣墙。二者栅篱。三者篱墙不周。四者四周屋。闲静处者。村外空静地是谓闲静处。不与者他不舍。盗者盗心取也。随不与取者若五钱若直五钱。王者得自在不属人。大臣者种种大臣辅佐王。波罗夷不共住者如上说。有三种不与取波罗夷。若自手取。若看取。若遣人取。复有三种取波罗夷。非己物想取。非暂用取。非同意取。复有三种取。

他物他物想取若举离本处。复有三种取。有主有主想取若举离本处。复有三种取。他护他护想取若举离本处。复有四种不与取波罗夷。自手取若看取若遣人取举离本处。复有四种取波罗夷。非己物想取不暂取。不同意取若举离本处。复有四种取。他物他物想取若重物若举离本处。复有四种有主有主想若重物若举离本处。复有四种。他护他护想若重物若举离本处。复有五种不与取波罗夷。若自手取若看他取若遣人取若重物若举

离本处。复有五种。非己物想取不暂取非同意取若重物若举离本处。复有五种。若他物他物想若重物盗心举离本处。复有五种。有主有主想若重物盗心举离本处。复有五种。他护他护想若重物盗心举离本处。复有六种不与取波罗夷。自手取看取遣人取若重物盗心举离本处。

非己物非己物想有六种亦如是。是为六种取得波罗夷。处者若地处若地上处若乘处若担。若虚空若树上若村若阿兰若处。若田若处所若船若水处。若私度关塞不输税。若取他寄信物。若取水杨枝树果草木无足众生若二足四足多足。若同财业若要若伺候。若守护若逻要道。是谓处。地处者。地中伏藏未发出七宝金银真珠琉璃贝玉砗渠玛瑙生像金宝衣被。若复有余地中所须之物属主者。若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牵挽取若埋藏若举离本处。初离处波罗夷。若方便欲举而不举偷兰遮。地上处者。金银七宝乃至衣被不埋。若复有余地上所须之物属主者。若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牵挽取若埋藏若举离本处。初离处波罗夷。若方便欲举而不举偷兰遮。乘处者。乘有四种。象乘马乘车乘步乘。

若复有余乘尽名为乘。乘上若有金银七宝乃至衣被。若复有余所须有主物。若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牵挽取若埋藏若取离本处。初离处波罗夷。方便欲举而不举偷兰遮。若取乘从道至道。从道至非道。从非道至道。从坑中至岸上。从岸上至坑中。如是取离本处。初离处波罗夷。若方便欲取而不取偷兰遮。

担处者。头担肩担背担若抱若复有余担。此诸担上有金银七宝乃至衣被。若复有余所须之物。有主。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牵挽取若埋藏若取离本处。初离处波罗夷。若方便欲举而不举偷兰遮。若取担者从道至道从道至非道从非道至道从坑中至岸上从岸上至坑中如是以盗心取离本处。初离波罗夷。若方便欲取而不取偷兰遮。空处者。若风吹毳若劫贝拘遮罗若差罗波尼若刍摩若麻若绵若钵耽岚婆若头头罗若雁若鹤若孔雀鹦鹉鸲鹆。若复有余所须之物。有主。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离本处。初离波罗夷。方便欲取而不取偷兰遮。上处者。若举物在树上墙上篱上杙上龙牙杙上衣架上绳床上木床上。若大小蓐。上机上地敷上。有金银乃至衣被及余所须之物在上。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

若牵挽取若埋藏若举离本处初离波罗夷。方便欲举而不举偷兰遮。村处者。有四种如上。若村中有金银乃至衣被及余所须之物。有主。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牵挽取若埋藏若举取离处。初离波罗夷。方便欲举而不举偷兰遮。若以机关攻击破村。若作水浇或依亲厚强力。或以言辞辩说诳惑而取。初得波罗夷。方便欲取而不取偷兰遮。阿兰

若处者。村外有主空地。彼空处有金银七宝衣被及余所须有主物。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举取若埋藏举离处初离波罗夷。方便欲举而不举偷兰遮。若以方便坏他空地。若作水浇或依亲厚强力。或以言词辩说诳惑而取。初得波罗夷。方便欲取而不得偷兰遮。田处者。稻田麦田甘蔗田若复有余田。彼田中有金银七宝衣被及余所须之物。有主。

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举取若埋藏举离处。初离波罗夷。方便欲举而不举偷兰遮。若以方便坏他田若作水浇坏。若依亲厚强力。或以言词辩说诳惑而取。初得波罗夷。方便欲取而不取偷兰遮。处所者。若家处所若市肆处。若果园若菜园若池若庭前。若舍后若复有余处。彼有金银七宝衣被及余所须之物。有主。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举取若埋藏取举离处。初离波罗夷。方便欲举而不举偷兰遮。若坏他处所。若依亲厚强力。若以言词辩说诳惑而取。初得波罗夷。方便不得偷兰遮。船处者。小船大船台船一木船舫船橹船龟形船鳖形船皮船浮瓠船果船悬船筏船。若复余船上有金银七宝衣被及余所须之物。有主。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埋藏离本处。初离波罗夷。方便欲取而不得偷兰遮。

若从此岸至彼岸从彼岸至此岸。若逆流若顺流若沉着水中若移岸上。若解移处波罗夷。方便欲取而不得偷兰遮。水处者。若藏金银七宝及诸衣被沉着水中。若水獭若鱼若鳖若失收摩罗。若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及余水中物。有主。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牵取若埋藏离本处。初离波罗夷方便欲取而不得偷兰遮。若以方便坏他水处取乃至偷兰遮如上。不输税者。比丘无输税法若白衣应输税物。比丘以盗心为他过物若掷关外。若五钱若过五钱。若埋藏举若以辩辞言说诳惑。若以咒术过乃至方便偷兰遮如上。取他寄信物者。寄持信物去作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头上移着肩上。肩上移着头上。从右肩移着左肩上。从左肩移着右肩上。若从右手移着左手。从左手移着右手。

若抱中若着地举离处。初离波罗夷。方便偷兰遮。水者若大小盆及余种种水器。若众香水若药水。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牵取若弃。波罗夷。方便偷兰遮。杨枝者。若一若两若众多若一把若一束若一抱若一担若香所熏若药涂。若贼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牵挽取离本处。初离处波罗夷。方便偷兰遮。园者。诸一切草木丛林华果有主。以盗心取五钱若过五钱。若牵挽取若举若埋藏离本处。初离处波罗夷。方便偷兰遮。无足众生者。蛇鱼及余无足众生有主者。盗心取直五钱若过五钱波罗夷。方便偷兰遮。二足众生者。人非人鸟及余二足众生有主者。以盗心取直五钱若过五钱波罗夷。方便偷兰遮。四足众生者。象马牛骆驼驴鹿羊及余有四足众生有主者。以盗心取直五钱若过五钱波罗夷。

方便偷兰遮。多足者。蜂郁周隆伽。若百足及余多足众生有主者。以盗心取直五钱若过五钱波罗夷。方便偷兰遮。同财业者。同事业得财物当共。以盗心取直五钱若过五钱波罗夷。方便偷兰遮。共要者。共他作要教言。某时去某时来若穿墙取物若道路劫取若烧从彼得财物来共。以盗心取。直五钱若过五钱波罗夷。方便偷兰遮。伺候者。我当往观彼村若城邑若船渡处若山谷若人所居处市肆处作坊处。于彼所得物一切共。以盗心取直五钱若过五钱波罗夷。方便偷兰遮。守护者。从外得财来我当守护若所得物一切共。若以盗心取直五钱。若过五钱波罗夷。方便偷兰遮。看道者。我当看道若有王者军来。若贼军来。若长者军来当相告语。若有所得财物一切共。若以盗心取直五钱若过五钱波罗夷。

方便偷兰遮。方便求过五钱得过五钱波罗夷。若方便求过五钱得五钱波罗夷。方便求过五钱得减五钱偷兰遮。方便求过五钱不得偷兰遮。方便求五钱得过五钱波罗夷。方便求五钱得五钱波罗夷。方便求五钱得减五钱偷兰遮。方便求五钱不得偷兰遮。方便求减五钱得过五钱波罗夷。方便求减五钱得五钱波罗夷。方便求减五钱得减五钱偷兰遮。方便求减五钱不得突吉罗。教人方便求过五钱得过五钱二俱波罗夷。方便教人求过五钱得五钱二俱波罗夷。方便教人求过五钱得减五钱二俱偷兰遮。方便教人求过五钱不得二俱偷兰遮。方便教人求五钱得过五钱二俱波罗夷。方便教人求五钱得五钱二俱波罗夷。方便教人求五钱得减五钱二俱偷兰遮。方便教人求五钱不得二俱偷兰遮。方便教人求减五钱得过五钱。

取者波罗夷教者偷兰遮方便教人求减五钱得五钱。取者波罗夷教者偷兰遮。方便教人求减五钱得减五钱二俱偷兰遮。方便教人求减五钱不得二俱突吉罗。方便教人求五钱若过五钱。受教者取异物。取者波罗夷教者偷兰遮。方便教人求五钱若过五钱。受教者异处取物。受教者波罗夷教者偷兰遮。若方便教人求五钱若过五钱。受教者谓使取物无盗心而取得五钱若过五钱。教者波罗夷受使者无犯。若教人取物。受教者谓教盗取若取得直五钱若过五钱。受教者波罗夷教者无犯。有主有主想不与取五钱若过五钱波罗夷。有主疑若取五钱若过五钱偷兰遮。无主有主想取五钱若过五钱偷兰遮。无主物疑取五钱若过五钱偷兰遮。取有主物有主想减五钱偷兰遮。取有主物疑减五钱突吉罗。无主有主想取减五钱突吉罗。

无主物疑取减五钱突吉罗。比丘尼波罗夷。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灭摈。是谓为犯。不犯者。与想取。已有想。粪扫想。暂取想亲厚意想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是谓无犯(二波罗夷竟)。

尔时世尊。游毗舍离猕猴江边讲堂中。以无数方便与诸比丘说不净行叹不净行叹思惟不净行。诸比丘作是念。今世尊为我等说不净行叹不净行叹思惟不净行。时诸比丘即无数方便习不净观。从定觉已厌患身命愁忧不乐。譬如自喜男子女人以死蛇死狗死人系其颈甚厌患臭秽。诸比丘亦复如是。以无数方便习不净观。厌患身命愁忧不乐。便求刀欲自杀。叹死赞死劝死。诸比丘在婆裘河边园中住。作是念。世尊无数方便说不净行叹不净行叹思惟不净行。彼以无数方便习不净观。厌患身命愁忧不乐求刀欲自杀叹死赞死劝死。时有比丘字勿刀伽难提。是沙门种出家(言沙门种是姓)手执利刀入婆裘园中。见有一比丘厌患身命秽污不净。遥见勿力伽难提比丘来语言。大德。断我命来我以衣钵与汝波即受其雇衣钵已便断其命。于彼河边洗刀心生悔恨言。我今无利非善。彼比丘无罪过。而我受雇断他命根。时有一天魔知彼比丘心念。即以神足而来在勿力伽难提比丘前。于水上立而不陷没劝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获大功德度不度者。时难提比丘闻魔赞已悔恨即灭。便作是念。我今获大功德度不度者。即复持刀入园中而问言。谁未度者我今欲度之。时有未离欲比丘。见勿力伽难提比丘甚大怖惧毛竖。勿力伽难提见已语诸比丘言。汝等勿惧诸根未熟未任受化。须待成熟当来相化。其中比丘欲爱尽者。见勿力伽难提心不怖惧身毛不竖。时勿力伽难提比丘或日杀一比丘或杀二三四五乃至六十人。时彼园中死尸狼藉臭处不净状如冢间。时有诸居士礼拜诸寺。渐次至彼园中见已皆共惊怪讥嫌言。此园中乃有是变。沙门释子无有慈愍共相杀害。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何有正法。共相杀害。此诸比丘犹自相杀况于余人。我等自今勿复敬奉承事供养沙门释子。即告诸村邑勿复容止往来。时诸居士见此园中如是秽恶便不复往返。尔时毗舍离比丘以小因缘集在一处。尔时世尊观诸比丘众减少。诸大德比丘有名闻者皆不复见。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言。众僧何故减少。诸名闻大德者。今为所在皆不见耶。尔时阿难以先因缘具白佛言。世尊先以无数方便广为诸比丘说不净行叹不净行叹思惟不净行。时诸比丘闻已厌患身命求人断命是以少耳。唯愿世尊。与诸比丘更作方便说法。使心开解永无疑惑。

佛告阿难。今可集诸比丘会讲堂。时阿难受佛教。即集诸比丘会讲堂集比丘僧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住。白世尊言。今众僧已集。愿圣知时。尔时世尊即诣讲堂在众中坐。告诸比丘。有阿那般那三昧。寂然快乐。诸不善法生即能灭之永使不生。譬如秋天降雨之后无复尘秽。又如大雨能止猛风阿那般那三昧亦复如是。寂静快乐。诸不善法生即能灭之。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为诸比丘说阿那般那三昧。叹阿那般那三昧。叹修阿那般那三昧。彼诸比丘便作是念。世尊今日无数方便为我等说阿那般那三昧。叹阿那般那三昧。叹修阿那般那三昧。当勤修习之。时诸比丘即以种种方便思惟入阿那般那三昧。从阿那般那三昧觉已。自知得增上胜法住于果证。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

无数方便呵责婆裘园中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婆裘园中比丘痴人。而自共断命。世尊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婆裘园中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故自手断人命。持刀与人叹誉死快劝死。咄男子用此恶活为宁死不生。作如是心思惟。种种方便叹誉死快劝死。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比丘义如上。人者从初识至后识而断其命。杀者若自杀。若教杀。若遣使杀。若往来使杀。若重使杀若展转遣使杀。若求男子杀。若教人求男子杀。若求持刀人杀。若教求持刀人杀。若身现相若口说若身口俱现相若遣书。若教遣使书。若坑陷。若倚发。若与药。若安杀具。

自杀者。若以手若瓦石刀杖及余物而自杀杀者波罗夷。方便不杀偷兰遮。教杀者。杀时自看教前人掷水火中。若山上推着谷底。若使象踏杀。若使恶兽啖。或使蛇螫。及余种种教杀杀者波罗夷。方便不杀偷兰遮。遣使杀者。比丘遣使断某甲命。随语住若断命波罗夷。方便不断偷兰遮。往来使者。比丘遣使往断某甲命。随语往欲杀未得杀便还。即承前教复往杀。若杀波罗夷。方便不杀偷兰遮。重使者。比丘遣使汝去断某甲命。续复遣使如是乃至四五。彼使即往杀。杀者波罗夷。方便不杀偷兰遮。展转使者。比丘遣使汝断某甲命。彼使复转遣使若百若千。往断其命者波罗夷。方便不杀偷兰遮。求男子。者。是中谁知有如是人能用刀有方便久习学不恐怖不退能断某甲人命。彼使即往断其命者波罗夷。

方便不杀偷兰遮。教求男子者教人求是中谁知有如是人能用刀有方便久学习不恐怖不退能断某甲人命。彼使即往断其命波罗夷。方便不杀偷兰遮。求持刀者。自求谁勇健能持刀断某甲命。彼即往杀者波罗夷。不杀偷兰遮。教求持刀者亦如是。身现相者。身作相杀令堕水火中。从上堕谷底。令象踏杀。令恶兽食毒蛇螫。彼因此现身相故自杀者波罗夷。方便不杀偷兰遮。口说者。或作是说。汝所作恶无仁慈。怀毒意不作众善行。汝不作救护。汝生便受罪多不如死。若复作是语。汝不作恶暴有仁慈。不怀毒意汝已作众善行汝已作功德汝已作救护。汝生便受众苦汝若死当生天。若彼因此言故便自杀者波罗夷。方便不杀偷兰遮。身口现相亦如是。遣使者。若遣使往彼汝所作善恶广说如上。

承此使口叹死。自杀者波罗夷。方便不死偷兰遮。遣书杀者执书言汝所作善恶如是广说。亦如上遣使书者亦如是。坑陷者。审知彼所行道必从是来往。当于道中凿深坑着火若刀若毒蛇若尖橛若以毒涂刺若堕中死者波罗夷。方便不死偷兰遮。倚发者。知彼人必当倚发彼处。若树若墙若栅于彼外若着火若刀若橛若毒蛇若毒涂刺机发使堕中死者波罗夷。方便不死偷兰遮。药者。知彼人病与非药或杂毒或过限与种种药。使死波罗夷。与药不死偷兰遮。安杀具者。先知彼人本来患厌身命秽贱此身。即持刀毒若绳及余死具

置之于前。若彼用一一物自杀者波罗夷。方便不杀偷兰遮。若作如此比及余方便杀具死者波罗夷。方便不死偷兰遮。若天子若龙子阿须罗子揵闼婆子夜叉饿鬼。若畜生中有智解人语者。

若复有能变形者。方便求杀杀者偷兰遮。方便不死突吉罗。畜生不能变形若杀波夜提。方便不杀突吉罗。实人人想杀波罗夷。人疑偷兰遮。人非人想偷兰遮。非人人想偷兰遮。非人疑偷兰遮。比丘尼波罗夷。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灭摈此是犯。不犯者。若掷刀杖瓦石误着彼身死者不犯。若营事作房舍误堕堑石材木椽柱杀人不犯重病人扶起若扶卧浴时服药时。从凉处至热处。从热处至凉处。入房出房向厕往返一切无害心而死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不犯(三波罗夷竟)。

尔时世尊。游于毗舍离猕猴江边高阁讲堂。时世谷贵人民饥饿乞食难得。时世尊告阿难。诸有在毗舍离比丘尽令集在讲堂。阿难即承佛教敕。诸比丘集会讲堂。众僧集已。头面礼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毗舍离比丘已集讲堂。唯圣知时。尔时世尊即诣讲堂在大众中坐。告诸比丘。汝等当知。今时世谷贵人民饥饿乞食难得。汝等诸有同和上同师随亲友知识各共。于此毗舍离左右随所宜安居。我亦当于此处安居。何以故饮食难得令众疲苦。时诸比丘闻世尊教已。即各随同和上同师亲友知识。于毗舍离左右安居。世尊于毗舍离城内安居。时有众多比丘于婆裘河边僧伽蓝中安居者作是念。如今此国谷贵人民饥饿乞食难得我等作何方便不以饮食为苦。寻即念言。我今当至诸居士家语言。

我得上人法。我是阿罗汉。得禅得神通知他心并复叹彼某甲得阿罗汉得禅得神通知他心。中有信乐居士。所有饮食不敢自啖不与妻子当持供养我等。彼诸居士亦当称叹我等。此诸比丘真是福田可尊敬者。我等于是可得好美饮食。可得安乐住。不为乞食所苦。尔时婆裘河边诸比丘作是念已。即往至诸居士家自说我得上人法是阿罗汉得禅得神通知他心。并复叹彼某甲比丘得阿罗汉得禅得神通知他心。时诸信乐居士信受其言。即以所有饮食妻子之分不食尽持供养诸比丘言。此是世间可尊敬者。此诸比丘受诸居士供养。颜色光泽和悦气力充足。诸余比丘在毗舍离安居者。颜色憔悴形体枯燥衣服弊坏。安居竟摄持衣钵。往世尊所头面作礼在一面坐。尔时世尊慰问诸比丘言。汝等住止和合安乐不。

不以饮食为苦耶。诸比丘白佛言。我等住止和合安乐。时世谷贵人民饥饿乞食难得以此为苦。在婆裘河边僧伽蓝中安居诸比丘。颜色光泽和悦气力充足。安居竟摄衣持钵往世尊所。到已头面作礼在一面坐。时世尊慰问诸比丘。汝等住止和合安乐不。不以饮食为苦耶。诸比丘白佛言。我等住止和合安乐不以饮食为苦。佛问言。今世谷贵人民饥馑乞食难得。汝等以何方便不以饮食为苦耶。诸比丘即以上因缘具白世尊。以是故不以

饮食为苦。世尊问诸比丘。汝等有实不。答言。或有实或无实。佛告诸比丘。汝等愚人有实尚不应向人说。况复无实而向人说。时世尊告诸比丘。世有二贼。一者实非净行自称净行。二者为口腹故不真实非己有。在大众中故作妄语。自称言。我得上人法是中为口腹故不真实非己有。

于大众中故妄语自称言我得上人法者最上大贼。何以故以盗受人饮食故。时世尊以无数方便诃责婆裘河边僧伽蓝中安居诸比丘已。告诸比丘。此愚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成。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实无所知自称言。我得上人法我如是我见是。彼于异时若问若不问。欲自清净故作是说。我实不知不见言知言见虚诳妄语。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尔时有一增上慢比丘语人言。我得道。彼于后时精进不懈勤求方便证最上胜法。彼作是念。世尊与诸比丘结戒。若比丘实无所知自称言。我得上人法我知是我见是。彼于异时若问若不问。欲自清净故言。我实不知不见言知言见虚诳妄语。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

而我慢心自言我得道。后勤方便精进不懈证最上胜法。我将无犯波罗夷耶。今当云何。寻语诸同意比丘。世尊与诸比丘结戒。若比丘实无所知自称言。我得上人法我知是我见是。彼于异时若问若不问。欲自清净故言。我实不知不见言知言见。虚诳妄语波罗夷不共住。我以增上慢故自称言。我得道后勤方便精进不懈证最上胜法。我将不犯波罗夷耶。善哉大德。为我白佛。随佛教敕我当奉行。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为诸比丘随顺说法。无数方便赞叹头陀端严少欲知足乐出离者。告诸比丘。增上慢者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实无所知自称言。我得上人法。我已入圣智胜法我知是我见是。彼于异时若问若不问。欲自清净故作是说。

我实不知不见言知言见虚诳妄语。除增上慢是比丘波罗夷不共住。比丘义如上。不知不见者实无知见。自称者自称说有信戒施闻智慧辩才。人法者人阴人界人入上人法者诸法能出要成就自言念在身自言正忆念。自言持戒。自言有欲。自言不放逸。自言精进。自言得定自言得正受。自言有道自言修习。自言有慧。自言见。自言得。自言果自言念在身者。有念能令人出离狎习亲附此法修习增广如调伏乘。守护观察善得平等。已得决定。无复艰难而得自在是为自言得身念处。自言正忆念者。有念能令人出离狎习亲附此法修习增广如调伏乘。守护观察善得平等。已得决定无复艰难而得自在。是为自言正忆念。自言得戒。自言有欲。自言不放逸。自言精进。亦如上说。自言得定者。有觉有观三昧。

无觉有观三昧。无觉无观三昧。空无相无作三昧。狎习亲附思惟此定余如上说。自言得正受者。想正受。无想正受。随法正受。心想正受。除色想正受。不除色想正受。除入正受。一切入正受。狎习亲附思惟此正受余如上说。自言有道者。从一支道乃至十一支道狎习亲附思惟此道余如上说。自言修者。修戒修定修智修解脱慧修见解脱慧。狎习亲附余如上说。自言有智者。法智比智等智他心智。狎习亲附思惟此智余如上说。自言见者。见苦见集见尽见道。若复作如是言。天眼清净观诸众生。生者死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知有好丑贵贱。随众生业报如实知之。狎习亲附余如上说。自言得者。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舍阿罗汉。狎习亲附余如上说。自言果者。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

狎习亲附余如上说。如是虚而不实不知不见向人说言。我得上人法口自向人说前人知者波罗夷。说而不知者偷兰遮。若遣手印若遣使若书若作知相若知者波罗夷。若不知者偷兰遮。自在静处作不静想口说言我得上人法偷兰遮。不静处作静处想口说言我得上人法偷兰遮。诸天阿须罗乾闼婆夜叉饿鬼畜生能变形有智向说得上人法知者偷兰遮。说而不知者突吉罗。手印遣使若书若作知相使彼知偷兰遮。彼不知突吉罗。畜生不能变形者向说得上人法突吉罗。若人实得道向不同意大比丘说得上人法突吉罗。若为人说根力觉意解脱三昧正受我等得是波罗夷。人作人想波罗夷。人疑者偷兰遮。人非人想偷兰遮。非人人想偷兰遮。非人疑亦偷兰遮。比丘尼波罗夷。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灭摈。

是为犯。不犯者。增上慢人自言。是业报因缘非修得。若向同意大比丘说上人法。若向人说根力觉意解脱三昧正受法不自称言我得。若戏笑说。或疾疾说。屏处独说。梦中说。欲说此错说彼。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波罗夷竟)。

十三僧残法

尔时世尊。游舍卫城。时迦留陀夷。欲意炽盛颜色憔悴身体损瘦。于异时独处一房。敷好绳床木床大小褥被。枕地复敷好敷具。户外别安汤水洗足具。饮食丰足欲意炽盛。随念忆想弄失不净。诸根悦豫颜色光泽。诸亲友比丘见已问言。汝先时颜色憔悴身形损瘦。如今颜色和悦光泽。为是住止安乐不。以饮食为苦耶。云何得尔。答言。住止安乐不以饮食为苦。彼复问言。以何方便住止安乐不以饮食为苦。答言大德。我先欲意炽盛颜色憔悴形体损瘦。我时在一房住。敷好绳床木床大小褥被。枕地复敷好敷具。户外别安汤水洗足之具。饮食丰足。我欲意炽盛随念忆想弄失不净。我以是故住止安乐颜色和悦光泽。诸比丘言。汝所为甚苦。何以言安乐耶。所为不安而言安耶。此正法中说欲除欲。

说慢除慢。灭除渴爱。断诸结使。爱尽涅槃。汝云何欲意炽盛随念忆想弄失不净耶。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留陀夷。汝审尔欲意炽盛随念忆想弄阴失精耶。报言实尔。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今云何于我清净法中出家。作秽污行弄阴失精耶。汝今愚人。舒手受人信施。复以此手弄阴堕精。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愚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故弄阴失精僧伽婆尸沙。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有一比丘乱意睡眠于梦中失精有忆念觉已作是念。世尊与诸比丘结戒。弄阴失精僧伽婆尸沙。

而我乱意睡眠于梦中失精而有忆念。将不犯僧伽婆尸沙耶。我今当云何。即具向同意比丘说。世尊与诸比丘结戒。弄阴失精僧伽婆尸沙。我今乱意睡眠于梦中失精。觉已作是念我将不犯僧伽婆尸沙耶。今当云何。大德。可以此因缘为我白佛。若佛有所教敕我当修行。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即集诸比丘告言。乱意睡眠有五过失。一者恶梦。二者诸天不护。三者心不入法。四者不思惟明相。五者于梦中失精。是为五过失。善意睡眠有五功德。不见恶梦。诸天卫护心入于法。系意在明相。不于梦中失精。是谓五功德。于梦中失精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故弄阴失精除梦中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弄者实心故作失精。

精有七种。青黄赤白黑酪色酪浆色。何者精青色转轮圣王精也。何者精黄色转轮圣王太子精也。何者精赤色犯女色多也。何者精白色负重人精也。何者精黑色转轮圣王第一大臣精也。何者精酪色须陀洹精也。何者精酪浆色斯陀含人精也。尔时有一婆罗门居闲静处诵持咒术。彼经所说若故堕精者命终生天。彼欲求天道常弄阴失精。时有一婆罗门出家为道者。闻此言为生天故即便弄阴失精。彼疑语诸比丘。诸比丘白佛。佛言。僧伽婆尸沙。若为乐故。为药故。为自试出精故。为福德故。为祠天故。为生天故。为施故为种子故。为自憍恣故。为自试力故。为好颜色故。为如是事弄失一切僧伽婆尸沙。若忆念弄失精僧伽婆尸沙。若忆念弄欲出青精若出僧伽婆尸沙。若忆念弄欲出青精乃出黄赤白黑酪酪浆色僧伽婆尸沙。

若欲出黄乃出赤白黑酪酪浆青色僧伽婆尸沙。赤白黑酪色酪浆色亦如是。欲为乐故忆念弄失不净僧伽婆尸沙。欲为乐故忆念弄欲失青不净若失僧伽婆尸沙。欲为乐故忆念弄欲失青不净。乃至黄赤白黑酪色酪浆色僧伽婆尸沙。欲为乐故忆念弄欲失黄赤白黑酪色酪浆色青色亦如是。若欲为药故。为欲自试故。为福德故。为祭祀故。为生天故为施

故。为种子故。为自憍恣故。为自试力故。为颜色和悦故。亦如是。若于内色外色内外色水风空。内色者受色。外色者不受色。内外色者受不受色。水者若顺水若逆水若以水洒。风者若顺风若逆风或口吹。空者自空动身。若于内色弄失不净僧伽婆尸沙。若于内色忆念弄欲失青不净若失僧伽婆尸沙。若于内色弄欲失青不净乃失黄赤白黑酪酪浆色僧伽婆尸沙。

若为乐故于内色忆念弄失不净僧伽婆尸沙。若为乐故于内色忆念弄欲失青不净若失僧伽婆尸沙。若为乐故于内色忆念弄欲失青不净乃失黄赤白黑酪酪浆色僧伽婆尸沙。若为药故乃至为颜色和悦故亦如是。于外色亦如是。于内外色亦如是。水风空亦如是。忆念弄失不净僧伽婆尸沙。不失偷兰遮。若比丘方便弄失不净僧伽婆尸沙。不失偷兰遮。若比丘教比丘方便弄失不净若失偷兰遮。不失突吉罗。若比丘尼教比丘方便弄失不净若失偷兰遮不失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教余人弄失不失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夜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名为犯。不犯者梦中失。觉已恐污身污衣床褥。若以弊物树叶器物盛弃。若以手捺弃。若欲想出不净若见好色不触失不净。若行时自触两髀若触衣触涅槃僧失不净。

若大便小便时失不净。若冷水暖水洗浴失不净。若在浴室中用树皮细末药泥土浴失不净。若手揩摩失不净。若大啼哭。若用力作时。一切不作出不净意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一竟)。

佛在舍卫国。时迦留陀夷。闻佛所制不得弄阴堕精。便手执户钥在门外立。伺诸妇女居士家妇女童女来。语言大妹。可来入房看。将至房中捉扪摸鸣口。乐者便笑其所作。不乐者便嗔恚骂詈出房。语诸比丘言。大德当知。不善非法非宜不得时。我常谓。是安隐处无患无灾变无怖惧处。今更于中遭遇灾变恐惧。本谓水能灭火。今更水中生火。迦留陀夷将我等至房中牵捉呜口扪摸。我等夫主在本房中牵挽作如是事犹不堪忍。况今沙门释子乃作此事。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迦留陀夷言。世尊制戒不得弄阴失精。汝今云何手执户钥于门外立。伺诸妇女若居士家妇女来。将入房看便捉扪摸呜口耶。如是呵责已。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

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知而故问。迦留陀夷云何汝实尔不。答言尔。世尊尔时呵责迦留陀夷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淫欲意。与女人身相触。若捉手若捉发。若触一一身分者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淫欲意者爱染污心。女人者如上说。身者从发至足。身

相触者若捉摩重摩。或牵或推或逆摩或顺摩。或举或下或捉或捺。若捉摩者摩身前后。牵者牵前。推者推却。逆摩者从下至上。顺摩者从上至下。举者捉举上。下者若立捉令坐。捉者若捉前捉后捉乳捉髀。捺者捺前捺后若捺乳捺髀。僧伽婆尸沙。若女作女想女扪摸比丘身。

身相触欲意染着受触乐僧伽婆尸沙。女作女想。女以手扪摸比丘。动身欲意染着受触乐僧伽婆尸沙。如是乃至捉捺亦如是。是女疑者偷兰遮。若女作女想。身触彼衣瓔珞具。欲心染着受触乐偷兰遮。若女作女想身触彼衣瓔珞具欲心染着不受触乐偷兰遮。若女作女想女以身衣瓔珞具触比丘身欲心染着受触乐偷兰遮。若女作女想女以身衣瓔珞具触比丘身欲心染着不受触乐偷兰遮。女作女想以身触女衣瓔珞具欲心染着动身不受触乐偷兰遮。若女作女想以身触女衣瓔珞具欲心染着不动身受触乐偷兰遮。若女作女想女以身衣瓔珞具触比丘身欲心染着动身不受触乐偷兰遮。女作女想女以身衣瓔珞具触比丘身欲心染着受触乐不动身偷兰遮。女作女想身相触欲心染着不受触乐动身偷兰遮。女作女想身相触欲心染着受触乐不动身偷兰遮。

如是捉摩乃至捉捺一切偷兰遮。若女疑突吉罗。女作女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受触乐突吉罗。女作女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不受触乐突吉罗。女作女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不受触乐动身突吉罗。女作女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受触乐不动身突吉罗。女作女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不受触乐不动身突吉罗。女作女想以身衣触身衣瓔珞具欲心染着受触乐动身突吉罗。乃至捉捺一切突吉罗。是女疑突吉罗。若比丘与女人身相触。一触一僧伽婆尸沙。随触多少一一僧伽婆尸沙。若天女阿修罗女龙女饿鬼女畜生女能变形者身相触偷兰遮。畜生不能变形者身相触突吉罗。若与男子身相触突吉罗。与二形身相触者偷兰遮。若女人作礼捉足觉触乐不动身突吉罗。

若比丘有欲心触衣钵尼师檀针筒草荅乃至自触身一切突吉罗。人女人女想僧伽婆尸沙。人女生疑偷兰遮。人女非人女想偷兰遮。非人女作人女想偷兰遮。非人女生疑偷兰遮。比丘尼波罗夷。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有所取与相触。戏笑相触。若相解时相触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竟)。

四分律藏卷第三 初分之三

佛在舍卫国。时迦留陀夷。闻世尊所制戒不得弄阴堕精不得身相摩触。便持户钥在门外立。伺诸妇女若居士家妇女来语言。诸妹可入我房看。将至房中已。向彼以欲心粗恶语。诸女乐者笑其所言。不乐者嗔恚骂詈出房。语诸比丘。大德当知。今我所见事非善非法非宜不得时我常谓。是处安隐无患无灾变无怖惧处。今日乃更生畏怖身毛为竖。

我等本谓水能灭火。而今火从水生。何以知之。迦留陀夷见将入房淫欲意粗恶语见向。我在家时夫主作粗恶语向我犹不能堪忍。况今出家之人恶口如是。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迦留陀夷广说如上。已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于大众中知而故问。云何迦留陀夷。汝审有此事耶。答言如是。时世尊呵责。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迦留陀夷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淫欲意与女人粗恶淫欲语。随所说粗恶淫欲语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淫欲意者如上。女人者亦如上。粗恶者非梵行。淫欲语者称说二道好恶。若自求若教他求。若问若答若解若说若教若骂。求者言与我二道作如是如是事。若复作余语。教他求者。若天若梵水神摩醯首罗天祐助我。共汝作如是如是事。若复作余语。问者问汝大小便道何似。汝云何与夫主共事。云何复与外人共通。若复作余语。答者汝大小便道如是。汝与夫主外人共通如是。若复作余语。解者说者亦如是。教者我教汝如是治二道。汝可令夫主外人敬爱。若复作余语。骂者若言汝破坏腐烂烧燋堕落与驴作如是。若复作余语骂。若比丘与女人一返粗恶语一僧伽婆尸沙。随粗恶语多少说。而了了者一一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兰遮。若与指印书遣使作相令彼女人知者僧伽婆尸沙。不知者偷兰遮。除此大小便道说余处好恶偷兰遮。天女阿须罗女夜叉女龙女畜生女能变形者黄门二形粗恶语令彼知者偷兰遮。不知者突吉罗。若指印若书若遣使若现知相令彼知者偷兰遮。不知者突吉罗。畜生不能变形者向说粗恶语者突吉罗。若向男子粗恶语突吉罗。若比丘欲意粗恶语粗恶语想僧伽婆尸沙。粗恶语生疑者偷兰遮。非粗恶语粗恶语想偷兰遮。非粗恶语疑偷兰遮。人女人女想僧伽婆尸沙。人女疑偷兰遮。人女非人女想偷兰遮。非人女作人女想偷兰遮。非人女疑偷兰遮。比丘尼偷兰遮。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为女人说不净恶露观。大妹当知。此身九疮九孔九漏九流。九孔者二眼二耳二鼻口大小便道。当说此不净时彼女人谓说粗恶语。若说毗尼时言次及此彼谓粗恶语。若从受经。若二人同受若彼问。若同诵若戏笑语。若独语。若疾疾语。若梦中语。欲说此错说彼。一切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竟)。

佛在舍卫国。时迦留陀夷。已闻世尊制戒。不得弄阴堕精不得与女人身相触。不得向女人粗恶语。便执户钥在门外立。伺诸妇女若居士家妇女来。语言诸妹。可入我房看。将入房已自赞叹身言。诸妹知不。我学中第一我是梵行持戒修善法人。汝可持淫欲供养我。时喜乐者默然笑其所言。不乐者骂詈而出。告诸比丘言。大德当知。我等向所见事。非善非宜非法不得时。我常信。此处无患无灾变无恐惧处。云何今日乃更生畏怖身毛为竖。我本谓水能灭火而今火从水生。我在家时夫主向我作如是语犹不堪忍。况出家

之人乃作如是言。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迦留陀夷。汝云何闻世尊制戒。不得弄阴失精。不得与女人身相触。不得淫欲粗恶语。呵责广说如上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知而故问迦留陀夷。汝审尔不。答言尔。尔时世尊呵责迦留陀夷。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迦留陀夷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淫欲意于女人前自叹身言。大妹。我修梵行持戒精进修善法。可持是淫欲法供养我。如是供养第一最。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淫欲意者如上。女人者如上。叹身者叹身端正好颜色。我是刹帝利长者居士婆罗门种。梵行者勤修离秽浊。持戒者不缺不穿漏无染污。善法者乐闲静处。时到乞食着粪扫衣。作余食法不食一坐食一抟食。冢间坐露坐树下坐常坐随坐。持三衣呗匿多闻能说法持毗尼坐禅。作如是自叹誉已供养我来。不说淫欲者偷兰遮。若说淫欲僧伽婆尸沙。若在人女前一自叹誉身一僧伽婆尸沙。随自叹身多小了了者一一僧伽婆尸沙。说而不了了者偷兰遮。若手印若书信若遣使若现知相。令彼知者僧伽婆尸沙。不知者偷兰遮。除二道更为索余处供养偷兰庶。天女阿须罗女龙女夜叉女饿鬼女畜生女能变形者向自叹誉身说而了了者偷兰庶。不了了者突吉罗。若指印若书信若遣使若现知相叹说身令彼知者偷兰遮。说而不知者突吉罗。畜生不能变形向彼自叹誉身者突吉罗。向男子自叹誉身突吉罗。人女人女想僧伽婆尸沙。人女疑偷兰遮。人女作非人女想偷兰遮。非人女作人女想偷兰遮。非人女疑偷兰遮。比丘尼偷兰遮。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比丘语女人言。此处妙尊最上。此比丘精进持戒修善法。汝等应以身业慈口业慈意业慈供养彼。诸女意谓比丘为我故自赞身。若为说毗尼时言说相似。而彼自谓赞身。若从受经诵经若二人共受诵。若问若同诵。若戏笑语。若疾疾语。若梦中语。若欲说此错说彼。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竟)。

佛在罗阅只耆阇崛山中。时罗阅城中有一比丘名迦罗。本是王大臣善知俗法。彼作如是媒嫁向男说女向女说男。时罗阅城中诸居士。欲有所嫁娶尽往咨问迦罗。迦罗答言。须我至彼家先当观视。观视已往诸居士家语言。汝欲与某甲为婚者随意。时诸居士即如其言与作婚娶。时诸男女婚娶得适意者便欢喜供养赞叹言。令迦罗常得欢乐如我今日。何以故。由迦罗故使我得如此欢乐。令迦罗及余比丘亦得供养。若彼男女婚娶不得适意者便作是言。当令迦罗常受苦恼如我今日。何以故。由迦罗故令我嫁娶受如是苦。令迦罗及诸比丘亦受苦恼不得供养。时罗阅城中不信佛法僧诸居士自相谓言。汝等若欲得与大富多财饶宝为婚者。可往沙门释子中问之。随时供养亲近恭敬可得如意。何以故。

此沙门释子善知媒嫁。此男可娶彼女彼女可与此男。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迦罗比丘。云何媒男与女媒女与男。呵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罗。汝审尔媒嫁不。答曰实尔。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我以无数方便与诸比丘说离欲事。汝今云何乃作和合欲事。诃责已告诸比丘。此迦罗愚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往来彼此媒嫁持男意语女持女意语男。若为成妇事若为私通乃至须臾顷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往来者使所应可和合者是。女人有二十种。

母护父护父母护兄护姊护兄姊护自护法护姓护宗亲护。自乐为婢与衣婢与财婢同作业婢水所漂婢。不输税婢放去婢客作婢他护婢边方得婢。母护者母所保。父护者父所保。父母护兄护姊护兄姊护亦如是。自护者身得自在。法护者修行梵行。姓护者不与卑下姓。宗亲护者为宗亲所保。自乐为婢者乐为他作婢。与衣者与衣为价。与财者乃至与一钱为价。同业者同共作业若未成夫妇礼。水所漂者水中救得。不输税者若不取输税。若放去婢者若买得若家生。客作者雇钱使作如家使人。他护者受他华鬘为要。边方得者抄劫得。是谓二十种男子亦有二十种亦如是。母护男母护女遣比丘为使语彼言。汝为我作妇若与我私通。若言须臾间若一念顷。若比丘自受他语。自往语彼受彼语还报者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自受语自往语彼遣使持报语还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语遣使语彼自持报语还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语若遣使语彼遣使持报语还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语自作书持往彼自持报书还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语自作书持至彼遣使持报书还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语遣使持书至彼自持报书还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语遣使持书至彼遣使持报书还僧伽婆尸沙。指印现相各作四句亦如是。若比丘自受书持至彼自持报书还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书持至彼遣使持报书还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书遣使持至彼自持报书还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书遣使持书至彼遣使持报书还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书自持指印往彼自持指印还报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书自持指印往彼遣使持指印还报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自受书遣使持指印往彼自持指印还报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书遣使持指印往彼遣使持指印还报僧伽婆尸沙。现相四句亦如是。受语四句亦如是。指印十六句亦如是。现相十六句亦如是。若比丘自受语自持书至彼自持指印还报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语自持书往彼遣使持指印还报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语遣使持书往彼自持指印还报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语遣使持书往彼遣使持指印还报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受语自

持书往彼自持现相还报四句亦如是。若比丘自受语自持指印往彼自持现相还报四句亦如是。若比丘自受书自持指印往彼自持现相还报四句亦如是。若比丘自受语往彼还报僧伽婆尸沙。自受语往彼不还报偷兰遮。若闻语往彼说不还报偷兰遮。若与语而不受便往彼说还报偷兰遮。

若受语不往彼说不还报突吉罗。若闻语不往彼说不还报突吉罗。若不受语往说不还报突吉罗。若言已嫁与他若言至余处若言死若言贼将去若言无一切偷兰遮若言癞病若痈若白癞干痟瘨狂若痔病若道有疮若有脓出不断如是还报此语僧伽婆尸沙。若比丘一返媒嫁人女僧伽婆尸沙。随媒嫁多少说而了了一一僧伽婆沙尸。若说不了了偷兰遮。若书指印若现相来往说僧伽婆尸沙。若现相令彼知僧伽婆尸沙。不知偷兰遮。除二道说身处处支节媒嫁者偷兰遮。天女阿须罗女龙女夜叉女饿鬼女畜生女能变形者黄门二根媒嫁说而了了者偷兰遮。若不了了突吉罗。书指印现相令彼知偷兰遮。不知者突吉罗。若畜生不能变形媒嫁突吉罗。媒嫁男突吉罗。若比丘来往媒嫁作媒嫁想僧伽婆尸沙。媒嫁疑偷兰遮。

媒嫁作不媒嫁想偷兰遮。不媒嫁作媒嫁想偷兰遮。不媒嫁疑偷兰遮。人女人女想媒嫁者僧伽婆尸沙。人女疑偷兰遮。人女作非人女想偷兰遮。非人女作人女想偷兰遮。非人女疑偷兰遮。若比丘持他书往不看者突吉罗。若为白衣作余使突吉罗。比丘尼僧伽婆尸沙。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此是犯。不犯者。若男女先已通而后离别还和合。若为父母病患。若系闭在狱看书持往。若为信心精进优婆塞病。若系在狱看书持往。若为佛为法为僧为塔。若为病比丘看书持往。如是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竟)。

佛在罗阅只耆阇崛山中。尔时世尊听诸比丘作私房舍。时有旷野国比丘。闻世尊听诸比丘作私房舍。彼即私作大房舍。彼作大房舍功力烦多。常行求索为务言。与我工匠巧人。给我车乘并将车人。给我材木竹草绳索。以比丘乞求烦多故。时诸居士遥见比丘回车远避。或入诸里巷。或入市肆。或自入舍。或低头直去。不与比丘相见。何以故。恐比丘有所求索故。时复有一旷野比丘欲起房舍自斫树。时彼树神多诸子孙。彼作是念。我今子孙多此树我所依止为我覆护。而此比丘斫截坏。我今宁可打此比丘。彼鬼复作是念。我今不先捡校便打恐违道理。今宁可至世尊所以此因缘具白世尊。若世尊有所教敕我当奉行。念已即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以上事具白世尊。世尊赞叹言。善哉。乃能不打持戒比丘。若打获罪无量。汝今速往恒河水边。有一大树名曰娑罗。有神始命终。汝可居止。时彼神头面礼世尊足绕三匝已即没不现。时尊者摩诃迦葉。从摩竭国将大比丘众五百人俱。来至旷野城止宿。明旦至时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行步端严视瞻

不斜屈伸俯仰与众有异。时城中诸居士遥见比丘便避。入里巷及入市肆或自入舍或低头直去。不与比丘相见。迦葉见此事已便问一人言。此诸居士何故见比丘各逃避不与相见耶。彼人答言。迦葉。世尊听诸比丘作私房舍。乞求烦多以是故诸人逃避耳。时迦葉闻此语已怅然不乐。尔时世尊从罗阅城将诸比丘千二百五十人诣旷野城。各敷座而坐。时迦葉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偏露右臂胡跪合掌白佛言。向者入城乞食。见诸居士遥见诸比丘各自逃避不与相见广说如上已。头面礼足绕三匝而去出旷野城。何以故。恐旷野诸比丘生嗔恚心故。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言。我忆昔日。在此罗阅只耆阇崛山中时有一神来诣我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立白我言。世尊。听旷野比丘作私房舍多所乞求广说如上。我今问汝等。审尔私作房舍多所乞求不。答言审尔。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汝云何以我听作私房舍而便作大房舍。多所乞求非法而乞此物难受。呵责彼比丘已告诸比丘。往昔此恒水侧有一蠡髻梵志。常居此水边颜貌憔悴形体羸瘦。时我诣彼与共相见问言。汝何以形体羸瘦颜貌憔悴。彼即报我言。此河水中有一龙王名曰摩尼揵大。自出其宫来至我所。以身绕我头覆我上。时我作是念。龙性暴急恐害我命。我以此忧患致使形体羸瘦颜貌憔悴耳。时我语彼梵志言。汝欲使此龙常在水中不出至汝所汝意住不。梵志答言。实欲使此龙不来至我所。我即问梵志。彼龙有瓔珞不。梵志答言。颈下有好珠瓔珞。佛语梵志若此龙出水来至汝所。时当起迎语言。龙王且止。持汝颈下珠瓔珞与我来。并为说偈。

我今须如此 颈下珠瓔珞

汝以信乐心 施我严好珠

时彼梵志受我语已。后龙王从水中出至梵志所。遥见即起往迎语言。止止龙王。愿持汝颈下珠瓔与我。而说偈言。

我今须如此 颈下珠瓔珞

汝以信乐心 施我严好珠

尔时龙王。复以偈报梵志言。

我所致财宝 缘由此珠故

汝是乞求人 不复来相见

端正好净洁 索珠以惊我

不复来相见 何为与汝珠

于是龙王即时还宫止不复还。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多求人不爱 过求致怨憎

梵志求龙珠 便不复相见

汝等比丘当知。乃至畜生尚不喜人乞。而况于人多求无厌而不憎恶。云何旷野比丘痴人。私作大房舍多所乞索广说如上已。世尊复告诸比丘。吾昔一时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比丘来至我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我慰劳问讯。汝曹住止安乐不。不以乞食为苦耶。答我言。我等住止安乐不以乞食为苦。我所住林间正患众鸟。于夜半后悲鸣相呼乱我定意以此为患。佛告诸比丘言。欲令此鸟不复还林止宿不耶。比丘白佛言。大德。我等实不欲令此鸟还林止宿。佛告诸比丘。汝伺彼鸟还林宿时语鸟言。与我两翅来我今急须用。比丘报言。尔时彼比丘受我教已。便伺彼鸟还林宿时。夜欲过半至彼鸟所语言。我今急须汝两翅与我来。时诸鸟心自念言。此比丘从我乃乞如是。即出林去更不复还。

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乃至鸟兽犹尚不喜乞索。况复于人多所求索而不憎恶。旷野比丘痴人。私作大房舍多所求索广说如上已。

复告诸比丘。昔有族姓子名赖吒婆罗出家为道。乃至父母家终不乞求。时父语赖吒婆罗言。汝知不。我自省察希有人不从我乞者。汝亲是我子何不从我乞耶。时赖吒婆罗为父说偈言。

多求人不爱 不得怀怨恨

是故我不乞 恐生增减故

比丘当知。赖吒婆罗自于父母家尚不从乞。况汝等比丘乃在诸居士家多所求索令彼不喜。

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非时乞求不耎乞求不正乞求。世尊无数方便称赞知时乞求柔软乞求正乞求已。告诸比丘。旷野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自求作屋无主自为己当应量作。是中量者长佛十二搩手内广七搩。手当将余比丘指授处所。彼比丘当指示处所无难处无妨处。若比丘有难处妨处自求作屋无主自为己。不将余比丘指授处所。若过量作者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自乞者彼处处乞索。屋者房也。无主者彼无有人若一若两若众多。自为己者自求索自为作也。应量者长佛十二搩手内广七搩手。难处者有虎狼师子诸恶兽下至蚁子。比丘若不为此诸虫兽所恼。应修治平地若有石树株荆棘当使人掘出。

若有陷沟坑陂池处当使人填满若畏水淹渍当预设堤防。若地为人所认当共断。当无使他有语。是谓难处。妨处者不通草车回转往来是谓妨处彼比丘看无难处无妨处已。到僧中脱革屣偏露右肩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自乞作屋无主自为己。我今从众僧乞知无难无妨处。如是再三说。尔时众僧当观察。此比丘为可信不。若可信即当听使作。若不可信一切众僧应到彼处看。若众僧不去遣僧中可信者到彼处看。若彼处有难有妨处不应与处分。若无难有妨处不应与处分。若有难处无妨处不应与处分。若无难无妨处应与处分。应如是与。众中应差堪能作羯磨者。若上座若次座若诵律若不诵律应作白。大德僧听。某甲比丘自乞作屋无主自为己。今从众僧乞处分无难无妨处。

若僧时到僧忍听当与某甲比丘处分无妨无难处。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自求作屋无主自为己。从僧乞处分无难无妨处。僧今与某甲比丘处分无难无妨处。谁诸长老忍。僧与某甲比丘处分无难无妨处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某甲比丘处分无难无妨处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作房应知初安。若石若土墼泥团乃至最后泥治讫是。若不被僧处分过量有难有妨处。二僧伽婆尸沙二突吉罗。僧不处分过量有难无妨处。二僧伽婆尸沙一突吉罗。僧不处分过量无难有妨处。二僧伽婆尸沙一突吉罗。僧不处分不过量有难有妨处一僧伽婆尸沙二突吉罗。僧不处分不过量有难无妨处一僧伽婆尸沙一突吉罗。僧不处分不过量无难有妨处一僧伽婆尸沙一突吉罗。僧处分过量有难有妨处一僧伽婆尸沙二突吉罗。

僧处分过量有难无妨处一僧伽婆尸沙一突吉罗。僧处分过量无难有妨处一僧伽婆尸沙一突吉罗。僧处分不过量有难有妨处二突吉罗。僧处分不过量有难无妨处一突吉罗。僧处分不过量无难有妨处一突吉罗。僧不处分过量无难无妨处二僧伽婆尸沙。僧不处分不过量无难无妨处一僧伽婆尸沙。僧处分过量无难无妨处一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僧不处分过量有难有妨处。自作屋成者二僧伽婆尸沙二突吉罗。作而不成二偷兰遮二突吉罗。若使他作成二僧伽婆尸沙二突吉罗。作而不成二偷兰遮二突吉罗。若为他作屋成二偷兰遮二突吉罗。作而不成四突吉罗若作屋以绳拼地应量彼作者过量作者犯。若比丘教人按绳墨作彼受教者言如法作而过量彼受教者犯。彼教人案绳墨作即如法作不还报作者犯。

若教人案绳墨作即如法作教者不问如法作不教者犯。若僧不处分作不处分想僧伽婆尸沙。若僧不处分疑偷兰遮僧不处分作处分想偷兰遮。僧处分作不处分想偷兰遮。僧处分有疑偷兰遮。过量亦如是。若有难有难想突吉罗。有难疑突吉罗。若有难无难想突吉罗。若无难有难想突吉罗。若无难疑突吉罗。妨处亦如是。比丘尼偷兰遮。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如量作。减量作。僧处分作。无难处无妨处作。

如法拼作。若为僧作。为佛图讲堂草庵叶庵。若作小容身屋。若作多人住屋。如是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竟)。

尔时世尊。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中。时优填王。与尊者阐陀亲友知识。语言。欲为汝作屋随意所好。何处有好地堪起房舍亦任意作。报言大佳。尔时近拘睒弥城有尼拘律神树。多人往反象马车乘止息其下。时尊者阐陀往伐此树作大屋。时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沙门释子无有惭愧断众生命。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有如是好树。多人往反象马车乘止息其下。而斫伐作大屋。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阐陀言。有如是好树。多人往反象马车乘止息其下。云何斫伐作大屋。尔时诸比丘呵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知而故问阐陀。汝实尔不。答曰实尔。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

所不应为。有如是好树。多人往返象马车乘止息其下。云何斫伐作大屋。汝不应斫伐神树。若斫伐得突吉罗。世尊以无数方便诃责已。告诸比丘。阐陀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为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欲作大房有主为己作。当将余比丘往指授处所。彼比丘应指授处所无难处无妨处。若比丘有难处妨处作大房有主为己作。不将余比丘往看指授处所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大者多用财物。房者屋也。有主者若一若二若众多人。为己者自为己身作。难处者师子虎狼熊罴下至蚁子。若比丘不为彼所娆者应平治地。若有树株若有石若有刺棘应除去。若有坑坎泥水应填满平治。若畏水应设提防若有人识认者应先断了。是谓无难处。

无妨处者中间容草车回转是谓无妨处。彼比丘作无难无妨处竟。应至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礼上座足胡跪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欲作大房有主自为己。今从僧乞指授无难无妨处。如是第二第三说。众僧应观察彼人。为可信不。有智慧不。若有信有智慧。即信彼应与羯磨。若无信无智慧应举众往。若遣有信有智慧者往指授处所。若彼处所有难有妨处不应指授若有难无妨处亦不应指授若无难有妨处亦不应指授。若无难无妨处应与指授应作如是指授。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应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欲作大房有主自为己。今从僧乞指授无难无妨处。若僧时到僧忍听。与某甲比丘指授无难无妨处。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作大房有主自为己。从僧乞指授无难无妨处。

今僧与某甲比丘指授无难无妨处。谁诸大德忍。僧与某甲比丘指授无难无妨处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某甲比丘指授无难无妨处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作房者应知初安石安土墼泥抟。是房竟者乃至泥治讫者是也。若僧不差指授有难有妨处一

僧伽婆尸沙二突吉罗。僧不处分有难无妨处一僧伽婆尸沙一突吉罗。僧不处分无难有妨处一僧伽婆尸沙一突吉罗。僧处分有难有妨处二突吉罗。僧处分有难无妨处一突吉罗。僧处分无难有妨处一突吉罗。僧不处分无难无妨处一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僧不处分有难有妨处。起大房有主自为己作竟一僧伽婆尸沙二突吉罗。作而不成者一偷兰遮二突吉罗。若教人作成者一僧伽婆尸沙二突吉罗。作而不成者一偷兰遮二突吉罗。为他起房竟者一偷兰遮二突吉罗。

作而不竟者三突吉罗。僧不处分作不处分想僧伽婆尸沙。僧不处分生疑偷兰遮。僧不处分作处分想偷兰遮。僧处分作不处分想偷兰遮。僧处分生疑偷兰遮。有难有难想有妨有妨想各五句亦如是。比丘尼偷兰遮。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僧处分无难处无妨处作。为僧为佛图讲堂草庵叶庵小容身屋。为多人作屋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竟)。

尔时佛在罗阅只耆阇崛山中。时尊者沓婆摩罗子得阿罗汉。在静处思惟心自念言。此身不牢固我今当以何方便求牢固法耶。复作是念我今宜可以力供养分僧卧具差次受请饭食耶。时沓婆摩罗子晡时从静处起。整衣服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我向在静处心作是念。是身不牢固以何方便求牢固法。我今宁可以力供养分僧卧具及差次受请饭食耶。世尊告诸比丘。差沓婆摩罗子分僧卧具及差次受请饭食。白二羯磨。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差沓婆摩罗子分僧卧具差次受请饭食。白如是。大德僧听。僧今差沓婆摩罗子分僧卧具差次受请饭食。谁诸长老忍。僧差沓婆摩罗子分僧卧具及差次受请饭食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差沓婆摩罗子分僧卧具差次受请饭食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尊者沓婆摩罗子。即为僧分卧具。同意者共同。阿练若阿练若共同。乞食乞食共同。纳衣纳衣共同。不作余食法不作余食法共同。一坐食一坐食共同。一抟食一抟食共同。冢间坐冢间坐共同。露坐露坐共同。树下坐树下坐共同。常坐常坐共同。随坐随坐共同。三衣三衣共同。呗匿呗匿共同。多闻多闻共同。法师法师共同。持律持律共同。坐禅坐禅共同。时罗阅只有客比丘来。沓婆摩罗子即随次第所应得卧具分与。时有一长老比丘向暮上耆阇崛山。时尊者沓婆摩罗子手出火光与分卧具语言。此是房此是绳床是木床是大小蓐是卧枕是地敷是唾壶是盛小便器此是大便处此是净地此是不净地。时世尊赞言。我弟子中分僧卧具者沓婆摩罗子最为第一。时有慈地比丘来至罗阅城中。时沓婆摩罗子为客比丘分卧具随上座次第随应得处与。时彼慈地比丘众中下座得恶房恶卧具。便生嗔恚言。沓婆摩罗子有爱随所喜者与好房好卧具。不爱者与恶房恶卧具。不爱我等故与我恶房恶卧具。众僧云何乃差如此有爱者分僧卧具耶。时尊者沓婆摩罗子。夜过已明日差僧受请饭食。时罗阅城中有檀越。常为僧一年再作肥美饭食。时慈地比丘被差次至其家。彼檀越闻慈地比丘次

来受食。便于门外敷弊坐具施设恶食。时慈地比丘得此恶食倍复嗔恚言。沓婆摩罗子有爱随所喜者与好房好卧具。所不喜者与恶房恶卧具。不爱我等故与恶房恶卧具。今日以不爱我等故复差与恶食。云何众僧乃差如是有爱比丘为僧分卧具差次受请也。时罗阅城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慈。是慈地比丘妹。闻慈地比丘来至罗阅城中。即至慈地比丘所。在前立问讯。远行劳耶不疲极耶。作如是善言问讯。时慈地比丘默然不答。比丘尼言。大德。我有何过而不见答。彼答言。何须与汝语。为沓婆摩罗子触娆我而不能助我。比丘尼言。欲使我作何等方便。令沓婆摩罗子不触娆大德。慈地比丘言。汝伺佛比丘僧会时。便往众中作如是言。大德。此非善非宜非好不随顺所不应不合时。我本所凭无有恐惧忧恼。云何今日更生怖惧忧恼。云何水中生火。此沓婆摩罗子乃来犯我。众僧即应和合为作灭摈。如是便不来娆我。比丘尼言。此有何难便可作之。时慈比丘尼往至僧中如上所说。

四分律藏卷第四 初分之四

时尊者沓婆摩罗子去佛不远。世尊知而故问。汝闻此比丘尼所说不。答言闻。唯世尊当知之。世尊告言。今不应作如是报我。若实当言实若不实当言不实。时沓婆摩罗子闻世尊教已。即从坐起偏露右臂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我从生已来未曾忆梦中行不净。况于觉悟而行不净。世尊报曰。善哉善哉。沓婆摩罗子。汝应作是说。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应检问此慈地比丘。莫以无根非梵行谤此沓婆摩罗子比丘清净人。若以无根非梵行谤者获大重罪。诸比丘答言。如是世尊。诸比丘从佛受教。寻至慈地比丘所检问本末。此事云何为实尔不。莫以无根非梵行谤此沓婆摩罗子清净梵行人。若以无根非梵行谤清净梵行人得大重罪。时慈地比丘得诸比丘诘问已报言。我知沓婆摩罗子清净梵行人无是事。

我来到罗阅城。彼为僧分房卧具。与我等恶房恶卧具。我即生不忍心言。沓婆摩罗子有爱。随所喜者与好房好卧具。不喜者与恶房恶卧具。以不爱我故与恶房恶卧具。差次受请与我恶食处。由此倍增嗔恚言。众僧云何差此有爱人为僧分房舍卧具差次受请饭食也。而此沓婆摩罗子清净梵行人无如是事。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慈地比丘。汝云何以无根非梵行谤沓婆摩罗子梵行人耶。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作礼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以无数方便呵责慈地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以无根非梵行谤清净梵行人耶。世尊告诸比丘。有二种人一向入地狱。何谓二。若非梵行自称梵行。

若真梵行以无根非梵行谤之。是谓二一向入地狱。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慈地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慈地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嗔恚所覆故。非波罗夷比丘以无根波罗夷法谤欲坏彼清净行。若于异时若问若不问。知此事无根说。我嗔恚故作是语。若比丘作是语者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嗔恚者有十恶法因缘故嗔十事中以一一生嗔。根者有三根。见根闻根疑根。见根者。实见犯梵行见偷五钱过五钱见断人命。若他见者从彼闻是谓见根。闻根者若闻犯梵行闻偷五钱若过五钱。闻断人命闻自叹誉得上人法。若彼说从彼闻是谓闻根。疑根者有二种生疑。从见生从闻生。从见生者。若见与妇女入林出林无衣裸形男根不净污身手。

捉刀血污与恶知识为伴。是谓从见生疑。从闻生疑者。若在暗地。若闻床声。若闻草蓐转侧声。若闻身动声。若闻共语声。若闻交会语声。若闻我犯梵行声。若闻言偷五钱过五钱声。若闻言我杀人。若闻言我得上人法。是谓从闻生疑。除此三根已。更以余法谤者是谓无根。若彼人不清净。不见犯波罗夷不闻犯波罗夷不疑犯波罗夷。便作是言。我见闻疑彼犯波罗夷。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净。不见犯波罗夷不闻犯波罗夷不疑犯波罗夷。生见闻疑想。后忘此想。便作是言。我见闻疑彼犯波罗夷。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净。不见闻疑彼犯波罗夷。彼有疑后便言。我是中无疑。我见闻疑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净。不见闻疑彼犯波罗夷。彼生疑后便忘疑。

便言。我见闻疑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净。不见闻疑彼犯波罗夷。是中无疑。彼便言。我是中有疑见闻疑犯波罗夷。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净。不见闻疑彼犯波罗夷。是中无疑后忘无疑。彼便言。我见闻疑彼犯波罗夷。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净不见彼犯波罗夷。便言。我闻疑彼犯波罗夷。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净。不见彼犯波罗夷。是中有见想。后忘此想。便言。我闻疑彼犯波罗夷。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净。不见彼犯波罗夷。是中有疑。便言。是中无疑。我闻疑彼犯波罗夷。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净。不见彼犯波罗夷。是中有疑后忘疑。便言。我闻疑彼犯波罗夷。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净。

不见彼犯波罗夷。是中无疑。便言。我有疑。我闻疑彼犯波罗夷。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净。不见彼犯波罗夷。是中无疑。后忘此无疑。便言。我闻疑彼犯波罗夷。以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闻疑亦如是(此中更有诸句文繁不出)若比丘以无根四事谤比丘。说而了了僧伽婆尸沙。不了了偷兰遮。若指印书遣使。若作知相了了僧伽婆

尸沙。不了了偷兰遮。除四波罗夷。更以余非比丘法谤言。汝犯边罪。犯比丘尼。贼心受戒。破内外道黄门。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僧恶心出佛身血。非人畜生二根。说而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兰遮。若指印书使若作知相。了了僧伽婆尸沙。不了了偷兰遮。除此非比丘法。更以余无根法谤比丘。随前所犯若以八无根波罗夷法谤比丘尼。

说而了了僧伽婆尸沙。不了了偷兰遮。若指印若书使若作知相。了了僧伽婆尸沙。不了了偷兰遮。除此八波罗夷。更以余无根非比丘尼法。谤了了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兰遮。若以指印书使若作知相了了僧伽婆尸沙。不了了偷兰遮。除非比丘尼法。更以余无根法谤比丘尼者随前所犯。除比丘比丘尼。以无根罪谤余人者突吉罗比丘尼僧伽婆尸沙。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见根闻根疑根说实。戏笑说若疾疾说若独说静处说梦中说。若欲说此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竟)。

佛在罗阅只耆阇崛山中。时慈地比丘从耆阇崛山下见大羝羊共母羊行淫。见已自相谓言。此羝羊即是沓婆摩罗子。母羊即是慈比丘尼。我今当语诸比丘言。我先以闻无根法谤沓婆摩罗子我等今亲自眼见沓婆摩罗子实与慈比丘尼行不净即便往诣诸比丘所言。我等前闻以无根波罗夷谤沓婆摩罗子。今亲自眼见沓婆摩罗子与慈比丘尼行淫。诸比丘言。此事云何。汝等莫以无根法谤沓婆摩罗子修梵行人。以无根法谤梵行人得重罪。尔时慈地比丘。得诸比丘诘问已。便作是言。沓婆摩罗子无有此事。是清净人。我等向者从耆阇崛山下。见诸羝羊与母羊行淫。我等即自相谓言此羝羊是沓婆摩罗子。母羊是慈比丘尼。我等今日目自见之。当向诸比丘说言。我本以闻无根法谤沓婆摩罗子。今眼自见共慈比丘尼行淫。

然此沓婆摩罗子是清净人实无此事。诸比丘闻已。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慈地比丘。汝等云何以异分无根波罗夷谤沓婆摩罗子清净人。诸比丘即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慈地比丘。汝等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沓婆摩罗子修梵行。汝等云何以异分无根波罗夷谤沓婆摩罗子清净人。呵责已告诸比丘。慈地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以嗔恚故于异分事中取片。非波罗夷比丘以无根波罗夷法谤。欲坏彼清净行。彼于异时若问若不问。知是异分事中取片。是比丘自言。我嗔恚故作是语。

作是语者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嗔恚如上说异分者。若比丘不犯彼罗夷言见犯波罗夷。以异分无根法谤僧伽婆尸沙。若比丘不犯波罗夷。谓犯僧伽婆尸沙。以异分无根波罗夷法谤僧伽婆尸沙。若比丘不犯波罗夷。彼见犯波夜提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

恶说。以异分事无根波罗夷法谤僧伽婆尸沙。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彼言犯波罗夷。以异分无根波罗夷法谤僧伽婆尸沙。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彼谓犯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恶说。以异分事无根波罗夷法谤僧伽婆尸沙。不清净不清净人相似。名同姓同相同以此人事谤彼。以异分无根波罗夷法谤僧伽婆尸沙。若不清净人与清净人相似。名同姓同相同以此人事谤彼以异分无根波罗夷法谤僧伽婆尸沙。若清净人与不清净人相似。

名同姓同相同以此人事谤彼。以异分无根波罗夷法谤僧伽婆尸沙。若清净人清净人相似。名同姓同相同以此人事谤彼。以异分无根波罗夷法谤僧伽婆尸沙。若见本在家时犯淫盗五钱若过五钱若杀人。便语人言。我见比丘犯淫盗五钱若过五钱若杀人。以异分无根波罗夷法谤僧伽婆尸沙。若闻本在家时犯淫闻盗五钱若过五钱闻杀人闻自称得上人法。彼便作是言。我闻彼犯淫闻盗五钱若过五钱闻断人命闻自称得上人法。以异分无根波罗夷法谤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自语闻响声。我犯淫闻盗五钱若过五钱闻断人命闻自称得上人法。以异分无根波罗夷法谤僧伽婆尸沙。若比丘以异分无根四事法谤比丘说而了了者僧伽婆尸沙。说而不了了者偷兰遮。若指印若书若使若作知相。了了者僧伽婆尸沙。

不了了者偷兰遮。除四波罗夷以余异分无根非比丘法谤言汝犯边罪乃至二形如上说。说而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兰遮。若指印若书若使若作知相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兰遮。除上事更以余异分无根法谤比丘随前所犯。若比丘以异分无根八波罗夷法谤比丘尼。说而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兰遮。若指印若书若使若作知相。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兰遮。除八波罗夷以余异分非比丘尼法谤。说而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兰遮。若指印若书若使若作知相。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兰遮。除非比丘尼法。更以余异分无根法谤比丘尼随所犯。除谤比丘比丘尼。以异分无根法谤余人者突吉罗。比丘尼僧伽婆尸沙。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

不犯者见根闻根疑根说实。戏笑说疾疾说若独说梦中说。若欲说此错说彼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竟)。

尔时佛在弥尼搜国阿奴夷界。时诸豪族释子执信牢固。从世尊求出家。时有释种子兄弟二人一名阿那律次名摩诃男。阿那律者其母爱念常不离目前。其母与设三时殿。春夏冬使与诸婇女五欲自恣共相娱乐。时摩诃男释子语阿那律言。今诸释种豪族子孙尽以信坚固从世尊求出家而我一门都无出家者。兄可知家业。公私之事一以相付。弟欲出家。若不能者弟当持家业。兄可出家。阿那律言。我今不能出家。卿能可去。摩诃男如是

再三语。阿那律亦再三报言。我不能出家。摩诃男语阿那律言。若不能出家者我今当白兄持家业事。应典领作人修治屋宅。奉望贵胜及诸知亲。出入王所威仪礼节其事如是。耕田种作务及时节。阿那律报言。卿之所说极为繁碎我所不堪。何不说言于五欲中共相娱乐耶。

居业之事卿自为之。我欲以信从世尊求出家。摩诃男报言。兄可往辞母。时阿那律即诣母所白言。听子所说。当知诸释种子皆共出家而我居门独无出家者我今欲往诣世尊所求出家若母听许便当出家修清净行。其母报言。吾正有汝等二人。爱念情深初不欲离目前。今云何令汝出家也。乃至于死犹不欲相离况当生别。时阿那律如是再三白母欲求出家。其母亦再三答终不放汝。时阿那律再三从母求出家。母即自思念。当以何方便令子不出家。寻复念言。释种子跋提其母甚爱念必不听出家。当语阿那律言。若跋提母放子出家。我亦放汝出家。念已即语阿那律。时阿那律闻母此言已。往跋提所语言。卿今知不。诸释子尽出家。然我等未有出家者。我等二人可共出家。跋提报言。我不堪出家。

卿欲出家任意。阿那律如是再三劝之。跋提亦再三报言我不出家。阿那律报言。我今日出家之事一以由汝。彼报言。卿云何以出家之事一以见由。阿那律报言。我辞母出家。母报我言。汝若能令跋提出家者当放汝出家。是以相由耳。跋提报言。卿且止。须我往白母。时跋提释子即往母所。长跪白母言。母今知不。诸释种子尽出家。唯我一门独无。我今信乐欲从世尊求出家。愿母见听。其母报言。我不听汝出家。何以故。我正有汝一子。心甚爱念不欲须臾离目前。乃至于死犹不欲相离而况生别。跋提如是再三白母唯见听许。其母亦再三报子不听出家。其母见儿心至。窃自念言。我当作何方便令子不出家。时母思惟。阿那律母甚爱其子。彼终不听令出家。若彼听出家者我亦当放子出家。

念已即语跋提言。若阿那律母听子出家。我当放汝。时跋提释子往阿那律所语言。我母已听我出家。我等今可且复自停。更在家七年五欲极意共相娱乐然后出家。阿那律报言。七年极远人命无常。跋提复言。若不能七年者宁可六年。若五四三二一年在家五欲自娱耶。阿那律报言。一年极远我不堪忍人命无常。跋提言。若不堪一年。可七月中五欲自娱耶。阿那律报言。七月极远我不堪忍人命无常。跋提言。若不堪七月。可六五四三二一月共相娱乐耶。阿那律言。一月极远我不堪忍人命无常。跋提子言。若不能一月者可七日之中共相娱乐耶。阿那律报言。七日不远。若七日竟能出家者善。若不出家我当出家。时诸释子七日之中极意五欲共相娱乐。满七日已。时阿那律释子。跋提释子。

难提释子。金毗罗释子。难陀释子。跋难陀释子。阿难陀释子。提婆达释子。优波离剃发师第九各净洗浴已。以香涂身梳治须发着珠璎珞。乘大象马出迦毗罗卫城。时国人民见诸释子。自相谓言。此诸释子。先洗浴其身着璎珞具。乘大象马入园游观亦如今日。时诸释子乘大象马齐其界内下象。脱衣服璎珞具并象。与优波离语言。汝常依我等以自存活。我等今者出家。以此宝衣并大象与汝用自资生活。时诸释子即前进至阿兔夷弥尼国。优波离在后心自思念。我本由此释子得自存活。今日以信乐舍我从世尊出家。我今宁可随逐出家。若彼有所得我亦当得。时优波离即以所得宝衣璎珞以白叠裹之悬着高树。念言。其有来取者与之。于是便往诣诸释子所。白诸释子言。汝等来后。

我即生念。我常依诸释子得自生活。今日诸释子以信乐从世尊求出家。而况我不随逐出家耶。诸释子所得我亦当得。时诸释子及优波离。相将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父母已听出家。愿大德听我出家。唯愿世尊先度优波离。何以故。我等多有憍慢欲除憍慢故。尔时世尊即先度优波离次度阿那律。次跋提释子。次难提释子。次金毗罗释子。次难陀释子。优波离受大戒最为上座。时有大上座名毗罗荼。别度释子阿难陀。余次上座度跋难陀提婆达多。尔时世尊度诸释子已遣诣占波国。尔时诸释子受世尊及诸上座教授已往诣彼国。各自思惟证增上地。提婆达得神足证。时跋提释子独在阿兰若处树下冢间思惟。于夜过已高声称言。甚乐甚乐。其边诸比丘闻。念言。

此跋提比丘本在俗时恒五欲以自娱乐。舍彼荣乐出家为道。独在阿兰若处树下冢间。于夜过已而自称言。甚乐甚乐。此跋提释子将无自念。本在家时五欲自娱而自称言甚乐耶。时诸比丘明旦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敕一比丘。汝可速唤跋提比丘来。比丘受教即便往唤跋提比丘言。世尊唤汝来。时跋提比丘即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世尊知而故问。云何跋提。汝实独在阿兰若处冢间树下至中夜自称言甚乐甚乐耶。跋提答言。实尔世尊。佛言。跋提。汝观察何义而自称言甚乐甚乐耶。跋提白佛言。我本在家时内外常以刀杖而自卫护。如是卫护犹有恐怖。惧有外怨贼而来侵夺我命。今我独在阿兰若处冢间树下。至于中夜无有恐惧身毛不竖。大德。

我念出离之乐。是故自称言甚乐甚乐耳。世尊告言。善哉善哉族姓子。是汝所应以信出家乐清净行。尔时世尊在罗阅只耆阇崛山。时瓶沙王无子。时王即集能相婆罗门令占相诸夫人。语言。汝占此诸夫人何者应生子。婆罗门占相言。此少壮夫人当生子而是王怨。王闻是语已。于其夜与此夫人交会。即便有娠。后生男颜容端正。未生子时婆罗门记言。当是王怨。因此立字名未生怨。然此王子年渐长大。提婆达以神通力使王子信乐。提婆达念言。我欲畜徒众。尔时世尊在拘睒毗国。时彼国中有人。名迦休拘罗子。命终未久生化自在天中。时迦休天子中夜时来至大目揵连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白目

连言。提婆达心欲为恶。而生念言。我欲畜徒众。时迦休天子作此语已。头面作礼绕竟即没不现。

时目连夜过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问目连言。汝意云何。如迦休天子所言实尔无错耶。目连白佛言。实尔世尊。世尊告目连。莫作是说。我不见诸天世人诸魔梵王沙门婆罗门所说如实无违。唯除如来言不虚也。佛告目连。世有五事最尊。(如后所说)尔时提婆达往至太子阿阇世所。以神通力飞在空中。或现身说法。或隐身说法。或现半身说法。或不现半身说法。或身出烟。或身出火。或变身作婴孩。身着璎珞在太子抱上转侧欸太子指。时太子阿阇世见此变恐惧身毛为竖。时提婆达知太子恐惧即语言。勿怀恐惧勿怀恐惧。太子问曰。汝是何人。答言我是提婆达。太子言。汝实是提婆达者还复汝身。寻复其身。见已即增信乐。既信乐已更增所供养。

时阿阇世日日将从五百乘车朝暮问讯并供五百釜饮食。时诸比丘闻阿阇世日从五百乘车朝暮问讯提婆达。并供养五百釜饮食。即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告诸比丘。汝等各自摄心莫生贪着提婆达利养也。何以故。正使阿阇世日日从五百乘车。朝暮问讯并供五百釜饮食。正可增益提婆达恶心。譬如男子打恶狗鼻而令彼狗更增凶恶。比丘当知此亦如是。正使阿阇世日日从五百乘车。朝暮问讯提婆达。并供五百釜饮食。正可增提婆达恶心耳。时摩竭国王瓶沙闻阿阇世日日从五百乘车。朝暮问讯提婆达。并供五百釜饮食。时王瓶沙日将从七百乘车。朝暮问讯世尊并供七百釜饮食。尔时提婆达闻瓶沙王将从七百乘车朝暮问讯世尊并供七百釜饮食。闻已以利养故生嫉妒心即失神通。

便作是念。我今当伺候佛大众集时。往至佛所求哀请言。世尊年已老迈。寿过于人。学道亦久。宜居闲静默然自守。世尊是诸法之主。宜可以僧付嘱于我。我当将护。尔时提婆达伺大众集。即如所念具白世尊。佛告言。我尚不以僧付舍利弗目连。况汝痴人涕唾之身岂可付嘱。时提婆达生此念。今世尊于大众中乃言。我愚痴涕唾之身。即生不忍心。此是提婆达于此生中最初于世尊所生不忍心。时提婆达往阿阇世所语言。王以正法治者得长寿。汝父死后乃得作王。年已老耄不得久在五欲中而自娱乐。汝可杀父我当杀佛。于摩竭国界有新王新佛。治国教化不亦乐耶。王子报言可尔。即问提婆达。汝须何等。答言。我须人众。即便与人。时提婆达即遣二人往欲害佛。教言。汝往杀佛已更从余道来。

遣二人去。后复更遣四人语言汝逆彼二人若得便杀更从余道来。后复更遣八人语言。汝逆彼四人。若于道路得便杀之更从余道来。如是转倍遣人乃至六十四人。如是根本断灭不可分别不知谁害世尊。世尊尔时在猪坎窟中坐。从此窟出于山岩下经行。佛自念

言。昔我所作缘对期在今日。时二人受提婆达教。即着铠执持刀杖往趣世尊。彼二人心念我欲害佛。适生此念即时不能得前。念言世尊有大神德威力无量。正使弟子亦有神力。我等岂能得害世尊。适生此念即便得往。遥见世尊颜貌端正。诸根寂定得上调伏第一寂灭。诸根坚固如调龙象。意不错乱犹水澄清内外清彻。见已发欢喜心。即舍刀杖置在一处。前诣世尊所。头面作礼在一面坐。世尊渐渐为二人说微妙法。使发欢喜劝令修善。

说施说戒说生天福。呵欲不净赞叹出离。二人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白佛言。自今已去受三自归。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作优婆塞。自今已去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时世尊告二人言。汝欲还者乃更从彼道去莫从此道。即从坐起头面礼佛绕三匝而去。到提婆达所语言。世尊有大神德威力。无量弟子亦有神力。我等岂能害世尊耶。时提婆达报言。汝出去灭去何用汝为。云何二人不能杀一人。提婆达乘此恚意。自往耆阇崛山。手执大石遥掷世尊。时有天即接石置山顶上。从彼石边有小迸石片来打佛足指伤皮血出。时世尊即右顾犹如大龙作如是言。未曾有瞿昙乃作是事。时世尊即还入窟。自襞僧伽梨四叠。右胁卧犹如师子。脚脚相累极患疼痛一心忍之。时众多比丘闻提婆达遣人害佛。

各各皆执杖石绕窟高声大唤。佛从窟出语诸比丘。汝等何为执此杖石绕窟大唤。如捕鱼者得鱼唤声。诸比丘白佛言。向闻提婆达欲来害佛。是故我等手执杖石来至窟所恐怨家来害世尊。佛告比丘。汝等各还所止专意修道。诸佛常法无所覆护。何以故。已胜诸怨故。汝等比丘。当知转轮圣王若为外怨所害无有是处。如来亦复如是。若有众恶来害无有是处。告诸比丘。世有五种尊。何谓五或有尊戒不清净自称言我戒清净。诸弟子亲近如实知之言。今我师戒不清净。自称我戒清净。我若向诸白衣说彼即不喜。若彼不喜则不应说。置令受人施。后自当知。如是诸比丘。彼世间尊法。弟子为戒生护。师求弟子护。二者诸比丘或有命不清净。自称言。我命清净如上说。三者诸比丘或有见慧不清净。

而自称我见慧清净如上说。四者或有言说不清净。自称言我言说清净。如上说。五者或有在法律外。而自称言我在法律内清净。如上说。如是诸比丘。世有是五种以为尊法。诸比丘。我今持戒清净。亦自称言我持戒清净。不令弟子护我我亦不求弟子护。如是诸比丘。我命清净自称言。我命清净。如上说。如是诸比丘。我见慧清净自称言。我见慧清净。如上说。诸比丘。我言说清净。自称言。我言说清净。如上说。诸比丘。我在法律内。自称言。我在法律内。如上说。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可差舍利弗使告诸白衣大众。若提婆达所为事者则非佛法僧事。是提婆达所作。应作白二羯磨。当差堪能羯

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今差舍利弗比丘向诸白衣大众说。

提婆达所为事者非佛法僧事。当知是提婆达所作。白如是。大德僧听。僧今差舍利弗比丘。向诸白衣大众说。提婆达所作事非佛法僧事。是提婆达所作。谁诸长老忍僧差舍利弗向诸白衣大众说。提婆达所作非佛法僧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差舍利弗向诸白衣大众说提婆达所作事。非佛法僧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舍利弗闻此语已心疑。即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当云何在白衣众中说其恶。何以故。我本向诸白衣赞叹其善言。大姓出家聪明有大神力颜貌端正。佛告舍利弗。汝先赞叹提婆达聪明有大神力大姓出家。实尔以不。答言。大德实尔。是故舍利弗汝今应往至白衣大众中语言。提婆达先时如是。今日如是。当知提婆达所作非佛法僧。是提婆达所作。

尔时舍利弗承佛教已。往白衣大众中。语言。提婆达先时如是今日如是。当知提婆达所作者非佛法僧。是提婆达所作。时大众中忍可提婆达者即言。沙门释子以供养故生嫉妒心。不喜提婆达得供养故。便于大众中说言。提婆达所作非佛法僧。是提婆达所作耳中有信乐佛者便作此言。提婆达或能已作或方当作。时阿阇世密自衣裹带刀疾疾入宫欲害其父。时守门者发觉搜求身上得刀。问言。执此刀欲作何等。报言。我欲入宫害王。守门者问言。谁教汝乃生此心耶。答言。提婆达教我。时守门者即将诣诸大臣所语言。阿阇世欲害王时诸大臣问言。谁教汝。答言。提婆达教我。众中有臣言。沙门释子皆作此事尽应当杀。或有臣言诸沙门释子不尽为恶不应尽杀。唯是王子提婆达所作今当杀之。

或有臣言。此沙门释子不尽为恶。但提婆达阿阇世所作。虽应死不应杀。何以故。王是法王闻必不悦。时即卫守将诣瓶沙王所白王言。此阿阇世欲害于王。王问谁教汝耶。答言。是提婆达。中有大臣言。沙门释子一切皆恶尽应杀之。王闻此言心甚不悦。中有臣言。沙门释子不尽为恶不应尽杀。但提婆达阿阇世所作王应杀之。王闻此言心亦不悦。中有大臣言。沙门释子不尽为恶不应尽杀。是提婆达阿阇世所作。今虽应死不应杀。何以故。王是法王恐闻必不悦。时王瓶沙悦可此语。告诸臣言。此一切沙门释子不必皆恶。是故不应尽杀。是提婆达阿阇世所作亦不应杀。何以故。佛先命舍利弗在大众中说言。提婆达所作者非佛法僧。是提婆达所作耳。是故不应杀。时父王呵责太子阿阇世已。

告诸大臣。可恕太子阿阇世。寻即放去。时诸大臣皆共高声言。阿阇世所为事大应死。云何小尔呵责便放去耶。尔时提婆达既教人害佛复教阿阇世害父。恶名流布利养断

绝。时提婆达通己五人家家乞食。一名三闻达多。二名謇荼达婆。三名拘婆离。四名迦留罗提舍。及其身为五。时诸比丘闻提婆达教人害佛。复教阿阇世害父。恶名流布利养断绝。通己五人家家乞食。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集大众。知而故问提婆达言。汝实将四人家家乞食耶。答言。如是世尊。世尊尔时以无数方便呵责提婆达。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云何别将四人家家乞食耶。我无数方便说应慈愍白衣家。汝今云何别将四人家家乞食。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提婆达已。

即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别众食。听齐三人食。所以然者。有二事利故。为摄难调故。为慈愍白衣家故。何以故。恐彼难调人故。自结别众以恼众僧。提婆达即生此念。未曾有瞿昙沙门乃断人口食。我宁可破彼僧轮。我身灭后可得名称言。沙门瞿昙有大神力智慧无碍。而提婆达能破彼僧轮。时提婆达即往伴比丘所。语言。我等今可共破彼僧轮。我等死后可得名称言。沙门瞿昙有大神力智慧无碍。而提婆达能破彼僧轮。时提婆达伴。名三闻达多。智慧高才。即报言。沙门瞿昙有大神力。及其弟子徒众亦复如是。我等何能得破彼僧轮。提婆达言。如来常称说头陀少欲知足乐出离者。我今有五法亦是头陀胜法少欲知足乐出离者。尽形寿乞食。尽形寿着粪扫衣。尽形寿露坐。尽形寿不食酥盐。

尽形寿不食鱼及肉。我今持此五法教诸比丘足令信乐。当语诸比丘言。世尊无数方便叹誉头陀少欲知足乐出离者。我等今有五法。亦是头陀胜法。尽形寿乞食。乃至不食鱼及肉可共行之。年少比丘必多受教。上座比丘恐不信受。由此方便故得破其僧轮。时三闻达多语提婆达言。若作如是足得破彼僧轮。时提婆达即以五法教诸比丘言。世尊无数方便叹誉头陀少欲知足乐出离者。我等今有五法。亦是头陀少欲知足乐出离胜法。我等尽形寿乞食。尽形寿着粪扫衣。尽形寿露坐。尽形寿不食酥盐鱼及肉。尔时众多比丘闻提婆达以五法如是教诸比丘令其信乐。广说如上。诸比丘闻已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佛告诸比丘。提婆达今日欲断四圣种。何等四。我常以无数方便说衣服趣得知足。

我亦叹说衣服趣得知足。我亦以无数方便说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趣得知足。亦叹说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趣得知足。比丘当知。提婆达今日欲断四圣种。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提婆达言。汝审欲以五法教诸比丘不。广说如上。对曰。如是世尊。

四分律藏卷第五 初分之五

世尊尔时。以无数方便呵责。汝云何以五法教诸比丘。广说如上。提婆达汝莫断四圣种。何等四如上所说。提婆达。汝今莫方便破和合僧。莫方便受破和合僧坚持不舍。

汝当与僧和合不斗诤。同一水乳于佛法中安乐住。是故提婆达。当知破和合僧甚恶艰难得大重罪。破和合僧在泥犁中一劫受罪不可救。时世尊以无数方便令提婆达破僧心暂息。以无数方便呵责提婆达已。告诸比丘。听僧与提婆达呵谏。舍此事故白四羯磨。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提婆达欲方便破和合僧坚持不舍。若僧时到僧忍听与作呵谏。舍此事故。提婆达汝莫破和合僧坚持不舍。汝提婆达当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水乳。于佛法中安乐住。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提婆达欲受破和合僧法坚持不舍。

今僧与呵谏。舍此事故。汝莫破和合僧坚持不舍。汝提婆达当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水乳。于佛法中安乐住。谁诸长老忍。僧与提婆达呵谏舍此事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忍。与提婆达呵谏舍此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应作如是呵谏。僧为提婆达作如是呵谏白四羯磨。诸比丘以此事故白世尊。世尊告言。若余比丘。方便欲破和合僧者。亦当以此白四羯磨呵谏。自今已去为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欲坏和合僧方便受坏和合僧法坚持不舍。彼比丘应谏是比丘。大德莫坏和合僧。莫方便坏和合僧莫受坏僧法坚持不舍。大德应与僧和合。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师学如水乳合。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是比丘如是谏时坚持不舍。

彼比丘应三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时舍者善。不舍者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说。和合者同一羯磨同一说戒。僧者四比丘若五若十乃至无数。破者破有十八事。法非法律非律。犯不犯若轻若重。有残无残粗恶非粗恶。常所行非常所行。制非制说非说。是为十八。住破僧法者即住此十八事是。若比丘方便欲破和合僧受破僧法坚持不舍。彼比丘当谏此比丘言。大德。莫方便欲破和合僧。莫受破僧法坚持不舍。大德。当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水乳。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大德可舍此事。莫令僧作呵谏而犯重罪。若用语者善。若不用语者。复令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若王大臣种种异道沙门婆罗门求。若余方比丘闻知其人信用言者应来。若用言者善。若不用言者应作白。作白已应更求。

大德我已白竟。余有羯磨在。汝今可舍此事。莫令僧为汝作羯磨更犯重罪。若用语者善。不用语者应作初羯磨。作初羯磨已应更求。大德。我已白作初羯磨竟。余有二羯磨在。汝可舍此事。莫令僧更为汝作羯磨而犯重罪。若用语者善不用语者应作第二羯磨。作第二羯磨已应更求。大德。我已作白二羯磨竟。余有一羯磨在。汝可舍此事。莫令僧更为汝作羯磨而犯重罪。若能舍者善。若不舍者与说第三羯磨竟僧伽婆尸沙。作白二羯磨竟舍者三偷兰遮。作白一羯磨竟舍者二偷兰遮。作白竟舍者一偷兰遮。若初白未竟

舍者突吉罗。若一切未白方便欲破和合僧受破和合僧法坚持不舍一切突吉罗。若僧为破僧人作呵谏羯磨时。有比丘教言莫舍此比丘偷兰遮。若不呵谏突吉罗。若比丘尼教言莫舍。

尼偷兰遮。未作呵谏尼教莫舍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更有余人教莫舍尽突吉罗。比丘尼僧伽婆尸沙。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初谏便舍。若非法别众作呵谏。非法和合众作呵谏。法别众。法相似别众。法相似和合众。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一切未作呵谏。若破恶友恶知识。若破方便欲破僧者遮令不破。若破方便助破僧者。二三人羯磨。若欲作非法非毗尼羯磨。若为僧为塔为和上同和上。为阿阇梨同阿阇梨为知识。作损减作无住处破者是谓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竟)。

佛在罗阅只耆阇崛山中。时提婆达故执此五法。复往教诸比丘言。世尊以无数方便常叹说头陀少欲知足乐出离者。尽形寿乞食。着粪扫衣。露坐。不食酥盐。不食鱼及肉。时诸比丘语提婆达言。汝莫破和合僧。莫住破僧法坚持不舍。何以故。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水乳。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时提婆达伴党方便助破和合僧比丘语诸比丘言。汝莫呵提婆达所说。提婆达是法语比丘律语比丘。提婆达所说我等忍可。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提婆达伴党比丘。汝等云何言。提婆达是法语比丘律语比丘。提婆达所说我等忍可。诸比丘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无数方便呵责提婆达伴党比丘。汝所为非。

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语诸比丘言。莫呵提婆达所说。提婆达是法语比丘律语比丘。提婆达所说我等忍可。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提婆达伴党比丘已。告诸比丘。听僧与提婆达伴党比丘作呵谏。舍此法故白四羯磨。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提婆达伴党比丘。顺从提婆达作如是言。汝等诸比丘莫呵提婆达。何以故。提婆达是法语比丘律语比丘。提婆达所说我等忍可。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与提婆达伴党比丘作呵谏。舍此事故。汝等莫言提婆达是法语比丘律语比丘。提婆达所说我等忍可。然提婆达非法语比丘非律语比丘。汝莫欲坏和合僧。汝等当助和合僧。大德。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水乳。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白如是。

大德僧听。此提婆达伴党比丘。顺从提婆达作如是语。汝等诸比丘莫呵提婆达。提婆达是法语比丘律语比丘。提婆达所说我等忍可。僧今为提婆达伴党比丘作呵谏。舍此事故。大德。莫作如是语。提婆达是法语比丘律语比丘。提婆达所说我等忍可。而提婆

达非法语比丘非律语比丘。汝等莫坏和合僧。汝等当助和合僧。大德。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水乳。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谁诸长老忍。僧呵谏提婆达伴党比丘。令舍此事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忍。呵谏提婆达伴党比丘令舍此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当作如是呵谏提婆达伴党比丘白四羯磨。诸比丘白佛。佛告诸比丘。从今已去若有如是伴党。相助坏和合僧者。亦当作如是呵谏白四羯磨。

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有余伴党若一若二若三乃至无数。彼比丘语是比丘。大德。莫谏此比丘。此比丘是法语比丘律语比丘。此比丘所说我等喜乐。此比丘所说我等忍可。彼比丘言。大德。莫作是说言。此比丘法语比丘律语比丘。此比丘所说我等喜乐。此比丘所说我等忍可。然此比丘非法语比丘非律语比丘。大德。莫欲破坏和合僧。汝等当乐欲和合僧。大德。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师学如水乳合。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是比丘如是谏时坚持不舍。彼比丘应三谏。舍是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说。顺从者有二顺从。法顺从衣食顺从。法顺从者。以法教授增戒增心增慧讽诵承受。衣食顺从者。

给与衣被饭食床卧敷具病瘦医药。伴党者若四若过四人。助伴党语者。若一若二若三若众多。若比丘作非法群党语诸比丘言。大德。汝莫谏此比丘。此比丘是法语比丘律语比丘。此比丘所说我等忍可。汝莫作是语。此比丘是法语比丘律语比丘。此比丘所说我等忍可。而此比丘非法语比丘非律语比丘。汝等莫坏和合僧。当助和合僧。大德。与僧和合欢喜不诤同一水乳。于佛法中有增益安乐住。可舍此事。勿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若不随语者当白。白已当语彼人言。我已白。余有羯磨在。汝可舍此事。勿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若不随语者当作初羯磨。作初羯磨已当语彼人言。我已白及初羯磨。余有二羯磨在。可舍此事。勿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

不随语者当作第二羯磨。作第二羯磨已当语彼人言。已白二羯磨竟余有一羯磨在。汝可舍此事。勿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作三羯磨。作三羯磨竟僧伽婆尸沙。白竟二羯磨舍者三偷兰遮。白竟一羯磨舍者二偷兰遮。白竟舍者一偷兰遮作白未竟舍者突吉罗。若未白一切随破僧伴党尽突吉罗。若比丘谏群党比丘时。更有余比丘语莫舍。此比丘偷兰遮。若未作呵谏突吉罗。若比丘谏群党比丘时。比丘尼语坚持莫舍者尼偷兰遮。若未作谏尼言莫舍者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余人教言。莫舍尽突吉罗。比丘尼僧伽婆尸沙。式叉磨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初语时舍。非法别众。非法和合众。法别众。法相似别众。法相似和合众。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一切未作呵谏不犯。

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羁连有二比丘。一名阿湿婆二名富那婆娑。在羁连行恶行污他家。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彼作如是非法行。自种华树教人种花树。自溉灌教人溉灌。自摘花教人摘花。自作华鬘教人作华鬘。自以线贯系若教人线贯系。自持花教人持花。自持华鬘与人教人持华鬘与人。若彼村落中有妇女若童女。共同一床坐起同一器饮食言语戏笑。或自歌舞倡伎或他作已唱和。或俳说或弹鼓簧吹贝作孔雀音。或作众鸟鸣或走或佯跛行。或啸或自作弄身或受雇戏笑。时有众多比丘从迦尸国渐渐游行至羁连止宿。晨朝着衣持钵入村乞食。法服齐整行步庠序。低目直前不左右顾视以次乞食。时诸居士见已自相谓言。此是何人低目而行不左右顾视。亦不言笑亦不周接亦不善言问讯。

我等不应与其饮食。我等阿湿婆富那婆娑二人亦不低目而行。左右顾视与人周接善言问讯。应与饮食供养。时彼比丘在羁连乞食困乃得之。彼自念言。此住处恶恶比丘在此住。彼作如是恶乃至受雇戏笑。时诸比丘即从羁连往至舍卫城到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世尊慰问客比丘言。汝等住止安乐不。众僧和合不。不以饮食为苦耶。诸比丘白世尊。大德。住止安乐众僧和合。我曹从迦尸国游行至羁连。以上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无数方便遥呵责阿湿婆富那婆娑二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阿湿婆富那婆娑。在羁连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乃至受雇戏笑。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舍利弗目连。汝等二人。

往羁连与阿湿婆富那婆娑作羯磨。何以故。是汝等弟子故。应作白四羯磨。应如是作集僧已为彼二人作举。作举已为作忆念。作忆念已应与罪。众中应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阿湿婆富那婆娑在羁连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若僧时到僧忍听。今僧为阿湿婆富那婆娑作摈羯磨。汝等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汝等行恶行出去不应在此住。白如是。大德僧听。此阿湿婆富那婆娑在羁连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今僧与阿湿婆富那婆娑作摈羯磨。此二人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汝等污他家出去不应在此住。谁诸长老忍。僧为此二人作摈羯磨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此是初羯磨。

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忍。与阿湿婆富那婆娑作摈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尔时舍利弗目连。闻佛教已。即从坐起礼佛足绕三匝而去。舍利弗目连。着衣持钵与五百大比丘众俱。从迦尸国游行至羁连。时阿湿婆富那婆娑。闻舍利弗目连将五百大比丘众俱从迦尸国游行来至羁连。必为我等作摈羯磨。彼二人即往诣诸居士所语言。今

有二比丘来。一名舍利弗。二名目连。其一比丘善能幻术飞行虚空。第二比丘行恶行自能说法。汝等好自观察莫为彼所惑。时舍利弗目连从迦尸国渐渐游行。来至羁连止宿。晨朝着衣持钵入村乞食。大目连现神足踊身空中。舍利弗亲自说法。时诸居士见已自相谓言。此二比丘。一善知幻术飞行空中。第二比丘行恶行自能说法。时舍利弗目连。

即为羁连诸居士说法令得信乐。时尊者舍利弗目连。食讫洗钵还至住处。以此因缘集比丘僧。集僧已为阿湿婆富那婆娑作举。作举已为作忆念。作忆念已与罪。时舍利弗在众中即作羯磨如上说时。阿湿婆富那婆娑僧为作羯磨时作是言。众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更有余同罪比丘。有驱者有不驱者而独驱我。时舍利弗目连。在羁连为阿湿婆富那婆娑作羯磨已。还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一面坐已白佛言。我等已于羁连与阿湿婆富那婆娑作摈羯磨已。众僧作摈羯磨时。阿湿婆富那婆娑作如是言。众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驱者有不驱者。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遥诃责阿湿婆富那婆娑。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

云何众僧与作摈羯磨时言。众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驱者有不驱者。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阿湿婆富那婆娑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僧与阿湿婆富那婆娑作呵谏白四羯磨。众中应差堪能羯磨人如上应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阿湿婆富那婆娑在羁连僧与作摈羯磨时。便作是言。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驱者有不驱者。若僧时到僧忍听。今僧与阿湿婆富那婆娑作呵谏。舍此事故。汝等莫作是言。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驱者有不驱者而诸比丘不爱不恚不怖不痴。汝等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汝等污他家行恶行。白如是。大德僧听。此阿湿婆富那婆娑。在羁连僧与作羯磨。时便作是言。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

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驱者有不驱者。僧今与阿湿婆富那婆娑作呵谏。舍此事故。汝等莫作是言。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驱者有不驱者。而诸比丘不爱不恚不怖不痴。汝等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汝等污他家行恶行。谁诸长老忍。僧与阿湿婆富那婆娑作呵谏。舍此事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忍。与阿湿婆富那婆娑作呵谏舍此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是与阿湿婆富那婆娑作呵谏白四羯磨已。时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若有余比丘若僧已摈若摈时若未摈。作如是言。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亦应如是与作呵谏白四羯磨呵谏。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依聚落若城邑住。

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诸比丘当语是比丘言。大德。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大德。汝污他家行恶行。今可远此聚落去不须住此。是比丘语彼比丘作是语。大德。诸比丘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驱者有不驱者。诸比丘报言。大德。莫作是语。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驱者有不驱者。而诸比丘不爱不恚不怖不痴。大德。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是比丘如是谏时坚持不舍者。彼比丘应再三谏。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村者有四种如上。聚落城邑者属王。家者有男有女。污他家者。有四种事。依家污家。依利养污家。依亲友污家。

依僧伽蓝污家。云何依家污家。从一家得物与一家。所得物处闻之不喜。所与物处思当报恩。即作是言。若有与我者我当报之。若不与我者我何故与。是为依家污家。云何依利养污家。若比丘如法得利。乃至钵中之余。或与一居士不与一居士。彼得者即生是念当报其恩。其有与我者我当报之。若不与我我何故与。是为依利养污家。云何依亲友污家。若比丘依王若大臣。或为一居士或不为一居士。所为者即思当报恩。其为我者我当供养。不为我者我不供养。是为依亲友污家。云何依僧伽蓝污家。若比丘取僧华果与一居士不与一居士。即作是念。其有与我者我当供养。不与我者我不供养。是为依僧伽蓝污家。以此四事故污家。是故言污他家。行恶行者。自种华树教人种华树。乃至受雇戏笑如上说。

若比丘依聚落住。污他家行恶行。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彼比丘谏此比丘言。大德。污他家亦见亦闻。行恶行亦见亦闻。大德。污他家行恶行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若不随语者应作白。作白已应求言。大德。已作白。余有三羯磨在。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舍者善。若不舍者应作初羯磨。作初羯磨已应更求。大德。已作白作初羯磨竟。余有二羯磨在。大德。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应作第二羯磨。作第二羯磨已应更求。大德。已作第二羯磨已。余有一羯磨在。大德。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若不随语者作第三羯磨。作第三羯磨已僧伽婆尸沙。若白二羯磨舍者三偷兰遮。若白一羯磨舍者二偷兰遮。

若白竟舍者一偷兰遮。若初白未竟舍者突吉罗。若未白前言僧有爱有恚有怖有痴一切突吉罗。若僧作呵谏时更有余比丘教莫舍此比丘偷兰遮。若未作呵谏者突吉罗。若僧作呵谏时有比丘尼教言莫舍者尼偷兰遮。若未作呵谏前教者尼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余人教莫舍呵不呵尽突吉罗。若不看书持往突吉罗。若为白衣作信使突吉罗。比丘尼僧伽婆尸沙。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初语时舍。非法别众。非

法和合众。法别众。法相似别众。法相似和合众。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一切未作呵谏前。若与父母若与病人与小儿与妊娠妇女与牢狱系人与寺中客作者不犯。若种花树复教人种供养佛法僧。教人取花供养佛法僧。自造花鬘教人造供养佛法僧。自以线贯花教人贯供养佛法僧。

自持花教人持花供养佛法僧。自以线贯华鬘教人贯持供养佛法僧。皆不犯。若人举手欲打。若被贼若象熊罴师子虎狼来恐难之处。若担刺棘来于中走避者不犯。若渡河沟渠坑跳踯者不犯。若同伴行在后还顾不见而啸唤者不犯。若为父母病。若闭在狱。若为笃信优婆塞有病。若闭在狱看书往。若为塔为僧为病比丘事持书往返者一切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二竟)。

尔时佛在拘睒毗国瞿师罗园。时尊者阐陀比丘。恶性不受人语。语诸比丘言。汝莫语我若好若恶。我亦不语诸大德若好若恶。诸大德止。莫有所说。何用教我为。我应教诸大德。何以故。我圣主得正觉故。譬如大水初来漂诸草木积在一处。诸大德亦复如是。种种姓种种名种种家出家集在一处。亦如大风吹诸草木集在一处。诸大德亦如是。种种姓种种名种种家出家集在一处。是故诸大德。不应教我。我应教诸大德。何以故。我圣主得正觉故。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阐陀比丘。云何恶性不受人语。语诸比丘言。诸大德。莫语我若好若恶。我亦不语诸大德若好若恶。诸大德且止。莫有所说。何用教授我为。我应教诸大德。何以故。我圣主得正觉故。

譬如大水初来漂诸草木集在一处。亦如大风吹诸草木聚在一处。诸大德亦复如是。种种姓种种名种种家出家集在一处。是故我应教诸大德。诸大德不应教我。何以故。我圣主得正觉故。诸比丘往到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阐陀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阐陀恶性不受人语。广说如上。乃至我圣主得正觉。时世尊呵责阐陀已。告诸比丘。听僧与阐陀比丘作呵谏白四羯磨。如是呵谏。僧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阐陀比丘恶性不受人语。诸比丘以戒律如法教授。自作不可共语语诸比丘言。大德莫语我若好若恶。我亦不语诸大德若好若恶。大德且止。

不须教我。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与阐陀比丘作呵谏。舍此事故。汝阐陀莫自作不可共语。当作可共语。阐陀汝应如法谏诸比丘。诸比丘亦当如法谏汝。如是佛弟子众得增益。展转相教展转相谏展转忏悔。白如是。大德僧听。此阐陀比丘恶性不受人语。诸比丘以戒律如法教授。自作不可共语语诸比丘言。大德莫语我若好若恶。我亦不语诸大德若好若恶。大德且止。不须教我。今僧为阐陀比丘作呵谏舍此事故汝阐陀莫自作不可共语。当作可共语。汝当如法谏诸比丘。诸比丘亦当如法谏汝。如是佛弟子众得增益。

展转相教展转相谏展转忏悔。谁诸长老忍。僧为阐陀比丘作呵谏。舍此事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忍。与阐陀比丘作呵谏舍此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当如是呵谏。僧与阐陀比丘作呵谏白四羯磨令舍此事已。诸比丘白佛。佛言。若有余比丘。恶性不受人语者僧亦当与作如是呵谏白四羯磨。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恶性不受人语。于戒法中诸比丘如法谏已。自身不受谏语言。诸大德莫向我说若好若恶。我亦不向诸大德说若好若恶。诸大德且止莫谏我。彼比丘谏是比丘言。大德莫自身不受谏语。大德自身当受谏语。大德如法谏诸比丘。诸比丘亦如法谏大德。如是佛弟子众得增益。展转相谏展转相教展转忏悔。是比丘如是。谏时坚持不舍。彼比丘应三谏。舍是事故。乃至三谏舍者善。不舍者僧伽婆尸沙。比丘义如上说。恶性不受语者。不忍不受人教诲。以戒律如法教授者。

有七犯聚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恶说。如法者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若比丘恶性不受人语。诸比丘以戒律。如法教授。自身作不可共语。大德莫语我若好若恶。我亦不语诸大德若好若恶。大德。且止不须谏我。彼比丘谏此比丘言。大德莫自作不可共语。当作可共语。大德如法谏诸比丘。诸比丘亦当如法谏大德。如是佛弟子众得增益。展转相教展转相谏展转忏悔。大德。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应作白。作白已应更求。大德。我已作白竟。余有三羯磨在。大德可舍此事。勿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作初羯磨。作初羯磨已应更求。大德已作白初羯磨竟。余有二羯磨在。大德。可舍此事。勿为僧所诃更犯重罪。

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为说第二羯磨。说第二羯磨已应更求。大德。我已作白第二羯磨竟。余有一羯磨在。大德。可舍此事。勿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为说第三羯磨。说第三羯磨竟僧伽婆尸沙。白二羯磨舍者三偷兰遮。白一羯磨舍者二偷兰遮。白已舍者一偷兰遮。作白未竟舍者突吉罗。未白前恶性不受人语尽突吉罗。若为恶性作呵谏时。若有余比丘教言莫舍此比丘偷兰遮。若未作呵谏而语者突吉罗。若比丘尼教言莫舍此比丘尼偷兰遮。若未呵谏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余人教莫舍呵不呵尽突吉罗。比丘尼僧伽婆尸沙。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初语时舍。非法别众。非法和合众。法别众。法相似别众。法相似和合众。非法非律非佛所教。

若一切未作呵谏前不犯。若为无智人呵谏时语彼如是言。汝和上阿阇梨所行亦如是。汝可更学问诵经。若其事如是。若戏笑语若疾疾语。若独语若梦中语。欲说此错说彼。是谓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三竟)。

二不定法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迦留陀夷先白衣时有亲友妇。名曰斋优婆私。颜貌端正。迦留陀夷亦颜貌端正。迦留陀夷系意在彼。彼优婆私亦系意在迦留陀夷。时迦留陀夷。到时着衣持钵诣斋优婆私家。与共独屏覆处坐。时迦留陀夷。与斋优婆私语。时有毗舍佉母。有小缘事往彼比舍。遥闻迦留陀夷语声。此优婆私有信乐之心。闻内比丘语声。作是念。或能说法。即就倚壁而听。但闻说非法语声。复念言。闻比丘声而说非法言。比丘不应作如是语。即窥看之。见迦留陀夷与斋优婆私共床坐作非法语。见已便作是念。此比丘在非法处坐。又说非法言。若此夫主见当呵骂其妇生不信心。时优婆私即还出其舍。疾疾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以此因缘具白世尊。白世尊已头面礼足绕三匝而去。时世尊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留陀夷言。汝审与斋优婆私独在屏覆处坐耶。答言。实尔世尊。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今云何与斋优婆私独在屏覆处坐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迦留陀夷愚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共女人独在屏覆处障处可作淫处坐说非法语。有住信优婆私。于三法中一一法说。若波罗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逸提。是坐比丘自言。我犯是罪。于三法中应一一治。若波罗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逸提。如住信优婆私所说应如法治是比丘。是名不定法。比丘义如上说。女人者人女有智未命终。独者一比丘一女人。屏覆者二种。一者见屏覆。二者闻屏覆。见屏覆者。若尘若雾若黑暗中不相见也。闻屏覆者。乃至常语不闻声处。障覆者。若树若墙壁若篱若衣及余物障。可作淫处者。得容行淫处。说非法语者。说淫欲法。信乐优婆私者。信佛法僧归依佛法僧。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善忆持事不错所说真实而不虚妄。若比丘自言所趣向处自言所到处。自言坐自言卧自言作。即应如比丘所语治。若比丘自言所趣向处自言所到处自言坐自言卧。不自言作。应如优婆私所说治。若比丘自言所趣向处自言所到处自言坐。不自言卧不自言作。应如优婆私所说治。若比丘自言所趣向处自言所到处。不自言坐不自言卧不自言作。应如优婆私所说治。若比丘自言所趣向处。不自言所到处不自言坐不自言卧不自言作。应如优婆私所说治。若比丘不自言所趣向处不自言所到处。不自言坐不自言卧不自言作。应如优婆私所说治。是中无定法故言不定(一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迦留陀夷先白衣时有知友妇。名曰斋优婆私。颜貌端正。迦留陀夷亦颜貌端正。迦留陀夷常系意在斋优婆私。斋优婆私亦系意在迦留陀夷。时尊者迦留陀夷。到时着衣持钵往至斋优婆私家。二人俱露现处坐共语。时毗舍佉母以小因缘往到比舍。遥闻迦留陀夷语声。作是念言。或能说法。即就倚壁而听。但闻在内说非法语声。复自念言。闻比丘声而说非法言。比丘不应作如是语。即窥看之

。见迦留陀夷与斋优婆私俱露现处共坐说非法语。见已作是念。今此比丘坐既非法处又说非法语。夫主见者当呵骂其妇生不信心。时优婆私即还出其家疾疾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以此因缘具白世尊。白世尊已头面礼足绕三匝而去。时世尊知而故问迦留陀夷。汝审与斋优婆私在露现处共坐言语不。答言。实尔世尊。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今云何与斋优婆私在露现处共坐说非法事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迦留陀夷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共女人在露现处不可作淫处坐作粗恶语。有住信优婆私于二法中一一法说。若僧伽婆尸沙若波逸提。是坐比丘自言。我犯是事。于二法中应一一法治。若僧伽婆尸沙若波逸提。如住信优婆私所说应如法治是比丘。是名不定法。比丘义如上。露处者。无墙壁若树木无篱障及余物障。不可作淫处者。不容行淫处。粗恶语者。说淫欲法赞叹二道好恶。信乐优婆私者。信佛法僧归依佛法僧。不杀生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善忆持事不错所说真实而不虚妄。若比丘自言所趣向处自言所到处自言坐自言卧。即应如比丘语治。若比丘自言所趣向处自言所到处自言坐。不自言卧。应如优婆夷所说治。若比丘自言所趣向处自言所到处。不自言坐不自言卧。应如优婆私所说治。若比丘自言所趣向处。不自言所到处不自言坐不自言卧。应如优婆私所说治。若比丘不自言所趣向处不自言所到处不自言坐不自言卧。应如优婆私所说治。是中无定法故言不定(二不定法竟)。

四分律藏卷第六 初分之六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世尊听诸比丘持三衣不得长。时六群比丘畜长衣。或早起衣或中时衣。或晡时衣。彼常经营庄严如是衣服藏举。诸比丘见已语六群比丘言。佛听持三衣不得长。此是谁衣。答曰。是我等长衣。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如来听持三衣。汝等云何畜长衣。早起衣中时衣晡时衣。诸比丘即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如来听持三衣。汝等畜长衣。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

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畜长衣者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阿难从人得一贵价粪扫衣欲以奉大迦葉。大迦葉常头陀着此衣故。迦葉不在。阿难作是念。世尊与诸比丘结戒。若比丘畜长衣者尼萨耆波逸提。我今得此贵价粪扫衣欲以奉大迦葉。大迦葉常头陀着此衣而不在。不知云何。即往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白佛言。

世尊。与诸比丘结戒。若比丘畜长衣尼萨耆波逸提。我今得一贵价粪扫衣欲以奉上大迦葉。大迦葉常头陀着粪扫衣。佛问阿难。迦葉何时当还。阿难白佛言。却后十日当还。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与诸比丘随顺说法。无数方便说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出离法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畜长衣齐十日。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出畜长衣经十日不净施得畜。

若过十日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衣竟者三衣迦絺那衣已出。衣者有十种。絁衣劫贝衣钦婆罗衣刍摩衣谶摩衣扇那衣麻衣翅夷罗衣鸠夷罗衣谶罗半尼衣。长衣者若长如来八指若广四指是。若比丘一日得衣畜。二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畜。至十一日明相出一切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不得三日得衣四日得。如是乃至十日得衣。至十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衣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得衣三日不得四日得(如是转降。乃至十日不得衣。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三日不得。四日得乃至十日得衣。至十一日明相出。八日中所得衣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得衣三日四日不得五日得(如是转降。乃至九日十日不得衣。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三日四日不得衣五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

十一日明相出。七日中所得衣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得衣三日四日五日不得衣六日得(如是转降。乃至八日九日十日不得衣。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三日四日五日不得衣六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十一日明相出。六日中所得衣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得衣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不得衣七日得(如是转降。乃至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衣。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不得衣七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至十一日明相出。五日中所得衣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得衣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不得衣八日得衣。(如是转降。乃至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衣。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不得衣八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

十一日明相出。四日中所得衣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得衣。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不得衣九日得衣。(如是转降。乃至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衣。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不得衣九日十日得衣。三日中所得衣至十一日明相出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得衣。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不得衣十日得衣(如是转降。乃至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衣。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不得衣十日得衣。十一日明相出。二日中所得衣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得衣。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衣(如是转降。乃至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衣。

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衣。十一日明相出。一日中所得衣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衣不净施二日得衣净施。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不净施。至十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衣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得衣不净施。三日得衣净施。四日得衣不净施(如是转降。乃至十日。得衣净施不净施。作句亦如上)如是若遣与人(句亦如上)若失衣(句亦如上)若故坏(句亦如上)若作非衣(句亦如上)若作亲友意取(句亦如上)若忘去(句亦如上)尽尼萨耆。若犯舍堕衣不舍持更贸余衣。一尼萨耆波逸提一突吉罗。此舍堕衣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胡跪合掌当作是语。

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故畜尔所长衣过十日犯舍堕。我今舍与僧。彼舍衣竟当忏悔。受忏悔人当作白然后受忏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故畜尔所长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悔。白如是。作此白已。然后受忏悔。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答言尔。若众僧多难集。此比丘若因缘事欲远行。应问言。汝此衣与谁。随彼说便与僧。即应还此比丘衣。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说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某甲比丘故畜尔所长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僧持此衣与彼某甲比丘。彼某甲比丘当还此比丘。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故畜尔所长衣犯舍堕。今舍与僧。僧持此衣与彼某甲比丘。彼某甲比丘当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

僧持此衣与彼某甲比丘。彼某甲比丘当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于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若还时有人言莫还者突吉罗。若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持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故坏若烧。若作非衣。若数数着坏者。尽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齐十日内若转净施若遣与人。若贼夺想若失想若烧想若漂想不净施不遣与人不犯。若夺衣失衣烧衣漂衣。取着若他与着若他与作彼不犯。彼受付嘱衣者若命终若远出若休道若为贼强将去。若为恶兽所害若为水漂溺。如此不作净施不遣与人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持衣付嘱亲友比丘往人间游行。受付嘱比丘得此衣数数在日中晒。诸比丘见已便问言。佛听比丘畜三衣不得长。此是谁衣。彼即答言。此六群比丘衣。是我亲友寄我游行人间。恐虫坏故晒耳。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汝等云何以衣付嘱亲友比丘离衣人间游行。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以衣付

嘱亲友比丘离衣游行人间。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

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舍。三衣中若离一一衣异处宿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有一比丘。有干痟病。有粪扫僧伽梨患重。此比丘有因缘事。欲游行人间不堪持行。自思念言。世尊与比丘结戒。不得离衣宿。离衣宿尼萨耆波逸提。而我今干痟病。有粪扫僧伽梨极重。有因缘事欲往人间行不堪持行。我今当云何。即语同伴比丘。世尊与诸比丘结戒。若比丘三衣已竟迦絺那衣已出。比丘三衣中若离一一衣宿尼萨耆波逸提。而我得干痟病。此衣极重。有因缘事欲人间行不堪持行。我今云何。诸大德为我往白世尊。世尊有所教敕我当奉行。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集诸比丘僧告言。自今已去听僧与此病比丘结不失衣白二羯磨。

应如是与。彼比丘应往至僧中。偏露右臂脱革屣向上座礼。胡跪合掌当作是说。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得干痟病。此粪扫僧伽梨重。有因缘欲人间行不堪持行。我今从僧乞结不失衣法。应如是求。乃至三说僧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某甲比丘得干痟病。有粪扫僧伽梨衣重。有因缘事欲人间行不堪持行。从僧乞结不失衣法。若僧时到僧忍听。与此比丘结不失衣法。白如是。大德僧听。某甲比丘得干痟病。有粪扫僧伽梨衣患重。有因缘事欲人间行不堪持行。今从僧乞结不失衣法。今僧与某甲比丘结不失衣法。谁诸长老忍。僧与某甲比丘结不失衣法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某甲比丘结不失衣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出。

三衣中离一一衣异处宿除僧羯磨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衣已竟者三衣也。迦絺那衣已出。三衣者僧伽梨郁多罗僧安陀会。衣者有十种如上说。僧者一说戒一羯磨。不失衣者。僧伽蓝里有一界。失衣者。僧伽蓝里有若干界。不失衣者。树有一界。失衣者。树有若干界。不失衣者。场有一界。失衣者。场有若干界。不失衣者。车有一界。失衣者。车有若干界。不失衣者。船有一界。失衣者。船有若干界。不失衣者。村有一界。失衣者。村有若干界。不失衣者。舍有一界。失衣者。舍有若干界。不失衣者。堂有一界。失衣者。堂有若干界。不失衣者。库藏有一界。失衣者。库藏有若干界。不失衣者。仓有一界。失衣者。仓有若干界。僧伽蓝者。有四种如上。树者。与人等足荫覆跏趺坐。

场者。于中治五谷处。车者。若车回转处。船者。若船回转处。村者。有四种如上。堂者。多敞露。库者。储积藏诸车乘辇舆贩卖之物。仓者。储积米谷。僧伽蓝界者。此僧伽蓝界非彼僧伽蓝界。此僧伽蓝界非彼树界。乃至库藏界非彼库藏界亦如是。此树

界非彼树界。乃至库藏界僧伽蓝界亦如是。此场界非彼场界。乃至僧伽蓝界树界亦如是。余者作句亦如上。僧伽蓝界者在僧伽蓝边。以中人若用石若塼掷所及处是名界。乃至库藏界亦如是。若比丘置衣。在僧伽蓝内。乃在树下宿。明相未出。若舍衣。若手捉衣。若至掷石所及处。若不舍衣。若不手捉衣。若不至掷石所及处。明相出。随所离衣宿。尼萨耆波逸提。除三衣若离余衣。突吉罗。若比丘留衣。着僧伽蓝内。往场处宿。

明相未出。若舍衣。若应手捉衣。若至掷石所及处。若不舍衣。若不手捉衣。若不至掷石所及处。明相出。随所离衣宿。尼萨耆波逸提。乃至库藏宿。一一句亦如是。若比丘留衣树下。往场处宿。乃至库藏僧伽蓝处宿亦如是。不失衣者。若阿兰若处无界。八树中间一树间。七弓。遮摩梨国作弓法。长中肘四肘。若比丘无村阿兰若处。留衣着此八树间。异处宿。明相未出。不舍衣不手捉衣。若不至掷石所及处。明相出。尼萨耆波逸提。除三衣。离余杂衣。突吉罗。此舍堕衣。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当往僧中偏露右臂脱革屣向上座礼。胡跪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离衣宿犯舍堕。我今舍与僧。彼舍已当忏悔。受忏人当作白。

然后受忏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离衣宿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作此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彼答言尔。僧应即还此比丘衣。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某甲比丘离衣宿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持此衣还彼某甲比丘。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离衣宿犯舍堕。今舍与僧。僧持此衣还彼某甲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衣还彼某甲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还时若有人言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持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故坏若烧。若作非衣。若数数着坏者。

尽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僧与作羯磨。明相未出。手捉衣。若舍衣。若至掷石所及处。若劫夺想若失想若烧想若漂想若坏想。若水道断路崄难。若贼难若恶兽难。若渠水涨若强力者所执。若系缚或命难或梵行难。若不舍衣不手捉衣不至掷石所及处。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比丘。有僧伽梨故烂弊坏。自念言。世尊与比丘结戒。衣已竟迦絺那衣已出。听十日内畜长衣。过者犯尼萨耆波逸提。然我此僧伽梨故烂弊坏。十日中间更不能办。我今当云何。即语同意比丘言。善哉大德。为我白世尊

。若世尊有教我当奉行。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告言。自今已去听比丘畜长衣为乃至满足故。时六群比丘闻。世尊听畜长衣为乃至满足故。彼有粪扫衣及余种衣。同者不足。取中粪扫衣浣染四角头点作净。持寄亲友比丘已人间游行。时受寄比丘以其行久不还便出晒之。诸比丘见已问言。世尊制戒听畜三衣不得过。此是谁衣耶。报言。此是六群比丘衣。六群比丘作是言。

世尊制戒听畜长衣乃至满足。而彼有粪扫衣及余种衣。同者不足。取中粪扫衣浣染四角头点作净。持寄我往人间行。恐腐坏故为晒之耳。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云何言世尊听畜长衣为乃至满足故。而以同衣不足。取中粪扫衣浣染四角头点作净。寄亲友比丘往人间行。诸比丘即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世尊听比丘畜长衣为满足故。而以同衣不足。取中粪扫衣浣染四角头点作净。寄亲友比丘往人间行。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

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出。若比丘得非时衣欲须便受。受已疾疾成衣。若足者善。若不足者得畜一月。为满足故。若过畜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衣已竟者三衣竟迦絺那衣已出。时者无迦絺那衣自恣后一月。若有迦絺那衣自恣后五月。非时者若过此限。衣者十种衣如上。若十日中同衣足者应裁割。若縫拼若缝作衣。若作净施若遣与人。若不裁割缝作衣若不縫拼不净施不遣与人。十一日明相出。随衣多少尼萨耆波逸提。若同衣不足至十一日。同衣足即十一日应裁割缝作衣若縫拼。若不裁割缝作衣若不縫拼若不净施若不遣与人。至十二日明相出。随衣多少尽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乃至二十九日亦如是。若同衣不足三十日若足若不足。若同衣若不同衣应即日裁割缝作衣若縫拼若净施若遣与人。

若不裁割缝作衣若不縫拼若不净施若不遣与人。至三十一日明相出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应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当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有尔所衣过尔所日犯舍堕。我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受忏人当作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有尔所衣过尔所日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作如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彼答言尔。僧应即还此比丘衣。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应差堪能羯磨人。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有尔所衣过尔

所日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持此衣还某甲比丘。白如是。大德僧听。

此某甲比丘有尔所衣。过尔所日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衣还此某甲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衣还此某甲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还时若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不还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持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故坏若烧若作非衣若数数着坏者。尽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十日内同衣足若裁割若綖拼若缝作衣。若同衣不足至十一日。同衣足应裁割若綖拼若缝作衣若净施若遣与人。乃至二十九日亦如是。至三十日若足若不足若同衣若不同衣。即日应裁割若綖拼若缝作衣若净施若遣与人不犯。若夺想若失想烧想漂想不裁割不綖拼不缝作衣不净施不遣与人不犯。

若夺衣若失衣若烧衣若漂衣。而取着若他与着若作被不犯。若受寄衣比丘命终。或远行或休道或被贼或为恶兽所害。若为水所漂若不裁割不綖拼不缝作衣不遣与人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竟)。

尔时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中。时有女人名莲华色。其父母嫁与郁禅国人。后遂怀妊彼欲产还父母家。产一女颜貌端正。彼莲华色与其女共在屋内。时莲华色夫与莲华色母私通。时莲华色有婢见之便语莲华色。莲华色闻已内自思惟。咄云何女与母同一夫何用女人身为。即舍抱上女着屋内而去。往至波罗奈城住城门外立。身蒙尘土涂跣足破。时城中有长者其妇命终。乘车将从出波罗奈城至园游看。见此莲华色在门外立。颜貌端正而身蒙尘土涂跣破足。便系意在彼。即至女前问言。汝属谁。莲华色报言。我无所属。长者复问。若无所属能为我作妇不。答言可尔。即呼上车同载而归为妇。后于异时莲华色夫大集财宝。从波罗奈往至郁禅国治生。时值彼国童女节会戏笑之日。莲华色所生女着好服饰亦在其中。

此女端正长者见之即系念在心。便问傍人。此是谁女。报言。此某甲女。复问住何处。答言在某处。复问在何街巷。答言在某街巷。长者复问。其家门户何向。答向某处。即往其家问其父言。此是汝女耶。答曰。是我女。复问能嫁与我不。报曰可尔。长者问索几许物耶。其父报言。与我百千两金即便与之。其父便庄严其女。从郁禅国还至波罗奈。时莲华色遥见。便作所生女想视之。此女见莲华色亦作其母意视之。遂久狎习。莲华色与女梳头。问言。汝是何国人谁家女耶。答言。我是郁禅国人。复问家在何处在何里巷门为那向父为是谁。其女报言。我家在某处里巷某处门向某处父名某甲。复问。汝母何姓。女报言。我不识母。但闻人言。母名莲华色。少舍我去。时莲华色心自念言。

此即是我女。便自怨责。咄何用女人身为。云何今日母子复共一夫。即舍彼家而去。往至罗阅城迦兰陀竹园。尔时世尊。与无数大众围绕说法。遥见世尊。颜貌端正诸根寂定得上调伏如调龙象如水澄清无有尘秽。见已发欢喜心。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世尊渐为说微妙法。说施说持戒生天之福。呵欲不净赞叹出离。复说四谛苦集尽道具足分别。时莲华色即于座上得法眼净。譬如新净。白叠无有尘垢易以为色。莲华色得法清净亦复如是。见法得法得成果证。前白佛言。愿世尊。听我出家。于佛法中修清净行。佛告阿难言。汝将此莲华色到摩诃波阇波提所令度之。阿难即受佛教。将诣摩诃波阇波提所语言。世尊有教令。汝度此妇人。即度令出家。彼于异时思惟。日进逮得阿罗汉有大神力。

时有众多比丘尼在空闲处住。时莲华色比丘尼别在一林中坐思惟。莲华色住处有贼帅常在中住。莲华色比丘尼执持威仪礼节庠序。彼贼见已即生善心。后异时贼帅大得猪肉食啖之。余裹之悬着树枝言。此林中若有沙门婆罗门有大神力者与之持去。而心为莲华色比丘尼。时莲华色比丘尼天耳闻声天眼清净即见以白叠裹猪肉悬着树枝上。夜过已语式叉摩那沙弥尼。汝往彼某处树上。有白叠裹猪肉。取来。即往取来与莲华色比丘尼。莲华色比丘尼敕令煮。至食时自往耆阇崛山上与诸上座比丘食之。时有一比丘着弊故补纳僧伽梨。莲华色比丘尼见已发慈愍心。即问比丘言。大德。何故乃着此弊故僧伽梨耶。答言大姊。此尽法故弊坏耳。莲华色比丘尼着一贵价僧伽梨。语比丘言。大德。

我持此衣与大德。大德所著衣可与我不。比丘答言可尔。即脱僧伽梨与比丘尼。彼取比丘弊故衣着之。后于异时。莲华色着此弊衣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世尊知而故问言。汝所著衣何以弊故。莲华色比丘尼即以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言。汝不应如是。莲华色。听汝畜持五衣完坚者。余衣随意净施若与人。何以故。妇人着上衣服犹尚不好。何况弊衣。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彼比丘言。汝实从莲华色比丘尼取衣耶。答曰。实尔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从比丘尼取衣。呵责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从比丘尼取衣者尼萨耆波逸提。

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已。诸比丘皆畏慎。不敢从亲里比丘尼取衣。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从亲里比丘尼取衣。何以故。若非亲里亦不筹量。不能知可取不可取。若好若恶若故若新。若是亲里筹量知有无可取不可取若好若恶若新若故。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从非亲里比丘尼取衣者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祇洹中二部僧得施衣共分。时比丘尼衣比丘错得。比丘衣比丘尼错得。时比丘尼持衣至僧伽蓝中语比

丘言。我持此衣与大德。大德衣与我。诸比丘报言。佛不听我等取非亲里比丘尼衣。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诸比丘。自今已去若贸易衣听。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从非亲里比丘尼取衣。除贸易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非亲里者非父母亲里乃至七世非亲里也。

亲里者父母亲里乃至七世是亲里也。衣者有十种如上。贸易者以衣贸衣。以衣易非衣。或以非衣贸衣。或以若针若筒若刀若綖若小段物乃至一丸药贸衣。若比丘从非亲里比丘尼取衣。除贸易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当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胡跪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取非亲里比丘尼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取非亲里比丘尼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白已当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彼答言尔。僧应即还此比丘衣。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

某甲比丘取非亲里比丘尼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此比丘衣。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取非亲里比丘尼衣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衣还此某甲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衣还此某甲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于僧中舍衣竟不肯还者突吉罗。还时若有人教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自作三衣或作波利迦罗衣。若故坏若数数着坏尽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从亲里比丘尼边取衣。若贸易为僧为佛图取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尊者迦留陀夷颜貌端正。偷兰难陀比丘尼亦复端正。迦留陀夷系意在偷兰难陀。偷兰难陀亦系意在迦留陀夷。时迦留陀夷乞食时至着衣持钵。到偷兰难陀比丘尼所在前露形而坐。比丘尼亦复露形而坐。各各欲心相视。迦留陀夷寻失不净污安陀会。偷兰难陀见已语言。大德。持此衣来我欲为浣。即脱衣与之。偷兰难陀比丘尼得此衣已。即于屏处以爪扮取不净着口中。复以少许着小便道中。后遂有娠。诸比丘尼见已语言。汝无惭愧作不净行。答言大姊。我非无惭愧不犯不净行。诸比丘尼言。汝若不犯不净行何故有娠。诸比丘尼不犯不净行者何不有娠。时偷兰难陀即具说因缘。诸比丘尼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以此因缘嫌责迦留陀夷。

云何尊者。乃与偷兰难陀比丘尼作如是事。时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往白佛。佛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知而故问迦留陀夷。汝审与偷兰难陀比丘尼有如是事不。答言实尔。佛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

不应为。云何乃与偷兰难陀比丘尼作如是事。呵责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令比丘尼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后诸比丘各各有畏慎。不敢令亲里比丘尼浣故衣若染若打。佛言。听诸比丘令亲里比丘尼浣故衣若染若打。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令非亲里比丘尼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

非亲里亦如上说。亲里者亦如上说。故衣者乃至一经身着。衣者。有十种如上。若比丘令非亲里比丘尼浣故衣若染若打三尼萨耆波逸提。语使浣染打。彼浣染不打。二尼萨耆波逸提一突吉罗。语使浣染打。彼浣不染而打。二尼萨耆波逸提一突吉罗。语使浣染打。彼不浣而染打。二尼萨耆波逸提一突吉罗。语使浣染打。彼不浣染打三突吉罗。若比丘使非亲里沙弥尼式叉摩那浣染打故衣突吉罗。若使非亲里比丘尼浣染打新衣突吉罗。此尼萨耆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使非亲里比丘尼浣染打故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

某甲比丘使非亲里比丘尼浣染打故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报言尔。僧应即还此比丘衣。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使非亲里比丘尼浣染打故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持此衣还某甲比丘。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使非亲里比丘尼浣染打故衣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衣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衣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僧中舍衣竟不肯还者突吉罗。当还时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不还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复自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烧若故坏若数数着坏。

尽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与亲里尼故衣浣染打。若病浣染打。若为僧佛图浣染打。若借他衣浣染打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竟)。

四分律藏卷第七 初分之七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舍卫城中有长者。晨朝严驾将从诣园游观已。复回车诣祇洹精舍。置车在祇洹门外。步入见跋难陀释子礼敬问讯在前坐听法。跋难陀释子辩才智慧善能说法。即为长者种种方便说法开化劝令欢喜。彼闻法已即语跋难陀言。

欲何所须愿见告语。报言。无所须此便是供养已。长者复言。愿见告语若有所须莫有疑难。跋难陀言。止止不须复说。正使我有所须俱不能见与。长者复言。但见告语。我当随所须给与。时彼长者身着贵价广长白叠衣。跋难陀言。汝所著者可与我我须之。长者报言。明日来至我家中我当相与。跋难陀言。我先语汝。正使所须汝俱不能与我。如今果如我所言。长者报言。我与汝非为不与。但明日来。若与汝此衣。或更有好者相与。

我今若即脱此衣与汝者。我不能无衣入舍卫城。跋难陀言。且止且止。我不复须。时长者嗔恚不悦。即脱衣襞叠授与跋难陀语言。我向者语大德。明日来我当与汝此衣或更与好者。而不见信。今使我着一衣入舍卫城。时长者即出只桓精舍乘车着一衣入城。时守门者见已即语长者言。从何所来为谁所劫。长者报言。向者在只桓中被贼劫。时守门者即执持刀杖欲往只桓。长者言。止止不须去。时守门者问言何故。时长者具说因缘。时诸居士闻已皆讥嫌言。沙门释子多求无足无有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云何乃索长者身上衣。檀越虽施无厌而受者应知足。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释子。汝云何乃从长者索身上如此贵价衣。

时诸比丘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诸比丘。知而故问跋难陀汝实从长者索身上衣耶。答言实尔。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从长者索身上衣。呵责已告诸比丘。跋难陀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从居士索衣者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诸比丘皆畏慎。不敢从亲里居士索衣佛言。听诸比丘从亲里居士索衣不犯。自今已去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从非亲里居士索衣者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时有众多比丘。在拘萨罗国夏安居竟。十五日自恣已。十六日执持衣钵往世尊所。

昼日热不可行夜便行。失正道从邪道行。时值贼劫他大得财物还。于邪道相值。贼语比丘言。汝等求觅我来耶。诸比丘答言。我等不为汝等来。我等于拘萨罗国夏安居竟。十五日自恣已。十六日持衣钵欲往见世尊。从彼来。昼日热不可行夜行失道故来此耳。不为汝等来也。彼贼复言。汝等若不相觅何故从此道行岂不欲相害耶。即打比丘次死夺取衣钵。诸比丘露形而去。至只桓在门外立。诸比丘见已语言。汝等露形尼揵子不足入只桓。比丘报言。我等非尼揵子是沙门释子耳。时优波离去彼不远经行。诸比丘往至其所语言。今有众多裸形人在门外立。我等语言。汝是尼犍子勿入只桓精舍彼人报言。我非尼犍子是沙门释子。时诸比丘语优波离言。汝可往看为是何人。时即出门往问。

汝是何等人耶。报言。我是沙门释子。复问言。汝等几岁报言我若干岁。复问。汝等何时受戒。报言。我某时。汝师和上是谁。报言师和上某甲。何以故裸形。诸比丘即

具说因缘。时优波离还至诸比丘所语言。此非尼揵尽是沙门释子。优波离语诸比丘言。汝等可权借衣着。莫令露形见佛。诸比丘即借衣着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世尊慰劳诸比丘言。汝等身安隐不。住止和合安乐不。不以饮食为苦耶。诸比丘报言。大德。身安隐住止和合安乐不以饮食为苦。我等在拘萨罗国夏安居讫。自恣已摄持衣钵欲来问讯世尊。昼日热不可行夜行失道遇诸贼劫夺。如上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痴人。

裸形而行若裸形行突吉罗。若有如是事当以软草若树叶覆形。应往寺边。若先有长衣应取着。若无者诸知友比丘有长衣应取着。若知友无衣应问僧中。有何等衣可分。若有者当与。若无者应问有卧具不。若有者当与。若不与应自开库看。若有褥若地敷若毡若被应摘解取裁作衣以自覆形。出外乞求衣。时诸比丘畏慎不敢持此处物往彼处。佛言。听时诸比丘夺衣失衣烧衣漂衣。畏慎不敢着僧衣。佛言听着。彼得衣已僧衣不还本处。佛言不应尔。若得衣已应还。浣染缝治安着本处。若不安本处如法治。时有比丘。夺衣失衣烧衣漂衣。畏慎不敢从非亲里居士若居士妇乞衣。佛言。若失衣夺衣烧衣漂衣听从非亲里居士若居士妇乞衣。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从非亲里居士若居士妇乞衣。

除余时尼萨耆波逸提。余时者。若比丘夺衣失衣烧衣漂衣。是谓余时。比丘义如上说。亲里非亲里如上。居士居士妇如上说。衣者有十种如上。若比丘从非亲里居士若居士妇乞衣除余时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当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从非亲里居士若居士妇乞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从非亲里居士若居士妇乞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此比丘忏。白如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彼答言尔。僧即应还此比丘衣。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应差堪能羯磨人如上当作如是白。

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从非亲里居士若居士妇乞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持此衣还某甲比丘。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从非亲里居士若居士妇乞衣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衣还此某甲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衣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于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当还时有人教言莫还突吉罗。若不还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自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故坏。若烧。若数数着坏。尽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夺衣失衣烧衣漂衣得从非亲里居士若居士妇乞若从亲里居士若居士妇乞。若从同出家人乞或为他乞。他为己乞。或不求而得。

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众多比丘。遇贼失衣来到只桓精舍。时有优婆塞闻。诸比丘遇贼失衣来至只桓精舍。多持好衣来诣诸比丘所。问言向闻。有诸比丘失衣来。何者是。报言我等是。何故问耶。答言。我等闻诸比丘遇贼失衣来至只桓。故持此衣来。为诸大德须衣随意取。报言止止。便为供养已。我等自有三衣不须也。六群比丘语诸比丘言。诸大德。汝等三衣足者何不取与我等若与余人耶。时诸居士以诸比丘失衣故与衣。而诸比丘三衣具足。取居士衣与六群比丘及与余人。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言。舍卫居士以诸比丘失衣故施衣。而汝等三衣具足。云何取他衣与六群比丘及与余人。嫌责已。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知而故问。汝等诸比丘。实三衣具足而取他衣与六群比丘及余人耶。答言。实尔世尊。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舍卫居士以诸比丘失衣故施衣。云何汝等三衣具足而取彼衣与六群比丘及与余人。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失衣夺衣烧衣漂衣。若非亲里居士居士妇自恣请多与衣。是比丘当知足受衣。若过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非亲里亲里者如上。居士居士妇者如上说。衣者有十种如上。若失一衣不应取。若失二衣余一衣若二重三重四重应摘作。若僧伽梨若郁多罗僧若安陀会。

若三衣都失。彼比丘应知足受衣。知足有二种。在家人知足出家人知足。在家人知足者。随白衣所与衣受之。出家人知足者三衣也。若居士自恣请多与比丘衣。若衣细若薄若不牢。应取作若二重三重四重。当安缘当肩上。应帖障垢腻处。应安钩纽。若有余残。语居士言。此余残衣裁作何等。若檀越言。我不以失衣故与。我曹自与大德耳。彼若欲受者便受。若比丘过知足受衣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过知足取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者。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某甲比丘。过知足取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

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彼答言尔。僧即应还此比丘衣。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过知足取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持此衣还某甲比丘。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过知足受衣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衣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衣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若还时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不还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自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故坏若烧。若数数着坏。尽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

不犯者。若知足取。若减知足取。若居士多与衣。若细薄不牢若二重三重四重作衣。安缘帖障垢处。安纽及钩。若有余残衣。语居士言作何等。若居士言。我不以失衣故与。我曹自欲与大德。若欲受者受。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乞食比丘。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至居士家乞食。闻居士夫妇共议言。跋难陀释子是我知旧。当持如是衣价买如是衣与彼比丘。乞食已还来至僧伽蓝中。见跋难陀释子语言。未曾有瞿昙汝大福德人。即问言。我有何事言我是福德人。报言。我入城乞食闻居士夫妇共议言。跋难陀释子是我知旧。当持如是衣价买如是衣与。即问言实尔不。比丘报言。实尔。复问言。彼居士家在何处门那向。比丘报言。居士家在某处门向某方。跋难陀即语比丘言。是我知旧檀越常供养我实如汝言。明日晨朝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到居士家语言。实欲与我衣耶。报言。我在屏处有此语耳。跋难陀语居士言。若欲与我衣者。当如是广大作新好坚致。中我受持。若不中我受持者何用是为。

时彼居士即讥嫌言。沙门释子无有惭愧多求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而强从人索好衣。如是何有正法。施者虽无厌而受者应知足。乃寻屏处私语耶。时乞食比丘闻。嫌责跋难陀释子。云何如是强从人索好衣。乞食比丘即还出家。至僧伽蓝中。以此因缘向诸比丘说。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释子。汝云何如是强从人索好衣。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释子。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如是强从人索好衣。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居士居士妇欲为比丘办衣价持是衣价买如是衣与某甲比丘。

是比丘便到居士家言买如是衣与我为好故。若得衣者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居士自恣请比丘问言。大德须何等衣。是比丘意疑不答。若居士恣比丘所索应答。居士欲为比丘作贵价衣。是比丘少欲知足不须大价衣。欲须不如者。比丘意疑不敢随意求索。佛言。听诸比丘少欲知足索不如者。自今已去应如是说戒。若比丘居士居士妇为比丘办衣价买如是衣与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受自恣请。到居士家作如是说。善哉居士。为我买如是如是衣与我为好故。若得衣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居士居士妇者如上。衣价者。若钱若金若真珠若琉璃若贝若玉石若璎珞若生像金。衣者有十种如上。求者有二种。一者求价。二者求衣。求价者檀越与作大价衣求乃至增一钱十六分之一分。

求衣者语居士言。作如是广长衣乃至增一縌。是比丘先不受自恣请。而往求贵价广大衣。若得衣者尼萨耆波逸提。求而不得突吉罗。此尼萨耆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与衣往求取贵价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与衣往求贵价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彼比丘答言尔。僧即应还此比丘衣。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与衣往求贵价衣犯舍堕。

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还此某甲比丘衣。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与衣往求贵价衣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衣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衣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某甲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于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当还时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不还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自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故坏若烧。若数数着坏。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受自恣请而往求索。知足减少求。从亲里求。从出家人求。或为他求。他为已求。或不求自得。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乞食比丘时到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以次行乞到居士家。闻居士夫妇二人共议。跋难陀释子是我等知旧。当买如是衣与。复闻异处居士夫妇二人共议。跋难陀是我等知旧。当买如是衣与。时彼乞食比丘。乞食已还出舍卫城。往到僧伽蓝中。见跋难陀释子语言。尊者大福德人。跋难陀问言。汝以何事称我大福德人。报言。我向者入舍卫城乞食。以次行乞到一居士家闻夫妇二人共议。跋难陀释

子是我知旧当买如是衣与。复闻异居士家夫妇共议。跋难陀是我知旧。当买如是衣与。跋难陀问言。为实尔不。报言实尔。复问。居士家在何处门户那向。报言。在某处门户向某方跋难陀语彼比丘言。此诸居士实是我檀越常供养供给我。明日晨朝着衣持钵入舍卫城。

到彼二居士家语言。汝等诸人实欲与我作衣耶。居士报言。屏处有如是语。跋难陀释子语言。若欲与我作衣者。可共作一衣与我。极使广大坚致。中我受持。若不中受持非我所须。居士闻之即共讥嫌。跋难陀释子不知厌足无有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贪求不知止足何有正法。施者虽无厌而受者应知足。屏处言语而来求索。时乞食比丘闻之。呵责跋难陀释子。云何强从人索衣。时彼乞食比丘还出城至僧伽蓝中。以此因缘向诸比丘说。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释子。汝云何强从人索衣。呵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释子。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强从人索衣。

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跋难陀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二居士居士妇。欲与比丘办衣价。我曹办如是衣价与某甲比丘。是比丘到二居士家作如是言。善哉办如是如是衣价与我共作一衣为好故。若得衣者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居士自恣请比丘问言。欲须何等衣。是比丘有疑不答。若居士自恣请比丘索衣应答。时居士欲为比丘作贵价衣。是比丘少欲知足不须贵价衣。须不如者。比丘有疑不敢随意求索。佛言。听诸比丘少欲知足索不如者。自今已去应如是说戒。若比丘二居士居士妇。与比丘办衣价持如是衣价买如是衣与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受居士自恣请。到二居士家作如是言。

善哉居士办如是如是衣价与我共作一衣为好故。若得衣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居士居士妇如上。衣价者如上。衣者有十种如上。求有二种求如上。若比丘先不受自恣请。求得贵价衣广大衣。得衣者尼萨耆波逸提。若往索不得突吉罗。此尼萨耆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往求得贵价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往求得贵价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作白已当受忏。当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彼比丘言尔。僧即应还彼比丘衣。

白二羯磨应如是白。众中应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往求索得贵价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僧还此比丘衣。白

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往求索得贵价衣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衣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衣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若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作净施。若遣与人。若自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故坏。如是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前人先受自恣请而往求索。若于贵价好衣中求不如者。从亲里求从出家人求。或为他求。他为己求。

或不求自得。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罗阅城中有一大臣。与跋难陀释子亲友。数数往来。遣使持衣价语言。跋难陀释子是我知旧常所敬重持是衣价买如是衣与。时彼使持衣价至僧伽蓝中。到跋难陀所如是言。善哉汝是大福德人。问言。汝以何事言我福德人。报言。罗阅城中有一大臣。遣我持此衣价来买如是衣与汝。复问实尔不。报言实尔。跋难陀即问言。大臣家在何处门户那向。答言。家在某处门户向某方。跋难陀言。实如汝所言。此是我知旧檀越常供养承事我。时舍卫城中复有一长者。与跋难陀亲旧数数来往。时跋难陀释子即将此使入舍卫城。诣彼长者家语言。罗阅城中有一大臣。遣此使持衣价来与我作衣。愿为掌之。居士即为掌之。大臣于异时问使人言。我前遣使持衣价与跋难陀。

作衣竟为与我着不。使人报言不着。大臣更遣使语跋难陀言。我先遣使送衣价与汝。竟不着我衣何用为。今可送来。时跋难陀闻此语已。即疾疾至彼长者家语言。我前所寄衣价。我今须衣可与我作衣。时舍卫城中诸长者集会。先有制。其有不至者罚钱五百。长者报言。此大会法有制。其有不至者罚钱五百。我今暂往赴之。大德小待我赴会还。勿令我输钱五百。跋难陀报言。不得尔。先持衣价与我作衣。时长者持衣价为作衣竟。会坐已罢。时众人以其不到即罚钱五百。时长者讥嫌言。沙门释子乃令众人罚我钱五百。时舍卫城中有诸居士。不信佛法众者尽共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止足无有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乃令居士不赴集会输钱五百。自今已去不应亲近礼拜问讯承事供养。

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跋难陀。云何汝乃令众人罚长者钱五百。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跋难陀乃使长者为众人罚钱五百。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

丘若王若大臣若婆罗门若居士居士妇。遣使为比丘送衣价。持如是衣价与某甲比丘。彼使人至比丘所语比丘言。大德。今为汝故送是衣价受取。是比丘应语彼使如是言。我不应受此衣价。我若须衣合时清净当受。彼使语比丘言。大德有执事人不须衣比丘应语言有。

若僧伽蓝民若优婆塞。此是比丘执事人。常为诸比丘执事。时彼使往至执事人所。与衣价已。还至比丘所作如是言。大德。所示某甲执事人。我已与衣价。大德知时往彼当得衣。须衣比丘当往执事人所若二反三反为作忆念。应语言。我须衣。若二反三反为作忆念。若得衣者善。若不得衣。四反五反六反在前默然立。若四反五反六反在前默然住得衣者善。若不得衣。过是求得衣者。尼萨耆波逸提。若不得衣。从所得衣价处。若自往若遣使往语言。汝先遣使持衣价与某甲比丘。是比丘竟不得。汝还取莫使失此是时。比丘义如上。王者。得自在无所属。大臣者。在王左右。婆罗门者。有生婆罗门。居士者。除王王大臣婆罗门。诸在家者是。居士妇者。亦在家妇人。衣价者如上。衣者。

有十种如上。忆念者。若执事人。若在家若在市若在作处。至彼处二反三反语言。我今须衣与我作衣。为作忆念者是。若二反三反为作忆念。得衣者善。若不得衣。四反五反六反往在前默然立。在前立者。彼执事人若在家若在市若作处。至彼前默然立。若执事人问言。汝何缘在此立。比丘报言。汝自知之。若彼人言我不知。若有余人知者。比丘当语言。彼人知之。若比丘作一语破二反默然。作二语破四反默然。作三语破六反默然。若比丘过二三往语索。过六往默然立。若得衣者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过三反语索衣过六反默然立。

得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受忏者应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过三反语索衣过六反默然立。得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此比丘忏。白如是。白已当受忏。当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报言尔。僧即当还彼比丘衣。作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应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过三反语索衣过六反默然立。得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此比丘衣。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过三反语索衣过六反默然立。得衣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衣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衣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于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若还时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

若转作净施。若自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遣与人。若数数着坏。尽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三反语索得衣。六反默然立得衣。若不得衣。从所得衣价处。若自往若遣使往语言。汝先遣使与某甲比丘衣。是比丘竟不得。可还取莫使失。若彼言。我不须即相布施。是比丘应以时软语方便索衣。若为作波利迦罗故与。以时索。软语索。方便索得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竟)。

尔时佛在旷野国界。时六群比丘作新杂野蚕绵卧具。彼索未成绵。或索已成绵。或索已染未染。或索新者。或索故者。至养蚕家语言。我等须绵。彼报言小待。须蚕熟时来。彼六群比丘在边住待看。彼暴茧时蚕蛹作声。诸居士见尽共讥嫌言。沙门释子无有惭愧害众生命。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何有正法。求索蚕茧作新卧具。以如上事呵责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忏愧者。嫌责六群比丘。云何求索蚕茧作新卧具。如上呵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求索蚕茧作新卧具。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杂野蚕绵作新卧具。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杂者若毳若劫贝拘遮罗乳叶草。若刍摩若麻若比丘自用杂野蚕绵作新卧具成者尼萨耆波逸提。作而不成突吉罗。若语他人作成者尼萨耆波逸提。作而不成突吉罗。为他作成不成突吉罗。此应舍。是中舍者若以斧。若以斤细。剉斩和泥。若涂壁若涂埵。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得已成者。若以斧斤剉斩和泥。若涂壁若涂埵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一竟)。

尔时佛在毗舍离猕猴江侧住楼阁舍。时毗舍离诸梨车子等多行邪淫。彼作纯黑羯羊毛作毡被体夜行使人不见。时六群比丘见已便效。选取纯黑羯羊毛作毡卧具。时诸梨车见之。皆共语言。大德。我等在于爱欲为淫欲故作黑羊毛毡。汝等作此纯黑羊毛毡何所为耶。尔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何故效诸梨车。作纯黑羯羊毛毡。呵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效诸梨车作纯黑羯羊毛毡。时世尊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以新纯黑羯羊毛作新卧具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纯黑毛者或生黑或染黑。若比丘自用纯黑羯羊毛作新卧具。成者尼萨耆波逸提。作而不成者突吉罗。教他作成者尼萨耆波逸提。作而不成者突吉罗。为他作成不成突吉罗。此

尼萨耆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以纯黑羯羊毛作卧具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以纯黑羯羊毛作卧具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作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报言尔。僧即应还彼比丘卧具。作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应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以纯黑羯羊毛作卧具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彼某甲比丘卧具。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以纯黑羯羊毛作卧具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卧具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卧具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此某甲比丘卧具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是比丘于僧中舍卧具竟不还者突吉罗。还时有人教言莫还。若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数数敷坏者尽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得已成者。若割截坏若细薄叠作两重。若以作褥。若作枕。若作方小坐具。若作卧毡。或作攦钵毡。或作剃刀囊。或作帽。或作袜。或作摄热巾。或作裹革屣巾。尽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二竟)。

四分律藏卷第八 初分之八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以纯白羊毛作新卧具。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无有厌足。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作新白羊毛卧具似王若王大臣。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云何作此纯白羊毛卧具。诃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乃作此纯白羊毛卧具。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作新卧具应用二分纯黑羊毛三分白四分龙。若比丘不用二分黑三分白四分龙作新卧具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白者或生白或染令白。龙色者头上毛耳毛若脚毛若余龙色毛。若比丘欲作四十钵罗羊毛卧具者。二十钵罗纯黑十钵罗白十钵罗龙。欲作三十钵罗卧具者。十五钵罗纯黑十五钵罗半白半龙。若欲作二十钵罗卧具者。十钵罗纯黑五钵罗白五钵罗龙。若比丘不以二分黑三分白四分龙自作新卧具成者尼萨耆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若使他作成尼萨耆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若为他作成不成尽突吉罗。此尼萨耆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

比丘不以二分黑三分白四分龙作新卧具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不以二分黑三分白四分龙作新卧具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此比丘忏。白如是作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比丘报言尔。僧即应还彼比丘卧具。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不以二分黑三分白四分龙作新卧具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某甲比丘卧具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不以二分黑三分白四分龙作新卧具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卧具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卧具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此某甲比丘卧具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僧中舍卧具竟不还者突吉罗。若有人教言莫还。若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数数敷坏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二分黑三分白四分龙作新卧具。若白不足以龙足之。若作纯龙者。若得已成者。若割截坏。若作坏色。若作枕。若作褥。若作卧毡。若作小方坐具。若作衬钵裹毡。若作剃刀囊。或作袜。或作摄热巾。或作裹革屣巾。一切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嫌卧具或重或轻。或嫌薄或嫌厚。不舍故卧具更作新者。彼如是常营求卧具藏积众多。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嫌故卧具。或轻或重或薄或厚。不舍故者而更作新卧具卧具众多。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无数方便诃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嫌卧具或轻或重或薄或厚。作新卧具而藏积众多。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言。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作新卧具持至六年若减六年。

不舍故更作新卧具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有比丘得干痟病。有粪扫卧具极重。有小因缘欲出人间游行。内自思念。世尊制戒。若比丘作新卧具持至六年若减六年。不舍故卧具更作新者尼萨耆波逸提。我今得干痟病。此卧具重。有小因缘欲人间游行。我当云何。语诸比丘言。大德。我今干痟病。有粪扫卧具极重。有小因缘事须人间游行不堪持行。诸大德与我白世尊。世尊若有教敕我当奉行。诸比丘闻此语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诸比丘告言。自今已去听僧与彼比丘作白二羯磨。此比丘当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得干痟病。有小因缘欲至人间游行。有粪扫卧具极重不堪持行。

我今从僧乞作新卧具羯磨如是至三。众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得干痟病。欲人间游行。有粪扫卧具重。今从僧乞作新卧具羯磨。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与此比丘作新卧具羯磨。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得干痟病。有粪扫卧具重。欲人间游行。今从僧乞更作新卧具羯磨。今僧与彼某甲比丘更作新卧具羯磨。谁诸长老忍。僧与彼某甲比丘更作新卧具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某甲比丘更作新卧具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作新卧具持至六年若减六年。不舍故更作新者除僧羯磨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若比丘减六年。不舍故更作新卧具尼萨耆波逸提。作而不成者突吉罗。若使他作成者尼萨耆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

为他作成不成突吉罗。此尼萨耆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减六年。不舍故卧具更作新卧具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减六年。不舍故卧具更作新卧具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此比丘忏。白如是。作此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比丘报言尔。僧即应还彼比丘卧具。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应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减六年。不舍故卧具更作新者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此比丘卧具。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减六年。不舍故卧具更作新者犯舍堕。

今舍与僧。僧今持此卧具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卧具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彼比丘卧具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于僧中舍卧具竟不还者突吉罗。若有人教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数数敷坏若作非卧具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僧听及满六年减六年。舍故更作新者若复无者更自作若他作与若得已成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世尊遣人请食。诸佛常法。诸比丘受请后遍行诸房。见故坐具在温室中。或教授堂中。若经行处。若洗脚石上。或在户前埵上。或在杙上。或在龙牙橛上。或在衣架上。或在绳床木床上。或在枕上。或在地敷上。处处狼藉无人收摄。世尊见已作是念。诸比丘嫌坐具或重或轻。或言厚或言薄。不舍故更作新者。坐具众多处处狼藉无人收摄。我今云何令诸比丘用故坐具。复作是念。我当听诸比丘作新坐具。取故者纵广一搽手帖着新者上坏色故。世尊食讫。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言。我向者众僧受请后遍行诸房。见诸故坐具。处处狼藉无人收摄。我见已作是念。诸比

丘或言。我坐具重或言轻或言薄或言厚。不舍故坐具更作新者。故者处处狼藉无人收摄。

我作是念。云何令诸比丘用故坐具。而复念言。我今听诸比丘作新坐具。当取故者纵广一搩手帖着新者上以坏色故。是故听诸比丘作新坐具。取故者纵广一搩手帖着新者上以坏色故。时六群比丘闻。世尊听比丘作新坐具。当取故者纵广一搩手帖着新者上以坏色故。而作新坐具。不取故者纵广一搩手帖新者上坏色故。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世尊。听诸比丘作新坐具。当取故者纵广一搩手帖新者上用坏色故。而汝等作新者不以故者纵广一搩手帖着新者上。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作礼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我与比丘制戒。若比丘作新坐具当取故者纵广一搩手帖着新者上用坏色故。

云何汝等。作新坐具不取故者纵广一搩手帖新者上。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作新坐具。当取故者纵广一搩手帖着新者上坏色故。若作新坐具不取故者纵广一搩手帖着新者上用坏色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彼比丘作新坐具。时若故坐具未坏未有穿孔。当取浣染治牵挽令舒裁割取纵广一搩手帖新者上。若帖边若中央坏色故。若比丘不取故者帖新者上用坏色故。而更作新坐具成者尼萨耆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若令他作成者尼萨耆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为他作成不成尽突吉罗。此尼萨耆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

舍与僧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作新坐具不以故者帖新者上用坏色故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作新坐具不以故者帖新者上坏色故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作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比丘报言尔。僧即当还彼比丘坐具作白二羯磨与。应如是与。僧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某甲比丘作新坐具不以故者帖新者上坏色故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此某甲比丘坐具。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作新坐具不以故者帖新者上坏色故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坐具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坐具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

僧已忍。与彼某甲比丘坐具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比丘于僧中舍坐具竟。不还者突吉罗。若有人教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自受。若遣与人。若数数坐坏

。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裁取故者帖新者上坏色故。若彼自无得更作新者。若他为作。若得已成者。若纯故者作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五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道路行。多得羊毛贯杖头担在道行。诸居士见嫌责言。沙门释子云何贩卖羊毛。即问言。大德此羊毛卖不。诸比丘闻此语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言。云何取羊毛贯杖头担在道行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释子。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自取羊毛担在道行。乃为居士所讥。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道路行得羊毛若无人持得自持乃至三由旬。若无人持自持过三由旬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若比丘在道行。若在住处得羊毛须者应取。若无人持自持至三由旬。若有人持应语彼人言。我今有此物当助我持。乃至彼处比丘于此中间不得助持。若助持突吉罗。若令比丘尼持过三由旬突吉罗。若令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持过三由旬突吉罗。除羊毛若持余物拘遮罗。若乳叶草若刍摩若麻若厕罗婆尼。持过三由旬者突吉罗。若复担余物着杖头行者亦突吉罗。此尼萨耆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担羊毛行过三由旬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担羊毛行过三由旬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作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比丘报言尔。僧即当还彼比丘羊毛。作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应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担羊毛行过三由旬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某甲比丘羊毛。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担羊毛行过三由旬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羊毛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羊毛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某甲比丘羊毛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比丘僧中舍竟不还者突吉罗。若复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复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数数用。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一切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持至三由旬。若减三由旬若有人与持者语使持。乃至某处中间更不助担。使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担三由旬。若担毳庄毳绳。若担头毛项上毛脚毛。若作帽。若作摄热巾。若裹革屣。尽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六竟)。

尔时佛在释翅瘦迦维罗卫尼拘律园。时六群比丘取羊毛作新坐具。使比丘尼浣染擘。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为染。染色污手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立。时世尊知

而故问。何故瞿昙弥汝手有染色犹若染师耶。即白佛言。六群比丘欲作新坐具持羊毛来使我等浣染擘。是故污手。即头面礼佛足还所止处。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六群比丘。汝等实作新坐具使比丘尼浣染擘耶。报言。实尔世尊。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使比丘尼浣染擘羊毛。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使比丘尼浣染擘羊毛者。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已。诸比丘各自有疑。不敢使亲里比丘尼浣染擘羊毛。佛言。听亲里者得浣染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若比丘使非亲里比丘尼浣染擘羊毛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非亲里及亲里如上。若比丘与非亲里比丘尼羊毛浣染擘者三尼萨耆波逸提。若使浣染擘。彼浣染而不擘者。二尼萨耆波逸提一突吉罗。使浣染擘。彼浣不染而擘。二尼萨耆波逸提一突吉罗。使浣染擘。彼不浣而染擘者。二尼萨耆一突吉罗。使浣染擘。彼不浣染擘者三突吉罗。使非亲里沙弥尼式叉摩那浣染擘者突吉罗。此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使非亲里比丘尼浣染擘羊毛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使非亲里比丘尼浣染擘羊毛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此某甲比丘忏。白如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比丘报言尔。僧即当还彼。比丘羊毛作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使非亲里比丘尼浣染擘羊毛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此某甲比丘羊毛。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使非亲里比丘尼浣染擘羊毛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羊毛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羊毛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某甲比丘羊毛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中舍羊毛竟不还者突吉罗。若有人教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数数用。若故坏。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尽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使亲里比丘尼浣染擘。若为病人浣染擘。若为众僧为佛为塔浣染擘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七竟)。

尔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城内有一大臣。与跋难陀亲旧知识。彼于异时大得猪肉。即敕其妇。跋难陀释子是我亲友为其留分。其妇即与留分。时王舍城世人节会日。作众伎乐竟夜不眠。时大臣儿亦在其中竟夜不眠。饥乏问其母言。有残肉不。母报言。肉尽。唯有跋难陀释子肉在。儿即与母钱语言。持此钱更市肉与跋难陀。此肉与我。母即取钱与肉。跋难陀释子晨朝着衣持钵诣大臣家就座而坐。时大臣妇语言。近者大得肉。长者敕我言。跋难陀释子是我知旧。为其留分。我即受敕。为大德留分。我儿以节

会日戏。竟夜不眠饥乏来从我索肉。以五钱与我言。更市肉与跋难陀。此肉与我。我即便与之。今有此钱正尔市肉。大德可小留待。跋难陀问言。彼为我故与钱耶。答言尔。

若为我故可与我钱不须肉。时即置钱于地与。时跋难陀得此钱已。持寄市肆上而去。诸居士见皆共嫌之。沙门释子贩卖钱财。持钱来置肆上而去。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言。云何自取钱置肆上而去耶。时王及诸大臣集会共作是言。沙门释子得捉金银若钱。沙门释子不舍金银若钱珍宝珠璎生像。尔时座中复有一大臣名曰珠髻。即语诸大臣言。莫作是言。沙门释子得捉金银若钱。不舍珍宝珠璎。何以故。我自从如来闻。沙门释子不得捉金银若钱。沙门释子舍离珍宝珠璎。时珠髻大臣。有威势有能善说。令诸人欢喜信解。即往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我向所说。于法无有违失耶。佛告大臣。如汝所说。于正法中多有所益。

无有违失。何以故。沙门释子不得捉持金银若钱。沙门释子舍离珍宝珠璎。不着饰好。汝今当知。若应捉金银若钱。不离珠璎珍宝。亦应受五欲。若受五欲。非沙门释子法。大臣。汝今当知。若见沙门释子以我为师。而捉金银若钱珍宝。则决定知非沙门释子法。我有如是言。比丘若为作屋故求材木竹草树皮得受。不应自为身受。大臣当知。日月有四患。不明不净不能有所照亦无威神。云何为四。阿修罗烟云尘雾是日月大患。若遇此患者不明不净不能有所照亦无威神。沙门婆罗门亦有四患。不明不净不能有所照亦无威神亦复如是。云何为四。若沙门婆罗门不舍饮酒不舍淫欲不舍手持金银不舍邪命自活。是谓沙门婆罗门四大患。能令沙门婆罗门不明不净不能有所照亦无威神。诸比丘闻。

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已。往世尊所头面作礼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自手持钱。着肆上而去耶。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自手捉钱若金银若教人捉若置地。受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钱者上有文像。若比丘自手捉金银若钱。教人捉若置地。受尼萨耆波逸提。此应舍。是中舍者。若彼有信乐守园人若优婆塞。当语言。此是我所不应汝当知之。若彼人取还与比丘者。比丘当为彼人物故受敕净人使掌之。若得净衣钵针筒尼师檀应持贸易受持之。

若彼优婆塞取已与比丘净衣钵。若尼师檀若针筒应取持之。若彼取已不还者令余比丘语言。佛有教为净故与汝。应还彼比丘物。若余比丘语不还者当自往语言。佛有教为

净故与汝。汝今可与僧与塔与和上与同和上与阿阇梨与同阿阇梨与诸亲旧知识。若还本主。何以故。不欲使失彼信施故。若不语彼人知是看是者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语言知是看是。若彼有信乐优婆塞守园人。当语彼人言。此物我所不应汝当知之。若彼人受已还与比丘者。比丘当为彼故受持与净人掌之。后若得净衣钵针筒尼师檀得持贸易持之。若彼人取已与净衣钵若坐具若针筒应取持之若彼人不肯与衣者。余比丘当语其人言。佛有教为净故与汝。应还彼比丘物。

若彼人不与。自往语言。佛教比丘作净故与汝。若与僧与塔与和上与同和上与阿阇梨与同阿阇梨与诸亲属知识。若教使与本施主不欲令失彼信施故。如是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八竟)。

尔时世尊。在罗阅只耆阇崛山中。时跋难陀往市肆上以钱易钱持去。诸居士见已皆讥嫌言。沙门释子以钱易钱善能卖买。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言。云何持钱易钱持去。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以钱易钱。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种种卖买宝物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种种卖买者。以成金易成金。易未成金易已成。未成金易成银易未成银。易已成未成银易钱以未成金易成金。易未成金易已成未成金。易成银易未成银。易已成未成银易钱。以已成未成金易成金易未成金。易已成未成金易成银。易未成银易已成未成银易钱。以成银易金乃至易钱亦如是。以未成银易金乃至易钱亦如是。以已成未成银易金乃至易钱亦如是。以钱易金乃至易钱亦如是。钱者有八种。金钱银钱铁钱铜钱白镴钱铅锡钱木钱胡胶钱。若比丘种种卖买宝物。以成金易成金乃至易钱。尼萨耆波逸提。此应舍。是中舍者。若守园人。若信乐优婆塞。当语彼人言。此物我所不应受汝知之。若彼人受已还与比丘者。比丘当为彼人故受令净人掌之。后若得净衣钵坐具针筒得持贸易持之。若彼人受已与比丘净衣钵坐具针筒当受持之。若彼人受已不与比丘者当令余比丘语言。佛有教为净故与汝。应还彼比丘物。若余比丘语。复不还者。应自往语言。佛有教为净故与汝。汝今可与僧与塔与和上与同和上与阿阇梨与同阿阇梨与亲旧知识。若还本施主。何以故。不欲失他信施故。若比丘不语彼人言看是知是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语彼人言看是知是。若有守园人信乐优婆塞语言。此是我所不应汝知之。若彼人受已还与比丘。比丘应为彼人故受令净人掌之。若得净衣钵坐具针筒持贸易受持之。若彼受已与比丘净衣钵坐具针筒受持之。若彼人受已不还比丘。比丘应令

余比丘语言。佛有教为净故与汝。汝应还此比丘。若不还自往语言。佛有教为净故与汝。汝应与僧与塔与和上与同和上与阿阇梨与同阿阇梨与亲友知识。若还与本施主。何以故。不欲令失信施故。若以钱贸瓔珞具为佛法僧。若以瓔珞具易钱为佛法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九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在拘萨罗国道路行。往一无住处村。至村中已持生姜易食。食已去。时舍利弗亦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至无住处村中。到时着衣持钵入村乞食。渐渐至卖饭食家默然住。卖饭人见已问言。大德。何所求欲。报言。居士我须食。彼人言。持价来。报言。居士勿作此言。我等所不应。彼人言。向者跋难陀以生姜易食。食已去。大德何故不应。时舍利弗闻此语已惭愧无言。乞食已还至僧伽蓝中。以此因缘语诸比丘时舍卫城中有一外道得一贵价衣。心自念言。我何用此贵价衣为。我今宁可易余衣。复念言。我当何处贸易衣。唯有沙门释子。喜着好衣彼必能易。即持衣至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我欲贸易此衣。谁欲易者共易之。跋难陀见已语言。

汝明日来。当与汝易衣。跋难陀善能治衣。即其夜浣故衣捣治光泽如新衣。彼外道晨朝持衣至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谁欲易衣共贸易之。时跋难陀便出衣示语外道言。我以此衣与汝。汝与我衣不。报言与汝。即便共易衣。外道得衣已还所止园中。示诸外道言。当知我已所著衣易得此衣。外道中有智慧者语言。汝为他所欺。何以故。汝所著衣新好广大坚致。此衣是故衣直更捣治光泽似如新耳。此外道即持衣还至僧伽蓝中。语跋难陀言。我还汝衣。汝还我衣。跋难陀言。已共汝贸易竟不得相还。外道言。我衣新好广大坚致。汝衣弊故更捣治光泽如似新耳。跋难陀报言。我贸易已终不相还。彼外道讥嫌言。自是我衣求不可得耶。我衣新好广大坚致。汝衣弊故。云何俱共出家共贸易衣不得还悔。

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云何以生姜易食食。复与外道贸易衣而不听悔。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呵责跋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生姜易食食。与外道贸易衣而不听悔。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五众出家人共贸易。应自审定。不应共相高下如市道法。不得与余人贸易。应令净人贸易。若悔听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种种贩卖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种种贩卖者以时易时。以时易非时。以时易七日。以时易尽形寿。以时易波利迦罗以非时易非时。

以非时易七日。以非时易尽形寿。以非时易波利迦罗衣。以非时易时。以七日易七日以七日易时。乃至非时亦如是。以尽形寿易尽形寿乃至易七日亦如是。以波利迦罗易波利迦罗。乃至尽形寿亦如是。卖者价直一钱数数上下。增卖者。价直一钱言直三钱。重增卖者。价直一钱言直五钱。买亦如是。若比丘种种贩卖得者尼萨耆波逸提。不得者突吉罗。此尼萨耆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种种贩卖得财物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应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种种贩卖得财物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

如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彼比丘报言尔。僧即应还彼比丘物。白二羯磨如是与僧中应差堪能羯磨人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种种贩卖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彼某甲比丘物。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种种贩卖得财物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持此物还此比丘。谁诸长老忍僧持此物还此比丘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比丘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于僧中舍竟不还者突吉罗。若还时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故坏。若数数用。若持作余用。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与五众出家人贸易。自审定不相高下如市易法。不与余人贸易。

若使净人贸易。若悔者应还。若以酥易油以油易酥。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竟)。

四分律藏卷第九 初分之九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畜钵好者持。不好者置。如是常营觅好钵畜钵遂多。时有诸居士诣房观看。见六群比丘畜多钵。见已皆讥嫌言。沙门释子求欲无厌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乃畜尔所多钵如陶师卖瓦肆处。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畜钵好者受持。不好者便置。常营觅好钵畜钵遂多。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畜钵好者受持不好者置。常营觅好钵畜钵遂多。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跋难陀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

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畜长钵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阿难得苏摩国贵价钵。意欲与大迦葉。以迦葉常畜此国钵故。而迦葉

不在。作是念。世尊与比丘结戒。若比丘畜长钵者尼萨耆波逸提我今得苏摩国贵价钵。意欲与大迦葉。然不在。不知云何。时阿难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世尊与比丘结戒。若比丘畜长钵者。尼萨耆波逸提。我今得苏摩国贵价钵。意欲与大迦葉。然不在。不知云何。佛问阿难。大迦葉更几日当还。阿难白佛言。却后十日当还。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随顺说法无数方便赞叹头陀严整少欲知足乐出离者。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诸比丘畜长钵至十日。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畜长钵不净施得齐十日。

过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钵者有六种。铁钵苏摩国钵乌伽罗国钵忧伽赊国钵黑钵赤钵。大要有二种铁钵泥钵。大者三斗小者一斗半。此是钵量。如是应持。应作净施。若比丘一日得钵乃至十日得钵。畜至十一日明相出。十日中所得钵尽尼萨耆波逸提。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不得三日得四日得如是乃至十日得钵至十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钵尽尼萨耆波逸提。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得三日不得(如是转降。乃至十日不得钵。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三日不得四日得乃至十日得钵至十一日明相出。八日中所得钵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得钵三日四日不得五日得钵(如是转降。乃至九日十日不得钵。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三日四日不得钵五日得钵乃至十日得钵。

至十一日明相出七日中所得钵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得钵三日四日五日不得钵(如是转降。乃至八日九日十日不得钵。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三日四日五日不得钵六日得钵乃至十日得钵。十一日明相出。六日中所得钵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得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不得钵(如是转降。乃至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钵。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不得钵七日得钵乃至十日得钵。至十一日明相出。五日中所得钵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得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不得钵八日得钵(如是转降。乃至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钵。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不得钵八日得钵乃至十日得钵。至十一日明相出。

四日中所得钵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得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不得钵(如是转降。乃至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钵。作句亦如是)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不得钵九日十日得钵。三日中所得钵。至十一日明相出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得钵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不得钵(如是转降。乃至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钵。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不得钵十日得钵。十一日明相出二日中所得钵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得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钵(如是转降。乃至三日四日

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钵。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不得钵。

十一日明相出。一日中所得钵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钵不净施二日得钵净施三日得钵乃至十日得钵不净施。至十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钵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钵二日得钵不净施三日得钵净施四日得钵不净施(如是转降。乃至十日得钵不净施净施作句亦如上)如是遣与人(句亦如上)若失(句亦如上)若故坏(句亦如上)若作非钵(句亦如上)若作亲友意取(句亦如上)若忘去(句亦如上)尽尼萨耆。若犯尼萨耆钵不舍更贸余钵。一尼萨耆波逸提一突吉罗。此尼萨耆钵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畜长钵过十日犯舍堕。今舍与僧。彼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如是白。

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畜长钵过十日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此某甲比丘忏白如是。如是白已受彼忏。当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比丘报言尔。僧即应还彼比丘钵白二羯磨。应如是与。众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畜长钵过十日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此某甲比丘钵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畜长钵过十日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还此某甲比丘钵。谁诸长老忍。僧还此某甲比丘钵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此某甲比丘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僧中舍钵竟不还者突吉罗。若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转净施。若遣与人。若故坏若作非钵。若数数用。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

是谓为犯。不犯者。十日内若净施若遣与人若劫夺想若失想若破想漂想不犯。若夺钵若失钵若烧钵若漂钵。取用若他与用若受寄钵比丘死。若远行若休道若被贼若遇恶兽所害。若为水所漂不遣与人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一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钵破。入舍卫城语居士言。知不。我钵破。汝为我办之。时彼居士即市钵与。复至余居士家言。我钵破汝为我办之。彼诸居士即复市钵与。彼破一钵求众多钵畜。时诸居士于异时共一处集。有一居士语诸居士言。我今获福无量。诸居士问。云何获福无量。答言。尊者跋难陀钵破我买钵与。是故获福无量。诸居士各各自言。我等亦得福无量。余居士问言。汝何因缘得福无量。诸居士答言。跋难陀钵破我等亦市钵与之。诸居士皆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求欲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破一钵求众多钵畜。檀越虽施无厌。而受者应知足。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释子言。云何汝

破一钵求众多钵畜。

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诸比丘。呵责跋难陀释子。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破一钵而求多钵畜。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跋难陀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畜钵减五缀不漏。更求新钵为好故尼萨耆波逸提。彼比丘应往僧中舍。展转取最下钵与之令持。乃至破应持此是时。比丘义如上。五缀者。相去两指间一缀。若比丘钵破减五缀不漏。更求新钵尼萨耆波逸提。若满五缀不漏。更求新钵者突吉罗。此尼萨耆应舍与僧。是中舍者。于此住处僧中舍。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

我某甲比丘。钵破减五缀不漏。更求新钵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钵破减五缀不漏。更求新钵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此某甲比丘忏。白如是。如是白已受彼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彼比丘答言尔。此比丘钵若贵价好者。应留置取最下不如者与之。应作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钵破减五缀不漏。更求新钵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与此某甲比丘钵。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钵破减五缀不漏。更求新钵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与此某甲比丘钵。谁诸长老忍僧与此某甲比丘钵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此某甲比丘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比丘钵应作白已问僧。

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以此钵次第问上座。白如是。作此白已。当持与上座。若上座欲取此钵与之。应取上座钵与次座若与彼比丘。彼比丘应取。不应护众僧故不取亦不应以此因缘受持最下钵若受突吉罗。若第二上座取此钵。应取第二上座钵与第三上座若与彼比丘。彼比丘应受不应护众僧故不受不应以此因缘受最下钵。若受突吉罗。如是展转乃至下座。若持此比丘钵还此比丘。若持最下座钵与。与时应作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应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以此最下座钵与某甲比丘受持乃至破。白如是。大德僧听。僧今以此最下座钵与某甲比丘受持。乃至破。谁诸长老忍僧与此比丘钵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此比丘钵竟。

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比丘守护此钵。不得着瓦石落处。不得着倚杖下。及着倚刀下。不得着悬物下。不得着道中。不得着石上。不得着果树下。不得着不平地。比丘不得一手捉两钵。除指隔中央。不得一手捉两钵开户。除用心。不得着户阈内户扉下

。不得持钵着绳床木床下。除暂着。不得着绳床木床间。不得着绳床木床角头。除暂着。不得立荡钵乃至足令钵破。彼比丘不应故坏钵不应故令失。若故坏不应作非钵用。僧中舍钵竟不还者突吉罗。若教莫还者突吉罗。若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故失若故坏若作非钵用。若数数用。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五缀漏。若减五缀漏。更求新钵。若从亲里索。若从出家人索。

若为他索。他为己索若不求而得。若施僧钵时当次得。若自有价得买畜。一切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二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欲缝僧伽梨。入城至诸居士家语言。汝今知不。我欲缝僧伽梨须线。居士即与线复往余居士家语言。我欲缝僧伽梨须线。如是处处乞得线遂多。彼作是念言。我可更余时异处索线缝僧伽梨。比丘衣服难得应办三衣。我今宁可持此线使织师织作三衣。即持线往与织师。彼手自作缦自看织。诸居士见已讥嫌言。汝等观此跋难陀释子。乃手自作缦自看织师织作三衣。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云何多求线使织师织作三衣。手自作缦自看织师织作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多求线手自作缦自看织师织作三衣。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自乞缕线使非亲里织师织作衣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自乞者。在在处处自乞。缕线者有十种如上十种衣缕线也。织师非亲里。与线者非亲里。非亲里者犯。织师非亲里。与线者或亲里或非亲里。非亲里者犯。织师非亲里。与线者是亲里。非亲里者犯。或织师是亲里或非亲里。与线者非亲里。非亲里者犯。或织师是亲里或非亲里。与线者或亲里或非亲里。非亲里者犯。或织师是亲里或非亲里。与线者是亲里。非亲里者犯。织师是亲里。与线者非亲里。非亲里者犯。织师是亲里。与线者或亲里或非亲里。非亲里者犯。若比丘自乞线使织师织作衣者犯舍堕。若看织若自织若自作缦者尽突吉罗。此尼萨耆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自多乞缕线使织师织作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忏悔。前受忏人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自多求线使织师织作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此比丘忏。白如是。白已当受忏应语彼比丘言。自责汝心。比丘答言尔。僧即应还此比丘衣作白二羯磨。应如是与。众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多求线使非亲里织师织作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还此比丘衣。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多求线使非亲里织师织作衣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还此某甲比

丘衣。谁诸长老忍僧还此某甲比丘衣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彼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若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自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坏若烧。若作非衣若数数着。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织师是亲里。与线者是亲里。若自织作钵囊革屣囊针毡。若作禅带若作腰带。若作帽若作袜。若作摄热巾裹革屣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三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舍卫城中有一居士。是跋难陀释子亲友知识。出好线令织师织作如是如是衣与跋难陀释子。彼与织师线已往余村。时彼织师。来至僧伽蓝中语跋难陀释子言大德。未曾有是福德人。问言。以何事知我是福德人。答言。某甲居士持此线见与言。跋难陀释子是我亲友知识。为我织作如是如是衣与。以是故知大德是福德人复问实尔不耶。识师报言实尔。跋难陀言若欲与我织衣者。广大极好坚致识使任我受持。若不任我受持者是所不须。织师报言。如大德所说此线少不得成衣。跋难陀语言。汝但织我当更求线足之。时跋难陀晨朝着衣持钵至居士家就座而坐。语居士妇言。居士先持线与织师为我作衣。今线少不足。时居士妇即持线箱置前语言。随意多少取。

时跋难陀即恣意择取好者。持往诣织师家语言。我已得尔许线可与我织成衣。织师报言。如大德今所作衣与我价少。跋难陀报言。但与我织我当更与汝价。时织师成衣已即送与居士妇。时居士从他处行还。问其妇言。我前与织师线为跋难陀释子作衣。今者成未耶。其妇报言。所织衣已成今在此。居士言。持衣来看之。即开箱出衣示。居士语妇言。此衣非我先敕织衣。妇报言。此衣即是耶。居士语言。如先所与线教令织作衣此衣非。时妇即具说因缘。居士与妇共披衣看。时跋难陀释子即来至居士家。问居士言。先所与我织作衣此衣是耶。报言是。语言。若是者便可与我。居士即讥嫌言。沙门释子受取无厌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从人乞衣。施者虽无厌而受者应知足。

乃至屏处而不得语。时乞食比丘闻是语已。嫌责跋难陀释子言。云何贪着从他乞衣耶。嫌责已还至僧伽蓝中。以此因缘语诸比丘。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言。云何贪着从他乞衣。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贪着从他乞衣。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若居士居士妇使织师为比丘织作衣。彼比丘便往其家语织师言。

汝知不。此衣为我作。好织令广长坚致。我当多少与汝价。彼比丘与价下至一食直。

若得衣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居士自恣请与比丘衣。大德须何等衣耶。诸比丘疑不敢答。佛言。若先自恣请与衣应随意答。若居士欲与比丘贵价衣。然比丘少欲知足欲得不如者疑不敢索。佛言。自今已去听少欲知足索不如者随意答。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居士居士妇。使织师为比丘织作衣。彼比丘先不受自恣请。便往织师所语言。此衣为我作与我极好织令广大坚致。我当少多与汝价。是比丘与价乃至一食直。若得衣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居士居士妇如上。衣者十种衣如上。求者有二种如上。若比丘先不受自恣请便往求衣。若得者尼萨耆波逸提。不得衣者突吉罗。此尼萨耆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便往求得好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便往求得好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此比丘忏。白如是。作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彼比丘报言尔。僧即应还彼比丘衣白二羯磨如是与。僧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便往求得好衣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还此比丘衣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先不受自恣请便往求得好衣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还此某甲比丘衣。谁诸长老忍僧还此比丘衣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此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比丘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

若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自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故坏若烧。若作非衣。若数数着。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受自恣请往求知足减少求。若从亲里索。从出家人索。或为他。或他为己。或不索而得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尊者难陀弟子善能劝化。跋难陀语言。汝今与我共人间行当与汝衣。答言可尔。跋难陀即先与衣。余比丘语言。汝以何事共跋难陀人间行。跋难陀痴人。不知诵戒不知说戒不知布萨不知布萨羯磨。彼比丘即答言。实尔者我不复随行。后余时跋难陀语言。可共人间行。即答言。汝自去。我不能随汝去。跋难陀语言。我先所以与汝衣。欲共人间行。汝今不欲去还我衣来。比丘语言。以见与衣不复相还。时跋难陀嗔恚。即前强夺衣取。比丘高声言。莫尔莫尔。比房诸比丘闻声尽来集聚。问此比丘言。汝何以高声大唤。时比丘以此因缘具向诸比丘说。诸比丘闻。其中有

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言。云何与比丘衣。嗔恚还夺取耶。嫌责已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嗔恚还夺他衣。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先与比丘衣后嗔恚。若自夺若教人夺取还我衣来不与汝。若比丘还衣。彼取衣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衣者十种衣如上。若比丘先与比丘衣。后嗔恚若自夺若教人夺取藏举者尼萨耆波逸提。若夺而不藏举者突吉罗。若着树上墙上篱上橛上龙牙橛上衣架上若绳床木床上若小褥大褥上若枕上若地敷上。若取离处尼萨耆波逸提。取不离处者突吉罗。此尼萨耆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应往僧中遍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与比丘衣已后嗔恚还夺取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与比丘衣已后悔嗔恚还夺取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此比丘忏。白如是。作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比丘答言尔。僧即应还彼比丘衣作白二羯磨。应如是与。众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与比丘衣已后嗔恚还夺取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还此某甲比丘衣。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与比丘衣已后嗔恚还夺取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还此某甲比丘衣。谁诸长老忍僧还此某甲比丘衣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此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事。若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若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自作三衣。若遣与人。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故坏若烧。若作非衣。若数数着。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不嗔恚言。我悔不与汝衣还我衣来。若彼人亦知其人心悔。即还衣。若余人语言此比丘欲悔还他衣。若借他衣着他着无道理还夺取不犯。若恐失衣若恐坏。若彼人破戒破见破威仪。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若为此事命难梵行难。如是一切夺取不藏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五竟)。

四分律藏卷第十 初分之十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秋月风病动。形体枯燥又生恶疮。世尊在闲静处念言。此诸比丘今秋月风病动。形体枯燥又生恶疮。我今宁可方宜使诸比丘得服众药。当食当药如食饭干饭不令粗现。复作是念。今有五种药世人所识。酥油生酥蜜石蜜。听诸比丘服此五种药。当食当药如食饭干饭不令粗现。时世尊从静室起。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言。我于静室中作是念。今诸比丘秋月风病动。形体枯燥又生恶疮。我今宁可方宜使诸比丘得服众药。当食当药如食饭干饭不令粗现。我作是念。今有五种药世

人所识。酥油生酥蜜石蜜。听诸比丘服。当食当药如食饭干饭不令粗现。是故听服五种药。若比丘病因缘时应服。时诸比丘得肥美食。若得肉肉羹不能及时而食。况得此五种药而能及时食。畜药虽多病复不差。形体枯燥又生恶疮。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此诸比丘何故形体枯燥又生恶疮。阿难白佛言。此诸病比丘得好肥美食。得肉肉羹不能及时食。况能随时服五种药。畜药虽众多病亦不差。是故形体枯燥又生恶疮。佛告阿难。自今已去听诸比丘时非时有病因缘服此五种药。时诸病比丘得肥美饭食。得肉肉羹不能及时食。尽与看病人。看病人足食已不食便弃之。众乌诤食鸣唤。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众乌何故鸣唤。阿难白佛言。诸病比丘得肥美饮食。得肉肉羹。不能及时食。尽与看病人。看病人足食已不食便弃之。众乌诤食是故鸣唤。佛告阿难。自今已去听诸病人食残看病人足食不足食自恣食之。时诸比丘朝受小食已入村乞食。足食已还僧伽蓝中。以朝所受食与诸比丘。诸比丘足食已不食便弃之。众乌诤食鸣唤。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众乌何故鸣唤。阿难具以上因缘说之。是故众乌鸣唤。佛告阿难。自今已去若受早起小食已。若足食已。听作余食法食。作余食法者。言大德我足食已汝看是知是。是为作余食法。彼应语言。止汝贪心。应作如是余食法食(更有余因缘事。如波逸提余食法中说不异。故不复烦文。故不出也)尔时尊者舍利弗风病动。医教服五种脂。熊脂鱼脂驴脂猪脂摩竭鱼脂。听服此五种脂。时受时煮时漉如服油法时。非时受非时煮非时漉若服者如法治。

尔时世尊。从舍卫国游行人间。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时世谷贵人民饥馑乞食难得。时有五百乞人随逐世尊后行。时世尊往一树下坐。时有私诃毗罗嗟象师。五百乘车载黑石蜜从彼道来。时象师见道上有如来迹千辐轮现光相具足清净明好。见已寻迹求之。遥见世尊在一树下坐。容颜端正诸根寂定。得上调伏已得自在如调龙象亦如澄渊内外清净。见已发欢喜心。于如来所。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世尊无数方便为象师说微妙法使发欢喜心。时象师闻如来说法发欢喜心已。供养诸比丘人别一器石蜜。诸比丘不敢受之。语言。如来未听比丘受黑石蜜。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黑石蜜。佛语象师。但一器量石蜜与诸比丘。时象师受如来教已。

一器量石蜜与诸比丘已。故有遗余。佛语象师。汝更再三随意满足与之。时彼象师受佛教。即再三行之。故有遗余。佛语象师。汝今可持此残石蜜与彼乞儿。即与之。故有遗余。佛复语象师。汝可持此残石蜜再三行与乞儿令满足。即复再三行。故复有遗余。佛语象师。汝今持此残石蜜着净地无虫水中。何以故。我不见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及世人食此残石蜜而能消化。唯除如来一人。时象师即持此残石蜜。着净地无虫水中。时水中声响震动烟出火然。犹如烧大热铁着水中声响震烈烟出火燃。以残石蜜泻着水中亦复如是。时象师见此变已身毛皆竖心怀恐怖。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向因缘

具白世尊。世尊尔时见象师恐怖。即与说微妙法。布施持戒生天之福。呵欲不净赞叹出离。

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得果证已。白佛言。自今已去归依佛法僧。唯愿世尊听为优婆塞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时象师闻佛说法得欢喜开解已。从座起礼佛足绕三匝而去。时诸比丘入村乞食。见作石蜜以杂物和之。皆有疑不敢非时食。佛告比丘。听非时食作法应尔。得未成石蜜疑。佛言听食。得薄石蜜疑。佛言听食。得浓石蜜佛言听食。得白石蜜听食。得杂水石蜜听饮。得甘蔗浆若未熟听饮。若熟不听饮。若饮如法治。得甘蔗佛言听时食。尔时世尊从摩竭国界人间游行至罗阅城。时毕陵伽婆蹉在此城中住。多有知识亦多徒众。大得供养酥油生酥蜜石蜜与诸弟子。诸弟子得便受之。积聚藏举满大瓮君持。卮中簋中大钵小钵。或络囊中漉水囊中。或着橛上或象牙曲钩上。

或窗牖间处处悬举。溢出流漫房舍臭秽。时诸长者来入房看见如是储积众药狼藉。皆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止足多求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乃作如是储积诸药。如王瓶沙库藏无异。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毕陵伽婆蹉弟子。云何储积众药乃至处处悬举溢出流漫。嫌责已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无数方便呵责毕陵伽婆蹉弟子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多储积众药乃至溢出流漫如王瓶沙库藏无异。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

若比丘有病残药酥油生酥蜜石蜜齐七日得服。若过七日服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病者医教服尔所种药也。药者酥油生酥蜜石蜜。若比丘一日得药畜二日三日四日乃至七日得药畜。八日明相出。七日中所得药尽尼萨耆波逸提。若比丘一日得药二日不得三日得四日得。如是乃至七日得药。至八日明相出。六日中所得药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药二日得三日不得(如是转降。乃至七日不得药。作句亦如是)若比丘一日得药二日三。

日不得四日得乃至七日得药。至八日明相出。五日中所得药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药二日得三日四日不得五日得(如是转降。乃至六日七日不得作句亦如是)若比丘一日得药二日三日四日不得五日得药。乃至七日得药。至八日明相出。四日中所得药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药二日得三日四日五日不得(如是转降。乃至五日六日七日不得。作句亦如上)若比丘一日得药二日三日四日五日不得六日七日得。至八日明相出。三日中所得药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药二日得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不得七日得(如是转降。乃

至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不得。作句亦如是)若比丘一日得药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不得七日得。至八日明相出。二日中所得药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药二日得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不得(如是转降。乃至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不得。作句亦如是)若比丘一日得药二日三日不得。乃至七日不得。至八日明相出。一日中所得药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药不净施二日得药净施三日得药乃至七日得药不净施。至八日明相出。六日中所得药尽尼萨耆。若比丘一日得药不净施二日得药三日得药净施四日得药不净施(如是转降。乃至七日得药净施不净施。作句亦如上)遣与人(作句亦如上)若失若故坏。若作非药。若作亲友意取。若忘去(作句亦如是)尽尼萨耆。若犯舍堕药不舍更贸易余药。一尼萨耆一突吉罗。此尼萨耆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舍与僧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故畜余药过七日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应忏悔。前受忏人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故畜余药过七日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比丘报言尔。僧即当还彼比丘药。彼比丘所有过七日酥油涂户响。蜜石蜜与守园人。若至第七日所舍与比丘。彼比丘应取食。若减七日应还此比丘。应作白二羯磨如是与。僧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故畜余药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此比丘药。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故畜余药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还此比丘药。谁诸长老忍僧还此某甲比丘药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此某甲比丘药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比丘取已当用涂脚若燃灯僧中舍已不还者突吉罗。若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故坏若烧。若作非药。若数数服。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彼过七日药。若酥油涂户响。若蜜石蜜与守园人。若至七日所舍与比丘食之。若未满七日还彼比丘。彼当用涂脚若燃灯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六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毗舍佉母请佛及比丘僧明日食。即其夜办具甘膳种种饮食。明日晨朝遣婢往至僧伽蓝中白时到。时天大雨如象尿下。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今日尽出在雨中浴。此最后雨。如今阎浮提雨。当知四天下雨亦如此。时诸比丘闻佛教已。各出屋裸形雨中浴。时彼婢往僧伽蓝门外。遥见诸比丘尽裸形洗浴。见已作是念。无有沙门尽是裸形外道。婢还白毗舍佉母言。大家当知。僧伽蓝中尽是裸形外道。无有沙门。毗舍佉母聪明智慧。即作是念。向者天雨。诸比丘等或脱衣裸形雨中洗浴。婢无知谓为裸形外道。复更敕。速诣僧伽蓝中。白诸比丘今时已到。即往僧伽蓝门外。时诸比丘浴讫着衣还入静室坐思惟。婢在门外立。见僧伽蓝空寂无人。复作是念。

今僧伽蓝空无有比丘。即还归语毗舍佉母言。大家当知。僧伽蓝中空无有比丘。时毗舍佉母智慧聪明。即作念言。诸比丘浴讫必入静室思惟。而婢无知谓为僧伽蓝中无有比丘。复重敕之。速往僧伽蓝中。高声白言今时已到。婢即至僧伽蓝中。高声白言今时已到。时世尊从静室出。语彼婢言。汝并前去。我正尔往。世尊语诸比丘。着衣持钵今时已到。诸比丘受世尊教各持衣钵。世尊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譬如力士屈申臂顷。从只桓精舍忽然不现。在毗舍佉母舍就座而坐。衣服不湿及比丘僧悉皆如是。时婢在后晚乃到舍。见世尊及比丘僧先已至舍次第而坐衣服不湿。见已作是念。世尊甚奇甚特有大神力。在我后来而先我至。时毗舍佉母以种种多美饮食。供养佛及比丘僧。

食讫舍钵更取卑床在前而坐。白佛言。唯愿世尊。当与我愿。佛告毗舍佉母。如来不与人过愿。毗舍佉母复白佛言。大德。若清净可办愿与我。佛告言随意。毗舍佉母白世尊言。或有诸客比丘从远方来不知所趣。愿世尊听我与客比丘食尽形寿供给。复白世尊言。欲远行比丘或以食故而不及伴。愿世尊听我与远行比丘食尽形寿供养。复白世尊言。诸病比丘若不得随病食便命终。若得随病食便得除差。唯愿世尊听我与病比丘食尽形寿供给。复白世尊言。诸病比丘不得随病药便命终。若得随病药病得差。愿世尊听我与病比丘随病药尽形寿供给。复白世尊言。瞻病比丘自求食故便阙看病。愿世尊听我与看病人食尽形寿供给。复白佛言。世尊听阿那频头国诸比丘食粥。若世尊当听比丘食粥者。

我当尽形寿供给。复白世尊言。我晨朝遣婢至僧伽蓝中白时到。诸比丘尽露形雨中浴。愿世尊听我尽形寿供给比丘雨浴衣。复白世尊言。我有小因缘至阿夷罗跋提河边。见诸比丘尼裸形洗浴。时有诸贼女淫女往至比丘尼所语言。汝等年少颜貌端正腋下未有毛及今年壮。何不习爱欲。老乃修习梵行。于二宜无失。其中年少比丘尼便生不乐心。愿世尊听我尽形寿与比丘尼浴衣。尔时佛语毗舍佉母。汝以何利义。故求此八愿耶。毗舍佉母白佛言。若有远来比丘至。白世尊言。有某甲比丘命过为生何处。尔时世尊即为记说。于四道果中必当证成。须陀洹果若斯陀含果若阿那含果若阿罗汉果。我当问言。彼命过比丘曾来至此舍卫国不。若我闻曾来时。我复当作是念。是客比丘或当曾受我客比丘食。

若远行比丘食若病比丘食。若受病比丘药若受瞻病人食。若受粥若受雨浴衣。我闻是语已便发欢喜心。既发欢喜心便舍众恶。身恶既除便得身乐。已得身乐心则得定。心既得定便能长夜修习根力觉意。世尊叹言。善哉善哉。毗舍佉母。此事如实。何以故。汝是聪明智慧信乐檀越。时世尊为毗舍佉母而说颂曰。

欢喜施饮食 持戒佛弟子

布施于众人 降伏悭嫉心

依乐受乐报 永得安隐乐

得天上处所 得无漏圣道

心乐于福德 快乐无可喻

得生于天上 长寿常安乐

尔时世尊。与毗舍佉母种种方便说法劝令欢喜。即从坐起而去还至僧伽蓝中。以是因缘集比丘僧随顺说法。无数方便赞叹头陀严好乐出离者。告诸比丘言。自今已去听与客比丘食远行比丘食病比丘食病比丘药及瞻病人食。听食粥听受雨浴衣。与比丘尼浴衣。尔时毗舍佉母闻世尊听诸比丘受客比丘食乃至与比丘尼雨浴衣。即便尽形寿供给客比丘食乃至与比丘尼雨浴衣。时毗舍佉母闻世尊听已。即作众多雨浴衣。使人持往至僧伽蓝中。与诸比丘。诸比丘分。佛言不应分随上座次与。若不遍当忆行次。若更得衣以次行令遍。彼持贵价衣随次与。佛言不应尔。应从上座次问。若不须者然后随次与。若不遍应取僧中可分衣与令遍。时六群比丘闻佛听比丘得畜雨浴衣。即一切时春夏冬常求雨浴衣。不舍雨衣便持余用。现有雨衣犹裸形而浴。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如来虽听比丘得畜雨浴衣。云何春夏冬常求雨浴衣。不舍雨衣便持余用。现有雨衣犹裸形而浴。时诸比丘呵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春夏冬常求雨浴衣。以无数方便诃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春残一月在。当求雨浴衣半月应用浴。若比丘过一月前求雨浴衣过半月前用浴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雨衣者比丘用雨中浴衣者。有十种如上。彼比丘三月十六日应求雨浴衣。四月一日应用。若比丘三月十六日前求雨衣四月一日前用者尼萨耆波逸提。此尼萨耆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若欲舍与僧时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右膝着地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过一月前求雨浴衣过半月前用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过一月前求雨浴衣过半月前用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彼比丘忏。白如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比丘报言尔。僧即当还彼比丘雨衣作白二羯磨。应如是与。僧中应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过一月前求雨浴衣过半月前用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彼某甲比丘雨衣。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过一月前求雨浴衣过半月前用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还此某甲比丘雨浴衣。谁诸长老忍僧还彼某甲比

丘雨浴衣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此某甲比丘雨浴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中舍雨衣竟不还者突吉罗。还时有人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自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故坏若烧。若数数用。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三月十六日求四月一日用。若舍雨衣已乃更作余用。若着浴衣浴。若无雨衣。若作浴衣。若浣染。若举处染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七竟)。

尔时佛在毗兰若夏安居。佛告阿难。汝往语毗兰若婆罗门。我受汝夏安居讫今欲人间游行。阿难承佛教往至毗兰若婆罗门所。语婆罗门言。如来语汝。我受汝请夏安居讫。今欲人间游行。时毗兰若婆罗门闻世尊如是语。即忆念。我无利无善利。我无得无善得。何以故。我请沙门瞿昙及僧九十日中竟不供养。时毗兰若婆罗门。与阿难俱往世尊所。礼佛足却住一面。时世尊渐与毗兰若婆罗门说微妙法发欢喜心。即白佛言。唯愿世尊及比丘僧。于毗兰若重受我九十日请。佛语婆罗门。我已受汝请夏安居九十日讫。今欲游行人间。婆罗门重白言。愿世尊及僧受我明日请。世尊默然受请。婆罗门见世尊默然受请。即从坐起礼佛足三绕而去。还其家即夜办具种种好食。明日白佛时到。世尊着衣持钵及比丘僧五百人俱往诣其家。

到已就座而坐。时婆罗门行种种好食。饭佛及比丘僧悉令满足。食讫各自收钵。婆罗门以三衣施佛。诸比丘各施二衣。为夏安居故。时诸比丘不受衣。即语施主言。世尊未听受夏衣。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佛告诸比丘。听受夏衣。时六群比丘闻世尊听受夏衣。春夏冬一切时常乞衣。安居未竟亦乞衣亦受衣。时跋难陀释子在一处安居竟。闻异处夏安居比丘大得利养衣。即往彼安居处。问诸人言。所得夏安居衣为分未耶。答言未。持来我与汝分。复更至余处如是非一。皆问言。汝得安居衣分未耶。答言未。持来我与汝分。时跋难陀处处分衣。大得衣分持来入只桓精舍。诸比丘见已。语跋难陀言。世尊听畜三衣。三衣外不听畜长衣。此是谁衣耶。跋难陀答言处处有夏安居得衣。

我于彼得是分来。诸比丘闻已。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跋难陀释子。云何如来听受夏安居衣。何以复春夏冬一切时常乞衣。安居未竟亦乞衣亦受衣耶。跋难陀释子。异处安居异处受衣。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种种呵责六群比丘跋难陀释子。我听比丘受夏安居衣。汝云何一切时春夏冬常乞衣。安居未竟亦乞衣亦受衣。跋难陀释子异处安居异处受衣耶。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跋难陀释子已。告诸比丘。不得一切时春夏冬常乞衣。亦不得安居未竟亦乞衣亦受衣。不得异处安居异处受夏衣分。尔时世尊在舍卫国。时波斯匿王境内人民有反叛者。时王遣二大臣。名利师达多富罗那

。

王敕使征。时二大臣作是念。我等今当征。未知为得还不。我等常众僧夏安居竟为僧设食及施衣。今者安居未竟宁可办食具并诸衣物。如安居法施僧衣耶。诸长者自往僧伽蓝中。白诸比丘如是言。明日欲设饭食并施安居衣。愿各屈意。诸比丘报长者言。但施食不须衣施。何以故。夏安居未竟不得受衣不得乞衣。长者白言。我等今为波斯匿王遣征。我等自念。未知当得还。不欲如先法夏安居讫饭食众僧并施衣。今者亦欲设食并施衣。时诸比丘以是事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急施衣。诸比丘若知是急施衣应受。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十日未竟夏三月。诸比丘得急施衣。比丘知是急施衣当受。受已乃至衣时应畜。若过畜者尼萨耆波逸提。

比丘义如上急施衣者。若受便得不受便失。衣者有十种如上。衣时者。自恣竟。不受迦絺那衣一月。受迦絺那衣五月。自恣十日在。若比丘得急施衣。知是急施衣应受。受已即十日应畜。到自恣竟。不受迦絺那衣一月。受迦絺那衣五月。若自恣有九日在。比丘得急施衣。比丘知是急施衣应受。受已即九日应畜到自恣竟。不受迦絺那衣一月受迦絺那衣五月。更增一日。若自恣八日在。比丘得急施衣。比丘知是急施衣应受。受已即八日应畜。到自恣竟。不受迦絺那衣一月。受迦絺那衣五月。更增二日。若自恣七日在。比丘得急施衣。比丘知是急施衣应受。受已即七日应畜。到自恣竟不受迦絺那衣一月。受迦絺那衣五月。更增三日若自恣六日在。比丘得急施衣。比丘知是急施衣应受。

受已即六日应畜。到自恣竟。不受迦絺那衣一月。受迦絺那衣五月。更增四日。若自恣五日在。比丘得急施衣。比丘知是急施衣应受。受已即五日应畜到自恣竟。不受迦絺那衣一月。受迦絺那衣五月。更增五日若自恣四日在。比丘得急施衣。比丘知是急施衣应受。受已即四日应畜。到自恣竟。不受迦絺那衣一月。受迦絺那衣五月。更增六日。若自恣三日在。比丘得急施衣。比丘知是急施衣应受。受已即三日应畜。到自恣竟。不受迦絺那衣一月。受迦絺那衣五月。更增七日。若自恣二日在比丘得急施衣。比丘知是急施衣应受。受已即二日应畜。到自恣竟。不受迦絺那衣一月。受迦絺那衣五月。更增八日。若明日自恣。比丘得急施衣。比丘知是急施衣应受。受已即今日应畜。到自恣竟。

不受迦絺那衣一月。受迦絺那衣五月。更增九日。若比丘得急施衣。若过前过后尼萨耆波逸提。此衣应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若欲舍与僧者。应往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向上座礼胡跪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得急施衣。若过前若过后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白已然后受忏

。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得急施衣。若过前若过后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作是白已。然后受忏。受忏者语其人言。当自责汝心。比丘报言尔。僧即当还彼比丘衣白二羯磨与众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得急施衣。过前过后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

还此某甲比丘衣。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得急施衣。过前过后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还此比丘衣。谁诸长老忍僧还此某甲比丘衣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此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中舍衣竟不还者突吉罗。若教言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受作三衣及余衣。若遣与人。若数数着。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得急施衣不过前不过后不犯若为贼夺衣。若失衣。若烧衣。若漂衣过前不犯。作夺想失想烧想漂想。有嶮难道路不通。多诸贼盗恶兽难。若河水大涨。王者所执系闭命难梵行难。若彼受寄比丘或死或出行。或舍戒或贼劫。或为恶兽所害。或为水漂过后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诸比丘夏安居讫。后迦提一月满在阿兰若处住。时多有贼劫夺比丘衣钵坐具针筒什物。兼打扑诸比丘。诸比丘畏贼皆来趣只桓精舍聚住。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此诸比丘何故来趣只桓精舍聚住耶。阿难白佛言。诸比丘夏安居讫。后迦提一月满在阿兰若处住。为贼劫夺衣钵坐具针筒什物。又打扑诸比丘诸比丘畏怖故皆来趣只桓精舍住。佛告阿难。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在阿兰若有疑多恐惧处住。在如是阿兰若处住比丘欲留衣。三衣中若一一衣得留置舍内。尔时六群比丘闻佛听阿兰若处有疑恐惧处住。在如是处住欲留衣。三衣中若一一衣留置舍内。即便留衣置舍内。嘱亲友比丘已出行。后亲友比丘出衣日中晒。诸比丘见已。自相谓言。世尊制戒。听比丘畜三衣不得长。

此是谁衣耶。彼比丘言。六群比丘与我知识亲友。留衣在此出人间游行。是故我等为晒衣。时诸比丘闻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言。云何世尊听诸比丘在阿兰若处有疑恐惧处住。于三衣中留一一衣着舍内。汝等云何今多寄衣知识亲友。人间游行而离衣宿。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以此因缘集比丘僧。诃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我听诸比丘在阿兰若有疑恐惧处住比丘在如是处住三衣中留一一衣着舍内。汝等云何今多寄衣亲友人间游行离衣宿。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

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夏三月竟。后迦提一月满在阿兰若有疑恐惧处住比丘在如是处住。三衣中欲留一一衣置舍内。诸比丘有因缘离衣宿乃至六夜。若过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阿兰若处者去村五百弓。遮摩罗国弓长四肘用中肘量取。有疑处者疑有贼盗。恐怖者中有恐怖贼盗。舍内者村聚也。三衣者僧伽梨。郁多罗僧。安陀会。衣者有十种如上说。若比丘有因缘离衣宿。彼六夜竟第七夜明相未出前。若舍三衣若手捉衣若至掷石所及处。若比丘六夜竟第七夜明相未出前。不舍三衣不手捉衣不至掷石所及处住。第七夜明相出离衣宿一切犯尼萨耆。除三衣已离余衣宿者突吉罗。此尼萨耆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

若欲舍与僧者。应往至僧中偏露右肩。脱革屣右膝着地礼上座足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离衣宿过六夜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白已然后受忏。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离衣宿过六夜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如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比丘报言尔。僧即应还彼比丘衣白二羯磨。应如是与。众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离衣宿过六夜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彼比丘衣。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离衣宿过六夜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还彼比丘衣。谁诸长老忍僧还此比丘衣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彼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若比丘舍衣竟不还彼比丘衣者突吉罗。若教不还者突吉罗。若净施。若遣与人。或受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数数取着。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已经六夜第七夜明相未出前到衣所。若舍衣若手捉衣若至掷石所及处不犯。若劫夺想失想漂想烧想不舍衣不手捉衣不至掷石所及处不犯。若船济不通道路崄难。多诸盗贼有恶兽。河水瀑涨强力所执。或为系闭或命难或梵行难。不舍衣不捉衣不至掷石所及处。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九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先有一居士恒好惠施。意欲饭佛比丘僧兼布施好衣。时跋难陀释子。闻彼居士欲饭佛比丘僧兼施好衣。即往彼居士家。问居士言。实欲饭佛及比丘僧并施好衣耶。居士报言尔。跋难陀释子语居士言。众僧有大善利有大威力有大福德。施众僧者多。汝今食施众僧。衣可施我一人。居士言可尔。尔时长者便不复与僧办具衣。即其夜供办种种多美饮食。明日白僧时到。诸比丘僧着衣持钵往居士家就座而坐。时居士见长老比丘威仪具足。发大声言。我云何为如是严整众僧衣

而作留难。时诸比丘问居士言。何故作如是语。时居士以实而答。时众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跋难陀释子。云何断众僧利而自入己。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释子。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断众僧利而自入己耶。尔时世尊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释子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断僧物而自入己者尼萨耆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不知是僧物非僧物。为许僧不许僧。后乃知是僧物已许僧。或有作尼萨耆波逸提忏悔。或惭愧。若不知者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知是僧物自求入己者尼萨耆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僧物为僧故已与僧。僧物者已许僧。为僧者为僧故作未许僧。已与僧者已许僧已舍与。僧物者衣钵坐具针筒下至饮水器。

若比丘知是僧物自求入己者尼萨耆波逸提。若物许僧转与塔者突吉罗。若许塔转与僧者突吉罗。若物许四方僧转与现在僧者突吉罗。若物许现前僧转与四方僧者突吉罗。若物许比丘僧转与比丘尼僧者突吉罗。若许比丘尼僧转与比丘僧者突吉罗。许异处与异处突吉罗。若已许作许想者尼萨耆波逸提。若已许心疑突吉罗。若未许作许想突吉罗。若未许疑突吉罗。此尼萨耆当舍与僧。若众多人若一人。不得别众舍。若舍不成舍突吉罗。若欲舍与僧者。应往僧中偏露右肩右膝着地礼上座胡跪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我某甲比丘知是物已许僧而自入己犯舍堕。今舍与僧。舍已当忏悔前受忏人白已然后受忏。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知是物已许僧而自入己犯舍堕。今舍与僧。

若僧时到僧忍听。我受某甲比丘忏。白如是。白已然后受忏。当语彼人言。自责汝心。彼比丘答言尔。僧即应还彼比丘所舍物。应作白二羯磨与。众中当差堪能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知是物已许僧而自入己犯舍堕。今舍与僧。若僧时到僧忍听。还彼比丘所舍物。白如是。大德僧听。此某甲比丘知是物已许僧求自入己犯舍堕。今舍与僧。僧今还彼比丘所舍物。谁诸长老忍僧还彼比丘所舍物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还彼比丘所舍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舍与竟不还彼比丘所舍物者突吉罗。若教人莫还者突吉罗。若转作净施。若遣与人若受作三衣。若作波利迦罗衣。若数数用。一切突吉罗。比丘尼尼萨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

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不知。若已许作不许想。若许少劝令与多。若许少人劝与多人。欲许恶劝与好者。或戏笑语。若误语。或独处语。或梦中语。欲说此乃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竟)。

四分律藏卷第十一 初分之十一(九十事初)

尔时佛在释翅瘦迦维罗卫尼拘类园中。尔时释种中有释迦子。字象力。善能谈论。常与外道梵志论议。若不如时便违反前语若僧中问是语时即复违反前语。于众中知而妄语。诸梵志等讥嫌言。沙门释子无有惭愧常作妄语。而自称言。我行正法。如今有何正法。论议不如时便违反前语。于众僧中问时复违反前语。于众中知而妄语。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象力释子。汝云何与梵志共论议。设不如时便自违反前语。于众僧中问即复违反前语。于众僧中知而妄语耶。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象力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象力比丘。与梵志共论议。设不如时便违反前语。于众僧中问即复违反前语。于众中知而妄语耶。尔时世尊。无数方便呵责象力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知而妄语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知而妄语者。不见言见不闻言闻。不触言触不知言知。见言不见闻言不闻。触言不触知言不知。见者眼识能见。闻者耳识能闻。触者三识能触。鼻识舌识身识。知者意识能知。不见者。除眼识余五识是。不闻者。除耳识余五识是。不触者。除三识余眼识耳识意识是。不知者。除意识余五识是。若不见不闻不触不知。彼如是言。我见闻触知。知而妄语者波逸提。若不见不闻不触不知。是中见想闻想触想知想。彼便言。我不见不闻不触不知。知而妄语者波逸提。若不见不闻不触不知。意中生疑。彼作是言。我无有疑便言。我见我闻我触我知。知而妄语者波逸提。若不见不闻不触不知。意中有疑。便言。我是中无疑。便言。我不见不闻不触不知。知而妄语者波逸提。若不见不闻不触不知。意中无复疑。便言。我有疑我见我闻我触我知。知而妄语者波逸提。我不见我不闻我不触我不知。意中无疑。便言。我有疑我不见不闻不触不知。知而妄语者波逸提。此应广说。本作是念。我当妄语。妄语时自知是妄语。妄语已知是妄语。故妄语波逸提。本作是念。我当妄语。妄语时自知是妄语。妄语竟不自忆作妄语。故妄语波逸提。本不作是念。我当妄语。妄语时自知是妄语。妄语竟知是妄语。故妄语波逸提。本不作妄语意。妄语时知是妄语。妄语已不忆是妄语。故妄语波逸提。所见异所忍异本所欲异所触异所想异所心异。如此诸事皆是妄语。于大众中知而妄语者波逸提。说而了了者波逸提。说而不了了者突吉罗。说戒时乃至三问忆念罪而不说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不见言不见。不闻言不闻。不触言不触。不知言不知。见言见闻言闻。触言触知言知。意有见想便说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断诤事种类骂比丘。比丘惭愧忘失前后不得语。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云何六群比丘。断诤事种类骂比丘。使惭愧忘失前后。不得语。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断诤事种类骂比丘。使惭愧忘失前后使不得语。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往古世时得刹尸罗国婆罗门有牛。昼夜养飤刮刷摩扪。时得刹尸罗国复有长者。于城市街巷遍自唱言。谁有力牛与我力牛共驾百车货金千两。时婆罗门牛闻唱声自念。此婆罗门昼夜餧飤我刮刷摩扪。

我今宜当尽力自竭取彼千两金报此人恩。时彼牛即语婆罗门言。汝今当知。得刹尸罗国中有长者作是唱言。谁有牛与我牛共驾百车货金千两。主今可往至彼长者家语言。我有牛可与汝牛共驾百车货金千两。时婆罗门即往至长者家语言。我有牛可与汝牛共驾百车货金千两。长者报言。今正是时。婆罗门即牵己牛与长者牛共驾百车货金千两。时多人观看。婆罗门于众人前作毁呰语。一角可牵。时牛闻毁呰语。即怀惭愧不肯出力与对诤竞。于是长者牛胜。婆罗门牛不如。输金千两。时婆罗门语彼牛言。我昼夜餧飤摩扪刮刷。望汝当与我尽力胜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输金千两耶。牛语婆罗门言。汝于众人前毁呰我言。一角可牵。使我大惭愧于众人。是故不能复出力与彼竞驾。若能改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毁我者。

便可往语彼长者言。能更与我牛共驾百车者更倍出二千两金。婆罗门语牛言。勿复令我更输二千两金。牛报婆罗门言。汝勿复在众人前毁呰我言一角可牵。于众人前当赞叹我好牵端严好角。时婆罗门至彼长者家语言。能更与我牛共驾百车者货二千两金。长者报言。今正是时。时婆罗门牛与长者牛共驾百车货二千两金。多人共看。时婆罗门于众人前赞叹牛言。好牵端严好角。牛闻此语。即便勇力与彼竞驾。婆罗门牛得胜。长者牛不如。婆罗门得二千两金。尔时佛语诸比丘。凡人欲有所说。当说善语不应说恶语。善语者善。恶语者自热恼。是故诸比丘。畜生得人毁呰犹自惭愧不堪进力。况复于人得他毁辱能不有惭愧耶。此六群比丘痴人。断诤事种类骂诸比丘。使惭愧忘前失后使不得语。

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种类毁呰语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种类毁呰人者。卑姓家生行业亦卑。伎术工巧亦卑。或言汝是犯过人。或言汝多结使人。或言汝盲人。或言汝秃瞎人。卑者旃陀罗种除粪种竹师种车师

种。卑姓者。拘凑拘尸婆苏昼迦葉阿提利夜婆罗堕。若本非卑姓习卑伎术即是卑姓。卑业者。贩卖猪羊杀牛放鹰鹞猎人网鱼作贼捕贼者守城知刑狱。卑伎者。锻作木作瓦陶作皮韦作剃发作簸箕作。犯者。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恶说。结者。从嗔恚乃至五百结。盲瞎者。盲瞎癞躄跛聋哑及余众患所加。若比丘骂余比丘言。

汝生卑贱家汝业卑伎术卑。汝犯汝结使汝秃瞎。如是等若面骂若喻骂若自比骂。面骂者。言汝是旃陀罗家生除粪家生。竹师种车师种。拘凑拘尸婆苏昼迦葉阿提梨夜婆罗堕种。若本非卑姓习卑伎术即是卑姓。汝是贩卖人。杀牛猪羊人。汝是作贼捕贼人。汝是守城知刑狱人。汝是锻作木作瓦陶作皮韦作剃发作人。汝是犯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恶说人。汝是从嗔恚结人。乃至五百结人。汝是盲瞎秃躄跛哑聋及众患所加人。喻骂者。汝似旃陀罗种。汝似除粪种。汝似竹师种。汝似车师种。汝似拘凑。汝似拘尸婆苏昼种。汝似迦葉种。汝似阿提梨夜种。汝似婆罗堕种。汝似贩卖猪羊人。汝似杀牛人。汝似放鹰鹞人。汝似网鱼猎人。汝似作贼者捕贼者。汝似守城知刑狱人。

汝似锻作人。汝似木作人。汝似瓦陶作人。汝似皮韦作人。汝似剃发人。汝似犯波罗夷人。汝似犯僧伽婆尸沙人。汝似犯波逸提人。汝似犯波罗提提舍尼人。汝似犯偷兰遮人。汝似犯突吉罗人。汝似犯恶说人。汝似结使人。汝似盲瞎人。汝似秃人。汝似躄跛人。汝似哑聋人。自比骂者。我非旃陀罗种。我非除粪种。我非竹师种。我非车师种。我非拘凑拘尸婆苏昼迦葉阿提梨夜婆罗堕贩卖猪羊杀牛人放鹰鹞人网鱼猎人作贼人捕贼守城知刑狱人锻作人木作人竹作人车作人瓦陶作人皮韦作人剃发人。我非犯波罗夷人僧伽婆尸沙人波逸提人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恶说人。我非结使。我非盲瞎秃跛躄哑聋人。若比丘如上说。种类毁呰者波逸提。若种类毁呰语了了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

若以说善法而面骂。若喻骂自比骂。说善法者。阿兰若乞食补纳衣乃至坐禅人。说善法面骂者。汝是阿兰若乃至坐禅人。喻骂者。汝似阿练若乃至坐禅人。自比骂者。我非是阿练若。乃至我非坐禅人。若比丘。说善法面骂人喻骂自比骂说而了了者突吉罗。说不了了者亦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相利故说。为法故说。为律故说为教授故说。为亲友故说。或戏笑故说。或因语次失口说。或在独处说。或于梦中语。或欲说此而误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传彼此语。传此屏语向彼说。传彼屏语向此说如是不息。遂至众中未有斗事而生斗事。已有斗事而不灭。诸比丘各作是念。众僧以何因缘本无斗诤而有此诤。已有诤事而不能灭耶。诸比丘自知此六群比丘传彼此语。遂至僧中斗诤。先未有诤事而生诤事。已有诤事而不能灭。时众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传彼此语。遂至僧中先未有诤事而生诤事。已有诤事而不能灭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云何汝等传彼此语。遂至僧中先未有诤事而生诤事。已有诤事而不灭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汝等当听。古昔有两恶兽为伴。一名善牙师子。二名善博虎。昼夜伺捕众鹿。时有一野干逐彼二兽后。食其残肉以自全命时彼野干窃自生念。我今不能久与相逐。当以何方便斗乱彼二兽令不复相随。时野干即往善牙师子所。如是语善牙。善博虎有如是语言。我生处胜种姓胜。形色胜汝力势胜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师子逐我后。食我残肉以自全命。即说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复胜

善牙不能善 善博如是语

善牙问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兽共集一处相见自知尔时野干窃语善牙已。便往语善博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语。而我今日种姓生处悉皆胜汝力势亦胜。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博虎食我残肉而自活命。即说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复胜

善博不能善 善牙如是语

善博问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兽共集一处相见自知。后二兽共集一处嗔眼相视。善牙师子便作是念。我不应不问。便先下手打彼。尔时善牙师子向善博虎。而说偈问。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复胜

善牙不如我 善博说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斗乱我等。善博虎说偈答善牙师子言。

善博不说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复胜 善牙不能善

若受无利言 信他彼此语

亲厚自破坏 便成于冤家

若以知真实 当灭除嗔恼

今可至诚说 令身得利益

今当善降伏 除灭恶知识

可杀此野干 斗乱我等者

即打野干杀。二兽还和合。尔时佛告诸比丘。此二兽为彼所破。共集一处相见不悦。况复于人。为人所破心能不恼。云何六群比丘。斗乱彼此。先无诤事而生诤事。已有诤事而不能灭。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两舌语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两舌者。比丘斗乱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及大臣外道异学沙门婆罗门。比丘尼还斗乱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及大臣外道异学沙门婆罗门比丘。式叉摩那还斗乱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及大臣外道异学沙门婆罗门比丘比丘尼。沙弥还斗乱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及大臣外道异学沙门婆罗门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尼还斗乱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及大臣外道异学沙门婆罗门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还斗乱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及大臣外道异学沙门婆罗门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夷还斗乱优婆夷国王及大臣外道异学沙门婆罗门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国王还斗乱国王及大臣外道异学沙门婆罗门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大臣还斗乱大臣外道异学沙门婆罗门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还斗乱种种外道沙门婆罗门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大臣。斗乱者。某甲说是言。汝是旃陀罗种除粪种竹师种车师种拘凑拘尸婆苏昼种迦葉阿提梨夜婆罗堕贩卖猪羊杀牛放鹰网鱼猎师作贼捕贼守城刑狱锻作陶师皮师剃发师。汝犯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恶说结使者。从嗔恚乃至五百结。秃盲瞎跛躄聋哑。若有比丘破皆是比丘斗乱。说而了了者波逸提。说而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破恶知识。破恶伴党。破方便坏僧者。破助坏僧者。破二人三人作羯磨者。破若作非法羯磨非律羯磨者。破若僧若塔若庙若和上同和上若阿阇梨同阿阇梨若知识若亲友若数数语者无义无利欲方便作无义无利。破如是人者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阿那律。从舍卫国向拘萨罗国。中路至无比丘住处村。问言。谁与我住处。闻彼有一淫女家常安止宾客在门屋下住。时阿那律即往至彼淫女家语言。大妹。欲寄止一宿可得尔不。淫女答曰。可住门下宽广随意止宿。阿那律即入门下。自敷草蓐坐具结加趺坐。一心思惟系念在前。尔时拘萨罗国诸长者有行缘之便。亦投彼村求觅宿处。亦复闻彼淫女家常止宾客。即便往其家求寄宿言。欲于此寄一宿可尔不。淫女答言。我已先听一沙门宿。君可问彼沙门。可得共宿者便可止宿。其人即往阿那律所语言。我向语主人求宿即见听许。今欲共宿不相妨耶。阿那律答言。我草蓐敷竟门屋宽大可随意宿勿疑也。时诸长者即入门屋下。长者伴多坐相逼近。

时淫女见已即生愍念心言。此阿那律是豪贵子孙。习乐来久不能忍苦。今诸长者共相逼近。即至阿那律所语言。尊者习乐来久不能忍苦。今诸长者共相逼近。尊者能入我舍内宿不。即报言可。尔时尊者阿那律即便入舍。在其坐处结加趺坐系念在前。时淫女室中然灯烛竟夕不绝。彼淫女于初夜来往阿那律所语言。近有诸长者婆罗门种。多诸财宝。皆来语我言。可与我作妇。我即语彼诸长者言。汝等丑陋不能为汝等作妇。若是端正者我今当为其作妇。我观尊者形貌端正。可为我作夫耶。时尊者阿那律虽闻此语默然不答亦不观视。何以故由尊者得无上二俱解脱故。到后夜末明相欲出。时复语阿那律言。诸婆罗门长者种皆多财宝语我言。为我作妇。我即不许。然阿那律颜貌端政可为我作夫耶。

阿那律复默然不答亦不观视。何以故。由是尊者得无上二俱解脱故。尔时此淫女即脱衣来前捉之。时阿那律。以神足力踊身在空中。淫女见之惭愧裸身蹲住。即疾疾取衣着已叉手合掌。仰面空中向阿那律言。忏悔忏悔如是至三。愿尊者还来在本处坐。阿那律即下在本处坐。此女人礼阿那律足已却坐一面。阿那律为说种种微妙法。所谓施义戒义生天之义。呵欲不净度有漏缚。称赞出离为乐增益解脱。时淫女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时淫女见法得法已。唯愿听许为优婆夷。归依佛法僧。自今已去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愿尊者今日受我请食。阿那律默然受之。彼淫女知阿那律默然受请已。即办具种种甘膳饮食而供养之。食已取一小床在阿那律前坐。阿那律为说种种法劝喻令其心喜。

为说法已从坐而去。还僧伽蓝中。以此因缘具向诸比丘说。时众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阿那律言。云何阿那律。与妇女同室宿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阿那律言。汝实与女人独同室宿不。答言实尔。佛无数方便呵责阿那律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阿那律。与妇女同室宿。世尊以无数方便呵

责阿那律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妇女同室宿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妇女者。人女有知命根不断。室者。有四周墙壁。障上有覆。或前敞而无壁。或有四壁上无覆。或有虽覆而不遍。

或有虽覆遍而有开处。是谓室若比丘先宿妇女后至。或妇女先至比丘后到。或二人俱至。若亚卧随胁着地波逸提。随转侧波逸提。若天女阿修罗女若龙女夜叉女饿鬼女同室宿者突吉罗。与畜生女能变化不能变化者同室宿突吉罗。若与黄门二根人同室宿突吉罗。昼日妇女立比丘卧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比丘不知彼室内有妇女而宿。若比丘先至而妇女后至比丘不知。若屋有覆而无四边障。或尽覆而半障。或尽覆而少障。或尽障而不覆。或有尽障而少覆。或半覆半障。或少覆少障。或不覆不障露地无犯。此室中若行若坐无犯。若头眩倒地。若病卧无犯。或为强力所捉。若为人所缚。若命难净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竟)。

尔时世尊在旷野城。六群比丘与诸长者共在讲堂止住。时六群中有一人。散乱心睡眠无所觉知。小转侧形体发露。时有比丘以衣覆已。复更转侧露形。一比丘复以衣覆之。寻复转侧而形起。时诸长者见已。便生讥嫌大笑调弄。时眠比丘心怀惭愧无颜。诸比丘亦惭愧。其中有少欲知足知惭愧行头陀乐学戒者。讥嫌此比丘言。云何六群比丘。与诸长者共止宿耶。时诸比丘即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与诸长者共止宿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未受大戒人共宿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佛在拘睒毗国。诸比丘如是言。佛不听我曹与未受大戒人共宿。当遣罗云出去。时罗云无屋住往厕上宿。时佛知之。往诣厕所作謦欬声。时罗云亦复謦欬。世尊知而故问。此中有谁。罗云答言。我是罗云。复问汝在此中作何等耶。答言。诸比丘言。不得与未受具戒人共宿驱我出。世尊即便言。云何愚痴比丘。无有慈心乃驱小儿出。是佛子不护我意耶。即便授指与之令捉。将来自入住房共止一宿。明日清旦集诸比丘告言。汝等无慈心乃驱出小儿。是佛子不护我意耶。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与未受大戒人共二宿。若至三宿。明相未出时应起避去。若至第四宿。若自去若使未受戒人去。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与未受大戒人共宿。过二宿至三宿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未受戒人者。除比丘比丘尼。余未受大戒人是。同室宿者如前说。若比丘先至。未受大戒人后至。未受戒人前至。比丘后至。或二人俱至。若胁着地犯。若小转侧亦犯。若天男阿须罗男。乾闼婆男。夜叉男。饿鬼男。及与畜生中能变化者不能变化者。共过二宿三宿突吉罗。比丘尼

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比丘先不知在彼住。而未受戒人在后至。若未受戒人在前至。比丘在后至。若屋上有覆无四障。或尽覆而半障。或有尽障而少覆。或半障半覆。或少障少覆。若空露地。若坐若经行不犯若头眩倒地。若病卧。或为强力所执。若为系闭。若命难净行难是为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竟)。

尔时佛在旷野城。六群比丘。与诸长者。共在讲堂诵佛经语。语声高大。如婆罗门诵书声无异。乱诸坐禅者。时诸比丘闻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六群比丘言。云何与诸长者在讲堂中。共诵经如婆罗门诵书声耶。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等云何与长者共在讲堂中诵经声如婆罗门无异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未受戒人共诵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未受戒者除比丘比丘尼余者是。句义非句义。句味非句味。字义非字义。句义者。与人同诵不前不后。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非句义者。如一人说诸恶莫作未竟。第二人抄前言诸恶莫作。句味者。二人共诵不前不后。眼无常耳无常乃至意无常。非句味者。如一人未称眼无常。第二人抄前言眼无常字义者。二人共诵不前不后阿罗波遮那。非字义者。如一人未称言阿也。第二人抄前言阿也。句法者佛所说声闻所说仙人所说诸天所说。若比丘与未受戒人共诵。一说二说三说。若口授若书授若了了波逸提。说而不了了突吉罗。天子阿修罗子夜叉子龙子乾闼婆子畜生能变化者。一说二说三说。说而了了不了了者突吉罗。若师不教言我说竟汝可说者师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我说竟汝说。一人诵竟一人书。若二人同业同诵或戏笑语。或疾疾语。或独语。或梦中语。或欲说此乃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竟)。

尔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有行波利婆沙摩那埵比丘在下行坐。时六群比丘语诸白衣。汝等知如许人在下行坐者不耶。白衣报言我等不知。六群比丘语言。此等犯如是事。犯如是事故。众僧罚使在下行坐。有过比丘闻之惭愧。余比丘闻之亦惭愧。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六群比丘言。云何比丘犯粗恶事。乃向白衣说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知比丘犯粗恶事。乃向白衣说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比丘犯粗恶罪。向未受大戒人说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比丘。或不知粗恶不知不粗恶。后乃方知粗恶或有作波逸提忏悔者。或有畏慎者。

佛言不知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知比丘犯粗恶罪。向未受大戒人说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舍利弗为众所差。在王众中及诸人民众中说调达过。调达所作者。莫言是佛法僧。当知是调达所作。舍利弗闻已便生畏慎心。诸比丘知已往白世尊。世尊告言。众僧所差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知他有粗恶罪。向未受大戒人说。除僧羯磨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未受大戒者。除比丘比丘尼余者是。粗恶罪者。四波罗夷僧伽婆尸沙。僧者。一羯磨一说戒。若比丘知他有粗恶罪。向未受大戒人说。除僧羯磨波逸提。若说了了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除粗恶罪已。更以余罪。向未受大戒人说者突吉罗。自犯粗恶罪。向未受大戒人说者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以余人粗恶罪。向未受大戒人说者突吉罗。粗恶罪粗恶想波逸提。粗恶罪疑突吉罗。非粗恶粗恶罪想突吉罗。非粗恶疑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不知。若众僧差。粗恶非粗恶想。若白衣先已闻此粗恶罪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竟)。

尔时佛在毗舍离猕猴池楼阁精舍。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佛知而故问。婆求园比丘颇实尔耶。白佛言。实尔世尊。佛言。汝等痴人。真实犹不得向人说。何况不实。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婆求园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向未受大戒人说过人法言。我见是我知是。实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未受大戒者。除比丘比丘尼余者是。人法者。人界人阴人入。上人法者诸法出要。自言。得身念善思惟有戒有欲有不放逸有精进有定有正定有道有修行有智慧有见有得有果。若彼真实有此事。向未受大戒人说。了了者波逸提。说而不了了者突吉罗。若手印书。若作知相遣人。了了波逸提。不了了突吉罗。若天子阿修罗子夜叉子乾闼婆子龙子饿鬼子畜生能变化不能变化者向说得上人法。了了不了了突吉罗。若实得上人法。向受大戒人非同意者说突吉罗。若自称言。我得根力觉道禅定解脱入三昧向人说者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增上慢。若自言是业报不言是修得。若实得上人法向同意比丘说。若说根力觉道解脱入三昧。不向人说我得。或戏笑语独语。若梦中语。欲说此乃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迦留陀夷。时到着衣持钵诣一大长者家。在姑前与儿妇耳语说法。姑见已即问妇言。向比丘说何等事耶。妇报言与我说法。姑语妇言。若说法者。当高声说令我等闻。云何耳中独言耶。其妇报言。向者语如兄弟语无异。更无余过失。时乞食比丘闻已。即呵责迦留陀夷言。云何尊者。于姑前与儿妇耳语说法耶。尔时乞食比丘还至僧伽蓝中。以此因缘具向诸比丘说。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迦留陀夷。云何尊者。在姑前为他儿妇耳语说法耶。诸比丘往世

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留陀夷。汝实尔于姑前与他儿妇耳语说法耶。答曰实尔。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

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云何于姑前为他儿妇耳语说法耶。呵责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此迦留陀夷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女人说法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有诸女人请诸比丘言。唯愿诸尊。与我等说法。时诸比丘各有畏慎心。世尊制戒。比丘不得与女人说法。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与女人五六语说法。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为女人说法。过五六语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诸比丘复有畏慎心。以无有知男子便休。不与女人说法。佛告诸比丘。自今已去有有知男子。听过五六语与女人说法。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

若比丘与女人说法。过五六语除有知男子波逸提。时有诸女人。请诸比丘言。大德。愿授我五戒。时诸比丘有畏慎心。以无有知男子便不与戒佛言。自今已去听无有知男子与女人受五戒。时有女人请诸比丘。大德为我说五戒法。时无有知男子。比丘有畏慎心。不与说五戒法。佛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诸比丘无有知男子与女人说五戒法。时有诸女人欲受八关斋法。诸比丘有畏慎心。以无有知男子不与受斋法。佛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诸比丘无有知男子与女人受八关斋法。时诸女人请诸比丘。大德为我说八关斋法。时无有知男子。比丘畏慎心不与说八关斋法。佛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诸比丘无有知男子与女人说八关斋法。尔时诸女人白诸比丘。大德我等欲闻八贤圣道法。时无有知男子。

比丘心有畏慎。不与说八圣道法。佛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比丘无有知男子与女人说八圣道法。时有诸女人白诸比丘言。大德为我说十不善法。时无有知男子。比丘心有畏慎。不与说十不善法。佛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诸比丘无有知男子与女人说十不善法。时有诸女人白诸比丘。大德为我等说十善法。诸比丘有畏慎心。无有知男子。不与说十善法。佛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诸比丘无有知男子与女人说十善法。时有诸女人来问诸比丘义。比丘有畏慎心。以无有知男子。不答诸女人问义。佛告比丘。自今已去听无有知男子答诸女人问义。若不解当广为说。自今已去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女人说法。过五六语除有知男子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女人亦如上说。五语者。色无我受想行识无我。

六语者。眼无常耳鼻舌身意无常。有知男子者解粗恶不粗恶事。若比丘为女人说法。过五六语除有知男子。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若天女阿修罗女龙女夜

叉女乾闼婆女饿鬼女畜生女能变化者。为说过五六语了了不了了突吉罗。畜生中有不能变化者。为说过五六语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五六语有知男子前过说。若无有知男子前。授优婆夷五戒。及说五戒法。与八关斋法。说八斋法。及说八圣道法。为说十不善法十善法及女人问义。如是无有知男子应答。若不解得广为说。若戏笑语。疾疾语。独语梦中语。欲说此乃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竟)。

四分律藏卷第十二 初分之十二

尔时佛在旷野城。时六群比丘。与佛修治讲堂绕堂周匝自掘地。时诸长者见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惭耻断他命根。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今观之有何正法。而自掘地断他命根。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六群比丘言云何为佛修治讲堂自掘地。使诸长者讥嫌耶。诸比丘即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自掘地使诸长者讥嫌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自手掘地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六群比丘。修治讲堂教人掘地言掘是置是。时诸长者见已讥嫌。云何沙门释子不知惭愧。教人掘地断他命无有慈心。自称我知正法。如今观之何有正法。尔时诸比丘闻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六群比丘。云何修治佛讲堂教人掘地言掘是置是。使诸长者讥嫌耶。呵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修治讲堂。教人掘地言掘是置是。使诸长者讥嫌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若比丘自手掘地若教人掘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地者已掘地。未掘地。若已掘地经四月被雨渍还如本若用锄或以钁斫。或以椎打。或以镰刀刺。乃至指爪掏伤地一切波逸提。打橛入地者波逸提。地上然火波逸提。地有地想波逸提。若不教言看是知是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语言知是看是。若曳材木曳竹。若蓺倒地扶正。若反塼石取牛屎取崩岸土。若取鼠坏土。若除经行处土。若除屋内土。若来往经行。若扫地。若杖筑地。若不故掘一切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竟)。

尔时佛在旷野城。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告言。有一旷野比丘修治屋舍故自斫树耶。答曰。实斫。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修治屋舍故自斫树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

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坏鬼神村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鬼者非人是。村者一切草木是。若斫截堕故名坏。村有五种。有根种枝种节生种覆罗种子子种。根种者。呵梨陀姜忧尸罗贸他致吒卢揵陀楼及余根所生种者是。枝种者。柳舍摩罗婆罗醯他及余枝种等是。节生种者。苏蔓那华苏罗婆蒲醯那罗勒蓼及余节生种者是。覆罗种者。甘蔗竹苇藕根及余覆罗生种者是。子子种者。子还生子者是。若生生想。自断若教他断若自炒教他炒自煮教他煮波逸提。若生疑。若自断教他断自炒教他炒自煮教他煮突吉罗。生非生想。若自断教他断乃至煮突吉罗。非生生想。若自断教他断乃至煮亦突吉罗非生疑。若自断教他断。乃至煮亦突吉罗。草木七种色。青黄赤白黑缥紫色。生草木作生草木想。若自断教他断乃至煮波逸提。生草木疑。若自断教他断。乃至煮突吉罗。生草木非生草木想。若自断教他断乃至煮突吉罗。非生草木生草木想。若自断教他断乃至煮突吉罗。非生草木疑。若自断教他断乃至煮突吉罗。若打撅着生树上波逸提。若以火着生草木上波逸提。若断多分生草木波逸提。断半干半生草木突吉罗。若不言看是知是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言看是知是。若断枯干草木。若于生草木上曳材曳竹正蓺障。若拨塹石。若取牛屎。若生草覆道以杖披遮令开。若以瓦石柱之而断伤草木。若除经行地上。若扫经行来往处地。误拨断生草木。若以杖筑地拨生草木断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一竟)。

尔时世尊。在拘睒毗瞿师罗园中。尔时尊者阐陀比丘犯罪。诸比丘问言。汝自知犯罪不耶。即以余事报诸比丘。汝向谁语。为说何事。为论何理。为语我为语谁耶。是谁犯罪。罪由何生。我不见罪。云何言我有罪。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阐陀比丘言。汝云何自知犯罪。余比丘问。乃以余事报诸比丘。汝向谁语为说何事为论何理为我说为余人说谁犯罪罪由何生我不见罪云何言我有罪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集比丘僧。呵责阐陀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阐陀比丘。汝犯罪诸比丘问言。汝自知罪不。即以余语答诸比丘。汝向谁语为说何事为论何理为我说为余人说谁犯罪罪由何生我不见罪云何作如是语耶。

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阐陀比丘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白已当名作余语。应如是白。大德僧听。此阐陀比丘犯罪。诸比丘问言。汝今自知犯罪不。即以余事报诸比丘言。汝向谁语为说何事为论何理为我说为余人说谁犯罪罪由何生我不见罪。若僧时到僧忍听。当名阐陀比丘作余语。白如是。作是白已。名作余语。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余语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尊者阐陀比丘。众僧与制不得作余语。后便触恼众僧。唤来不来。不唤来便来。应

起不起。不应起便起。应语不语不应语便语。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阐陀比丘言。云何众僧名作余语已后故触恼众僧。唤来不来不唤来便来。

应起不起不应起便起。应语不语不应语便语。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阐陀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阐陀比丘。众僧与制名作余语。后故触恼众僧。唤来不来不唤便来。应起不起不应起便起。应语不语不应语便语。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阐陀比丘已语诸比丘。自今已去白已名阐陀比丘作触恼。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阐陀比丘。僧名作余语已触恼众僧唤来不来不唤便来。应起不起不应起便起应语不语不应语便语。若僧时到僧忍听。制阐陀比丘名作触恼。白如是。白已名作触恼。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妄作异语恼他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余语者。僧未作白便作余语。

汝向谁说为说何事为论何理为我说为余人说我不见此罪。如是语者尽突吉罗。若作白已如是语者一切尽波逸提。触恼者。若未白前。唤来不来不唤来便来应起不起不应起便起应语不语不应语便语。一切尽突吉罗。若白竟作如是语一切尽波逸提。若上座唤来不来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重听不解前语有参错。汝向谁说乃至我不见此罪。若欲为作非法羯磨非毗尼羯磨。若僧若塔寺若和上同和上若阿阇梨同阿阇梨若亲旧知识欲为作无利益羯磨。不与和合唤来不来不犯。若欲为作非法羯磨非毗尼羯磨。若僧若塔寺若和上同和上阿阇梨同阿阇梨若亲旧知识欲为作无利益羯磨。若欲知教言莫来便来不犯。若一坐食若不作余食法食。若病唤起不起不犯。

或舍崩坏或烧。或毒蛇入舍。或遇贼或虎狼师子。或为强力将去。或为他所缚。或命难或梵行难。教莫起便起不犯若恶心问若问上人法汝说是不与说不犯。若作非法羯磨非毗尼羯磨。若僧若塔寺若和上同和上若阿阇梨同阿阇梨若亲旧知识。若欲为作无利益教莫语便语不犯若小语若疾疾语若梦中语若独语。欲说此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二竟)。

尔时世尊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尊者沓婆摩罗子。为众僧所差。知僧坐具及差僧食。时慈地比丘。其中间相去。齐眼见耳不闻处。自相谓言此沓婆摩罗子有爱有恚有怖有痴余比丘语言此沓婆摩罗子为众僧所差。知僧坐具及差僧食。汝等莫说彼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慈地比丘报言。我等不面说。在屏处讥嫌耳。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慈地比丘言。此沓婆摩罗子。为僧所差知僧坐具及差僧食。云何汝等言彼有爱有恚有怖有痴。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

具白世尊。世尊即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慈地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慈地比丘。沓婆摩罗子为僧所差。知僧坐具及差僧食。汝等云何嫌责彼言。有爱有嗔有怖有痴。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慈地比丘已告诸比丘。慈地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讥嫌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慈地比丘后复更作方便。便齐沓婆摩罗子闻而不见处。自相谓言。此沓婆摩罗子有爱有嗔有怖有痴。诸比丘语言。佛不制戒言讥嫌波逸提耶。慈地比丘报言。我等不嫌是骂耳。时有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慈地比丘言。此沓婆摩罗子为僧所差。知僧坐具及差僧食。汝等云何骂耶。诸比丘呵责已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慈地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沓婆摩罗子为僧所差。知僧坐具及差僧食。汝等云何骂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慈地比丘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若比丘嫌骂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若面见讥嫌若背面骂。面见嫌者。齐眼见不闻处言。有爱有嗔有怖有痴。背面骂者。齐耳闻不见处言。有爱有嗔有怖有痴。比丘嫌骂比丘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若上座教汝嫌骂。若受教嫌骂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其人实有其事。而有爱有嗔有怖有痴恐后有悔恨。语令如法发露。便言有爱有嗔有怖有痴无犯。若戏笑语独语梦中语。欲说此乃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舍卫城中有一长者欲请众僧饭食。时有十七群比丘。取僧坐具。在露地敷。而经行望食时到。时到已不收摄僧坐具便往彼食。僧坐具即为风尘土坌。虫鸟啄坏污秽不净诸比丘食已还至僧伽蓝中。见僧坐具风尘土坌虫鸟啄坏污秽不净。即问言。谁敷僧坐具不收摄而舍去耶。乃使风尘土坌虫鸟啄坏污秽不净。答言。十七群比丘取敷。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十七群比丘言。汝云何敷僧坐具而不收摄。使风尘土坌虫鸟啄坏污秽不净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十七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十七群比丘。敷僧坐具不收摄而去。使风尘土坌虫鸟啄坏污秽不净。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十七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取僧绳床木床若卧具坐褥。露地自敷若教人敷舍去。不自举不教人举波逸提。比丘义如上。众僧物为僧属僧。僧物者。已舍与僧。为僧者。为僧作未舍与僧。属僧者。已入僧已舍与僧。绳床者有五种。旋脚绳床。直脚绳床。曲脚绳床。入陛绳床。无脚绳床。木床亦如是。卧具者或用坐或用卧褥者用坐。若比丘。以僧绳

床木床卧具坐褥在露地敷若教人敷。去时若彼有旧住比丘若摩摩帝若经营人。当语言。我今付授汝。汝守护看。若都无人者。当举着屏处而去若无屏处。自知此处必无有破坏当安隐。持粗者覆好者上而去。若即时得还便应去。若疾雨疾还不坏坐具者应往。若中雨中行及得还者应往。若少雨少行及得还者应往。彼比丘应次第作如是方便去。若比丘不作如是方便而行初出门波逸提。若一足在门外一足在门内。意欲去而不去还悔一切突吉罗。若二人共一绳床木床坐。下坐应收而去。下坐作如是意。谓上座当收。而上座竟不收。而下座犯波逸提。复以非威仪故突吉罗。上座意谓下座当收。而下座不收上座犯波逸提。若二人不前不后俱不收二俱波逸提。及余空绳床木床踞床。若机浴床。若卧具表里若地敷。若取绳索毳放在露地不收便去突吉罗。若敷僧卧具在露地不收。而入房坐思惟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取僧绳床木床踞床。若机若卧具坐褥在露地自敷若教人敷。去时语旧住人若摩摩帝若经营人言。守护此付授汝。若无人者收着屏处而去。若无屏处可安。自知此处必无忘失不畏坏。若以粗者覆好者上而去。若即去即时还。若暴风疾雨疾得还。若中雨中行。若少雨徐行得还者。若次第作如是方便去无犯。若为力势所缚。若命难若梵行难。不作次第而去不犯。若二人共一绳床坐。下座应收。诸余空木床绳床踞床。若机浴床若卧具表里。若地敷绳索毳衬敷在露地若收而去。若在露地敷僧坐具收摄已入房思惟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客比丘。语旧住比丘。我在边僧房中敷卧具宿。后异时不语旧比丘便去。僧卧具烂坏虫啮色变。时旧住比丘。于小食大食时夜说法时说戒时。不见客比丘。旧住比丘作是念。何以不见客比丘耶。将不命过。或能远去。或能反戒作白衣。或能被贼。或为恶兽所食。或为水所漂。彼即往到房。见众僧坐具烂坏虫啮色变。见已嫌彼客比丘所为。云何客比丘。语我在边房敷众僧卧具宿不语我而去。使众僧坐具烂坏虫啮色变。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客比丘。云何客比丘。语旧比丘在边房敷众僧卧具宿不语而去。使众僧卧具烂坏虫啮色变。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比丘僧。呵责客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在边房敷众僧卧具宿去。而不语旧比丘。使众僧敷具烂坏色变。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客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于僧房中敷僧卧具。若自敷若教人敷。若坐若卧。去时不自举不教人举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众僧物者如上说。卧具绳床木床卧褥坐具枕地敷下至卧毡。彼比丘。僧房中若敷众僧卧具。若自敷若教人敷。若坐若卧。去时不自举不教人举。是中若有旧住比丘有经营人若摩摩帝。当语言与我掌护牢举。于中若无人付授。

不畏失当移床离壁高搘床脚。持枕褥卧具置里。以余卧具覆上而去。若恐坏败。当取卧具毡褥枕举置衣架上竖床而去。彼比丘当如是作而去。若比丘不作如是而去。若出界外波逸提。一脚在界外一脚在界内还悔而不去一切突吉罗。若期去而不去突吉罗。若即还不久二宿在界外至第三宿明相未出。若自往到房中。若遣使往语。若摩摩帝若知事人语言。汝掌护此物。若比丘出界外二宿。至第三宿明相未出。不自往至房中不遣使语言汝掌护此物者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敷众僧卧具。若自敷若教人敷若坐若卧。若彼去时。是中有旧住人若摩摩帝若知事人语言。汝守护是物于中作摩摩帝。若无人付授。应量宜不坏败。当举床离壁持卧具枕毡褥举着床上重覆而去。若畏坏败当举卧具着衣架上竖床而去。作如是而去者无犯。若房舍坏崩落火烧。若毒蛇在内。盗贼虎狼师子强力势者所执。若被系若命难若梵行难。若时还不久。若二宿界外。第三宿明相未出当自去。若遣使语彼旧住人。汝掌护此物作摩摩帝。若水道留难。若道路有贼虎狼师子。若大水涨。为力势所持。若被系若命难若梵行难。二夜在界外第三宿明相出自不得往。不得遣使语人掌护此物与我作摩摩帝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五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及十七群比丘。在拘萨罗国。道路行向余聚落。至无比丘住处。时十七群比丘语六群比丘言。汝等先前去求止住处。六群比丘语言。汝自去我何豫汝事。六群比丘是十七群比丘上座。十七群比丘语六群比丘言。汝是我等上座。上座应先求住处。我等后当求。六群比丘报言。汝等去我不求住处。时十七群比丘即往求住处。自敷卧具止宿。时六群比丘知十七群比丘求得宿止处敷卧具竟。往语言汝等起。当以大小次第止住。彼言我不与汝起。六群问言。汝等今者几岁耶。十七群报言。诸长老实是我上座。我等先已语长老。可先求住处。然后我等当求住处。而今已住终不能复移。时六群比丘。强在坐间敷卧具宿。十七群比丘高声称言。诸尊莫尔诸尊莫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讥嫌六群比丘言。云何六群比丘。十七群比丘先得住处。后来强于中间敷卧具。而宿耶。诸比丘往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十七群比丘先得住处。后来强于中间敷卧具而宿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先比丘得住处。后来强于中间敷卧具止宿念言。若彼人嫌窄者自当去。作如是因缘非余非威仪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不知是先住处非先住处。后乃知是先住处。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畏慎者佛言。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知先比丘住处。后来强于中间敷卧具止宿念言。彼

若嫌窄者自当避我去。作如是因缘非余非威仪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中间者。若头边若脚边若两胁边。卧具者。草敷叶敷下至地敷卧毡。若比丘。知他比丘先得住处。后来强于中间敷卧具止宿。随转侧胁着床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知若语已住。若先与开间。若间宽广不相妨阂。若有亲旧人。亲旧人教言。但于中敷。我自当为语其主。若倒地若病转侧堕上。若为力势所持。若被系闭。若命难若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六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及十七群比丘。在拘萨罗旷野道中行至小住处。时十七群比丘语六群比丘言。长老先去敷卧具。六群报言。汝自去我何豫汝事。六群比丘是十七群比丘上座。彼如是言。长老是我等上座。长老先去敷卧具。我等当次第敷之。六群报言。汝但去我不敷。十七群比丘净洁自喜。入寺里扫洒房舍令净。敷好卧具于中止宿。时六群比丘。知十七群入寺扫洒房舍净洁敷好卧具已。即往入房语言。长老起随次坐。语言我等不起。六群即问言。汝等今几岁耶。十七群比丘报言。长老实是我等上座。我先已语上座先敷我等后次第敷。今已坐不能起。今已逼暮但当尽共宿。尔时六群比丘强牵嗔不喜驱出房。时十七群比丘高声言。莫尔诸贤莫尔诸贤。时比房比丘闻之即问言。汝等何故高声大唤。时十七群比丘具以此事说之。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云何嗔不喜强牵十七群比丘驱出僧房。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嗔不喜强牵十七群比丘驱出僧房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嗔他比丘不喜僧房舍中住。若自牵出教他牵出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僧房者如上。若比丘嗔他比丘不喜在僧房舍中。若自牵若教人牵。随所牵多少随出房波逸提。若牵多人出多户。多波逸提。若牵多人出一户。多波逸提。若牵一人出多户。多波逸提。若牵一人出一户。一波逸提。若持他物出突吉罗。若持物掷着户外突吉罗。若闭他着户外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无恚恨心随次第出若共宿二夜至三夜遣未受戒人出。若破戒若破见若破威仪。若为他所举若为他所摈若应摈。以是因缘故有命难梵行难。驱逐如此人等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诸比丘在重阁上住。坐脱脚床上坐不安庠。阁下有比丘止宿阁薄床脚脱堕下比丘上。坏身血出。时比丘仰向恚骂。云何比丘。在重阁上住坐脱脚床上坐不安庠。使床脚下脱打伤我身至令血出。诸比丘闻之。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彼比丘言。云何比丘。乃在重阁上坐脱脚床上坐不安庠。床

脚下脱打彼比丘身使血出。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即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在重阁上坐脱脚床上坐不安庠令床脚下脱打彼比丘身伤血出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若房若重阁上脱脚绳床若木床若坐若卧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舍者。僧房若私房。重阁者。立头不至上者是。脱脚床者脚入陛。比丘在重阁上坐脱脚床。若坐若卧随胁着床随转侧波逸提。除脱脚床已。若在独坐床或一板床或浴床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坐旋脚绳床直脚绳床曲脚床无脚床若床榰大若脱脚床安细腰。若彼重阁上有板覆。若刻木作华覆若重厚覆。若反床坐。若脱床脚坐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八竟)。

尔时世尊在拘睒弥国。尔时尊者阐陀比丘。起大屋以虫水和泥教人和。诸长者见嫌责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无有慈心害众生命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今观之有何正法。以虫水和泥教人和害众生命。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阐陀言。云何起房屋以虫水和泥教人和害众生命。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即集比丘僧。呵责阐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阐陀。起屋以虫水和泥教人和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阐陀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以虫水和泥若教人和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比丘。未知有虫水无虫水。后乃知有虫。或有波逸提忏悔者或有畏慎者。佛言。不知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知水有虫。若自浇泥若草若教人浇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若知水有虫以草若土掷中者波逸提。除水已若有虫酪浆清酪浆若酢若渍麦浆以浇泥若草若教人者波逸提。若以土若草著有虫清酪浆中酢中水中渍麦浆中若教人者波逸提若有虫水有虫水想波逸提。虫水疑突吉罗无虫水有虫水想突吉罗。无虫水疑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不知有虫作无虫想若虫大以手触水令虫去。若漉水洒地。若教人洒者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九竟)。

尔时世尊在拘睒弥国瞿师罗园中。尔时尊者阐陀比丘。起大房覆已有余草复更重覆。故有余草第三覆。犹复有余草在。时彼作是念。我不能常从檀越求索草。为更重覆不止屋便摧破。诸居士见嫌其所为沙门释子不知惭愧乞求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今观之有何正法。作此大舍重覆不止。致使摧折崩破耶。檀越虽与受者应知足。时诸比丘闻之。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阐陀比丘。云何起大房重覆不止。

而使摧折崩破。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比丘僧。呵责阐陀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阐陀。起大房重覆不止。使摧折崩破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阐陀比丘已告诸比丘。阐陀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作大房舍。户扇窗牖及余庄饰具。指授覆苫齐二三节。若过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大舍者多用物及余庄饰者刻镂彩画。覆者有二种纵覆横覆。彼比丘指授二节覆已。第三节未竟当去至不见不闻处。若比丘二节覆已。第三节未竟不去至不见不闻处。若第三节竟波逸提。若舍闻处至见处。舍见处至闻处。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指授覆苫二节竟。至第三节覆未竟至不见不闻处。水陆道断贼难诸恶兽难水大涨或为力势所持若被系若命难若梵行难。指授覆二节至第三节未竟不去至不见不闻处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于中夏安居。尽是众所知识。如舍利弗大目揵连尊者大迦葉尊者大迦旃延尊者劫宾那尊者摩诃拘絺罗尊者摩诃朱那尊者阿那律尊者离越尊者阿难尊者难陀尊者那提。如是等五百人俱。尔时大爱道比丘尼。差摩比丘尼。莲华色比丘尼。提舍瞿昙弥比丘尼。波梨遮罗夷比丘尼。诉弥比丘尼。数那比丘尼。苏罗比丘尼。遮罗夷比丘尼。婆遮罗比丘尼。尸罗婆遮那比丘尼。阿罗婆比丘尼。摩罗毗比丘尼。朱泥比丘尼。婆泥比丘尼。如是等五百比丘尼。大爱道为首。于舍卫国王园中夏安居。尔时大爱道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坐已白世尊言。唯愿世尊。听诸比丘与比丘尼教诫说法。佛告大爱道瞿昙弥。今听诸比丘与比丘尼教诫与比丘尼说法。尔时大爱道头面礼足而去。尔时世尊告阿难曰。自今已去听随次差上座大比丘教诫比丘尼为说法。尔时阿难闻世尊教。即往般陀比丘所语言。长老。为比丘尼教诫说法。般陀报阿难言。我所诵唯一偈耳。云何教诫比丘尼云何说法。阿难复重语般陀。长老。教诫比丘尼为说法。般陀复报阿难言。我所诵者唯一偈耳。云何教诫比丘尼为说法。阿难第三语般陀比丘。世尊有教。差上座比丘教诫比丘尼为说法。长老。应教诫比丘尼为说法。时尊者般陀默然受敕。时六群比丘尼闻尊者般陀比丘明日当次来教授。自相谓言。此愚闇般陀。唯诵一偈耳。说已当默然更何所说。尔时尊者般陀。明日清旦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已。还入僧伽蓝中。整衣服将一比丘。往诣王园中比丘尼安居所。尔时诸比丘尼。遥见尊者般陀来。各前往迎。有拂拭衣服者。有捉钵敷坐具者。有办净水洗足器者。尔时尊者般陀。即就座而坐。诸比丘尼等前礼足已在一面坐。

尔时大爱道。白尊者般陀言。今正是时。可为诸比丘尼教诫说法。尔时般陀即说偈言。

入寂者欢喜 见法得安乐

世无恚最乐 不害于众生

世间无欲乐 出离于爱欲

若调伏我慢 是为第一乐

尔时尊者般陀。说此偈已即入第四禅。时六群比丘尼。各相向调戏言。我先有此语。般陀比丘痴人唯诵一偈。若来为我等说已。更何所说。今者默然果如所言。时诸罗汉比丘尼。闻般陀所说皆大欢喜。知般陀有大神力。时大爱道。复语尊者般陀。为诸比丘尼教诫说法。尔时般陀比丘。即重说向者偈已入第四禅默然无言。时大爱道。复重请尊者般陀。为诸比丘尼教诫说法。般陀比丘即复重说向者偈已还入第四禅默然而住。时六群比丘尼复自相谓言。尊者般陀闇塞唯诵一偈。若来为我等说者一说则已。如今默然果如所言。唯有阿罗汉比丘尼。知般陀是阿罗汉有大神力。时尊者般陀便作此念。我今观众人心闻我向者所说为欢喜不。尔时尊者般陀。即观诸比丘尼心。或有喜者或有不喜者即复更念言。

我今宁可为其作悔恨相。即升虚空或现身说法。或隐形而说法。或现半身说法。或不现半身而说法。或身出烟炎或不现。尔时尊者般陀在空中。为诸比丘尼现此众变说法已。即于空中而去。尔时六群比丘遣信语六群比丘尼言。我等次当与比丘尼教诫说法。时六群比丘尼即白比丘尼僧。六群比丘次当教授说法。尔时六群比丘夜过已。明日清旦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乞食已还僧伽蓝中。更整衣服摄持威仪往诣王园。至比丘尼安居所就座而坐。时诸比丘尼礼足已各就座而坐。时六群比丘。教诫比丘尼乃说余事。不说戒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少欲知足出要进业舍离趣善不处愦闹十二因缘论。但说王者论人民论军马论斗诤论大臣论骑乘论妇女论华鬘论酒会论淫女论床卧论衣服论美饮食论浴池娱乐论作亲里论别异论思惟俗事论入海论。

多入如是论中。或笑或舞或鼓唇弹鼓簧或啸。或鼓口作吹贝声。或作孔雀鸣。或作鹤鸣。或并走或一脚跛行或干战。时六群比丘尼见如是事极大欢喜言。六群比丘作如是教授最是其宜。罗汉比丘尼以恭敬心故默然无言。尔时大爱道。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立。须臾白世尊言。六群比丘次当教授比丘尼。乃说余事。亦不与说戒论定论乃至不处愦闹十二因缘论。但为说王者论乃至思惟俗事入海论乃复戏笑或歌舞。乃至一脚跛行干战。尔时大爱道白世尊说此事已。头面礼足而去。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六群比丘言。汝等实尔如是教诲比丘尼不。时六群比丘报言。实尔世尊。世尊尔时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

如是教授比丘尼耶。

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当众僧中差教授比丘尼人。白二羯磨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若僧时到僧忍听。差某甲比丘教授比丘尼。白如是。大德僧听。差此某甲比丘教授比丘尼。谁诸长老忍。差此比丘教授比丘尼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差某甲比丘教授比丘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六群比丘作是言。僧不差我等教授比丘尼。即出在界外。更互相差教授比丘尼。遣使语六群比丘尼。为我白尼僧言。六群比丘。僧差当来教诫比丘尼。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僧不差汝教授比丘尼。云何在界外。更互相差教诫比丘尼。遣使语比丘尼言僧已差我等教诫比丘尼耶。时六群比丘尼即为白比丘尼僧言。

众僧已差六群比丘教诫比丘尼。时大爱道闻此语已。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已头面礼足而去。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比丘僧。知而故问六群比丘言。汝等实出界外更互相差教授比丘尼僧不。答言实尔。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痴人。僧不差教授比丘尼。出界外更互相差教授比丘尼。遣使语六群比丘尼言。为我白尼僧言。僧差我等教诫比丘尼。我今当教授比丘尼。世尊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若有比丘成就十法者。然后得教授比丘尼。戒律具足。多闻诵二部戒。利决断无疑。善能说法。族姓出家。颜貌端正。比丘尼众见便欢喜。

堪任与比丘尼众说法劝令欢喜。不为佛出家而披法服犯重法。若满二十岁若过二十岁。如此等可与比丘尼教诫。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僧不差教诫比丘尼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僧者一说戒一羯磨。差者僧中所差白二羯磨。教授者八不可违法。何等八若百腊比丘尼见初受戒比丘。当起迎逆问讯礼拜请令坐。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应违。比丘尼不得骂比丘。不得诽谤言破戒破见破威仪。如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应违。比丘尼不得举比丘罪言汝所作尔汝所作不尔。不得作自言。不得遮他觅罪。不得遮他说戒自恣。比丘尼不得说比丘过失。比丘得说比丘尼过失。如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应违。已学于戒式叉摩那应从众僧求受大戒。

如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应违。若比丘尼犯僧残罪。应半月在二部僧中行摩那埵。如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应违。比丘尼于半月当从众僧中求索教授人。如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应违。比丘尼不应在无比丘处夏安居。如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应违。比丘尼夏安居讫。当诣众僧中求三事见闻疑自恣。如此法

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寿不应违。于说戒时上座当问比丘尼众。遣何人来耶。若有即起白僧言。比丘尼僧和合。礼比丘僧足求索教诫人。说戒时上座应更问言。谁为教诫比丘尼。若有者应差。若教诫比丘尼者多。应遣使语比丘尼僧。此多有教诫人。汝为请谁耶。若彼尼言我请此人。若复报言。我随僧处分者。僧应随常教授比丘尼者次第差。

比丘僧应克时到比丘尼亦克时往迎。若比丘克时不至突吉罗。比丘尼至时不迎亦突吉罗。若闻教授师来。比丘尼当出半由旬迎。供给所须办洗浴具。为作粥种种饭食。不作如是供办者突吉罗。若僧不差或非教授日而往与说八不可违法者突吉罗。若僧不差而往与说法者波逸提。若比丘僧病。应遣人礼拜问讯。若比丘不和合众不满足。应遣人礼拜问讯。若不突吉罗。若比丘尼僧病。亦应遣人礼拜问讯。比丘僧若比丘尼众不和合众不满足者。亦当遣人礼拜问讯。若不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众僧差教授比丘尼。说戒时上座问谁遣比丘尼来。若有即应起白僧言。比丘尼僧和合礼比丘僧足求教授比丘尼人。上座当问言。谁应教诲比丘尼耶。

若有应差教授。若教授人多。上座应问。为请谁教授耶。若比丘尼言。我正请某甲。僧应随所言差。若比丘尼言一以任僧处分者。尔时即当于常教授人中随次差往。众僧当克时而往。比丘尼亦当克时而迎。时比丘尼闻教授师来。当出半由旬迎。安置坐处办洗浴具。办粥种种饭食。若众僧所差至集会日与说八不违法。应次往与说法。若众僧病。比丘尼遣信礼众僧。众僧不满别部不和合遣信礼。若比丘尼病若众不满不和合。亦遣信礼拜问讯众僧。若水道留难道路峭难贼盗虎狼师子河水暴涨力势所持。若被系闭命难梵行难。不容遣人礼拜问讯。如此等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一竟)。

四分律藏卷第十三 初分之十三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尊者难陀。为众僧所差教授比丘尼。教授比丘尼已默然而住。尔时大爱道语言。尊者难陀。我等欲得闻法。愿更与我等说。尔时尊者难陀。与说法已默然而住。大爱道复重请言。我等欲得闻法愿与我等说。时尊者难陀好音声为说法。听者乐闻遂至日暮。时比丘尼。出只桓精舍往舍卫城。城门已闭不得入门。即便依门外城堑中宿。晨旦门开在前入城。时诸长者见已皆言。沙门释子无有惭耻无清净行。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有何正法。汝等皆观此比丘尼。竟夜与比丘共宿昼便放还。诸比丘闻已。众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言。云何难陀。与比丘尼教诫乃至日暮。使诸长者嫌责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尊者难陀。汝实与比丘尼教诫至日暮耶。答曰实尔。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难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

。所不应为。云何难陀与比丘尼说法教诫乃至日暮耶。呵责已告诸比丘。此难陀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为僧差教授比丘尼乃至日暮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僧者一教授一羯磨。教授者众僧中差白二羯磨。彼比丘众僧所差教授比丘尼。应乃至日未暮当还。若比丘教授比丘尼乃至日暮者波逸提。除教授若受经若诵经若问若以余事乃至日暮突吉罗。除比丘尼已若为余妇女诵经若受经若问若以余事至日暮突吉罗。若日暮日暮想波逸提。日暮疑突吉罗。日暮不日暮想突吉罗。不日暮日暮想突吉罗。不日暮疑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教授比丘尼日未暮便休。除妇女已若为余人若教诵经受经若问若以余事不犯。若船济处说法比丘尼听。若与贾客共行夜说法。若至比丘尼寺中说法。若说戒日来在众中请教授人值说法便听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二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彼比丘尼闻教授师来半由旬迎。安处房舍办粥若饮食床座具洗浴处。尔时六群比丘作是念。彼诸比丘不差我等教授比丘尼。生嫉妒心言。彼诸比丘教授比丘尼无有真实。但为饮食故教授比丘尼诵经受经若问。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云何作如是语。诸比丘不差我等教授比丘尼。便生嫉妒心彼诸比丘教授比丘尼无有真实。但为饮食故教授比丘尼若诵经受经若问。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乃作是言。彼诸比丘不差我等教授比丘尼。便生嫉妒心。彼诸比丘教授比丘尼无有真实。但为饮食故教授比丘尼若诵经受经若问。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语诸比丘作如是语。比丘为饮食故教授比丘尼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彼比丘作是言。诸比丘为饮食故教授比丘尼。为饮食故教诵经受经若问。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其事实尔。为饮食供养故教授比丘尼。为饮食故教诵经受经若问。若戏笑语独处语梦中语。欲说此乃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舍卫城中有一乞食比丘威仪具足。时有比丘尼见便生善心。数请彼比丘。比丘不受。后于异时只桓众僧分衣物。此比丘持衣分出只桓门。彼比丘尼方来入只桓。彼比丘念言。此比丘尼数数请我而我不受。我今宁可持此衣分用请彼。彼必不取足以相遗。时此比丘语比丘尼言。大妹。此衣是我分。须者可取。时比丘尼辄便受之。此比丘嫌责比丘尼言。我数数向人说言。彼比丘尼数请我。以钵中

遗余与我而我不取。我作如是念。彼比丘尼数数请我。以钵中遗余与我而我不取。我今宁可持此衣分与彼比丘尼。彼必不受足以相遗。而彼便受之。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彼比丘言。云何比丘。与比丘尼衣不舍而请他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与比丘尼衣不舍而请他。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比丘尼衣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其中有比丘畏慎不敢与亲里比丘尼衣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与亲里比丘尼衣。若与非亲里比丘尼衣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只桓中二部僧共分衣物。比丘衣分比丘尼得。比丘尼衣分比丘得。时比丘尼所得衣持来诣僧伽蓝中。白诸比丘。大德。持此衣共贸易耶。比丘答言诸妹。我曹不得与非亲里比丘尼衣。尔时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若贸易听与非亲里比丘尼衣。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与非亲里比丘尼衣除贸易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非亲里者如上说。亲里者亦如上。衣者有十种如上说。贸易者。以衣易衣。以衣易非衣。以非衣易衣。针贸刀若缕线下至药一片。若比丘与非亲里比丘尼衣。除贸易波逸提。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与亲里尼。衣共相贸易与塔与佛与僧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比丘尼欲作僧伽梨。以作衣故来至僧伽蓝中。语尊者迦留陀夷。大德。我持此衣财欲作僧伽梨。愿尊者与我作。迦留陀夷报言。我不能作。问言。何故不与我作。报言。汝等喜数来相催促故不能作。比丘尼报言。我不数来相催随作竟与我。迦留陀夷报言可尔。时比丘尼授衣与之而去。迦留陀夷善知作衣法。即与裁之作男女行淫欲像。时比丘尼来至僧伽蓝中。问迦留陀夷言。大德。为我成衣未耶。答言衣已成。比丘尼言。衣若成者今可见与。时迦留陀夷即襞衣授与之。语言大妹。当知此衣不得妄解披看亦莫示人若白时到当着此衣在比丘尼僧后行。时比丘尼如其教。亦不披衣看复不语人知。后于异时白时到。即着此衣。在比丘尼僧后行。诸居士见皆共讥笑。或拍手相向。或打木或啸。或高声大笑言。汝等看此比丘尼所著衣。汝等看此比丘尼所著衣。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见已语此比丘尼言大妹。速脱襞此衣。即便襞之着肩上。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食后还僧伽蓝中。语彼比丘尼言。取汝向者衣来我欲看之。即持出示之。问言。谁与汝作此衣。报言是迦留陀夷作。语言何不披看持示同学耶。缝割好不牢不。时比丘尼以迦留陀夷所敕事具向说之。时比丘尼众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迦留陀夷。云何与比丘尼乃作如是衣。尔时比丘尼白诸比丘。诸比丘即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留陀夷言。汝实与

比丘尼作如是衣耶。答曰实尔。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与比丘尼作如是衣耶。呵责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比丘尼作衣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畏慎。不敢与亲里比丘尼作衣。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比丘与亲里比丘尼作衣。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与非亲里比丘尼作衣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非亲里亲里者如上。衣者有十种亦如上。若彼比丘与非亲里比丘尼作衣。随刀截多少波逸提。随一缝一针亦波逸提。若复披看牵挽熨治以手摩扪。若捉角头挽方正安帖。若缘若索綖若续綖。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与亲里比丘尼作。与僧作若为塔。若借着浣染治还主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五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迦留陀夷颜貌端正。偷兰难陀比丘尼亦复颜貌端正。与人有异。迦留陀夷有欲意于偷兰难陀比丘尼。偷兰难陀比丘尼亦有欲意于迦留陀夷尔时迦留陀夷。清旦着衣持钵。往至偷兰难陀所。在门外共一处坐。时诸居士见已皆共嫌之。各自相谓言。汝等观此二人共坐。犹如夫妇亦如鸳鸯。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迦留陀夷云何与偷兰难陀比丘尼在门外共一处坐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留陀夷言。汝实与偷兰难陀比丘尼在门外共一处坐耶。答曰实尔。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与偷兰难陀比丘尼共在门外一处坐耶。呵责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比丘尼在屏处坐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一处者一是比丘一是比丘尼。屏障处者。见屏处闻屏处。见屏处者。若尘若雾若烟云若黑闇不见也。闻屏处者。乃至不闻常语声。障者。若树若墙若篱若衣若复以余物障。若比丘独在屏处与比丘尼坐者波逸提。若盲而不聋聋而不盲突吉罗。立住者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比丘有伴。若有智人有二不盲不聋不聋不盲。若行过卒倒地。若病转侧。若为力势所持。若被系闭。若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六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与六群比丘尼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诸居士见皆共嫌之。沙门。释子无有惭愧不修梵行。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与比丘尼人间游行。若有所欲便下道。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与六群比丘尼共人间游行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

。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与六群比丘尼共在拘萨罗人间游行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比丘尼共行。从一村乃至一村间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不先与比丘尼共期。卒道路相遇畏慎不敢共行。佛言。若不共期无犯。自今已去应如是说戒若比丘与比丘尼共期。同一道行乃至一村间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众多比丘。从舍卫国欲至毗舍离。时众多比丘尼。亦从舍卫国欲至毗舍离。诸比丘尼问比丘言。大德。欲何所至耶。诸比丘报言。我欲至毗舍离。比丘尼言。大德。我亦欲往。诸比丘报言。大妹。若欲往者当在前。我等在后。若我等在前大妹在后何以故世尊制戒不得与比丘尼同道行。诸比丘尼言。大德。是我等上尊。应在前我等在后。时诸比丘尼在后。为贼所劫失衣钵。诸比丘以此事具白世尊。世尊言。自今已去若与贾客行若疑畏怖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与比丘尼期同一道行。从一村乃至一村除异时波逸提。异时者。与贾客行若疑畏怖时。是谓异时比丘义如上。期者。言共去至某村某城某国土。有疑处者。疑有贼劫盗。恐怖者。恐有贼劫盗。道者村间有分齐行处是。若比丘与比丘尼期同一道行。乃至村间分齐处。随众多界多少一一波逸提。非村若空处。行乃至十。里波逸提。若减一村若减十里突吉罗。若多村间同一界行突吉罗。方便欲去共期庄严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不共期大伴行疑恐怖处。若往彼得安隐。若为力势者所持。若被系若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与六群比丘尼共乘船上水下水。时诸居士见皆共嫌之。自相谓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不修梵行。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何有正法。与比丘尼共乘船上水下水。若有所欲时便住船岸边随意。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云何与六群比丘尼共乘船上水下水。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与六群比丘尼共乘船上水下水。世尊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比丘尼共乘船上水下水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比丘不期而畏慎。佛言。不期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与比丘尼共期同。一船上水下水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有众多比丘。欲渡恒水从此岸至彼岸。尔时众多比丘尼。亦欲渡恒水从此岸。至彼岸诸比丘尼往问言大德。欲何所至耶。比丘报言。我等欲渡恒水。比丘尼

言。可得共伴渡不。诸比丘报言。诸妹在前我等在后。若不尔者。诸妹在后我等在前。何以故。世尊制戒不得与比丘尼同一船渡水。是故不得。比丘尼白言。大德是我等所尊。则应在前我等在后。尔时夏月天大暴雨。江水泛涨船到彼岸。未还之间日已暮。诸比丘尼即在岸边宿。夜遇恶贼劫夺。尔时诸比丘往白佛。佛言。直渡至彼岸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与比丘尼共期同乘一船上水下水除直渡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共期亦如上。船者如上所说。若比丘与比丘尼共期同一船上水下水。除直渡若入船里波逸提。若一脚在船上一脚在地。若方便欲入而不入。若共期庄严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不共期。若直渡彼岸。若入船船师失济上水下水。若往彼岸不得安隐。或为力势者所持。或被系或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八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舍卫城中有一居士。请舍利弗目连与饭食。彼即于夜办具种种美食。明日露地敷好坐具已白时到。尔时偷兰难陀比丘尼。先是居士家比丘尼。时偷兰难陀。明旦着衣持钵诣彼居士家。见居士在露地敷众多好坐具见已。即问居士言。居士敷此众多坐具欲请诸比丘耶。答言欲请。比丘尼即问言。请何等比丘耶。报言。我请舍利弗目连。比丘尼语言。居士所请者尽是下贱人。若先语我者我当为居士请龙中之龙。居士问言。何者是龙中之龙。比丘尼答言。尊者提婆达三闻陀罗达骞驮罗达婆瞿婆离迦留罗提舍是。言语之顷舍利弗目连已至。比丘尼见已语居士言。龙中之龙已至。居士即语比丘尼言。汝向者言下贱人。今云何言龙中之龙耶。自今已去勿复来往我家。

尔时居士白舍利弗目连坐即就座而坐。时居士出种种甘美饮食供养。食已除去食器。头面礼足已更取小床在一面坐。白言。我欲得闻法。时舍利弗目连。为说种种微妙法劝令欢喜。与说法已从坐而去。还至僧伽蓝中。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世尊知而故问舍利弗目连言。汝等今日受请食为得充足不耶。舍利弗目连白佛言。食虽充足。我于居士家。亦是下贱。亦是龙中之龙。佛问言。何故耶。尔时舍利弗目连。以此因缘具白世尊言。是提婆达遣部党比丘尼。为作劝化供养彼受饮食。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提婆达部党比丘言。汝等实遣比丘尼往叹誉劝化檀越得食不。对曰实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提婆达部党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

所不应为。云何汝等。遣比丘尼劝化檀越受彼食耶。呵责提婆达部党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遣比丘尼劝化得食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比丘

。不知有劝化无劝化。然后乃知。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疑者。先不知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知比丘尼教化得食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罗阅城中有大长者。是梨师达亲友知识。彼作是言。若大德梨师达来至罗阅城者。我等当为梨师达初至故供养众僧。长者家比丘尼闻此语默然在怀。于异时尊者梨师达来入罗阅城。尔时比丘尼闻尊者梨师达来入城。便往语长者言。欲知不。梨师达已来入罗阅城。

长者即遣信至僧伽蓝中请之。明日清旦愿尊屈意。并及众僧受我食。尔时长者。即其夜办具种种甘美饮食。清旦往白时到。尔时诸比丘。着衣持钵往诣长者家就座而坐。时长者往诣梨师达所语言。正为尊者故饭食众僧。时梨师达问长者言。云何知我来至此也。长者报言。家所供养比丘尼见语。梨师达语长者言。若实尔者。我不应食此食。长者报言。我亦不从此比丘尼语设此食。我先有誓愿。若梨师达来者。我设饭食供养众僧。梨师达复语长者言。虽有此语我亦不应食此食。时梨师达即止不食。尔时诸比丘具白世尊。世尊告言。若檀越先意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知比丘尼赞叹教化因缘得食食。除檀越先有意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教化者。阿练若乞食人着粪扫衣作余食法不食一坐食一抟食冢间露地坐树下坐常坐随。

坐持三衣赞偈多闻法师持律坐禅也。食者。从旦至中得食。彼比丘知比丘尼教化得食。食咽咽波逸提。除此饭食已。教化得余衬体衣灯油涂脚油一切突吉罗。知教化教化想波逸提。教化疑突吉罗。不教化教化想突吉罗。不教化疑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不知若檀越先意。若教化无教化想。若比丘尼自作。若檀越令比丘尼经营。若不故教化而乞食与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九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毗舍离嫁女与舍卫国人。后与姑共诤还诣本国。尔时阿那律。从舍卫国欲至毗舍离国。时彼妇女问尊者阿那律言。尊者欲至何处耶。答言。我欲至毗舍离。妇女即言。可见将去不。答言可尔。尔时尊者阿那律。便与此妇女同一道行。尔时妇女夫主先行不在。后日还家不见其妇。即问母言。我妇为所在耶。其母报言与我斗竟便逃走去不知所在。尔时夫主速疾往逐之。于道路得妇。将诣阿那律所语言。何故将我妇逃走耶。时阿那律答言。止止莫作此语。我等不尔。长者语言。云何言不尔。汝今现与同道行。其妇语夫主言。我与此尊者行如兄弟相逐无他过恶。夫主报言。此人今日将汝逃走。岂可不作此言耶。尔时其人即打阿那律垂断命根。尔时尊者阿那律。即下道在一静处结加趺坐。直身正意系念在前入火光三昧。时长者见已便生善心。长者念言。若此阿那律从三昧起者。我当礼拜忏悔。时尊者阿那律从三昧觉已。长者即便忏悔。唯愿大德。受我忏悔。阿那律受其忏悔。尔时长者礼足已在一面坐。尔时阿

那律。为长者说种种微妙法令发欢喜心。与说法已即从坐起而去。尔时阿那律食已。往到僧伽蓝中。以此因缘具向诸比丘说。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阿那律。云何阿那律。独与妇女共一道行。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即集比丘僧。知而故问阿那律言。汝实共妇女同一道行耶。答言实尔。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阿那律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今云何与妇人共同一道行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阿那律已告诸比丘。此阿那律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妇女同一道行。乃至村间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不共期道路相遇。有畏慎不敢共行。佛言不期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与妇女共期同一道行。乃至村间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妇女者如上说。共期者亦如上说。道者亦如上说。若比丘与妇女共期同一道行。乃至村间。随众多界分齐一一波逸提。若无村若空处行十里波逸提。若减一。村减十里突吉罗。若村里一界共行者突吉罗。若方便欲行而不行。若共期庄严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共期事须往彼得安隐。若为力势所持。若被系闭。若命难若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拘萨罗国有无住处村。有居士为比丘作住处。常供给饮食。若在此住者当听一食。尔时有六群比丘。欲往拘萨罗国无住处村。至彼住处经一宿得美好饮食。故复住第二宿复得美好饮食。彼六群比丘作如是念。我所以游行者正为食耳。今者已得彼于此住处数数食。时诸居士皆共讥嫌。此沙门释子无有厌足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于此住处数数受食。正似我曹常为此沙门释子供给饮食。我本为周给一宿住者耳。尔时诸比丘闻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六群比丘。于此住处数数受食。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于此住处数数受食。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一住处食应受一食。若过一食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舍利弗在拘萨罗国游行。诣此无住处村住一宿。明日清旦得好食。舍利弗于彼得病。念言。世尊制戒比丘一宿处应一食。若过者波逸提。即扶病而去。病遂增动。尔时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病比丘过受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施一食处无病比丘应一食。若过受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住处者在中一宿食者。乃至时食。病者离彼村增剧者是。若无病比丘。于彼

一宿处过受食咽咽波逸提。除食已更受余衬身衣灯油涂脚油尽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一宿受食病过受食。若诸居士请大德住我当与食。我等为沙门释子故设此宿处供给饮食。若不得沙门释子亦当与余人耳。若檀越次第请食。若儿若女若妹及儿妇次第请食无犯。或今日受此人食。或明日乃受彼人食。或水瀑涨道路涩难。若有贼盗虎狼师子。或为力势者所持。或被系闭。或命难梵行难过一食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一竟)。

四分律藏卷第十四 初分之十四

尔时世尊在罗阅只迦兰陀竹园中。世尊从罗阅城出游行人间。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国界。田殖不收米谷勇贵。乞食难得人皆饥色。时有五百乞人随逐世尊后。时有婆罗门名曰沙菟。有五百乘车载满饮食。经冬涉夏随逐世尊后。伺候空缺无食之日便欲设供。尔时世尊。从摩竭国界渐渐教化至阿那频头国界。彼国人民竞兴供具。饭佛及比丘僧无有空日。时婆罗门终日伺候无有空缺不得设供。即便往阿难所语阿难言。我沙菟有五百乘车载满饮食。经冬涉夏随逐世尊。伺候空缺无食之日便欲设供。然我今者不得次供。我等处俗多诸难故。属官役使。至于断事之日当应往赴。兼复料理家业。复供官财谷。公私驱驰初无停息。唯愿尊者为我白佛。佛若有教我当奉行。若佛及僧不得次食者。

我当以此五百乘车饮食布在道中。令佛及僧脚蹈而过者。则为受我供养已。阿难报言。且小住。我正尔当为白佛。时阿难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以此因缘具白世尊言。沙菟婆罗门来至我所作是说。有五百乘车载满饮食。经冬涉夏随逐世尊。伺候空缺无食之日便欲设供。然我今日不得次供。我等处俗多诸难故。属官使役。至于断事之日当复往赴。兼复料理家业公私无停。唯愿尊者为我白佛。佛若有教我当奉行。若不得次供者。我当以此五百乘车饮食布在道中。令佛及僧脚蹈上而去者。则为受我供养。我向者报言可小住。正尔当为白佛。是故启尊。尔时世尊告阿难。汝可往语婆罗门。明旦以此饮食具用作粥与诸比丘使食。后当受时食。尔时阿难受佛教。即往婆罗门所。语婆罗门言。

汝可以此饮食具用作粥与诸比丘使食。后当受时食。时婆罗门观诸供养之者皆无有饼。即其夜供办种种美味酥油胡麻子乳净水姜椒茹芰。作种种粥及饼。夜过已以此粥供养佛及比丘僧。然诸比丘不敢受。语婆罗门言。世尊未听比丘受酥油乃至三种药作种种粥。尔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酥油乃至三种药作种种粥食之。食粥有五事。善除饥除渴消宿食大小便调适除风患。食粥者有此五善事。时婆罗门复行粪。比丘不敢受。语婆罗门言。世尊未听比丘受饼。即往白佛。

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饼食。时阿那频头国诸居士。闻世尊听诸比丘食粥及麸。皆大欢喜自相谓言。我等快得作福供养。已复有一少信大臣。

见佛及僧大得供养。如是言。此非是少福田者。乃于谷贵中佛及比丘僧致如是供养。我今宁可办具种种肥美饮食人别一器肉。尔时即遣人至僧伽蓝中。白言大德僧。愿受我明日请食。即其夜办种种肥美饮食。明日清旦往白时到。尔时世尊自住僧伽蓝中遣人请食。时阿那频头诸居士。先闻佛听诸比丘食粥。即其夜办具种种粥如上。明日送至僧伽蓝中与诸比丘。诸比丘先已受他请食。复食此种种浓粥。然后往彼大臣家食。尔时少信大臣与诸比丘僧种种饮食。诸比丘言。止止檀越稍稍着。大臣语比丘僧言。我故为比丘僧。办具肥美饮食人别一器肉。莫以我信心薄少故而不饱食。诸大德。但食我有信心耳。诸比丘报言。不为此故不食。城中人民闻佛听诸比丘食粥及麸。

即于其夜办具种种酥油胡麻子乳净水姜椒茹芰作粥。明日送至僧伽蓝中与诸比丘。我等先食彼粥故。今者不能复多食耳莫怪也。时少信大臣即嫌之言。我故为众僧作此种种好食人别一器肉者。欲使众僧尽食。云何先食浓粥已方受我食。时大臣嗔恨。即便留种种麸肉美味。唯施设羹饭。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坐已白佛言。向者所设供养众僧者。福多耶罪多耶。佛告大臣。汝所设供养者得福极多。乃是生天之因。诸比丘乃至受汝一抟食者其福无量。尔时世尊。渐与说法。布施持戒生天之法。呵欲过恶及上有漏。称赞出离增益解脱。为说此法已。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修于正法得增上果。白佛言。自今已去归依佛法僧。听为优婆塞。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

尔时世尊食后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诸比丘言。汝等清旦食他浓粥已然后受大臣请耶。答言实尔。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愚痴。先食彼浓粥然后受请耶。不得先受请已食稠粥。稠粥者。以草画之不合不得食。若食者当如法治。尔时世尊。从阿那频头国人间游行。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尔时国界米谷勇贵乞。食难得人皆饥色。然有五百乞人常随逐世尊后。尔时世尊。于摩竭提国渐渐游行还罗阅城。时佛及众僧多得供养。时罗阅城中有一少信乐师。见佛及比丘僧大得供养。作是念言。此非是少福田者。于此谷贵中佛及比丘僧大得供养。我今宁可以一年所出之物供办种种肥美饮食人别肉一器施佛及僧耶。

于是即自往僧伽蓝中。白诸比丘言。明日清旦受我请食供养。即夜办具种种好食已。明日清旦往白时到。尔时罗阅城中节会日。诸居士竞持饭麨干饭鱼及肉。往诣僧伽蓝中施诸比丘。时诸比丘得而食之然后受请。尔时乐师手自斟酌种种饮食。诸比丘言。止止居士。莫多着食。彼乐师言。我一年已来所出众物。故为比丘僧办种种肥美饮食人别

肉一器。莫以我少信故恐生不信而不多食。愿但食我有信乐耳。尔时诸比丘答此乐师言。我不以此事故不食。以向先受王舍城诸人食。是故今者食少耳。更无余心莫见怪也。尔时少信乐师闻此语已。即生讥嫌言。云何我一岁之中所出物。故为众僧办具种种肥美饮食人别肉一器。云何诸比丘。先受他饭糗干饭鱼及肉。然后乃受我食。乐师嗔恨。

即便留种种肥美饮食。正与羹饭而已。往诣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坐已问佛言。我向者所设饮食。福多耶罪多耶。佛告言。汝今所施食者生天之因。诸比丘乃至食一抟其福无量。何况今者施设如是。此福不可量也。尔时世尊为说妙法。布施持戒生天之因。呵欲过恶及上有漏。尔时乐师闻此语已。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修于正法得增上果。即白佛言。自今已去愿听为优婆塞。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诸比丘。汝等实先受他请五种食。然后受此请食耶。答曰实尔。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痴人。先受他五种食已。然后受他请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已告诸比丘。

不应先受他请食五种食已然后受请也。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展转食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病比丘。所请食处。无有随病食随病药。若有随病美食及药。畏慎不敢食。恐犯展转食。尔时诸比丘以此事往白佛。佛告言。自今已去听病比丘展转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展转食。除异时波逸提。异时者病时。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有一居士。请佛及比丘僧欲设饮食供养。复有一居士。亦请佛及僧欲设饮食及衣供养。即往僧伽蓝中语诸比丘言。我欲请佛及比丘僧供养饮食。比丘报言。我等先以受请。居士白言。大德。我欲施好饮食及衣。唯愿众僧受我请。尔时诸比丘畏慎往白世尊。世尊告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布施衣时听展转食。

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展转食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施衣时是谓余时。比丘义如上。展转食者请也。请有二种。若僧次请别请。食者饭糗干饭鱼及肉。病者不能一坐食好食令足。施衣者。自恣竟无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若复有余施食及衣。若今日得多请食。应自受一请。余者当施与人如是施与言。长老。我应往彼今布施汝。若比丘不舍前请受后请食咽咽波逸提。不舍后请受前请食者咽咽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病时施衣时。若一日之中有多请者。自受一请余者当施与人。若请与非食。或食不足。或无请食者。或食已更得食。或一处有前食后食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二竟)。

尔时佛在罗阅只耆阇崛山中。尔时提婆达多教人害佛。复教阿阇世王杀父。恶名流布利养断绝。时与五比丘俱家家乞食。三闻他罗达多骞駄达婆拘婆离迦留罗提舍。尔时诸比丘闻。提婆达多教人害佛。复教阿阇世王杀父。恶名流布利养断绝。与五比丘俱家家乞食。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提婆达多言。汝实与五比丘家家乞食耶对曰。实尔世尊。世尊尔时以无数方便呵责提婆达多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提婆达多。与五比丘家家乞食耶。提婆达多我以无数方便利益慈愍诸白衣家。云何提婆达多痴人。与五人家家乞食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提婆达多已告诸比丘言。

此提婆达多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别众食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时诸病比丘有请食处。不得随病食及药。有美好随病食及药。畏慎不敢受。恐犯别众食。世尊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病比丘受别众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别众食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自恣已迦提月中作衣时。诸忧婆塞作是念言。此诸比丘自恣已。于迦提月中作衣。我今宜与众僧作食。何以故。恐比丘不能得食疲苦。彼来至僧伽蓝中白诸比丘言。愿诸尊明日受我等请食。诸比丘报言。但请三人食。我等不得别众食。彼优婆塞白诸比丘言。我等诸人各有此念。诸尊自恣竟。于迦提月中作衣。

恐诸比丘不能得食疲苦。是故今日请众僧欲饭食。诸比丘复语言。但请三人来。我等不应别众食。尔时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告言。自今已去听作衣时受别众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别众食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作衣时是谓余时。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尔时有居士。欲施食及衣。来至僧伽蓝中白诸比丘言。我欲施食。愿众僧受我明日食。诸比丘报言。但请三人与食。我等不得别众食。居士言大德。我欲施食及衣。愿受我请。彼比丘言。但请三人。我等不得别众食。尔时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告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施衣时别众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别众食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作衣时施衣时。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众多比丘。与诸居士往诣拘萨罗国共同道行。

乞食时到语诸居士。我欲诣村乞食。小见留待还当共俱。诸居士报言。但逐我去当相与饮食。诸比丘报言。但与三人。我等不得别众食。诸居士白言大德。此道崄难有疑恐怖。但来我当供给饮食。莫在后来汝曹人少。诸比丘言。但与三人。我等不得别众食。时诸比丘即入村乞食。伴便前进比丘在后不及。为贼所劫夺衣服。诸比丘以此因缘具

白世尊。世尊。尔时告诸比丘。自今已去若嶮道中行听比丘别众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别众食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作衣时施衣时道行时。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尔时有众多比丘。与诸居士乘船顺流而去。乞食时到语居士言。小住船我等欲入村乞食还当共俱。诸居士言。但去我当供给饮食。比丘报言。但与三人我等不得别众食。

诸居士言。此岸上多有贼盗有疑恐怖处。汝伴少莫在后为贼劫夺。但去我当供给饮食。诸比丘报言。但与三人。我等不得别众食。诸比丘即上岸乞食。船伴前去。诸比丘后来。悉为贼劫夺衣服。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言。自今已去听乘船时别众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别众食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作衣时施衣时道路行时乘船时。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尔时众多比丘。从拘萨罗国游行诣一小村。诸居士念言。众僧多而村落小。我等宁可与众僧作食耶。勿令众僧疲苦。即来至僧伽蓝中白诸比丘言。大德受我明日食。比丘报言。但请三人。我等不得别众食。诸居士言。我等作是念。众僧既多村落又小。恐不得饮食令众僧疲苦耳。比丘报言。但请三人。

我等不得别众食。尔时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告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大集时别众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别众食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作衣时施衣时道行时乘船时大众集时。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瓶沙王姊子名曰迦罗。为诸沙门施食。欲于外道异学中出家。即往至瓶沙王所白言。我已为诸沙门设食已。今欲出家。王问言。欲于何处出家。答言。欲于尼揵子中出家。王复问言。竟与我曹沙门设饮食不。迦罗报言大王。何者是沙门。王告言。沙门释子是。迦罗报言。我竟不与设食。王告言。汝今往与沙门释子设食。即往僧伽蓝中白诸比丘言。我今欲饭比丘僧。愿受我请。诸比丘报言。但与三人。我等不应别众食。时迦罗语诸比丘。我为诸沙门设食。欲于外道中出家。

即往瓶沙王所白言。我已为诸沙门设食已。今欲出家。王问我言。欲于何处出家。我答言。欲于尼揵子中出家。王复问我言。与我曹沙门设食未。时我问言大王。何者是沙门。王告我言。沙门释子是。时我报王言。我未与沙门释子设食。王告我言。汝今到彼与沙门释子设食。然后听行。以此事故。来诣僧伽蓝中请诸大德。愿受我请。尔时诸比丘闻是语已往白世尊。佛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沙门施食时得别众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别众食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作衣时施衣时道行时乘船时大众集时沙门施食时此是时。比丘义如上说。别众食者。若四人若过四人。食者饭麨干饭鱼及肉。病者下至脚跟蹙。作衣时者。自恣竟无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乃至衣上作马齿一缝施衣者。

自恣竟无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及余所施食及衣。道行者。下至半由旬内有来者有去者。乘船行者。下至半由旬内乘船上下。大众集者。食足四人长一人为患。五人十人乃至百人长一人为患。沙门施食者。在此沙门释子外诸出家者。及从外道出家者是。若比丘无别众食因缘。彼比丘即当起白言。我于此别众食中无因缘欲求出。佛言听出。若余人无因缘亦听使出。若二人若三人随意食。若四人若过四人。应分作二部更互入食。若比丘有别众食因缘欲入。寻即当起白言。我有别众食因缘欲求入。佛言。当听随上座次入。若比丘别众食咽咽一波逸提。若有因缘不说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病时作衣时施衣时道路行时乘船时大众集时沙门施食时。

若三人四人更互食。若说有因缘去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一女名伽若那。先住大村。来至郁禅国中与人作妇。经历数月遂便有娠。即还父母家。有诸比丘来至其家乞食者。身自持食若果施诸比丘。后于异时。其夫遣使呼妇还家。其妇出报使言小留住。我今方欲办具饮食庄严衣服然后共往。时有诸比丘来至其家乞食。时女见之。即复以所办饮食尽施与比丘。白言大德。可食是食。尔时诸比丘尽取食之无有遗余。其妇在后方更庄严。未还之间。其夫已更取妇。遣使语其妇言。我今已更取妇。欲来不来便随卿意。伽若那父闻之。往至僧伽蓝中。诸比丘见已语言。汝女伽若那笃信好喜布施。其父报言。如诸尊言实有笃信。但为今日妇人所不喜者今日得之。诸比丘问言何所得耶。其父报言。其夫已更取妇。

尔时波罗奈城门外。众多商贾车伴共止宿。时有一乞食比丘。到时着衣持钵。入此贾客营中乞食。尔时彼比丘以次行乞。渐渐往至一信乐商贾主前默然立住。商主问言。尊今何故在此。比丘报言我乞食。即语言过钵来。时比丘即授钵与。贾客取钵盛满美好饮食与。时乞食比丘持食出营。未远复有一乞食比丘来入车营乞食。问得食比丘。乞食可得不。报言可得。复问从谁得耶。报言从某甲贾客所得。尔时乞食比丘往至贾客前默然而立。贾客问言何故在此。比丘报言我今乞食。贾客语言过钵来。时彼比丘即授钵与。贾客取钵盛满美好饮食授与比丘。比丘得已还出车营。去营未远复有一乞食比丘来诣车营乞食。问言乞食可得不。答言可得。复问从谁得耶。报言从某甲贾客所得。如是相。

告乃至令他食尽。时商主方入波罗奈城更市籴粮食。诸伴已去在后不及。道路为贼所劫。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言。云何比丘。食他归妇食商贾道路食具令尽无余。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

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诸比丘。食他归妇食商贾道路粮令尽无余。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已告诸比丘。此诸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至白衣家请比丘与食若餅若麨。比丘若须二三钵应受。受已迁至僧伽蓝中分与诸比丘食若过两三钵受。还至僧伽蓝中。

不分与诸比丘食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尔时诸病比丘。畏慎不敢过受食。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病比丘过受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至白衣家。请比丘与食若餅若糗。比丘欲须者当二三钵受。还至僧伽蓝中应分与余比丘食。若比丘无病过两三钵受持。还至僧伽蓝中不分与余比丘食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白衣家者有男有女。病者不能一处坐食好食竟。若比丘至白衣家请与餅糗食。当。问其主言。为是归妇食。为是贾客道路粮。若言归妇食贾客道路粮者。即应食已出。还僧伽蓝中白诸比丘。某甲家有归妇食有贾客道路粮。若欲食者食已应出。若欲持食还者齐二三钵。我今不持食来。若欲持一钵食来还至僧伽蓝中与诸比丘共分食之。

当语余比丘言。某甲家有归妇食商贾道路粮。若有至彼家者即于彼食。若持食还者应取两钵。我以持一钵还。若持两钵还。应共余比丘分食之。复语诸比丘言。某甲家有归妇食商客道路粮。若欲至彼家乞食者。可即彼家食。欲持来者应取一钵还。我今已持两钵还。若尽持三钵还到僧伽蓝中分与诸比丘共食。白余比丘言。今某甲家有归妇食商贾客道路粮。若欲至彼家乞食者可即于彼家食。若欲持还者慎勿持还。我已持三钵来。若比丘无病。于彼家过两三钵受食。还出彼门波逸提。若一足在门内一足在门外。方便欲去还住者一切突吉罗。若不问归妇食贾客道路粮而取食者突吉罗。若持至僧伽蓝中不分与余比丘而独食者突吉罗。若不语余比丘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

是谓为犯。不犯者两三钵受食。病者过受食。问归妇商客道路粮。还至僧伽蓝中分与比丘共食。白余比丘使知村处。若彼自送至僧伽蓝中得受。若复送至比丘尼寺中亦得受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与诸比丘说一食法赞叹一食法。尔时诸比丘。闻世尊说一食法叹誉一食法。时诸比丘。食佉阇尼食。若食五种正食。若饮浆若服药。便当一食更不食。令形体枯燥颜色燋悴。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言。此诸比丘。何故形体枯燥颜色燋悴。阿难白佛言。世尊。无数方便与诸比丘说一食法叹誉一食法。而诸比丘闻已。即一座上啖佉阇尼食。若食五种食。若饮浆若服药便当一食更不食。以是故形体枯燥颜色燋悴。佛告阿难。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于一坐上食令饱满。诸比丘闻世

尊听于一坐上食乃至饱满。时诸比丘。若食佉阇尼。若食五种食。若饮浆若服药。便令饱足更不复食。诸比丘形体枯燥颜色燋悴。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言。此诸比丘何故形体枯燥颜色燋悴。

尔时阿难白佛言。诸比丘闻世尊听诸比丘于一坐上食乃至饱足。若食佉阇尼。若食五种食。若饮浆若服药。便令饱足更不复食。以是故形体枯燥颜色燋悴。尔时世尊告阿难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食五种食。若饭若麨若干饭鱼及肉令饱足。于此五种食中。一一食随所得令饱足。时诸病比丘。虽得好食饭糗干饭鱼及肉。不能一坐食。形体枯燥颜色燋悴。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言。诸病比丘何故形体枯燥颜色燋悴。尔时阿难白世尊言。此病比丘虽得五种食不能一坐食。是故形体枯燥颜色燋悴。佛告阿难。自今已去听诸病比丘数数食。病人无足食法。时诸病比丘。若得好美食。食不能尽。与瞻病人。瞻病人足食已。不敢食便弃之。众鸟竞来诤食鸣唤。世尊知而故问阿难言。何故众鸟鸣唤。

阿难白佛言。此诸病比丘得好美饮食。食不能尽。余残与瞻病人。瞻病人足食已不敢食便弃之。是故众鸟诤食鸣唤。佛告阿难。自今已去听瞻病者食病人残食。食病人残食无余食法。尔时诸比丘清旦受食举已入村乞食。食已还取所举食与诸比丘。诸比丘足食已不敢食便弃之。众乌诤食鸣唤。世尊知而故问阿难言。此乌鸟何故鸣唤。阿难白佛言。诸比丘清旦受食。举已入村乞食。食已还持所举食与诸比丘。诸比丘足食已。不敢食便弃之。是故众乌诤食鸣唤。佛告阿难。自今已去听取所受食作余食法应食。作如是余食法言。大德我足食已。知是看是此作余食法。彼比丘应取少许食已语彼比丘言。随意取食。应作如是余食法食。后有一长老多知识比丘入村乞食。大得积聚一处共食。

即持余食来至僧伽蓝中与诸比丘。诸比丘足食已。不敢食遂弃之。众鸟诤食鸣唤。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众鸟何故鸣唤。阿难白佛言。长老多知识比丘入村乞食。大得饮食积聚一处共食。持残食来还与诸比丘。诸比丘足食已。不敢食便弃之。众乌诤食是故鸣唤。佛告阿难。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从彼持食还当作余食法而食之。当作如是余食法言。大德我足食已。知是看是。此作余食法。彼应取少许食已当语彼比丘言。我止汝取食之。彼比丘当作如是余食法食。时舍卫国中有一比丘。贪餮不知足食不足食。不知余食不余食。得便食之。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彼比丘。云何贪餮。不知足食不足食。不知余食不余食。得便食之。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

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集比丘僧。知而故问彼比丘言。汝实尔贪餮不知足食不足食不知余食不余食得便食之耶。答言实尔。佛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贪餮如是耶

。世尊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足食竟。或时受请不作余食法。而食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食者五种食饭糗干饭鱼及肉。于五种食中若食一一食。若饭若糗若干饭若鱼及肉令饱足。有五种足食。知是饭知持来知遮知威仪知舍威仪。足食已舍威仪。不作余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尔时尊者忧波离。即从座起偏露右臂右膝着地合掌白佛言。行比丘有几处应足食。

佛告忧波离。有五处应足食。云何为五。忧波离。比丘知行时知饭食知持来知遮知威仪知舍威仪。知足食已舍威仪不作残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是中忧波离。比丘知行时知糗干饭鱼及肉知持来知遮知威仪知舍威仪。足食已舍威仪。不作余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是中忧波离。比丘知行时知糗食知持来知遮知威仪知舍威仪。足食已舍威仪。不作余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是中忧波离。比丘知行时知干饭知鱼及肉饭知持来知遮知威仪知舍威仪。足食已舍威仪。不作余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是中忧波离。比丘知行时知干饭食知持来知遮知威仪知舍威仪。足食已舍威仪。不作余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是中忧波离。比丘知行时知鱼及肉饭糗知持来知遮知威仪知舍威仪。

足食已舍威仪。不作余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是中忧波离。比丘知行时知鱼食知持来知遮知威仪知舍威仪足食已舍威仪。不作余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是中忧波离。比丘知行时知肉饭糗干饭知持来知遮知威仪知舍威仪。足食已舍威仪不作余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是中忧波离。比丘知行时知肉食知持来知遮知威仪知舍威仪足食已舍威仪。不作余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是中忧波离。比丘知行时知饭糗干饭鱼知持来知遮知威仪知舍威仪。足食已舍威仪。不作余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忧波离。是为行比丘五处足食。住坐卧亦如是。佉阇尼食者。有根佉阇尼食。枝叶华果佉阇尼食。油胡麻黑石蜜磨细末食。彼比丘足食已。不作余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

若足食已为他作余食法不成余食法突吉罗。若知他足食已作余食法不成余食法突吉罗。若比丘自手捉食。作余食法不成余食法突吉罗若持食置地。作余食法不成余食法突吉罗。若比丘使净人持食作余食法不成余食法突吉罗。若比丘净人前作余食法突吉罗。以不好食覆好食上作余食法不成余食法突吉罗。若比丘受他余食法尽持去不成余食法突吉罗。若足食足食想波逸提若足食疑突吉罗。若比丘不足食足食想突吉罗。不足食疑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食作非食想不受作余食法。非食不作余食法。自取作余食法。若不置地作余食法。乃至手及处若与他

他与已作余食法。若病不作余食法。病人残食不作余食法。若已作余食法。无犯。

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五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舍卫国中兄弟二人作比丘一比丘贪餮嗜食。不知足食不足食余食不余食。得而食之。有异比丘语言。未曾有如汝今贪餮嗜食者。不知足食不足食余食不余食得而食之时彼比丘闻此语已心怀恚恨。于异时见彼比丘食已不作余食法。殷勤请与食彼即受食之。贪餮比丘语言。未曾有如汝贪餮。如是不知足食不足食。不知余食不余食。得而食之不知厌足。彼比丘报言。我虽食而未足。彼比丘语言。汝食先已饱足。彼比丘问言。知我足食耶。答言知。彼比丘问言。汝知而故作耶。答言知。尔时彼比丘嫌责此比丘如是言。云何知他比丘足食已。殷勤请与食。欲使他犯戒。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彼比丘。云何知他足食已。殷勤请与食。欲使他犯戒也。尔时彼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彼比丘。汝实知他足食已。殷勤请与食。欲使他犯戒耶。答言实尔世尊。世尊尔时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知他足食已。殷勤请与食。欲使他犯戒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知他比丘食竟。殷勤请与食长老食是食。以是因缘非余欲令他犯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比丘。未知已食未食。不知足食不足食。后乃知已食已足食。或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畏慎者。佛言。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知他比丘足食已。若受请不作余食法。殷勤请与食长老取是食。以是因缘非余欲使他犯戒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食者五种亦如上。请亦有五种亦如上。彼比丘知他比丘足食已不作余食法。殷勤请与食言。长老食是。彼即受食之。咽咽二俱波逸提。若与令食前比丘。不食弃之。与者突吉罗。若比丘与令食。前人受而不食举置。与者突吉罗。若比丘与令食。前人受已转与余人。与者突吉罗。若比丘不作余食法。与前人。前人作余食而食之。与者突吉罗。若与病人食欲令他犯。与者突吉罗。持病人残食与他欲令他犯。与者突吉罗。若作余食法已与他。欲使他犯。与者突吉罗。足食足食想波逸提。足食疑突吉罗。不足食足食想突吉罗。不足食疑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先不知足食不足食想。若与令弃而食之。若与令举置而食之。若使令送与人取而食之。若未作余食法。与令作余食法而食之。彼不作余食法而食之。若持病人余食与不令他犯。作余食法与不令他犯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六竟)。

尔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尔时罗阅城中人民节会作众伎乐。时难陀跋难陀二释子。到彼看伎难陀跋难陀释子颜貌端正。众人皆共观看。时有一人语众人言。汝等空看视沙门释子。何不供给饮食供养然后瞻看。时众人即与饮食。时难陀跋难陀二释子食讫故看伎。向暮还至耆阇崛山。诸比丘见即问言。汝等何故逼暮行。时难陀跋难陀以此因缘具向诸比丘说。于时日暮迦留陀夷。着衣持钵入罗阅城乞食。天阴闇至。一怀妊妇女家乞食。此妇女持食出门。值天雷电暂见其面。时妇女怖称言。鬼鬼即堕娠。迦留陀夷语言大妹。我非鬼我是沙门释子。妇女恚言。沙门释子宁自破腹不应夜乞食。时迦留陀夷。闻此语已还至僧伽蓝中。以此因缘向诸比丘说。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难陀跋难陀释子及迦留陀夷。云何难陀跋难陀迦留陀夷。非时乞食并观伎乐耶。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无数方便呵责难陀跋难陀释子及迦留陀夷。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难陀跋难陀释子及迦留陀夷。非时乞食并观伎乐。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难陀跋难陀释子及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观伎观伎者突吉罗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非时受食食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时者明相出乃至日中按此时为法。四天下食亦尔。非时者。从日中乃至明相未出。食者有二种。佉阇尼食如上。蒲阇尼五种食如上。若比丘非时受食食咽咽波逸提。若非时过非时波逸提。七日过七日波逸提。尽形寿药无因缘服者突吉罗。非时非时想波逸提。非时疑突吉罗。非时时想突吉罗。时非时想突吉罗。非时疑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时有乞食比丘。见他作黑石蜜中有翳尼。畏慎不敢非时啖。佛言听啖无犯。作法应尔。时有病比丘服吐下药。比丘煮粥熟顷日时已过。应煮麦令皮不破漉汁饮之无犯。若喉中哽出还咽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七竟)。

尔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尔时尊者迦罗。在中住常坐禅思惟。若乞食时到。迦罗着衣持钵入罗阅城中乞食。尔时罗阅城中乞食易得。时迦罗作如是念。我今何为日日入城乞食疲苦。我宁可食先得者。食当持还。后即如所念。时诸比丘。于小食大食上不见迦罗。时诸比丘自相谓言。我曹于小食大食上不见迦罗。将不命终耶。不远行耶。不休道耶。不被贼耶。不为恶兽所害耶。不为水所漂耶。后于异时见迦罗。问言。汝昨来何处来。于小食大食上不见汝。我等谓。汝命过。若远行。若罢道。若为恶兽所害。时迦罗以此因缘具向诸比丘说。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迦罗言。云何藏举宿食而食。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罗。汝实举宿食而食耶。答言实尔。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罗。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迦罗举宿食

而食耶。汝意虽欲少欲知足。后来众生相法而行。世尊呵责迦罗已告诸比丘。此迦罗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残宿食而食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宿食者。今日受已至明日。于一切沙门释子受大戒者皆不清净。食有二种。正食非正食。非正食者。根食乃至细末食。正食者。饭麨干饭鱼及肉。若比丘举宿食而食咽咽波逸提。非时过非时食者波逸提。受七日药过七日食者波逸提。尽形寿药无病因缘而服者突吉罗。宿作宿想波逸提。宿疑突吉罗。非宿宿想突吉罗。非宿疑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宿受食有余。与父母与塔作人与房舍作人计价与食直。后于异时乞食比丘。从作人边乞食得食。钵盂有孔罅食钵中。彼摘洗穿坏如法洗余不出者无犯。若宿受酥油脂用灌鼻。若缩鼻时酥油随唾出。应弃之余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八竟)。

四分律藏卷第十五 初分之十五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舍卫城中有一比丘。作是念。我今宁可常乞食着粪扫衣。彼即如所念便行。尔时舍卫城中诸居士。为命过父母及兄弟姊妹及夫。于四衢道头或门下或河边树下或在石边或在庙中。作饮食祭祀供养。时彼乞食比丘自取食之。诸居士见皆共嫌之。沙门释子不知惭愧犯不与取。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是有何正法。我等为命过父母及兄弟姊妹。作饮食祭祀供养。而取食之。如似我曹故为沙门释子饮食供养置如是处。而我等乃为命过父母及兄弟姊妹故设此饮食祭祀。而自取食之。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乞食比丘言。云何乞食比丘。舍卫城中诸居士。为命过父母及兄弟姊妹设饭食祭祀供养。而自取食之。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诸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乞食比丘。自取舍卫城居士祭祀饮食而食之。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乞食比丘已告诸比丘。此乞食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不受食若药着口中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于中生疑。不敢自取杨枝净水。佛言。比丘自取杨枝净水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不受食若药着口中除水及杨枝波逸提。比丘义如上。不与者未受者是。受者有五种受。手与手受。或手与持物受。若持物授手受。若持物授持物受。若遥过物与。与者受者俱知中间无所触碍。得堕手中。是谓五种受。复有五种受食。若身与身受若衣与衣受。若曲肘与曲肘受若器与器受。若有因缘置地与是为五种受食。佉阇尼食者。从根食乃至细末磨食。食者麨饭干饭鱼及肉。奢耶尼食者。酥油生酥蜜石蜜。若比丘不与食自取着口中。除水及杨枝咽咽波逸提。非时过非时食者波逸提。受七日药过七日食者波逸提

。尽形寿药无因缘不受而食者突吉罗。不受不受想波逸提。不受疑突吉罗。受作不受想突吉罗。若受有疑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取水及杨枝。若不受酥油脂灌鼻与唾俱出。余者不犯。若乞食比丘鸟衔食堕钵中。若风吹堕钵中。欲除去此食乃至一指爪可除去。余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九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有一商主为檀越。时跋难陀释子。时到着衣持钵。诣彼商贾家作如是言。我今欲得杂食。商贾问言。今有何患乃思此食。报言。无所患苦但意欲得杂食耳。商贾报言。我曹贾客常买卖生活。犹尚不能得杂食。况乃出家人。时乞食比丘闻此语。嫌责跋难陀释子。云何自为身乞求如是美食。时乞食比丘食讫。还至僧伽蓝中。以此因缘向诸比丘说。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释子。云何自为身乞如是美食。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释子。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跋难陀释子。自为身乞求如是美食。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释子已告诸比丘。跋难陀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有如是美食乳酪鱼及肉。若比丘如是美食自为身索食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病比丘。闻此语已皆畏慎不敢乞。不敢为病比丘乞。得食已不敢食。佛言自今已去听病比丘乞彼人。亦听为病比丘乞。乞得已听食之。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得好美饮食乳酪鱼及肉。若比丘如此美饮食。无病自为身索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美食者乳酪鱼及肉。病者乃至一坐间不堪食竟。若比丘无病自为身乞如此美食食咽咽波逸提。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病人自乞。为病人乞。乞得而食。或已为彼彼为己。若不乞而得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竟)。

尔时佛将千二百五十弟子。从拘萨罗国游行来至舍卫国。尔时诸檀越供养佛及众僧大得饼食。时世尊告阿难。汝与众僧分此饼阿难即受教。以饼分与众僧。分已故有余在世尊复告阿难。以此余饼与乞人。阿难即受教。人与一饼。时彼乞儿众中。有一裸形外道家女。颜貌端正。时阿难赋饼。饼粘相着。谓是一饼与此女人。此女人即问傍人言。汝得几饼。时彼报言。我得一饼。彼即复还问。汝得几饼。报言。我得二饼。时彼妇女即语此女言。彼与汝私通。何得不与汝二饼也。时阿难闻此语即怀愁忧。诸比丘闻亦复不乐。时彼会中有一梵志。在此食已便向拘萨罗国。道逢一笃信瞻相婆罗门。即问言汝从何来。报言我从舍卫国来。复问。云何舍卫国中。乞求饮食可得不。复可得持行不。报言所索可得。复问言从谁间得耶。报言秃头居士边得。复问何者是秃头居士。报言沙门瞿昙是。婆罗门问言。汝是何人。食他食已发此恶言也。彼婆罗门至僧伽蓝中。如所

闻事语诸比丘。时诸比丘以此二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言。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裸形外道若男若女食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诸余外道等皆有怨言。一二外道有过。我曹复有何过而不得食耶。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若诸比丘欲与食者。当置地与。若使人与。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外道男外道女自手与食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外道者。裸形异学人波私波罗阇者。在此众外出家者是。佉阇尼食者。根食乃至果食油食乃至磨细末食。食者饭麨干饭鱼及肉。若比丘裸形外道若男若女自手与食者波逸提。若与而受者波逸提。与而不受者突吉罗。方便欲与而不与还变悔者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舍着地与。若使人与。若与父母。与塔作人别房作人。计作食价与。若为力势强夺去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舍卫城中有一豪族长者。与跋难陀释子知旧亲友。彼作如是念言。若跋难陀释子来入此城者。当为跋难陀故饭食众僧。于异时跋难陀释子来入城中。长者闻来至。即遣人诣僧伽蓝中。语诸比丘明日请食。即于其夜办具种种甘馔饮食。明日清旦往白时到。时诸比丘到时着衣持钵。诣长者家就座而坐。诸比丘语长者言。众僧已集。饮食办者可时施设。长者报言。诸尊小留待须跋难陀释子至。诸比丘报言。众僧已集。若饮食已办者便可施设。何须留待日时晚过。恐诸比丘不得具足满食。时长者白诸比丘。我先有誓愿。若跋难陀释子来入此城者。我当为跋难陀释子饭食众僧。愿诸尊小留待跋难陀。尔时跋难陀。小食时乃更诣余家。日时垂欲过方来。

时诸比丘见时欲过。虽得饮食竟不满足。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释子。云何跋难陀释子。小食时更诣余家。时垂欲过方来。使诸比丘饮食不得满足耶。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释子。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跋难陀释子。小食时到余家时欲过方来。使诸比丘不得满足食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释子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先受请。小食时至余家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罗阅城中有一大臣。与跋难陀释子知旧亲友。

时彼大臣。于异时大得甘果。即敕一人言。跋难陀释子是我知旧亲友。汝可持此果往至僧伽蓝中示之语言。我与汝知旧。可持此果众僧中分布。时彼使人即持果诣僧伽蓝中。白诸比丘。大德。此是僧新果。诸比丘语言。若与众僧者便可赋之。其人报言。罗阅城中大臣敕我言。汝持此果诣僧伽蓝中。示跋难陀释子令赋与僧。今须跋难陀释子至

当赋与僧。时跋难陀后食已方诣余家时过乃还。使众僧不得食新果。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言。云何后食已方诣余家时过乃还。使诸比丘不得食新果也。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释子。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

所不应为。云何跋难陀释子。后食已更诣余家时过方还。使诸比丘不得食新果。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先受请。前食后食诣余家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尔时罗阅城中众僧大有请处。诸比丘皆畏慎。不敢入城受请。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相嘱授入城。比丘不知当嘱授谁。佛言。当嘱授比丘。若独处一房中当嘱授比近住者。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先受请已。前食后食诣余家不嘱授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时病比丘。先语檀越家作羹作粥作饭。彼畏慎不敢入城。恐犯食后至余家。白佛。佛言。听病比丘不嘱授得入。自今已去应如是说戒。若比丘先受请。前食后食至余家不嘱授余比丘除时因缘波逸提。

是中时者病时。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作衣时到。或须大釜或须小釜或须瓶或须杓或须坻或须斧或须盂或须盆或须小碗或须铫或须绳或须衣悬或须伊尼延陀或须毛氈。诸比丘皆畏慎不敢入城。恐犯不嘱授入村。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作衣时不嘱授入村。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先受他请已。前食后食诣余家不嘱授余比丘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作衣时。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施衣时到。或有已得施衣处。或有方当求索。彼畏慎不敢入城。恐犯不嘱授入城。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布施衣时不嘱授入城。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先受请已。前食后食诣余家不嘱授余比丘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病时作衣时施衣时。是谓余时。比丘义如上。

前食者明相出至食时是。后食者从食时至日中是。家者有男子女人所居也。余比丘者同一界共住也。病者如上。作衣时者自恣竟。无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乃至衣上作一马齿缝是也。施衣时者。自恣竟。无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除此已余时劝化作食并施衣者是也。若比丘嘱授欲诣村。而中道还失前嘱授。后若欲去者当更嘱授。若比丘嘱授欲诣村。不至所嘱授处。乃更诣余家失前嘱授。若欲往应更嘱授而去。若嘱授至白衣家。乃更至库藏处及聚落边房。若至比丘尼僧伽蓝中若即白衣家还出。失前嘱授应更嘱授而往。若比丘先受请已。前食后食诣余家不嘱授比丘入村间除余时波逸提。若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方便庄严欲去而不去者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病时作衣时施衣时嘱授比丘。若无比丘不嘱授至余库藏聚落边房。若至比丘尼僧伽蓝。至所嘱白衣家。若众多家敷坐具

请比丘。若为力势所持。或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二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迦留陀夷。本处俗时有同友白衣妇。颜貌端正名曰斋。迦留陀夷亦复颜色端正。时迦留陀夷系意在彼斋忧婆私所。斋忧婆私亦系意在迦留陀夷所。时迦留陀夷到时着衣持钵。往至斋忧婆私家就座而坐。时斋忧婆私洗浴庄严其身。夫主心极爱敬未曾相离。夫主问迦留陀夷言。欲须何等耶。报言。我须食。其夫即语妇言。出食与之。妇即如言与食。迦留陀夷食已坐住不去。其夫语迦留陀夷言。汝向者言须食。已与汝食竟。何以不去耶时斋忧婆私现相令其不去。时彼夫主嗔责迦留陀夷言。比丘妨我。向言须食。食已何故不去。更欲作何等。我今舍汝出去。随汝在后欲何所作。时彼夫主嗔恚作是语已便出去时有乞食比丘来至其家。时乞食比丘复嫌责迦留陀夷言。汝云何在食家中安坐。尔时乞食比丘。还出舍卫城到僧伽蓝中以此因缘向诸比丘说。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迦留陀夷言。汝云何在食家中安坐。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留陀夷言。汝实在食家中安坐耶。对曰实尔。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在食家中有宝安坐。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此愚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在食家中有宝强安坐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食者男以女为食女以男为食是名为食。家者如上说。宝者车碾马瑙真珠虎珀金银。若比丘在食家中有宝舒手得及户应坐。若比丘在食家中有宝强安坐者波逸提。盲而不聋者突吉罗。聋而不盲者亦突吉罗。立而不坐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入食家中有宝舒手及户处坐。若有二比丘为伴。若有识别人。或有客人在一处不盲不聋。不聋不盲或从前经过不住。或卒病发倒地。或为力势者所持。或被系闭。或命难或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迦留陀夷。本处俗时有白衣同友妇名曰斋。颜貌端正。迦留陀夷亦颜貌端正。时迦留陀夷系意在斋忧婆私。斋忧婆私亦系意在迦留陀夷所。尔时尊者迦留陀夷。到时着衣持钵。往至斋忧婆私家。自念言。世尊作如是语。食家中有宝不应安坐。应在舒手及户处坐。即便在户扇后坐。时迦留陀夷与斋忧婆私共语。时有乞食比丘来至彼家。闻迦留陀夷语声嫌责言。云何在食家中有宝屏处坐。令我等不知为何所作。时乞食比丘出还舍卫城至僧伽蓝中。以此因缘具白诸比丘。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迦留陀夷言。云何在食家中有宝屏处坐。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

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留陀夷。汝审在食家中有宝在屏处坐语耶。答言实尔世尊。世尊尔时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在食家中有宝在屏处坐耶。呵责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食家中有宝在屏处坐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说。食者女是男食男是女食。宝者车碟马瑙真珠虎珀金银。屏处者。若树墙壁篱栅若衣障及余物障。彼比丘入食家中有宝屏处坐。使舒手得及户令乞食比丘见。若比丘食家中有宝在屏处坐者波逸提。盲而不聋突吉罗。聋而不盲突吉罗。立而不坐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在食家中有宝坐。舒手得及户使乞食比丘见。若有二比丘为伴。若有识别人在边。或有客人在一处不盲不聋。或从前过不住。或卒病倒地。或力势者所持。或被系闭。或命难或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迦留陀夷。本处俗时有白衣亲友妇名曰斋。颜貌端正。迦留陀夷亦颜貌端正。时迦留陀夷系意在斋优婆私所。斋优婆私亦系意在迦留陀夷所。尔时尊者迦留陀夷到时着衣持钵。往至斋优婆私家。在露地共一处坐语。有一乞食比丘来至其家。见迦留陀夷与斋忧婆私共露地一处坐语。即嫌责尊者迦留陀夷言。云何与斋忧婆私露地共一处坐语耶。时乞食比丘舍卫城中食已。还僧伽蓝中。以此因缘语诸比丘。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迦留陀夷言云何在斋忧婆私家露地共一处坐语。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留陀夷。汝实与斋忧婆私露地共一处坐语耶。答言实尔世尊。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迦留陀夷。在斋忧婆私家露地共一处坐语耶。呵责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独与女人露地坐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女人者人女有智命根不断。独者一女人一比丘。屏处者。见屏处闻屏处。见屏处者。若尘雾黑闇不见面。闻屏处者。常语不闻声。彼比丘独与女人露地共一处坐波逸提。若盲而不聋突吉罗。若聋而不盲突吉罗。若立不坐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有二比丘为伴。若有识别人在边。或有客人在一处不盲不聋。或从前过不住。或卒病倒地。或为力势所持。或被系闭。或命难或梵行难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五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与余比丘共斗欲求忏悔。跋难陀结恨在心。后于异时跋难陀释子语彼比丘言。汝随我行到村中当与汝食。比丘报言。尔时跋难陀到时着衣持钵。与彼比丘俱入舍卫城中。将至无食处。周回遍行。余有少时在。

跋难陀念言。若此比丘出舍卫城至只桓中日时已过。跋难陀语彼比丘言。未曾有汝是大恶人。比丘问言。我作何等过。跋难陀报言。今由汝故并使我不得食。长老速去。我共汝若坐若语不乐。我独坐独语乐跋难陀语彼比丘已。便入舍卫城中有食处而食时彼比丘出舍卫城到祇洹精舍。日时已过不得食乏极。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释子。云何语余比丘言。将汝至聚落与汝食竟不与比丘食便语言汝速去。我共汝若坐若语不乐。我独坐独语乐。遣彼比丘还祇洹中。日时过竟不得食乏极。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释子。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将余比丘言与汝食竟不与食。便语言汝速去。我共汝若坐若语不乐。我独坐独语乐。使彼比丘入祇洹中。日时过不得食乏极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释子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语余比丘如是语。大德共至聚落。当与汝食彼比丘竟不教与是比丘食语言汝去。我与汝一处若坐若语不乐。我独坐独语乐。以此因缘非余方便遣他去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村者四种村如上。食者时食。彼比丘语此比丘言。至聚落间与汝食。彼竟不与比丘食。便语言汝去。我与汝若坐若语不乐。我独坐独语乐。彼方便遣去舍见处闻处波逸提。舍见处至闻处突吉罗。舍闻处至见处突吉罗。方便遣去自舍见处闻处波逸提。舍见处至闻处舍闻处至见处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与食遣去。若病若无威仪。人见不喜者。语言汝去。我当送食至僧伽蓝中。彼若破戒破见破威仪。若众中所举。若被摈若应摈。若见命难净行难方便遣去。不以嫌恨故遣去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六竟)。

尔时佛在释翅搜迦维罗卫尼拘律园中。尔时摩呵男释种。请众僧供给药。彼恭敬上座施与好者。求者亦与不求者亦与。时六群比丘自相谓言。此摩诃男释种子。请众僧供给药。彼恭敬上座施与好者。于我等无恭敬心。恶者施与我等。求索犹不见与况不求而得。自相谓言。我等当往诣其家求索难得所无有药于是即往诣其家语言。我等须如是如是药。摩诃男报言。若我家中有者当相与。若无者当为诣市求买供给六群比丘报言。汝家可无如是如是药耶。摩诃男报言。我家有者当相与无者当为诣市求索相与。时六群比丘复语言。汝请众僧供给药。恭敬上座与好者。求者与之不求者亦与之。与下座恶者。又不殷勤恭敬。求索而不见与。况不求而得。汝家中所无有。而请众僧与药。汝有爱又复妄语。

摩诃男报言。我先有要誓。请众僧家中所有者随供给之。若无者当诣市求索与。汝今云何言。我有爱是妄语人无有至诚耶。长老去。我自今已去不复能供给众僧药也。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摩诃男释子信

乐恭敬供给好药布施常供给众僧药。云何汝等骂詈言。他有爱妄语。使断众僧药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摩诃男释子有信心。好乐布施常供给众僧药。而汝等骂詈言。有爱妄语。使断众僧药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

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应受四月请因缘请与药若过受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病比丘。有畏慎心不敢过受药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病比丘过受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无病受四月请与药过受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居士常请诸比丘与药。诸比丘有畏慎心。不敢受常请供给药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常请供给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无病受四月请与药若过受除常请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摩诃男释子复作是念。我宁可以一人二人故断众僧药耶。今故应当更请众僧供给药。作是念已即便至僧伽蓝中。请诸比丘言。愿诸大德僧受我请供给药。诸比丘各各有畏慎心。

不敢受更请与药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更请给药。诸比丘便计前日数白佛。佛言。不应计前日数应从断药还与已来日从此为数。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无病受四月请与药若过受。除常请更请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居士请诸比丘与分药。诸比丘畏慎不敢受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分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无病受四月请与药。若过受除常请更请分请与分药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居士请比丘与尽形寿药。诸比丘畏慎不敢受尽形寿药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尽形寿药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若比丘受四月请与药无病比丘应受请。若过受除常请更请分请尽形寿请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四月者夏四月也。因缘者药请也。

病者医所教服药者也常请者。其人作如是言。我常与药。更请者。断已后复更与请。与分药者。持药至僧伽蓝中分与尽形寿请者。其人言我当尽形寿与药。请者有四种。或有请夜有限齐药无限齐。或有请药有限齐夜无限齐。或有请药有限齐夜亦有限齐或有请夜无限齐药无限齐。云何请夜有限齐药无限齐。彼作夜分齐不作药分齐我与尔许夜药是谓请夜有分齐药无分齐。云何请药有分齐夜无分齐。彼作药分齐不作夜分齐。作如是言。我与如是药是为请药有分齐。夜无分齐云何请夜有分齐。药亦有分齐。彼作夜分齐药分齐作如是言。尔许夜与如是药。是谓请夜有分齐药有分齐。云何请夜无分齐。药无分齐彼不作夜分齐药分齐。作如是言。我请汝与药。是谓请夜及药俱无分齐。是中请夜有分齐药无分齐。

夜有分齐药有分齐。应夏四月受请。是中药有分齐夜无分齐。夜无分齐药无分齐。应随施时受。彼比丘无病应受夏四月与药。若过受除常请更请分请尽形寿请咽咽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受四月请与药。病者过受请常请更请分请尽形寿请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王波斯匿土境民人反叛时王自领六军征罚。时六群比丘往至军中观看军阵。时王波斯匿语言。诸尊。在此军中欲何所为。六群报言。我无所作来看军阵耳。时波斯匿王闻已心甚不悦。王复问言。今者欲何所至耶。六群报言。我等欲诣舍卫国见佛。时王语言。若至舍卫国者。持我名礼拜问讯世尊言。起居轻利游步康强教化有劳耶。今持此一裹石蜜奉上世尊。以此因缘具白世尊。尔时六群比丘。即往舍卫国诣只桓精舍。礼世尊足已在一面坐。即称波斯匿王名言。礼拜问讯世尊起居轻利游步康强教化有劳耶。以此一裹石蜜奉上世尊。即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痴人。乃观王者军阵势力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往观军阵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波斯匿王土境人民反叛。有大臣兄弟二人。兄名利师达。弟名富罗那。王使此二人领军征罚。此二人渴仰欲见比丘。即遣使往请比丘。大德来我欲相见。诸比丘皆有畏慎心言世尊制戒。若比丘往观军阵者波逸提。时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告言。若须有所白若有请唤者听往。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往观军阵除余时因缘波逸提比丘义如上。阵者若戏若斗。军者或一军二军三军四军。一军者。一象军一马军一车军一步军也。若纯有马军纯象军步军车军也。二军者。二象二马二车二步。或有象马或象车或象步或马车或马步或车步也。三军者。三象三马三车三步也。或象马车或象马步或马车步也。四军者。四象四马四车四步也。或象马车步也。彼比丘往观军阵。从道至道。从道至非道。从非道至道。从下至高。从高至下。去而见者波逸提。不见者突吉罗。若方便庄严欲观而不去者一切突吉罗。若比丘先在道行。军阵后至。比丘应下道避若不避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比丘有事往。若被请去。或力势者将去。若先前行军后至下道避。若水陆道断。贼难恶兽难水大涨。若为势力所系缚去。或命难梵行难不下道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时有因缘至军中宿。时诸居士见自相谓言。我等为恩爱故在此宿耳。而此沙门复在此何为耶。尔时诸比丘闻。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世尊制戒有时因缘乃得至军中。汝等云何

乃于军中止宿耶。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有时因缘得至军中。汝等何事乃在军中宿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有因缘听至军中二宿三宿。过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若比丘有因缘欲至军中得二宿住。至第三宿明相未出时应离见闻处。彼比丘军中二宿已。至第三宿明相未出不离见闻处。明相出波逸提。若离见处至闻处突吉罗。离闻处至见处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得二宿已至第三宿明相未出离见闻处。若水陆道断。若恶兽难。盗贼难。水大涨。为势力者所执留。或被系闭。或梵行难命难。得至二宿军中住至三宿明相未出不离见闻处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九竟)。

四分律藏卷第十六 初分之十六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闻世尊制戒听比丘有时因缘二宿三宿军中住。彼在军中住。观军阵斗战。观诸方人象马。时六群比丘中有一人。以看军阵故为箭所射。时同伴比丘即以衣裹之舁还。诸居士见已问比丘言。此人何所患耶。报言无患。向往观军阵斗为箭所射。时诸居士皆共讥嫌言。我等为恩爱故兴此军阵。汝等出家人往军中何所作耶。诸比丘闻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世尊制戒听比丘有时因缘至军中应二宿三宿住。汝住军中二宿三宿已。云何乃往观军阵战斗。而为箭所射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世尊听比丘有时因缘往军中二宿三宿住。而汝等往军中二宿三宿住。乃观军阵战斗为箭所射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二宿三宿军中住。或时观军阵斗战。若观游军象马力势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斗者。若戏斗若真实斗。军者。一种军乃至四种军。或有王军贼军居士军。力势者。第一象力第一马力第一车力第一步力也。阵者。四方阵或圆阵。或半月形阵。或张甄阵或减相阵。象王马王人王阵。彼比丘往观军阵斗战象马势力者。从道至道。从道至非道。从非道至道。从高至下。从下至高。往而见者波逸提。往而不见者突吉罗。方便庄严欲往。而不往者一切突吉罗。若比丘先在道行。军阵后至应避。不避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有时因缘。若有所白。若请唤。若为势力所将去。或命难。或梵行难。若先前行军阵后至下道避。若水陆道断。盗贼恶兽水大涨。或被强力所执系。或命难净行难不避道无犯。无

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竟)。

尔时佛在支陀国。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时尊者娑伽陀。为佛作供养人。尔时娑伽陀。下道诣一编发梵志住处。语梵志言。汝此住处第一房我今欲寄止一宿。能相容止不。梵志答言。我不惜可止宿耳但此中有毒龙恐相伤害耳。比丘言。但见听止。或不害我。编发梵志答言。此室广大随意可住。尔时长老娑伽陀。即入其室自敷草蓐。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时彼毒龙。见娑伽陀结加趺坐。即放火烟。娑伽陀亦放火烟。毒龙恚之复放身火。娑伽陀亦放身火。时彼室然如似大火。娑伽陀自念言。我今宁可灭此龙火令不伤龙身耶。于是即灭龙火使不伤害。时彼毒龙火光无色。娑伽陀火光转盛有种种色。青黄赤白绿碧颇梨色。时娑伽陀其夜降此毒龙盛着钵中。明日清旦持往诣编发梵志所语言。

所言毒龙者。我已降之置在钵中故以相示。尔时拘睒弥主。在编发梵志家宿。彼作如是念。未曾有。世尊弟子有如是大神力。何况如来。即白娑伽陀言。若世尊来至拘睒弥时。愿见告敕欲一礼觐。娑伽陀报言大佳。尔时世尊从支陀国人间游行至拘睒弥国。时彼国主。闻世尊将千二百五十弟子至此国。即乘车往迎世尊。遥见世尊颜貌端政诸根寂定。其心息灭得上调伏。如调龙象犹若澄渊。见已笃信心生。以恭敬心即下车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住。尔时世尊无数方便说法劝化令得欢喜。时拘睒弥主。闻佛无数方便说法劝化。心大欢喜已。顾看众僧不见娑伽陀。即问诸比丘言。娑伽陀今为所在耶。诸比丘报言。在后正尔当至。尔时娑伽陀与六群比丘相随在后至。时拘睒弥主见娑伽陀来。

即往迎头面礼足已在一面立。时娑伽陀。复为种种方便说法劝化令心欢喜。时拘睒弥主闻娑伽陀种种方便说法劝化。得欢喜已白言。何所须欲可说之。娑伽陀报言。止止此即为供养我已。彼复白言。愿说何所须欲。六群比丘语彼言。汝知不。比丘衣钵尼师坛针筒此是易得物耳。更有于比丘难得者与之。彼即问言。于比丘何者难得。六群比丘报言。欲须黑酒。彼报言。欲须者明日可来取随意多少。时彼礼娑伽陀足绕已而去。明日清旦。娑伽陀着衣持钵。诣拘睒弥主家就座而坐。时彼拘睒弥主出种种甘馔饮食兼与黑酒极令饱满。时娑伽陀食饮饱足已从座起去。于中路为酒所醉倒地而吐。众鸟乱鸣。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众鸟何故鸣唤。阿难白佛言。大德此娑伽陀。受拘睒弥主请食种种饮食。

兼饮黑酒醉卧道边大吐。故使众鸟乱鸣。佛告阿难。此娑伽陀比丘痴人。如今不能降伏小龙。况能降伏大龙。佛告阿难。凡饮酒者有十过失。何等十。一者颜色恶。二者少力。三者眼视不明四。者现嗔恚相。五者坏田业资生法六者增致疾病。七者益斗讼。

八者无名称恶名流布。九者智慧减少。十者身坏命终堕三恶道。阿难是谓饮酒者有十过失也。佛告阿难。自今以去以我为师者。乃至不得以草木头内着酒中而入口。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娑伽陀比丘已告诸比丘。此娑伽陀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饮酒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酒者。木酒粳米酒余米酒大麦酒。若有余酒法作酒者是。木酒者。

梨汁酒阎浮果酒甘蔗酒舍楼伽果酒蕤汁酒蒲桃酒。梨汁酒者。若以蜜石蜜杂作。乃至蒲桃酒亦如是杂。酒者。酒色酒香酒味不应饮。或有酒非酒色酒香酒味不应饮。或有酒非酒色非酒香酒味不应饮。或有酒非酒色非酒香非酒味不应饮。非酒酒色酒香酒味应饮。非酒非酒色酒香酒味应饮。非酒非酒色非酒香酒味应饮。非酒非酒色非酒香非酒味应饮。彼比丘若酒酒煮酒和合。若食若饮者波逸提。若饮甜味酒者突吉罗。若饮醋味酒者突吉罗。若食麴若酒糟突吉罗。酒酒想波逸提。酒疑波逸提。酒无酒想波逸提。无酒有酒想突吉罗。无酒疑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有如是如是病。余药治不差以酒为药。若以酒涂疮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

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十七群比丘。在阿耆罗婆提河水中嬉戏。从此岸至彼岸。或顺流或逆流或此没彼出。或以手画水。或水相浇灒。尔时波斯匿王。与末利夫人在楼观上。遥见十七群比丘。在此河水中嬉戏。从此岸至彼岸。或顺流或逆流。或此没彼出。或以手画水。或以水相浇灒。见已即语末利夫人言。看汝所事者。时末利夫人报王言。此诸比丘。是年少始出家者。在佛法未久。或是长老痴无所知。时末利夫人即疾疾下楼。语那陵迦婆罗门言。汝持我名往至只桓中问讯世尊。游步康强教化有劳耶。以此一裹石蜜奉上世尊。以此因缘具白世尊。时彼婆罗门即受夫人教。往诣世尊所。问讯已在一面坐。那陵迦婆罗门白世尊言。末利夫人故遣我来问讯世尊。游步康强起居轻利教化有劳耶。今奉此一裹石蜜。以向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以无数方便呵责十七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十七群比丘。在阿耆婆提河水中嬉戏。从此岸至彼岸。或顺流或逆流。或从此没彼出。或以手画水。或水相浇灒。尔时世尊呵责十七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水中嬉戏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水中戏者。放意自恣。从此岸至彼岸。或顺流或逆流。或此没彼出。或以手画水。或水相浇灒。乃至以钵盛水戏弄一切波逸提。除水已若酪浆若清酪浆若苦酒若麦汁。器中弄戏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

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道路行渡水。或从此岸至彼岸。或水中牵材木。若竹若箄顺流上下。若取石取沙。若失物沉入水底此没彼出。或欲学知浮法。而浮擢臂画水灒水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二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中有一人。击攀十七群比丘中一人乃令命终。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击攀十七群比丘乃令命终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是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汝等击攀十七群比丘乃令命终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以指相击攀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指者。手有十脚有十。若比丘以手脚指相击攀者一切波逸提。除手脚指已。若杖若户钥若拂柄及一切余物。相击攀者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不故击攀。若眠触令觉。若出入行来。若扫地误触。误以杖头触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三竟)。

尔时佛在拘睒毗国瞿师罗园中。尔时阐陀欲犯戒。诸比丘谏言。汝莫作此意不应尔。时阐陀不从诸比丘谏即便犯戒。诸比丘闻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阐陀言。云何阐陀欲犯戒。诸比丘谏而不从语便犯耶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阐陀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阐陀。诸比丘谏而不从语便犯戒耶。以无数方便呵责阐陀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不受谏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不受谏者。若他遮言莫作是不应尔。然故作犯根本不从语突吉罗。若自知我所作非。然故作犯根本不从语者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无智人来谏者报言。汝可问汝师和上学问诵经知谏法然后可谏。若谏者当用。若戏笑语若独处语若在梦中语。若欲说此乃错说彼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四竟)。

尔时佛在波罗梨毗国。尔时尊者那迦波罗比丘。常侍世尊左右供给所须。佛语那迦波罗。汝取雨衣来。我欲至经行处经行。即受教取雨衣授与世尊。世尊尔时受雨衣已。至经行处经行。尔时释提桓因。化作金经行堂已。合掌在世尊前白言。我世尊经行。我善逝经行。诸佛常法。若经行时。供养人在经行道头立。尔时那迦波罗比丘。在经行道头立。知前夜已过。白世尊言。初夜已过可还入房。尔时世尊默然。时那迦波罗知中夜

后夜过明相已出众鸟觉时天欲明了。白世尊言。初中后夜已过。明相出。众鸟觉时天欲明了。愿世尊还入房。尔时世尊默然。时那迦波罗心自念言。我今宁可恐怖佛使令入房耶。尔时那迦波罗即反被拘执。来至佛所作非人恐怖声。沙门我是鬼。世尊报言。当知此愚人心亦是恶。时释提桓因白佛言。众中亦有如此人耶。佛告释提桓因言。众中有如是人。语释提桓因言。此人于此生中当得清净之法。尔时释提桓因。以偈赞佛。

圣独步不放逸 若毁誉不移动

闻师子吼不惊 如风过草无碍

引导一切诸众 决定一切人天

尔时世尊。以偈报言。

天帝谓我怖 故说此言耶

尔时释提桓因。即礼佛足隐形而去。尔时世尊。夜过已清旦集比丘僧。以此因缘具向诸比丘说之。此那迦波罗痴人。乃欲恐怖我。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那迦婆罗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恐怖他比丘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恐怖者。若以色声香味触法恐怖人。云何色恐怖。或作象形马形。或作鬼形鸟形。以如是形色恐怖人令彼见。若恐怖若不恐怖波逸提。以如是形色恐怖人。前人不见者突吉罗。云何声恐怖人。或贝声鼓声波罗声象声马声驼声啼声。以如是声恐怖人令彼人闻。恐怖不恐怖波逸提。若以如是声恐怖人。彼不闻突吉罗。云何香恐怖人。若根香萨罗树香树胶香皮香肤香叶香花香果香若美香若嗅气若以此诸香恐怖人彼人嗅香若怖以不怖波逸提。若以如是香恐怖人前人不嗅者突吉罗。云何味恐怖人。若以味与人。若醋若甜若苦若涩若碱若袈裟味。以如此味恐怖人令彼人尝味。怖以不怖波逸提。若作如是味恐怖人。彼不尝者突吉罗。云何触恐怖人。若以热若以冷若轻若重若细若粗若滑若涩若软若坚以如是触恐怖人令彼人触。怖以不怖波逸提。以如是触恐怖人。彼人不触者突吉罗。云何以法恐怖人。语前人言。我见如是相。若梦汝当死。若失衣钵若罢道。汝师和上阿阇梨亦当死。失衣钵若罢道。若父母得重病若命终。以如是法恐怖人。彼知怖不怖波逸提。若以如是法恐怖人。彼不知者突吉罗。若比丘以色声香味触法恐怖人。若说而了了者波逸提。说而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闇地坐无灯火或大小便处。遥见谓言。是象若贼若恶兽便恐怖。若至闇室中无灯火处大小便处。闻行声若触草木声若謦咳声而怖畏。若以色示人不作恐怖意。若以声香味触与人不作恐怖意。若实有是事。若见如是相。或梦中见。若当死或罢道若失衣钵。若和上师

当死失衣钵罢道。若父母病重当死。便作如是语。语彼言。我见汝如是诸变相事。若戏语若疾疾语若独语梦中语。欲说此乃错说彼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五竟)。

尔时佛在罗阅只迦兰陀竹园。中有池水。尔时摩竭国沉沙王。听诸比丘。常在池中洗浴时六群比丘。于后夜明相未出时入池洗浴。尔时洴沙王。于后夜明相未出。与婇女俱诣池欲洗浴。闻六群比丘在池洗浴声。即问左右言。此中谁洗浴。答言是比丘。王言莫大作声。勿使诸比丘不及洗浴而去。彼六群比丘。以种种细末药更相洗浴。乃至明相出。时洴沙王竟不得洗浴而去。时诸大臣皆共讥嫌自相谓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此何有正法。于后夜中相将入池水。以种种细末药更相洗浴。乃至明相出。使王竟不得洗浴而去。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于后夜中入池水浴。以种种细末药更相洗浴。

乃至明相出。使王不得洗浴。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于后夜中入池水。以种种细末药更相洗浴。乃至明相出。使王不得洗浴而去。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半月应洗浴。若过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比丘。盛热时身体疱瘭出污垢臭秽。畏慎不敢洗浴。恐犯过半月洗浴。诸比丘白佛。佛言。听诸病比丘热时数数洗浴。自今已去应如是说戒。若比丘半月应洗浴除余时。若过波逸提。

余时者热时。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其中诸病比丘。身体疱瘭出污垢臭秽。或大小便吐污不净。畏慎不敢洗浴。恐犯过半月洗浴。诸比丘白佛。佛言。听诸病比丘数数洗浴。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半月应洗浴不得过。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热时病时。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作时身体污垢臭秽。诸比丘。有畏慎心不敢洗浴。白佛。佛言。听诸比丘作时数数洗浴。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半月洗浴不得过。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热时病时作时。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时诸比丘。风雨中行。身体疱瘭污出尘坌污秽不净。有畏慎不敢洗浴。白佛。佛言。听诸比丘风雨时数数洗浴。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半月洗浴不得过。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热时病时作时风时雨时。

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道行时身体热疱瘭出污垢尘土污秽不净。畏慎不敢洗浴白佛。佛言。听诸比丘道行时数数洗浴。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半月洗浴。无病比丘应受不得过。除余时波逸提。余时者。热时病时作时风雨时道行时此是余时

。比丘义如上。热时者。春四十五日夏初一月是热时。病者。下至身体臭秽是诸病。作者。下至扫屋前地风雨时者。下至一旋风一涕雨着身。道行者。下至半由旬若来若往者是也。若比丘半月洗浴。除余时若过一遍浇身者波逸提。若水洗半身者波逸提。若方便庄严欲洗浴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半月洗浴。热时病时作时风时雨时道行时数数洗浴。若为力势所持强使洗浴无犯。

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六竟)。

尔时世尊在旷野城。时六群比丘自相谓言。我等在上座前不得随意言语。即出房外在露地。拾诸柴草及大树株然火向炙。时空树株中有一毒蛇。得火气热逼从树孔中出。诸比丘见已皆惊怖言。毒蛇毒蛇。即取所烧薪散掷东西。迸火乃烧佛讲堂。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自相谓言。我等在上座前不得随意言语。出房外拾诸草木大树株在露地然火向空。树孔中有毒蛇出。惊怖取所烧薪。散掷东西。使迸火乃然佛讲堂耶。尔时诸比丘即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自相谓言。我等在上座前不得随意言语。出房外拾诸草木大树株。在露地然火向。有毒蛇出。惊怖取所烧薪散掷东西。使迸火烧佛讲堂耶。世尊尔时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为自炙故露地然火若教人然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病比丘。畏慎不敢自然火不教人然。比丘白佛。佛言。听病比丘露地然火及教人然。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无病为自炙故露地然火教人然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比丘。欲为诸病比丘煮粥若羹饭。若在温室若在厨屋若在浴室中。若熏钵若染衣若然灯若烧香。诸比丘皆畏慎不敢作。佛言。如是事听作。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无病。自为炙故在露地然火若教人然。除时因缘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病者若须火炙身。若比丘无病。为自炙故在露地然火。若然草木枝叶纻麻刍麻。若牛屎糠粪扫戮。一切然者波逸提。若以火置草木枝叶麻纻牛屎糠粪扫戮中然者一切波逸提。若被烧半燋掷着火中者突吉罗。若然炭突吉罗。若不语前人言汝看是知是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语前人言看是知是。若病人自然教人然。有时因缘看病人为病人煮糜粥羹饭。若在厨屋中若在温室中若在浴室中。若熏钵若煮染衣汁然灯烧香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众僧明日食。即于其夜办具种种肥美饮食。明日清旦往白时至。尔时十七群比丘。持衣钵坐具针筒着一面。经行彷佯数望食时到。时六群比丘。伺彼经行背向时。取其衣钵坐具针筒藏举。彼闻白时到。即看言。我等衣钵坐具针筒在此谁持去耶。余比丘问言。汝等何处来。答言。我等在此。持衣钵坐具针筒置一面。经行望食时到。六群比丘在前调弄。余比丘察之。见六群比丘调弄。必是其人取衣钵藏之。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取十七群比丘衣钵坐具针筒藏之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伺十七群比丘经行背向时。取他衣钵坐具针筒藏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藏比丘衣钵坐具针筒。若自藏若教人藏。下至戏笑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彼比丘藏他比丘衣钵坐具针筒。若教人藏下至戏笑者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实知彼人物相体悉而取举。若在露地为风雨所漂渍取举。若物主为性慢藏。所有衣钵坐具针筒放散狼藉。为欲诫敕彼故而取藏之。若借彼衣着。而彼不收摄。恐失便取举之。或以此衣钵诸物故。有命难梵行难。取藏之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真实施亲厚比丘衣已。后不语主还取着。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先持衣施亲厚比丘已。后不语主还取着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先持衣施亲厚比丘已。后不语主还自取着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衣。后不语主还取著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衣者有十种如上说。与衣者净施衣。净施衣有二种。一者真实净施。二者展转净施。真实净施者。言此是我长衣未作净。今为净故与长老。作真实净故。展转净施者此是我长衣未作净。今为净故与长老。彼应如是语。长老听。长老有如是长衣未作净。今与我为净故。我便受。受已当问言。欲与谁耶。应报言。与某甲。彼应作如是语。长老有如是长衣未作净。今与我。为净故我便受。受已与某甲比丘。此衣是某甲所有。汝为某甲故。守护持随意用。是中真实净施者。应问主然后取着。展转净施者。语以不语随意取着。若比丘。真实净施衣不语主。而取著者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

是谓为犯。不犯者。若真实净施语主取着。展转净施者。语以不语取着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十九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着白色衣行。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今观之有何正法。云何着新白色衣行。如似王王大臣。诸比丘闻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着白色新衣行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着白色衣行。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得新衣应三种坏色。一一色中随意坏。若青若黑若木兰若比丘不以三种坏色。若青若黑若木兰。着余新衣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新者。若是新衣。若初从人得者。尽名新也。衣者。有十种衣如上。坏色者。染作青黑木兰也。彼比丘得新衣。不染作三种色青黑木兰。更着余新衣者波逸提。若有重衣不作净而畜者突吉罗。若轻衣不作净者突吉罗。若非衣钵囊革屣囊针綖囊禅带腰带帽袜摄热巾裹革屣巾。不作净畜者突吉罗。若以未染衣寄着白衣家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得白衣。染作三种色青黑木兰。若重衣作净畜。若轻衣亦作净畜。若非衣钵囊。乃至裹革屣巾。皆作净畜。若染衣寄着白衣家。若衣色脱更染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尊者迦留陀夷。不喜见乌。作弓射乌。射之不已。大杀众乌。僧伽蓝中遂成大积。时诸居士。来入僧伽蓝礼拜。见此大积死乌。各共嫌之。自相谓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无有慈心杀众生命。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今观之何有正法。射杀众乌乃成大积。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迦留陀夷言。云何汝射杀众乌乃成大积耶。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留陀夷。汝实不喜见乌。而以竹弓射杀众乌而成大积不。答曰实尔。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迦留陀夷射杀众乌以成大积耶。呵责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断畜生命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坐起行来多杀细小虫。中或有作波逸提忏。或有畏慎者。诸比丘往白佛。佛言。不知者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故杀畜生命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畜生者。不能变化者断其命。若自断若教人断。若遣使若往来使杀。若重使杀。若展转遣使杀。若自求使。若教人求使。若自求持刀人。教人求持刀人。若以身相。

若口语若身口。若遣使教。若遣书教。若遣使书教。若安坑陷杀。若安刀着常所倚住处。若毒药若安杀具在前。作如是方便。若复有余所欲杀畜生。若杀者波逸提。方便欲杀而不杀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不故杀。或以瓦石刀杖掷余处。而误断命。若比丘经营作房舍。手失瓦石而误杀。若土塹材木。若屋柱栌栋椽。如是手捉不禁堕而杀者。若扶病起而死。或还卧而死。若洗浴时死。若服药时死。将入房时死。将出房时死。或将日中坐时死。或在荫处而死。作如是众多事。无有害心而死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一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取杂虫水而饮用。诸居士见已皆嫌责言。此沙门释子无有慈心杀害虫命。外自称言我修正法。如今观之何有正法。乃取杂虫水用。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无有慈心乃饮虫水以害其命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饮用杂虫水以害其命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饮用杂虫水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比丘。不知有虫无虫。后乃知。或作波逸提忏。或有畏慎者。白佛。佛言。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知水有虫饮用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彼比丘知是杂虫水饮用者波逸提。除水已若杂虫浆苦酒清酪浆清麦汁饮用波逸提。有虫水有虫想波逸提。有虫水疑突吉罗。无虫水有虫水想突吉罗。无虫水疑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知有虫无虫想。若有粗虫触水使去。若漉水饮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二竟)。

四分律藏卷第十七 初分之十七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十七群比丘往语六群比丘。长老。云何入初禅第二第三第四禅。云何入空无相无愿。云何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耶。时六群比丘报言。如汝等所说者。则已犯波罗夷法非比丘。时十七群比丘。便往上座比丘所问言若有诸比丘作如是问。云何入初禅二禅乃至四禅空无相愿须陀洹乃至阿罗汉果。为犯何罪。上座比丘报言无所犯十七群比丘言。我等向者诣六群比丘所问言。云何入初禅乃至四禅空无相愿云何得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彼即报言。汝等自称得上人法。犯波罗夷非比丘。彼比丘即察知。此六群比丘与十七群比丘作疑恼。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云何汝等。与十七群比丘作疑恼。

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与十七群比丘作疑恼。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他作疑恼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众多比丘。集在一处共论法律。有一比丘退去。退去者心疑作是言。彼诸比丘与我作疑。诸比丘白佛。佛言。不故作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故疑恼他比丘。令须臾间不乐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疑恼者。若为生时若为年岁若受戒若为羯磨若为犯若为法也。

为生时疑者。即问言。汝生来几时耶。报言。我生来尔所时。语言。汝不尔所时生。汝如余人生。非尔所时生。是谓问生时疑。云何问年岁时生疑。问言汝几岁。报言我尔所岁。语言汝非尔所岁。如余人受戒者。汝未尔所岁。是谓问年岁时生疑。云何问受戒生疑。问言。汝受戒既年不满二十。又界内别众。是谓问受戒时生疑。云何问羯磨生疑。问言。汝受戒时白不成。羯磨不成。非法别众。是谓问羯磨生疑。云何于犯生疑。语言。汝犯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恶说。是谓于犯生疑。云何于法生疑。汝等所问法者。则犯波罗夷非比丘。是谓于法生疑。若比丘。故为比丘作疑。若以生时若岁时乃至法时疑。说而了了者波逸提。说而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尼。

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其事实尔不故作。彼非尔许时生。恐后有疑悔。无故受他利养受大比丘礼敬。便语言。汝非如许时生。如余人生。知汝非如许时生。其事实尔。彼无尔许岁。恐后有疑悔。无故受他利养受大比丘礼敬。便语言。汝无尔许岁。如余比丘岁。汝未如许岁。其事实尔。若年不满二十。界内别众。恐后有疑悔。无故受他利养受大比丘礼敬。语令彼知。还本处更受戒。故便语言。汝年不满二十界内别众。其事实尔。白不成羯磨不成非法别众。恐后有疑悔。无故受他利养受大比丘礼敬。语彼令知。还本处更受戒。故便语言。汝白不成羯磨不成就非法别众。其事实尔。犯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恶说。恐后疑悔。

无故受人利养受持戒比丘礼敬欲令彼知如法忏悔故便语言。汝犯波罗夷乃至恶说有。复若彼为性粗疏不知言语。便言。如汝所说自称上人法。犯波罗夷非比丘行。或戏笑语或疾疾语或独语或梦中语。或欲说此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与一比丘亲厚。然跋难陀释子数数犯罪。向彼比丘说。长老。我实犯如是如是罪。汝勿语人。彼比丘报言可尔。复于余时跋难陀释子。与彼比丘共斗。时彼比丘向余比丘说。跋难陀释子犯如是如是罪。诸比丘问彼比丘言。汝云何知耶。比丘报言。跋难陀释子向我说。诸比丘问言。汝何不向余比丘说耶。彼比丘报言。我先忍便不说。今不忍故说。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彼比丘言。云何汝等。覆藏跋难陀释子罪。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比丘覆跋难陀释子罪耶。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覆藏余比丘粗罪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彼比丘不知犯粗罪不犯粗罪后。乃知粗罪。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有疑者。佛言不知无犯。自今已去应如是结戒。若比丘知他比丘犯粗罪覆藏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粗罪者。四波罗夷僧伽婆尸沙。彼比丘知他比丘犯粗罪。小食知食后说者突吉罗。食后知至初夜说突吉罗。初夜知至中夜说突吉罗。中夜知至后夜。欲说而未说。明相出波逸提。除粗罪覆余罪者突吉罗。自覆藏粗罪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覆余人粗罪突吉罗。粗罪粗罪想波逸提。粗罪疑突吉罗。非粗罪粗罪想突吉罗。非粗罪疑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知粗罪不粗罪想若向人说。或无人可向说。发心言我当说。未说之间明相已出。若说或有命难梵行难不说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四竟)。

尔时世尊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尔时罗阅城中有十七群童子。先为亲厚。最大者年十七。最小者年十二。最富者八十百千。最贫者八十千。中有一童子名优波离。父母唯有此一子。爱念未曾离目前。父母念言。我等教此儿当学何技术。我等死后令快得生活无所乏短。即自念。当教先学书。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不令身力疲苦。复作是念。教儿书亦有身力疲苦耳。更当学何技术。我等死后令儿快得生活。无所乏短身力不疲苦。念言。今当教儿学算数技术。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身不疲苦。父母念言。今教儿学算数。亦有身力疲苦耳。今当更教此儿学何技术。我等死后令快得生活无所乏短身力不疲苦。今当教此儿学画像技术。我等死后令快得生活无所乏短。复念。

今教学画。恐令儿眼力疲劳。当教此儿更学何技术。我等死后令快得生活无所乏短眼不疲苦。即自念言。沙门释子善自养身安乐无众苦恼。若当教此儿于沙门释子法中出家为道。我等死后令快得生活。无所乏短身不疲苦。后于异时。十七群童子语优波离童子言。汝可随我等出家为道。答言。我何用出家为。汝自出家。十七群童子第二第三语优波离言。可共出家为道来。何以故。如我等今共相娱乐。于彼亦当如是共相娱乐嬉戏

。时优波离童子语诸童子言。汝等小待须我往白父母。优波离童子即往父母所白言。我今欲出家为道。愿父母见听。父母报言。我等唯有汝一子。心甚爱念。乃至不欲令死别。而况当生别。优波离童子如是再三白父母言。唯愿听我出家。父母亦如是报言。

我等唯有汝一子。心甚爱念。不欲令死别况当生别。尔时父母得优波离童子再三殷勤。便作是念。我等先已有此意。当教此儿学何技术。我等死后令儿快得生活。无所乏短。令身力不疲苦耳。即作是念。若教学书乃至画像。我等死后快得生活。无所乏短令身力不疲苦。而恐劳儿身力眼力以致疲苦。念言。唯有沙门释子。善自养身无众苦恼。若令此儿在中出家者。快得生活无有众苦。时父母即报儿言。今正是时。听汝出家。时优波离童子还至十七群童子所语言。我父母已听我出家。汝等欲去者今正是时。时诸童子即往僧伽蓝中白诸比丘言。大德。我等欲出家学道。愿诸尊见度为道。尔时诸比丘即度令出家受大戒。时诸童子小来习乐不堪一食。至于夜半患饥高声大唤啼哭言。与我食来与我食来。

诸比丘语言。小儿待须天明。若众僧有食当共食。若无食者当共乞食。何以故。此间先都无作食处。尔时世尊。夜时在静处思惟。闻小儿啼声。知而故问阿难。何等小儿夜半啼声。尔时阿难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阿难。不应授年未满二十者大戒。何以故。若年未满二十者。不堪忍寒热饥渴暴风蚊虻毒虫。及不忍恶言。若身有种种苦痛不能堪忍。又复不堪持戒。不堪一食。阿难当知。年满二十者。堪忍如上众事。尔时世尊夜过已集比丘僧。以此因缘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年满二十当受大戒。若年未满二十受大戒。此人不得戒。彼比丘可呵责痴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彼比丘不知年满二十不满二十。后乃知不满二十。

或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疑者。佛言。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年满二十应受大戒。若比丘知年不满二十与受大戒此人不得戒。彼比丘可呵痴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其受戒人年不满二十。和上知年不满二十。众僧及受戒人亦知不满二十。于众中问。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不满二十。或疑。或不知年数。或默然。或众僧不问。和上波逸提。众僧突吉罗。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知年未满二十。众僧及受戒人谓年满二十。众僧问。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不满。或疑或不知或默然。僧或不问。和上波逸提。众僧无犯。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知年未满二十。众僧及受戒人疑。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不满二十。

或疑或不知或默然。僧或不问。和上波逸提。众僧突吉罗。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亦知年未满二十。众僧及受戒人不知。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不满二十。或疑或不知或默然。僧或不问。和上波逸提。众僧无犯。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谓年满二十。众僧及受戒人知年未满二十。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不满二十。或疑或不知或默然。僧或不问。和上无犯。众僧突吉罗。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谓年满二十。众僧及受戒人谓年满二十。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未满二十。或疑或不知或默然。僧或不问。和上无犯。众僧亦无犯。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谓年满二十。众僧及受戒人疑。

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不满二十。或疑或不知或默然。众或不问。和上无犯。众僧突吉罗。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谓年满二十。众僧及受戒人不知。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不满二十。或疑或不知或默然。众僧或不问。和上及众僧无犯。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疑。众僧及受戒人知不满二十。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不满或疑或不知或默然。众或不问。和上波逸提。众僧突吉罗。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疑。众僧及受戒人谓年满二十。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或未满或疑或不知或默然。众或不问。和上波逸提。众僧无犯。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疑。众僧及受戒人亦疑。

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未满或疑或不知或默然。众或不问。和上波逸提。众僧突吉罗。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疑。众僧及受戒人不知。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未满或疑或不知或默然。众或不问。和上波逸提。众僧无犯。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不知。众僧及受戒人知年未满二十。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未满二十。或疑或不知或默然。众或不问。和上无犯。众僧突吉罗。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不知。众僧及受戒人谓年满二十。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未满或疑或不知或默然。众或不问。和上及众僧无犯。其受戒人年未满二十。和上不知。众僧及受戒人疑。

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未满。或疑或不知或默然众或不问。和上无犯。众僧突吉罗。其受戒人年不满二十。和上不知。众僧及受戒人亦不知。众中问言。汝年满二十。未受戒人报言。或满二十或未满。或疑或不知或默然。众或不问。和上众僧无犯。彼比丘知年未满二十。授大戒三羯磨竟。和上波逸提。白已二羯磨竟。和上三突吉罗。白已一羯磨竟。和上二突吉罗。白竟和上一突吉罗。白未竟和上突吉罗。若未白为作方便剃发。若欲集众和上一切突吉罗。若众僧集和尚突吉罗。比丘

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知信受戒人语。若傍人证。若信父母。若受戒已疑。佛言。当听数胎中年月数闰月。若数一切十四日说戒以为年数者无犯。

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五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斗诤如法灭已。后更发起作是言。汝不善观不成观。不善解不成解。不善灭不成灭。令僧未有诤事而有诤事起。已有诤事而不除灭。时诸比丘作如是念言。何故众僧未有诤事而有诤事起。已有诤事而不除灭。时诸比丘即观察。知六群比丘诤事如法灭已后更发起。作如是言。汝不善观不成观。不善解不成解。不善灭不成灭。令僧未有诤事而有诤事起。已有诤事而不除灭。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斗诤事如法灭已。后更发起言。汝不善观不成观乃至不成灭。令僧未有诤事而有诤事。已有诤事而不除灭。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斗诤事如法灭已。后更发起言。汝等不善观不成观。乃至不成灭。令僧未有诤事而有诤事。已有诤事而不除灭。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斗诤如法灭已。后更发起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比丘。不知诤事如法灭不如法灭。后乃知如法灭。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疑。佛言。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结戒。若比丘知诤事如法忏悔已。后更发起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如法者。如法如毗尼如佛所教。诤者有四种。言诤觅诤犯诤事诤。彼比丘知诤事如法灭已。后更发起作如是言。不善观不成观。不善解不成解。不善灭不成灭。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除此诤已。若作余斗诤骂詈者后更发起一切突吉罗。若自发起已斗诤事者突吉罗。除比丘比丘尼已。共余人斗诤骂詈后更发起者突吉罗。观作观想者波逸提。观疑者突吉罗。不成观有观想突吉罗。不成观疑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先不知。若观作不观想。若事实尔。不善观不成观。不善解不成解。不善灭不成灭。便作是言。不善观乃至不善成灭。若戏笑语若疾疾语若梦中语。欲说此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六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有众多比丘。从舍卫国欲至毗舍离。时有贾客伴。欲私度关不输王税。时贾客问诸比丘言。大德。欲何所至。比丘报言。欲至毗舍离。贾客人言。我等可得与诸尊共伴不。诸比丘报言可尔。尔时诸比丘。与此贼贾客共伴行私

度关。时守关人捉得已。即将至波斯匿王所。白王言。此人等。私度关而不输税。王即问言。此贾客私度关不输税。此沙门复有何事。守关人报言。与此人为伴。王复问诸比丘言。大德。实与此贾客为伴耶。报言实尔。复问言。诸尊。知此人不输王税不。报言知。王言。若实知者法应死。时王自念言。我今作水浇顶王种。岂当杀沙门释子耶。时王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已。于众人前即敕傍人。放比丘令去。受教即放。时王众中皆大声称言。沙门释子犯王重法。罪应入死。然王直小小呵责而放。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汝等云何与贼贾客共伴行。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言。汝等云何与贼贾客共伴行耶。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共贼伴同道行乃至一村间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诸比丘不知是贼。以非贼共伴行。后乃知是贼伴。或有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疑者。佛言。不知者不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知是贼伴共同道行乃至一村间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彼比丘不结要疑。佛言。不结要不犯。自今已去应如是结戒。若比丘知贼伴结要共同道行。乃至一村间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贼伴者。若作贼还。若方欲去。结要者。共要至城若至村。道者。村间处处道。若比丘。知是贼伴共要同道行。至村间向处处道行。至一一道波逸提。无村空旷无界处。共行至十里者波逸提。若共行村间半道突吉罗。减十里突吉罗。村间一道行者突吉罗。方便欲去而不去。共要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先不知不共结伴。若逐行安隐有所至。若为力势所持。若被系缚将去。若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比丘。字阿梨吒。有如是恶见生。我知世尊说法其有犯淫欲非障道法。时诸比丘闻。阿梨吒比丘有如是恶见生。我知世尊说法犯淫欲非障道法。时诸比丘闻。欲除去阿梨吒比丘恶见。即往阿梨吒所。恭敬问讯已在一面坐。诸比丘语阿梨吒比丘言。汝实知世尊说法犯淫欲非障道法耶。阿梨吒报言。我实知世尊说法。犯淫欲非障道法。时诸比丘。欲除阿梨吒恶见。即殷勤问之。阿梨吒。莫作如是语。莫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阿梨吒。世尊无数方便说法。教断欲爱知欲想。教除爱欲断爱欲想。除爱欲所烧。度于爱结。世尊无数方便说。欲如大火坑。欲如炬火。亦如果熟。欲如假借。欲如枯骨。欲如段肉。如梦所见。欲如利刀。

欲如新瓦器盛水置日中。欲如毒蛇头。欲如捉利剑。欲如利戟。世尊作如是说欲。阿梨吒。世尊如是善说法。断欲无欲去垢无垢。调伏渴爱灭除巢窟。出离一切诸结缚。爱尽涅槃。佛如是说法。汝云何言犯淫欲非障道法。时诸比丘殷勤问阿梨吒如是说时。

阿梨吒比丘坚持恶见。实定而言。此是真实余皆虚妄。尔时诸比丘。不能除阿梨吒比丘恶见。便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告一比丘。汝持我言往速唤阿梨吒比丘来。彼比丘受教。即往阿梨吒比丘所语言。世尊有教唤汝。时阿梨吒比丘闻世尊唤。即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佛问阿梨吒比丘言。汝实有是语。我知佛所说法行淫欲非障道法耶。阿梨吒答言大德。实有如是言佛告阿梨吒。汝云何知我所说如是。

我无数方便说断欲爱法如上所说。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阿梨吒比丘已告诸比丘。听众僧为阿梨吒比丘作呵谏。舍此事故。白四羯磨呵谏。应如是谏。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阿梨吒比丘作如是语。我知佛所说法行淫欲非障道法。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与阿梨吒比丘作呵谏。舍此事故阿梨吒汝。莫作是语。莫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世尊无数方便说淫欲是障道法。若犯淫欲即是障道法白如是。大德僧听此阿梨吒比丘作如是语。我知佛所说法犯淫欲非障道法。僧今与作呵谏。舍此事故。阿梨吒。莫作是语。莫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世尊无数方便说淫欲是障道法。若犯淫欲即是障道法。谁诸长老忍。僧为阿梨吒比丘作呵谏。

舍此事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为阿梨吒比丘作呵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应作如是呵责阿梨吒比丘。舍此事故白四羯磨。诸比丘白佛。佛言。若有余比丘作是言。我知佛所说行淫欲非障道法。众僧亦应呵谏白四羯磨。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作如是语。我知佛所说法行淫欲非障道法。彼比丘谏此比丘言。大德。莫作是语莫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世尊无数方便说行淫欲是障道法。彼比丘谏此比丘时坚持不舍。彼比丘乃至三谏。舍此事故。若三谏舍者善。不舍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彼比丘作如是言。我知佛所说法行淫欲非障道法。彼比丘谏此比丘言。汝莫作是语莫谤世尊。

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世尊无数方便说行淫欲是障道法。汝今可舍此事。莫为僧所呵更犯重罪。若受语者善。不随语者应白。白已当语言。我已白竟。余有羯磨在。汝可舍此事。莫为众僧所呵责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初羯磨。初羯磨已当语言。我已白初羯磨竟余有二羯磨在。汝当舍是事。莫为僧所呵责更犯重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当作第二羯磨。作第二羯磨已当语言。已作白二羯磨竟。余有一羯磨在。汝可舍是事。莫为众僧所呵责更重犯罪。若随语者善。不随语者唱三羯磨竟波逸提。作白已二羯磨竟舍者三突吉罗。作白已一羯磨竟舍者二突吉罗。白已舍者一突吉罗

。若白未竟舍者突吉罗。若未作白作是语。我知佛所说行淫欲者非障道法一切突吉罗。

彼比丘谏此比丘时。余比丘遮。若比丘尼遮者。若有余人遮。汝莫舍此事。众僧谏已不谏遮者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初语时舍。若非法别众谏。若非法和合谏。法别众。法相似别众。法相似和合。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若无谏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阿梨吒比丘恶见。众僧呵谏而故不舍。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阿梨吒比丘言。云何汝恶见。众僧呵谏而故不舍。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阿梨吒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阿梨吒比丘恶见。众僧呵谏而故不舍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阿梨吒比丘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众僧。与阿梨吒比丘。作恶见不舍举白四羯磨。应如是作。为阿梨吒比丘作举。作举已作忆念。作忆念已与罪。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阿梨吒恶见。众僧呵谏而故不舍。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与阿梨吒比丘作恶见不舍举羯磨。

白如是。大德僧听。此阿梨吒比丘恶见。众僧呵谏而故不舍。僧今为阿梨吒比丘作恶见不舍举羯磨。谁诸长老忍。僧今为阿梨吒比丘。作恶见不舍举羯磨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忍。与阿梨吒比丘作恶见不舍举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阿梨吒比丘。僧作恶见不舍举羯磨。六群比丘。供给所须共同羯磨止宿言语。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阿梨吒比丘。僧与作恶见不舍举羯磨。云何供给所须共止宿言语。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阿梨吒比丘。

僧为作恶见不舍举羯磨。而供给所须止宿言语。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如是语人未作法有是恶见不舍。供给所须共同羯磨止宿言语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诸比丘。不知有如是语不如是语。后乃知有如是语。或有作波逸提忏。或有疑者。佛言。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知如是语人未作法如是邪见而不舍。供给所须共同羯磨止宿言语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如是语者。作如是语。我闻世尊说法行淫欲者非障道法。未作法者。若被举

未为解。如是见者。作如是见。知世尊所说法非障道法。不舍恶见者。众僧呵谏而不舍恶见。

供给所须者。有二种若法若财。法者。教修习增上戒增上意增上智学问诵经。财者。供给衣服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同羯磨者。同说戒。止宿者。屋有四壁一切覆一切障。或一切覆不一切障。或一切障不一切覆。或不尽覆不尽障。若比丘先入屋。后有如是语人来。若如是语人先入。比丘后来。若二人俱入宿。随胁着地一切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比丘不知便入宿。若比丘先在屋。如是语人后来入屋比丘不知。若屋一切覆无四壁。或一切覆而半障。或一切覆少障。或一切障而无覆。或一切障而半覆。或一切障少覆。或半覆半障。或少覆少障。或不覆不障。或露地。如是一切不知无犯。若病倒地。若病转侧。若为力势所持。或被系闭或命难梵行难无犯。

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六十九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有二沙弥。一名羯那。二名摩睺迦。不知惭愧共行不净。尔时羯那摩睺伽自相谓言。我等从佛闻法。其有行淫欲非障道法。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二沙弥言。云何汝等自相谓言。我从佛闻法。行淫欲非障道法。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此二沙弥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自相谓言。我从佛闻法。其行淫欲者非障道法。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此二沙弥已告诸比丘。自今已去与此二沙弥作呵谏。舍此事故。白四羯磨应如是作呵谏。立此二沙弥于众僧前眼见耳不闻处。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

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彼二沙弥自相谓言。我从世尊闻法。行淫欲者非障道法。若僧时到僧忍听。呵责彼二沙弥。舍此事故。沙弥。莫作是语。莫诽谤世尊。诽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沙弥。世尊无数方便说行淫欲是障道法。白如是。大德僧听。彼二沙弥自相谓言。我从世尊闻法。行淫欲者非障道法。僧今与彼二沙弥作呵谏。令舍此事故。汝沙弥。莫诽谤世尊。诽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世尊无数方便说淫欲是障道法。谁诸长老忍。僧今呵责二沙弥令舍此事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众僧已呵责二沙弥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二沙弥众僧呵责而故不舍此事。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二沙弥。

云何汝等。僧呵责而故不舍恶见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二沙弥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

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二沙弥。众僧呵责而故不舍恶见。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二沙弥已告诸比丘。众僧应与此二沙弥作恶见不舍灭摈白四羯磨。应如是作。将二沙弥至众僧前。立着见处不闻处。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二沙弥。众僧呵责故不舍恶见。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为二沙弥作恶见不舍灭摈。自今已去此二沙弥。不应言佛是我世尊。不得随逐余比丘。如诸沙弥。得与比丘二宿三宿。汝等不得。汝出去灭去不应住此。白如是。大德僧听。此二沙弥。众僧呵责故不舍恶见。

众僧今与二沙弥作恶见不舍灭摈羯磨。自今已去此二沙弥。不得言佛是我世尊。不应随逐余比丘。如诸沙弥得与比丘二宿三宿。汝今不得。汝出去灭去不应住此。谁诸长老忍。僧为二沙弥作恶见不舍灭摈者默然。谁不忍者说。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僧已忍。与二沙弥作恶见不舍灭摈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六群比丘。知僧为此二沙弥作恶见不舍灭摈羯磨。而便诱将畜养共止宿。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知僧为此二沙弥作恶见不舍灭摈羯磨。而诱将畜养共止宿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

所不应为。云何汝等。知僧为此二沙弥作恶见不舍灭摈羯磨。而诱将畜养共止宿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沙弥作是言。我知世尊所说法行淫欲非障道法。彼比丘谏此沙弥如是言。汝莫作是语莫诽谤世尊。诽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世尊无数方便说行淫欲是障道法。彼比丘作如是谏时。此沙弥坚持不舍。彼比丘应乃至再三呵谏。令舍此事故。若乃至三谏而舍者善。不舍者彼比丘当语彼沙弥言。汝自今已去。不得言佛是我世尊。不得随逐余比丘。如诸沙弥得与比丘二三宿。汝今无是事。汝出去灭去不应住此若比丘知如是众中被摈沙弥。而诱将畜养共止宿者波逸提。

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彼二沙弥。城中摈出便往外村。城外摈出还入城中。尔时诸比丘。亦不知是灭摈不灭摈。后乃方知是灭摈。或作波逸提忏者。或有疑者。佛言。不知者无犯。自今已去应如是说戒。若比丘。知沙弥作如是言。我从佛闻法若行淫欲非障道法。彼比丘谏此沙弥如是言。汝莫诽谤世尊。诽谤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语。沙弥。世尊无数方便说淫欲是障道法。彼比丘谏此沙弥时。坚持不舍。彼比丘应乃至再三呵谏。令舍此事故。乃至三谏而舍者善。不舍者彼比丘应语彼沙弥言。汝自今已去。不得言

佛是我世尊。不得随逐余比丘。如诸沙弥得与比丘二三宿。汝今无是事。汝出去灭去不应住此。若比丘知如是众中被摈沙弥。而诱将畜养共止宿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

灭摈者。僧与作灭摈白四羯磨。畜养者。若自畜若与人。畜诱者。若自诱若教人诱。共宿者如上说。若比丘先入宿。灭摈者后至。若灭摈者先至。比丘后至。或二人俱至。随胁着地转侧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先不知。若比丘先至。灭摈者后至。比丘不知。若房四方无障上有覆。广说如上。露地无犯。若癫发倒地。若病动转。或为力势所持。被系闭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竟)。

四分律藏卷第十八 初分之十八

尔时佛在拘睒毗国瞿师罗园中。尔时阐陀比丘。余比丘如法诫时。作如是言。我今不学此戒。当问余智慧持律比丘。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阐陀比丘言。云何诸比丘如法诫时。便作如是言。我今不学此戒。当问余智慧持律比丘。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阐陀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阐陀比丘。余比丘如法诫时。作如是语。我今不学此戒。当问余智慧持律比丘。以无数方便呵责阐陀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余比丘如法诫时如是语。我今不学此戒。当难问余智慧持律比丘者波逸提。若为知为学故应难问。比丘义如上。如法者。如法如律如佛所教。彼比丘如法诫此比丘时。此比丘作是语。我今不学此戒。当难问余智慧持律比丘。若说而了了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彼诫比丘痴不解故。此比丘作如是语汝还问汝和上阿阇梨。汝可更学问诵经。若其事实尔。或戏笑语或疾疾语或独语或梦中语。或欲说是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众多比丘。共集在一处。诵正法诵毗尼。时六群比丘自相谓言。此比丘等集在一处。诵正法诵毗尼。彼诸比丘诵律通利必当数数举我罪。我今宁可往语彼比丘。长老何用此杂碎戒为。若欲诵者。当诵四事。若必欲诵者。当诵四事十三事。余者不应诵。何以故。汝等若诵者。使人怀疑忧恼。时六群比丘。便往语彼比丘言。长老何用诵此杂碎戒为。若欲诵者。当诵四事。若必欲诵者。当诵四事十三事。余者不应诵。何以故。说是戒时。令人怀疑忧恼。余比丘即观察。此六群比丘欲灭法故作是语耳。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欲灭法故作如是语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

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欲灭法故作如是语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说戒时作是语。大德。何用说是杂碎戒为说是戒时令人恼愧怀疑。轻呵戒。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彼比丘。若自说戒时。若他说时。若诵时。作如是语。长老。何用诵此杂碎戒为。若欲诵者。当诵四事。若必诵者。当诵四事十三事。何以故。若诵是戒时。令人怀疑恼愧。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毁呰毗尼者波逸提。毁呰阿毗昙者突吉罗。及余契经毁呰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语言。先诵阿毗昙然后诵律。先诵余契经然后诵律。若有病者须差然后诵律。当勤求方便。于佛法中成四沙门果。然后当诵律。不欲灭法故作是语。或戏笑语或疾疾语或梦中语或独语。欲说此乃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二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中有一比丘。当说戒时犯罪。自知罪障。恐清净比丘发举。便先诣清净比丘所语言。我今始知是法戒经所载半月半月说戒经来。诸比丘察知。六群比丘布萨时犯戒。自知罪障。恐清净比丘发举。便先诣清净比丘所语言。我今始知此法戒经所载半月半月说戒经来。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说戒时犯罪而自知罪障。恐清净比丘发举。便先诣清净比丘所语言。半月半月说戒经来。我今始知此法戒经所载。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说戒时犯罪。自知罪障。恐清净比丘发举。便先诣清净比丘所语言。我今始知此法戒经所载半月半月说戒经来。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中一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愚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说戒时作如是语。我今始知此法戒经所载半月半月说戒经来。余比丘知是比丘若二若三说戒中坐何况多。彼比丘无如无解。若犯罪应如法治。更重增无知罪。语言长老。汝无利不善得。汝说戒时。不用心念不一心摄耳听法。彼无知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彼比丘若自说戒时。若他说戒时。若诵戒时。作如是语。长老。我今始知是法戒经所载半月半月说戒经来。余比丘。知是比丘二三在布萨中坐何况多。彼比丘无知无解随所犯罪。应如法治应重增无知罪。长老。汝无利不善得。汝说戒时。不善用意思惟。不一心听法。无知故重与波逸提。若不与者彼比丘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未曾闻说戒今始闻。若未曾闻广说今始闻。若戏笑语若疾疾语若独语若梦中语。欲说此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

所缠(七十三竟)。

尔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尔时尊者沓婆摩罗子比丘。众中差令典众僧床座卧具及分饮食。彼以僧事以塔事故。外人有为初立寺初立房初作池井。而设会布施。不得往赴彼。衣服破坏垢腻不净。于异时有人施众僧贵价衣。众僧自相谓言。此尊者沓婆摩罗子比丘。众僧差典床座卧具及分饮食。彼以僧事塔事故。外人有初立寺初立房初作池井而设会布施。不得赴彼请。衣服破坏垢腻不净。我等宜可以此衣与之。时众僧白二羯磨已以衣与之。当白羯磨时。六群比丘亦在众中。既与衣已便作是语。此诸比丘随所亲以众僧衣与之。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共在众中作羯磨施与彼衣后方言。诸比丘逐所亲以众僧衣与之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共集一处作白羯磨以衣与彼。既与衣已后方言。诸比丘随所亲以众僧衣与之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共同羯磨已后如是语。诸比丘随亲厚以众僧物与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亲厚者。同和上同阿阇梨坐起言语亲厚者是。僧物者。如上所说。物者衣钵针筒尼师坛下至饮水器。彼比丘先共众中作羯磨已后悔言。诸比丘逐亲厚以僧衣物与之。说而了了波逸提。不了了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其事实尔。随亲厚以僧物与之无犯。或戏笑语或疾疾语或独处语或梦中语。或欲说此乃错说彼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众多比丘集在一处共论法毗尼。时六群比丘自相谓言。看此诸比丘共集一处。似欲为我等作羯磨。即从坐起而去。诸比丘语言。汝等且住勿去。众僧有事而故去不住。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众僧集欲论法事。云何便从坐起去。尔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众僧集欲论法事。从坐起而去。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众僧断事未竟起去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诸比丘或营僧事。或营塔寺事。或瞻视病比丘事疑。佛言。自今已去听与欲。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众僧断事未竟。不与欲而起去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僧者一说戒一羯磨。事者有十八破僧事法非法乃至说不说。若比丘。僧断事未竟而起去。动足出户外波逸提。一足在户外一足在户内。方便欲去而不去。若

共期欲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有僧事塔寺事。有瞻视病人事。与欲无犯。若口噤不能与欲。若非法羯磨非毗尼羯磨。或为僧事。或为塔寺事。或为和上同和上阿阇梨同阿阇梨。或为知识亲厚方便。为作损减无利作无住处羯磨。如是不与欲去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五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中有犯事者。恐众僧弹举六人。便共相随至大食小食上。若众僧大集说法时若说戒时。六人共俱不相离。使诸比丘无由得与作羯磨。后于异时。六群比丘作衣。诸比丘自相谓言。此六群比丘今在此作衣。欲作羯磨者今正是时。即遣使唤言。汝等来。众僧有事。六群比丘报言。僧有何等事。我等停作衣不得往。僧报言。汝等若不得来。可令一二比丘持欲来。六群比丘即令一比丘受欲来。尔时众僧。即与此一比丘作羯磨。作羯磨已。即还至彼六群比丘所。彼问言。众僧何所作为。此比丘报言。于我身无利。问言。以何事于汝身无利耶。报言。众僧与我作羯磨。六群比丘前与欲已。后便悔言。彼作羯磨者。非为羯磨。羯磨不成。我以彼事故与欲。不以此事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与欲已后自悔言。我以彼事与欲不以此事。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前与欲已后自悔言。我以彼事与欲。不以此事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欲已后悔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若比丘与欲已后悔。作是言。汝等作羯磨非羯磨羯磨不成。我以彼事故与欲。不以此事。说而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其事实尔。非羯磨羯磨不成故。便作是言。非羯磨羯磨不成不犯。若戏笑语疾疾语独处语梦中语。欲说此乃错说彼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六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听诸比丘斗诤言语已。而向彼人说。令僧未有诤事而有诤事。已有诤事而不除灭。诸比丘作如是念。以何因缘令僧未有诤事而有诤事。已有诤事而不除灭。诸比丘即察知之。是六群比丘。听诸比丘斗诤语言已。而向彼说故耳。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听诸比丘斗诤。已。而向彼说。令僧未有诤事而有诤事。已有诤事而不除灭。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听诸比丘诤已而向彼说。令僧未有诤事而有诤事。已有诤事而不除灭。世尊以

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比丘共斗诤已听此语向彼说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斗诤有四种。言诤觅诤犯诤事诤。听者。屏听他语。若比丘往听他诤比丘语。从道至道。从道至非道。从非道至道。从高至下。从下至高。往而闻波逸提。不闻突吉罗。若方便欲去而不去。若共期去而不去。一切突吉罗。若二人共在闇地语。当弹指若謦欬惊之。若不尔者突吉罗。若二人隐处语。亦当弹指謦欬。若不者突吉罗。若在道行有二人在前共语。亦当弹指謦欬。若不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二人在闇处共语。謦欬弹指。若二人在屏处语。弹指謦欬。在道行二人在前行共语。若后来謦欬弹指。若欲作非法羯磨非毗尼羯磨。若为众僧。若为塔寺。若为和上同和上若阿阇梨同阿阇梨亲厚知识。欲作损减无利无住处。如是等羯磨。欲得知之而往听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中有一比丘。嗔恚打十七群比丘。其被打人高声大唤言。止止莫打我。时比房比丘闻。即问言。汝何故大唤。时被打比丘答言。向为彼比丘所打。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以嗔恚乃打十七群比丘。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乃打十七群比丘。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六群比丘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嗔恚故不喜打比丘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打者若手若石若杖。若比丘。以手石杖打比丘者一切波逸提。除杖手石。若以余户钥曲钩拂柄香炉柄挃者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有病须人椎打。若食噎须椎脊。若共语不闻而触令闻。若睡时以身委他上。若来往经行时共相触。若扫地时杖头误触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以手搏十七群比丘。其被搏人高声大唤言。止止莫尔。比房比丘闻。即问言。汝何故大唤。报言。此比丘以手搏我故大唤。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云何以手搏十七群比丘。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以手搏十七群比丘。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

比丘。嗔恚不喜以手搏比丘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手者两手。彼比丘嗔恚以手搏比丘者波逸提。除手已。若户钥拂柄香炉柄拄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他欲打举手遮。若象来。若盗贼来。若恶兽来。若持刺来举手遮无犯。若渡水。若欲从沟渎泥水处过相近举手招唤余比丘触彼无犯。若彼不闻语手拄令闻。若眠时。若行来入出。若扫地。若以杖误触。不故作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十九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嗔恚故。以无根僧伽婆尸沙。谤十七群比丘。时诸比丘闻已。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云何嗔恚故。以无根僧伽婆尸沙。谤十七群比丘。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云何嗔恚故。以无根僧伽婆尸沙。谤十七群比丘。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嗔恚故以无根僧伽婆尸沙谤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根者有三根。见根闻根疑根。见根者。实见弄阴失精。或见与妇女身相触。或见与妇女粗恶语。或见与妇女前自叹誉身。或见共相媒嫁时。若余人见。从彼人闻者。是谓见根。闻根者。闻弄阴失精或闻与妇女身相近。或闻与妇女粗恶语。或闻妇女前自叹誉身。或闻共相媒嫁。若彼人闻从彼闻。是谓闻根。疑根者。有二因缘生疑。见生疑闻生疑。云何见生疑。其人见共妇女出林时见入林时。或见露身无衣不净流出污身。或见与恶知识从事或共戏。是为见而生疑。云何闻中生疑。或闇处闻动床声。闻草蓐声。闻喘息声。闻语声。或闻交会声。或闻彼人自言我犯失精。或言我与女人身相触。或言我与妇女粗恶语。或言我于妇女前自叹说身。或言我媒嫁男女。闻如是等于中生疑。除此三根已。以余谤者。是为无根。若比丘嗔恚故。以无根僧伽婆尸沙谤。说了了者波逸提。不了了者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见根闻根疑根。若说其实事欲令改悔而不诽谤。若戏笑语疾疾语独处语梦中语。若欲说此错说彼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舍卫城中。有一大姓婆罗门。名耶若达。多饶财宝生业无量。田地壳食不可称计。金银车碾马瑙真珠虎魄水精琉璃。象马奴婢库藏溢满威相具足。时有一婢名曰黄头。常守末利园。时彼婢常愁忧言。我何时当免出于婢。时彼婢晨朝得已食分干饭持诣园中。尔时世尊。时到着衣持钵欲入城乞食。时黄头婢遥见如来。心自念言。我今宁可持此饭施彼沙门。或可脱此婢使。即持饭施如来。尔时世尊。慈愍故为受还精舍。时黄头婢即前进入末利园中。时波斯匿王。严四种兵出外游猎。

从人各各分张驰逐群鹿。天时大热王疲乏。遥见末利园相去不远。即回车往留车在外步入园中。时黄头遥见王波斯匿来。即生念。彼人来者。行步举动非是常人。即前奉迎言。

善来大人。可就此处坐。即脱一衣敷之令王坐。黄头问言。不审须水洗脚不。王言可尔。黄头即以藕叶取水与王。王自以水洗。黄头为王揩脚。黄头复问王言。欲洗面不。王言可尔。黄头即更以藕叶盛水与王洗面黄头复问王言。欲饮水不。王言欲饮。黄头即诣池更洗手。取好藕叶盛水与王饮。黄头复问王言。不审欲小卧息不。王言欲卧息即复更脱一衣与王。敷之令王卧息。时黄头见王卧已。在前长跪。按脚及处处支节。解王疲劳。黄头。身如天身。细软妙好。王着细滑。心念言。未曾有如此女聪明。我所不教而悉为之。王即问言。汝是谁家女。黄头报言。我是耶若达家婢。使差我常守此末利园。如是语顷。波斯匿王大臣。寻王车迹来诣园中。跪拜王足已各在一面立。王敕一人言。

汝速唤耶若达婆罗门来。即受王教。唤婆罗门将来诣王所。跪拜王足在一面立。王问言。此女人是汝婢耶。婆罗门答言是。王言。吾今欲取为妇。汝意云何。婆罗门报言。此是婢使。云何为妇。王言无苦。但共论价直。婆罗门报言。欲论价直直百千两金。我岂可取王价直。今持奉上大王。王言不尔。我今取为妇。云何不与价。王即出百千两金与婆罗门已。遣使诣宫取种种璎珞衣裳服饰。沐浴澡洗庄严女身。同载入宫众臣卫从。时黄头心自念言。此非余人乃是王波斯匿。既得处宫里。习学种种技术书算印画众形像歌舞戏乐。无事不知。从末利园中将来故。即号之。为末利夫人。年遂长大。王甚爱敬。复于异时。王于五百女人中立为第一夫人。在高殿上。便自念言。我以何业报因缘得免于婢。

今受如是快乐。复作是念。将是我先以和蜜干饭分施与沙门。以此因缘故今得免婢。受如是快乐耳。即问左右人言。舍卫城中颇有如此像貌沙门不。答言有。是如来无所著至真等正觉。夫人闻已欢喜。便欲往至佛所。即诣王波斯匿白言。我欲见佛礼拜问讯。王报言。宜知是时。末利夫人。即严驾五百乘车五百婇女侍从。出舍卫城诣只桓精舍。到已下车。步入园中。遥见如来。颜貌端正诸根寂定。得上调伏如调象王。又如澄渊清净无秽。见已欢喜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以何因缘受女人身。颜貌丑陋见者不欢。资财乏少无有威力。复何因缘颜貌丑陋见者不欢。资财无乏无有威力。复何因缘颜貌丑陋见者不欢。资财无乏大有威力。复何因缘颜貌端正见者欢喜。资财无乏大有威力。

尔时世尊告末利夫人。或有女人。心多嗔恚喜恼于人。若以少言现大嗔恚。若以多言亦现大嗔恚。亦不布施沙门。婆罗门贫穷孤老来乞求者。衣服饮食象马车乘香华璎珞房舍卧具灯烛一切皆不施与。若见他得利养而生嫉心。是故末利女人。多嗔恚故。颜貌丑陋见者不欢。以不布施故。资财乏少。见他得利养生嫉妒故。无有威力若末利女人。心多嗔恚喜恼于人。以少言现大嗔恚。以多言亦现大嗔恚。而能布施沙门婆罗门贫穷孤老来乞求者。衣服饮食象马车乘香华璎珞房舍卧具皆给与之。见他得利养而生嫉妬。是故女人。多嗔恚故。颜貌丑陋。以布施故。资财无乏。心生嫉妬故。无有威力。若末利女人。心多嗔恚喜恼于人。以少言现大嗔恚。以多言亦现大嗔恚。而能布施沙门婆罗门贫穷孤老来乞求者。

衣服饮食华香璎珞乃至房舍卧具灯烛皆给与之。见他得利养者心不嫉妬。是故。女人。以嗔恚故。颜貌丑陋。以布施故。资财无乏。以见他得利养不生嫉妬故。有大威力。若末利女人。无有嗔恚不恼于人。若闻少言多言亦不现大嗔恚。而能布施沙门婆罗门贫穷孤老来乞求者。象马车乘衣服饮食乃至灯烛皆给与之。见他得利不生嫉妒。是故末利女人。不嗔恚故。颜貌端正。以布施故。资财无乏。不嫉妒故。有大威力。如是末利。以此因缘故。女人颜貌丑陋资财乏少无有威力。以此因缘女人颜貌丑陋资财无乏无有威力。以此因缘女人颜貌丑陋资财无乏有大威力。以此因缘女人颜貌端正资财无乏有大威力。尔时末利夫人。重白佛言。大德。我前世时。多嗔恚喜恼于人。少言而现大嗔恚。

以多言亦现大嗔恚。何以故。而今我受形丑陋人不好喜。以是故知。大德。我前世时。能行布施沙门婆罗门贫穷孤老来乞求者。衣服饮食乃至灯烛皆给与之。是故我今日资财无乏。大德。我前世时见他得利养不生嫉妒心。故今日有大威力。今此波斯匿王宫中五百女人。皆是刹利种姓。而我于中尊贵自在。大德。我自今已去不复嗔恚恼于他人。不以少言多言而现大嗔恚。常当布施沙门婆罗门贫穷孤老来乞求者。衣服象马车乘乃至灯烛皆给与之。若见他得利养心不生嫉妒。大德。我自今已去尽形寿归依佛法僧。听为忧婆私。自今已去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尔时世尊。与末利夫人无数方便说法开化。劝令欢喜。所谓法者。说施说戒说生天之法。呵欲为过欲为不净。上漏缠缚赞叹出离解脱为乐。

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见法得法已得果证。时末利夫人重白佛言。我今第二第三归依佛法僧。听为优婆私。自今已去尽形寿不杀生乃至不饮酒。从坐起头面礼佛足绕三匝而去。还至宫中劝喻波斯匿王令得信乐。王既信乐已。便听诸比丘入出宫合无有障阂。时迦留陀夷。到时着衣持钵往入波斯匿王宫。时王与夫人昼日共眠。夫人遥见

迦留陀夷来。即起被衣。以所被大价衣拂拭床座令坐。时夫人失衣堕地形露惭愧而蹲。时迦留陀夷见已。寻还出宫。王问夫人。向者比丘见汝形耶。夫人白王言。虽见如兄弟姊妹无异。此事无苦。时迦留陀夷还至僧伽蓝中。语诸比丘。波斯匿王第一宝者。我今悉见。比丘问言。汝见何等宝耶。迦留陀夷答言。我见末利夫人形露悉得见之。诸比丘闻。

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迦留陀夷言。云何乃入王宫至婇女间。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知而故问迦留陀夷言。汝实入王宫乃至婇女间耶。答言。实尔世尊。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乃入王宫婇女间。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刹利水浇头王种。王未出未藏宝。而入若过宫门阈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王刹利水浇头种者。取四大海水取白牛右角收拾一切种子盛满中置金辇上。使诸小王舆辇。王与第一夫人共坐辇上。

大婆罗门以水灌王顶上。若是刹利种。水灌顶上作如是立王。故名为刹利王水浇顶种。若是婆罗门种。毗舍守陀罗种。以水灌顶作如是立王。亦名为刹利王水浇头种。未出者。王未出婇女。未还本处。未藏宝者。金银真珠车碟玛瑙水精琉璃贝玉一切众宝璎珞。而未藏举。若比丘。王刹利水浇头种。王未出未藏宝。若入王宫过门阈者波逸提。若一足在外一足在内。发意欲去。若共期而不去者。一切突吉罗。除王刹利种。若入余粟散小王豪贵长者家。入过门阈者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王已出。若婇女还本处。所有金宝璎珞已藏举。若有所奏白。若被请唤。或为力势所执将去。若命难梵行难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

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外道弟子居士。从拘萨罗国在道行。道边止息。忘千两金囊而去。时有众多比丘。亦从彼道行。后来亦止息道边。见此金囊在地。自相谓言。为且持去。若有主识者当还。即持而去。时彼居士。忘此金囊前行数里乃忆。疾疾而还。诸比丘遥见。自相谓言。此人来者行疾。必是金主。诸比丘即问言。欲何所至。居士报言。汝自去。何须问我为。诸比丘言。见语所往处何苦耶。报言。我乃于某处止息。忘千两金囊。故今往彼取之。诸比丘即出金囊示之言。是汝物非。居士报言。是我囊耳。但此中物何故少。诸比丘言。我等实正得尔许耳。居士即诣官了之。时王波斯匿。身自在座断事。遣信唤诸比丘。诸比丘往。问言。诸大德。此事云何。如彼人语不。

诸比丘白王言。我等所得正有此耳更无。时居士言。我所有物者乃有若干。王即敕人。如彼所说斤两。取库中金来盛着此囊中。即如教取金盛之。其囊不受。王语居士言。此非汝物。汝更自求去即治其罪。更税家财物。并此金一切入官。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言。云何自手捉金银。使居士为官治罪并税家财物尽没入于官。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自手捉金银。使王罚谪居士并财物没入于官。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

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若宝若宝庄严。自捉若教人捉者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舍卫城中世俗常法妇女节会日。毗舍佉母。自庄严璎珞。从只桓边过。而彼得信乐心。复作是念。我何用女人节会为。我今宁可往世尊所礼拜问讯。彼即回还入只桓精舍。心自念言。我不宜着璎珞庄严具往见世尊。今当先脱却然后乃见礼拜世尊。时将从在一树下脱身宝衣璎珞积置树下乃成大积。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尔时世尊。即与方便说法开化欢喜。时毗舍佉母。闻如来说法甚大欢喜。前礼佛足绕已而去。心存于法。直出只桓门。忘取璎珞宝衣严身具。还家乃忆。作是念言。若我遣信往取衣脱不得。便能辱诸比丘。即止不遣使往取。有一比丘。见毗舍佉母入只桓诣树下时。

又见出时竟不诣此树下。彼比丘便往树所。见诸宝衣璎珞积在一处。见已心疑不敢取。念言。世尊制戒。若比丘。捉宝若宝庄饰。自捉若教人捉波逸提。彼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告言。自今已去听在僧伽蓝内见有遗物为不失坚牢故当取举之。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捉金宝若宝庄严。自捉若教人捉。除僧伽蓝中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有众多比丘。从拘萨罗国在道行。下道至一无住处村。问彼人言。此中何处有空房舍可止宿处。诸人语言。此有某甲巧师家。有空房舍可往止宿。诸比丘往巧师舍语言。我欲寄宿可尔不。报言可尔。诸比丘即入其舍内敷草蓐而坐。正身正意系念在前。尔时巧师。有已成金未成金。已成未成金。已成银未成银。已成未成银。置舍内而舍去。

时诸比丘。为守护故竟夜不眠。恐人盗此金银去。夜过已巧师来入屋。问讯诸比丘言。诸尊夜得安眠不。比丘报言。不得眠。即问言。何故不得眠。比丘报言。汝留此杂物置屋中。我等竟夜为守护故不得眠。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在他家止宿时。若屋中有物为不失坚牢故应收举。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若宝及宝庄饰。自捉若教人捉。除僧伽蓝中及寄宿处波逸提。若比丘。在僧伽蓝

中若寄宿处。捉宝若以宝庄严自捉教人捉。当作是意。若有主识者当取。作如是因缘非余。比丘义如上。宝者。金银真珠虎珀车渠马瑙琉璃贝玉生像金。宝庄严者。铜铁铅锡白镴以诸宝庄饰也。若比丘。在僧伽蓝内若舍内。若宝宝庄饰。自捉若教人捉。当识囊器相识裹相识系相。

应解囊器看。知几连缀。几未连缀。几方几圆。几故几新。若有求索者。应问言。汝物何似。若相应应还。若不相应应语言。我不见如是物。若有二人俱来索。应问言。汝物其形何似。若言相应者应还。若不相应当语言。我不见如是物。若二人语俱相应。应持物着前语言。是汝等物各取去。若比丘。在僧伽蓝内若舍内。若宝若宝庄饰。若自捉若教人捉。若不识囊相裹相系相突吉罗。若解囊不看几连缀几未连缀几方几圆几新几故。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至僧伽蓝内。若宿处。若宝若宝庄饰。若自捉若教人捉。识囊相裹相系相解囊看知几连缀几未连缀几方几圆几新几故。若二人俱来索问言。汝物形何似。若语相应者还。

若不相应当语言。我不见如是物。若二人语俱相应者。当持物着前语言。是汝物者持去。若是供养塔寺庄严具。为坚牢故收举。如是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二竟)。

四分律藏卷第十九 初分之十九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跋难陀释子非时入村。与诸居士共樗蒱。比丘胜诸居士不如。居士以慳嫉故便言。比丘晨朝入村为乞食故。非时入村为何事耶。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跋难陀释子。云何非时入村与诸居士共樗蒱戏。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跋难陀释子。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跋难陀释子。非时入村与诸居士而共樗蒱戏。世尊无数方便呵责跋难陀释子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非时入聚落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其中比丘。或有僧事或塔寺事或瞻视病人事。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有事缘嘱授已入聚落。诸比丘不知嘱授何人。佛言。当还嘱比丘。若独处一房当嘱授比房。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非时入聚落不嘱比丘者波逸提。比丘义亦如上。时者。从明相出至中时。非时者。从中后至明相未出。村聚落者。四种村如上。有比丘者。同住客得嘱及处。若比丘非时入村。有比丘不嘱授动足初入村门波逸提。一脚在门内一脚在门外。方便欲去不去。若共期不去。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比丘。营众僧事塔寺事瞻视病人事。嘱授比丘若道由村过。若有所启白。若为唤。

若受请或为力势所执。或为系缚将去。或命难梵行难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尊者迦留陀夷。预知世尊必从此道来。即于道中敷高好床座。迦留陀夷遥见世尊来。白佛言。世尊看我床座善逝看我床座。佛言。当知此痴人内怀弊恶。尔时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诸比丘此痴人迦留陀夷。敷高广大床但自为己。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迦留陀夷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作绳床木床。足应高如来八指。除入陛孔上截竟。若过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床者。五种床如上。若比丘。自作绳床木床。足应高八指截竟。过者波逸提。作而不成突吉罗。若教人作过八指截竟波逸提。作而不成突吉罗。若为他作成不成。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作足高八指。若减八指。若他施已成者截而用之。若脱脚却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作兜罗绵纟空绳床木床大小褥。诸居士见皆共嫌之。自相谓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无有慈心断众生命。外自称言。我修正法。乃作兜罗纟空木床及绳床大小褥。如似国王亦如大臣。如是有何正法。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云何作兜罗纟空绳床木床大小褥。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作礼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作兜罗纟空绳床木床大小褥。令居士嫌也。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作兜罗纟空绳床木床大小褥成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兜罗者。白杨树华杨柳华蒲台也。大床者有五种如上。绳床者有五种如上。大褥者为坐卧故。小褥者为坐故。若比丘。以兜罗纟空绳床木床大小褥。若自作成者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若教他使作成者波逸提。不成突吉罗。若为他作成不成一切突吉罗。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鸠罗耶草文。若草娑婆草。若以毳劫贝碎弊物。若用作搘肩物作舆上枕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五竟)。

尔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有信乐工师为比丘作骨牙角针筒以是故。令此工师废家事业。财物竭尽无复衣食时诸世人皆作此言。此工师未供养沙门释子时。多财饶宝。自供养沙门释子已来。居家贫匮无所食瞰。所以供养者。望得其福。而反得殃。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汝等云何。使彼工师作

骨牙角针筒。废家事业财物竭尽。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诸比丘。使工师作牙骨角针筒财物竭尽。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作骨牙角针筒刳刮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若比丘。骨牙角自刳刮作而成者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若教他作而成者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若为他作成不成一切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铁若铜若铅锡若白镴若竹若木若苇若舍罗草用作针筒不犯。若作锡杖头镖鑞。若作伞盖子及斗头镖。若作曲钩。若作刮污刀。若作如意。若作玦钮。若作匙。若作杓。若作钩衣鎚若作眼药篦。若作刮舌刀。若作摘齿物。若作挑耳篦。若禅镇。若作熏鼻筒。如是一切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六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世尊不受请檀越送食。诸佛常法。若不受请遍行房舍。见异处以众僧卧具敷在露地不净所污。时天大暴雨世尊即以神力令众僧卧具不为雨渍。诸比丘还。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告言。我向者遍行房舍。看见有异处敷众僧卧具在露地不净所污。时天大雨。我以神力使雨不渍。当知此污。是有欲人非是无欲人。是嗔恚人非是无嗔恚人。是痴人非是无痴人也。若离欲外道仙人离欲者无有此事。况阿罗汉若比丘念不散乱而睡眠者无有此事。况阿罗汉。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为障身障衣障卧具故作尼师坛。世尊既听作尼师坛。六群比丘便多作广长尼师坛时诸比丘见问言。世尊制戒。听畜三衣不得过长。此是何衣。六群比丘报言。是我等尼师坛。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多作广长尼师坛。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作广长尼师坛。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作尼师坛当应量作。此中。量者。长佛二搩手广。一搩手半。过者裁竟波逸提。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尊者迦留陀夷。体大尼师坛小不得坐。知世尊从此道来。便在道边手挽尼师坛欲令广大。世尊见迦留陀夷手挽尼师坛已。知而故问言。汝何故挽此尼师坛。答言。欲令广大是故挽耳。尔时世尊。以此事与诸比丘随顺说法。赞叹头陀少欲知足乐出离者。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听诸比丘更益广长各半搩手。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作尼师坛当应量作。是中量者。长佛二搩手广一搩手半更增广长各半搩手。若过裁竟波逸提。比丘义如上。尼师坛者。敷下坐。若比丘。作尼师坛。长中过量广中不过量。若广

中过量长中不过量。广长俱过量。自作成者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教他使作成者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为他作成不成尽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应量作。或减量作。若从他得已成者。裁割如量。若叠作两重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诸比丘患痈疮疥种种疮病。脓血流出污身污衣污卧具。诸比丘往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畜覆疮衣。时诸比丘覆疮衣粗。多毛着疮举衣时患痛。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以大价细软衣覆疮上着涅槃僧。若至白衣家请坐时。应语言我有患。若主人语言。但坐。当褰上涅槃僧。以此衣覆疮而坐。时六群比丘闻世尊听作覆疮衣。便多作广长覆疮衣。诸比丘见即问言。世尊制戒。畜三衣不得过长。此是何衣。六群比丘报言。是我等覆疮衣。诸比丘闻。嫌责六群比丘。云何汝等。多作广长覆疮衣。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多作广长覆疮衣。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作覆疮衣当应量作。是中量者。长佛四搩手广二搩手。裁竟过者波逸提。比丘义如上。覆疮衣者。有种种疮病持用覆身。若长中应量广中不应量。广中应量长中不应量。若广长俱不应量。自作成者波逸提。不成者突吉罗。教人作成者波逸提。不成突吉罗。若为他作成不成者尽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应量作。或减量作。若从他得裁割如量。如叠作两重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毗舍佉母闻如来听诸比丘作雨浴衣。即大作雨浴衣。遣人持诣僧伽蓝中与诸比丘。诸比丘得便分。佛言。此衣不应分。自今已去若得雨浴衣。随上坐次付与。若不足者忆次。更得续次与使遍彼。时得贵价衣续次与。佛言。不应尔。应与上座易之。以上座先得者。转次与下座。若不遍者。当以僧可分衣物与之令遍。时六群比丘闻如来制戒听诸比丘作雨浴衣。辄自多作广大雨浴衣。诸比丘见已即问言。如来制戒畜三衣不得过长。此是谁衣。六群比丘报言。是我等雨浴衣。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乃多作广大雨浴衣。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多作广大雨浴衣。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作雨浴衣应量作。是中量者。长佛六搩手广二搩手半。过者裁竟波逸提。比丘义如

上。雨浴衣者。诸比丘着在雨中洗浴。若比丘。作雨浴衣。长中不应量广中应量。若广中不应量长中应量。若广长俱不应量。自作而成波逸提。不成突吉罗。若教人作成波逸提。不成突吉罗。若为他作成不成尽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应量作减量作。若从他得裁割如量。若叠作两重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八十九竟)。

尔时佛在释翅搜尼拘类园中。尔时尊者难陀。短佛四指。诸比丘遥见难陀来。皆谓是佛来。即起奉迎。至乃知是难陀。诸比丘皆怀惭愧。时难陀亦怀惭愧。尔时诸比丘。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告诸比丘。自今已去制难陀比丘着黑衣。时六群比丘。与如来等量作衣或过量作。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汝等云何。与如来等量作衣或过量作。时诸比丘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六群比丘。与如来等量作衣或过量作。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与如来等量作衣或过量作者波逸提。是中如来衣量者。长佛十搩手广六搩手。是谓如来衣量。比丘义如上。衣者十种衣如上。若比丘。等如来衣量。长中不应量广中应量。广中不应量长中应量。若广长中俱不应量。自作成者波逸提。不成突吉罗。若教他作成波逸提。不成突吉罗。若为他作成不成亦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从他得作成衣当裁割如量。若不裁割叠作两重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十竟)。

四提舍尼法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世俭谷贵。人民饥饿。死者无限。乞求难得。尔时莲华色比丘尼。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所得初日食持与比丘。得二日食若三日食亦与比丘。莲华色比丘尼复于异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时有长者。乘车将从往问讯波斯匿王。从者驱人避道。时莲华色比丘尼。见已避道堕深泥中面奄地而卧。长者见之。慈愍即止车。敕左右人扶出。长者问言。阿姨有何患苦。报言。我无所患饥乏故耳。尔时长者问言。何故饥乏。乞求难得耶。答言。易得耳。我得初日食持与比丘。二日三日食亦持与比丘。故我饥耳。时长者嫌言。沙门释子。受无厌足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受此比丘尼所乞得食。不知义让。施虽无厌而受应知足。时长者。即将此比丘尼还家浣濯衣服。为作酥粥供给所须。语言。自今已去可常在我家食。勿复余去。若外有所得者随意与人。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

惭愧者。嫌责彼比丘言。云何汝等。于比丘尼边受食。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彼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受彼莲华色比丘尼食。不知止足。以无数方便呵责彼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入村中自受比丘尼食。食者。彼比丘应向余比丘说。大德。我犯可呵法。所不应为。今向大德悔过。是法名悔过法。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尔时诸比丘皆有疑。不敢取亲里比丘尼食。佛言。自今已去听受亲里比丘尼食。时诸病比丘复有疑。不敢受非亲里比丘尼食。佛言。自今已去听病比丘受非亲里比丘尼食。时诸比丘复有疑。非亲里比丘尼持食置地不敢取。或使人授与。亦不敢取。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如是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入村中从非亲里比丘尼若无病自手取食食者。是比丘应向余比丘。悔过言。大德。我犯可呵法。所不应为。我今向大德悔过。是法名悔过法。比丘义如上说。非亲里亲里亦如上。病者亦如上。食者。二种食亦如上。彼比丘入村中从非亲里比丘尼若不病而自手受如是食食咽咽波罗提提舍尼。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受亲里比丘尼食。若有病。若置地与。若使人授与。若在僧伽蓝中与若在村外与。若在比丘尼寺内与如是受取食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众多比丘。与六群比丘在白衣家内共坐食。时六群比丘尼。为六群比丘索羹饭语言。与此羹。与此饭。而舍中间不与。乃越次与六群比丘而食之。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食六群比丘尼所索羹饭而食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食六群比丘尼所索羹饭。而令中间比丘不得食。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至白衣家内食。是中有比丘尼指示。与某甲羹与某甲饭。比丘应语彼比丘尼如是言。大姊且止。须比丘食竟。若无一比丘语彼比丘尼如是言大姊且止须比丘食竟者。是比丘应悔过言。大德。我犯可呵法。所不应为。我今向诸大德悔过。是法名悔过法。比丘义如上。家内者有男女者是。食者如上说。彼比丘于白衣家内食。是中有比丘尼指示。与某甲羹与某甲饭。彼比丘当语言。大姊小止。须诸比丘食竟。若无一比丘语言大姊小止须诸比丘食竟而食者咽咽波罗提提舍尼。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语言。大姊且止。须诸比丘食竟。若比丘尼自为檀越。若檀越设食。令比丘尼处分。若不故作偏为与此置彼如是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竟)。

尔时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时有居士家夫妇。俱得信乐为佛弟子。诸佛见谛弟子常法。于诸比丘无所爱惜。乃至身肉。若诸比丘至家者。常与饭食及诸供养故。令其贫穷衣食乏尽。比居诸人皆作此言。彼家先大富多财饶宝。从供养沙门释子已来。财物竭尽贫穷乃尔。如是恭敬供养乃反得贫弊。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诸比丘言。汝等云何。数至居士家。受饮食供养而不知足。使彼居士财物竭尽乃尔耶。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诸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等云何。数至居士家受供养饮食。乃令彼家贫穷如是。以无数方便呵责诸比丘已告诸比丘。

自今已去听僧与彼居士作学家白二羯磨。作如是与。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罗阅城中一居士家夫妇。得信为佛弟子。财物竭尽。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作学家羯磨。诸比丘不得在其家受食食。白如是。大德僧听此罗阅城中一居士家夫妇。得信为佛弟子。财物竭尽。僧今与作学家羯磨。诸比丘不得在其家受食食。谁诸长老忍。僧与彼居士作学家羯磨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居士作学家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知是学家。僧与作学家羯磨竟。而在其家受饮食食。当向余比丘悔过言。大德。我犯可呵法。我今向大德悔过。是法名悔过法。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

其中比丘先受学家请皆有疑不敢往。佛言。听先请者往时病比丘疑不敢受学家食。佛言。自今已去听诸病比丘受学家食食。时诸比丘。见施食者置地与疑不敢取。若使人与亦不敢受。佛言听受。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先作学家羯磨。若比丘。于如是学家先不请无病自手受食食。是比丘应向余比丘悔过言。我犯可呵法。所不应为。我今向大德悔过。是法名悔过法。比丘义如上。学家者。僧与作白二羯磨。居士家者如上。病者亦如上。若比丘。如是学家僧先与作学家羯磨已。比丘先不受请又无病。于如是学家中自手受食食者咽咽波罗提提舍尼。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先受请。若有病。若置地与。若从人受取。若学家施与后财物还多无犯彼学家财物还多。

从僧乞解学家羯磨。诸比丘白佛。佛言。若彼学家财物还多。从僧乞解学家羯磨者。僧应与作白二羯磨解。众中应差堪能羯磨者。如上当作如是白。大德僧听。此罗阅城中有一居士夫妇。得信为佛弟子。好施财物竭尽。僧先与作学家羯磨。今财物还多。从僧乞解学家羯磨。若僧时到僧忍听。僧今解学家羯磨白如是。大德僧听。此罗阅城中一

居士家夫妇。得信为佛弟子。好施财物竭尽。僧先与作学家羯磨。今财物还多。从僧乞解学家羯磨。僧今与彼居士解学家羯磨。谁诸长老忍。僧与彼居士解学家羯磨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与彼居士解学家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时诸比丘皆疑。不敢受已解学家羯磨居士食。白佛。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食无犯。无犯者。

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竟)。

尔时佛在释翅搜国迦维罗卫尼拘类园中。舍夷城中诸妇女俱梨诸女人。持饮食诣僧伽蓝中供养。时诸盗贼闻之。于道路娆触。时诸比丘闻。往白世尊。世尊言。自今已去。诸比丘应语诸妇女。莫出道路有贼恐怖。若已出城应语言。莫至僧伽蓝中。道路有贼恐怖。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若比丘在阿兰若有疑恐怖处住。僧伽蓝外不受食。僧伽蓝内受食而食。当向余比丘悔过言。大德。我犯可呵法。我今向大德悔过。是法名悔过法。如是世尊与诸比丘结戒。时诸檀越。先知有疑恐怖而故持食来。诸比丘疑不敢受食。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如是食。时诸病比丘亦疑不敢受如是食。佛言。自今已去听诸病比丘受如是食。时有施主。以食置地与。若教人与。诸比丘疑不敢受。佛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如是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在阿兰若迥远有疑恐怖处。若比丘在如是阿兰若处住。先不语檀越。若僧伽蓝外不受食。在僧伽蓝内无病自手受食食者。应向余比丘悔过言。大德。我犯可呵法。我今向大德悔过。是法名悔过法。比丘义如上。阿兰若处者。去村五百弓。遮摩罗国弓量法也。有疑恐怖者。疑有贼盗恐怖。病者如上说。若阿兰若比丘。在如是迥远处住。若先不语檀越。于僧伽蓝外不受食。僧伽蓝内无病自手受食食咽咽波罗提提舍尼。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先语檀越。若有病。若置地与。若教人与。若来受教敕听法时。比丘自有私食令授与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竟)。

式叉迦罗尼法

(胡音不正。应言式叉迦罗尼。诸有读写者。尽应从此式叉迦罗尼。不能一一就文治。故斑之出。丹本即云百众学法之一)。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着涅槃僧。或时下着。或时高着。或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时细襵。诸居士见已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无有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着涅槃僧。或时下或时高。或时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时细襵。如似国王长者大臣居士。如似节会戏笑俳说人着衣。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着涅槃僧。或时下或时高。或时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时细襵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

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着涅槃僧。或时下着。或时高着。或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时细襵。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当齐整着涅槃僧。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是中不齐整着。或时下着。或时高着。或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时细襵。下者系带在脐下。高者褰齐膝。象鼻者垂前一角。多罗树叶者垂前二角。细襵者绕腰襵皱。若比丘。高着下着涅槃僧。或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时细襵。故作。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脐中生疮下着。若脚**踹**有疮高着。若僧伽蓝内。若村外。若作时。若在道行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所著衣。或高着或下着。或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细襵。诸长者见已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着衣或高着或下着。或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时细襵。如似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种。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着三衣。或高着或下着。或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时细襵。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着衣。或高着或下着。或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时细襵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当齐整着三衣。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是中不齐者。或高着或下着。或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时细襵。下着衣者下垂过肘露胁。高着衣者过脚**踹**上。象鼻者下垂一角。多罗树叶者。垂前两角后褰高也。细襵者细襵已安缘。若比丘。故高着下着衣作象鼻。或作多罗树叶或时细襵。故作。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肩臂有疮下着。或时脚**踹**有疮高着。若僧伽蓝内。若村外。若在道行。作时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反抄三衣行入白衣舍。诸居士见皆共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持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反抄衣入白衣舍。如似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种。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反抄衣入白衣舍。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

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反抄衣入白衣舍。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反抄衣行入白衣舍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白衣舍者村落也。反抄衣者。或左右反抄衣着肩上。若比丘。故左右反抄衣着肩上入白衣舍。故作。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胁肋边有疮。若僧伽蓝内。若村外。若在道行。若作时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竟)。

不得反抄衣入白衣舍坐。式叉迦罗尼如上(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以衣缠颈入白衣舍。诸居士见已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乃以衣缠颈入白衣舍。如似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种。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衣缠颈入白衣舍。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衣缠颈入白衣舍。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衣缠颈入白衣舍。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缠颈者。总捉衣两角着左肩上。故作衣缠颈入白衣舍。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肩臂有疮。若僧伽蓝内。若村外。或作时。或在道行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五竟)。

不得衣缠颈入白衣舍坐。式叉迦罗尼。亦如是(六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以衣覆头入白衣舍。诸居士见已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衣覆头行似如盗贼。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持衣覆头入白衣舍。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衣覆头入白衣舍。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覆头入白衣舍。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白衣舍者村落也。覆头者。若以树叶。若以碎段物。若衣覆头行入白衣舍。故作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患寒。或头上疮生。或命难梵行难覆头而走无犯。无犯者。最初

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七竟)。

不得覆头入白衣舍坐。式叉迦罗尼。亦如是(八竟)。

四分律藏卷第二十 初分之二十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跳行入白衣舍。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跳行入舍似如鸟雀。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跳行入白衣舍。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跳行入白衣舍。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跳行入白衣舍。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白衣舍者如上。跳行者双脚跳。若比丘。故作跳行入白衣舍。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为人所打。若有贼。若有恶兽。若有棘刺。或渡渠。或渡坑堑。或渡泥跳过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九竟)。

不得跳行入白衣舍坐。式叉迦罗尼。亦如是(十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众僧欲设饮食。即其夜办具甘膳好食。晨朝往白时到。时诸比丘。到时着衣持钵诣居士家就座而坐。时六群比丘。在白衣舍内蹲坐。比坐比丘以手触之。即时却倒露形体。诸居士见之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蹲在舍内似如裸形婆罗门。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在白衣舍内蹲坐。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在白衣舍内蹲坐。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白衣舍内蹲坐。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白衣舍者如上。蹲坐者。若在地若在床上尻不至地。若比丘。故作蹲坐在白衣舍内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尻边生疮。若有所与。若礼若忏悔若受教诫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手叉腰行入白衣舍。时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如似世人新婚娶得志憍恣。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如是手叉腰行入白衣舍。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手叉腰行入白衣舍。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叉腰行入白衣舍。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白衣舍如上。叉腰者以手叉腰臲肘。若比丘。故作叉腰行入白衣舍。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胁下生疮。若僧伽蓝内。若村外。若作时。若在道路行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二竟)。

不得手叉腰入白衣舍坐。式叉伽罗尼。手叉腰臲肘白衣舍妨比坐。亦如是(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摇身行入白衣舍。时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摇身行入白衣舍。如似国王大臣。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摇身行入白衣舍。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摇身趍行入白衣舍。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摇身行入白衣舍。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白衣舍如上。摇身者左右戾身趍行。若比丘。故作摇身左右戾身趍行入白衣舍。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为人所打回戾身避杖。或恶象来。或被贼。或师子恶兽所触。或逢担棘刺人。如是事戾身避。或渡坑渠泥水处于中摇身过。或时着衣回身看衣齐整不犯高下耶。不象鼻多罗树叶细襵耶。作如是回身看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四竟)。

不得摇身行入白衣舍坐。式叉迦罗尼。亦如是(十五竟)。

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掉臂行入白衣舍。时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今掉臂行入白衣舍

。似如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种。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掉臂行入白衣舍。呵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掉臂行入白衣舍。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掉臂行入白衣舍。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掉臂者垂臂前却。若比丘。故作掉臂行入白衣舍。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为人所打举手遮。或值暴象来。或师子恶兽盗贼。或逢担棘刺人来举手遮。或浮渡河水。或跳渡坑堑。或泥水。或共伴行不及以手招唤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六竟)。

坐亦如上(十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不好覆身行入白衣舍。时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所著衣服不好覆身行入白衣舍。如似婆罗门。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不好覆身行入白衣舍。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着衣不好覆身行入白衣舍。尔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好覆身入白衣舍。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白衣舍者村落也。不好覆身处处露。若比丘。故作不好覆身行入白衣舍。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被缚。若风吹衣离体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十八竟)。

坐亦如是(十九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左右顾视行入白衣舍。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如似盗窃人。左右顾视行入白衣舍。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左右顾视行入白衣舍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已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左右顾视行入白衣舍。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

。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左右顾视行入白衣舍。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白衣舍者村落也。彼左右顾视者处处看。若比丘。故作左右顾视行入白衣舍。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仰瞻日时节。或命难梵行难左右处处伺求方便道欲逃走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病恼所缠(二十竟)。

坐亦如是(二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六群比丘。高声大唤行入白衣舍。时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高声大唤如似婆罗门众。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高声入白衣舍。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高声入白衣舍。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静默入白衣舍。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是中不静默者。高声大唤若嘱授若高声施食。若彼故作高声大唤。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聋不闻声须高声唤。或高声嘱授。若高声施食。若命难梵行难高声而走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二竟)。

坐亦如是(二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戏笑行入白衣舍。时诸居士见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戏笑行入白衣舍。如似猕猴。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戏笑行入白衣舍。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戏笑行入白衣舍。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戏笑行入白衣舍。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戏笑者露齿而笑。若比丘。故作戏笑行入白衣舍。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唇痛不覆齿。或念法欢喜而笑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

缠(二十四竟)。

坐亦如是(二十五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居士。请众僧供设饮食。即其夜办具种种美食。晨朝往白时到。尔时诸比丘。着衣持钵诣居士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种种饮食。六群比丘。不用意受食捐弃羹饭。时诸居士见已自相谓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云何不用意受食。贪心多受如谷贵时。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不用意受食。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不用意受食。而捐弃羹饭。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用意受食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彼不用意受食者。弃羹饭食。若比丘。故作不用意受食。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钵小故食时弃饭。或还堕案上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六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众僧设饭食。即其夜办具饮食。晨朝往白时到。尔时诸比丘。到时着衣持钵往居士家就座而坐。时居士手自斟酌羹饭。六群比丘。溢钵受食捐弃羹饭。时居士见已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无有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受食溢钵。似如饥饿之人贪多。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溢钵受食弃捐羹饭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受食溢钵弃捐羹饭。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当平钵受食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不平钵者溢满。若比丘。故作不平钵受食。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钵小。或时还堕案上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众僧欲设饭食。即其夜供办食具。明日往白时到。时诸比丘。着衣持钵往居士家就座而坐。时居士手自斟酌种种饮食羹饭。六群比丘。取饭过多不容受羹。时诸居士见之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

。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何有正法。受饭过多不容受羹。似如饥饿贪食之人。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受饭食过多不容受羹。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受饭过多不容受羹。佛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平钵受羹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彼比丘。故作不平钵受羹。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钵小堕食案上若等受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众僧供设饭食。即夜办具种种甘膳。晨朝往白时到。时诸比丘。到时着衣持钵往居士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种种饮食及羹。时居士下饭已入内取羹比取羹还。六群比丘食饭已尽。居士问言。饭在何处。比丘报言。我已食尽。时居士。与羹已复还取饭。比取饭还食羹已尽。居士问言。羹在何处。报言。我已食尽。时居士即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无厌足。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饭至羹未至。饭已尽。羹至饭未至。羹已尽。似如饥饿之人。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受饭羹未至饭已尽。羹至饭未至羹已尽。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受饭羹未至饭已尽羹至饭未至羹已尽。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言。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羹饭等食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彼不等者。饭至羹未至饭已尽。羹至饭未至羹已尽。若比丘。故作不等羹饭食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正须饭不须羹。或时正须羹不须饭。或日时欲过。或命难梵行难疾疾食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二十九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众僧供设饭食。即夜办具种种多美饮食。晨朝往白时到。时诸比丘。着衣持钵诣居士家就座而坐。时居士手自斟酌饮食。时六群比丘。不次第取食食。时诸居士见已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不次第受食食。譬如猪狗食。亦如牛驴乌鸟食。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不次

第受食。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不次第食。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以次食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彼不次第食者。钵中处处取食食。彼比丘。故为不次第取食食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患饭热挑取冷处食。若日时欲过。若命难梵行难。如是疾疾食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居士。请众僧欲供设种种羹饭。即夜办供具。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诣其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种种饮食。时六群比丘。受食当挑钵中而食令现空。时居士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受食似如牛驴骆驼猪狗。似如乌鸟食无异。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等当挑钵中而食。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座。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受食当挑钵中而食。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挑钵中而食。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彼挑钵中食者。置四边挑中央至钵底。若比丘。故为挑钵中食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患食热开中令冷。若日时欲过。若命难梵行难疾疾刳钵中食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一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居士。请众僧欲供设种种好食。即夜办具已。晨朝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诣居士家就座而坐。尔时居士。手自斟酌种种羹饭。尔时六群比丘。自为己索食如似饥饿。时诸居士见已皆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是有何正法。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自为己索食。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汝等云何自为己索食。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自为己索羹饭。式叉迦罗尼。如是世尊与比丘

结戒。时诸病比丘皆有疑。不敢自为己索食。亦不敢为他索若他索食与亦不敢食。佛言。自今已去听病比丘自为己索食为他索若他为己索得食。自今已去当如是说戒。若比丘不病。不得自为己索饭羹。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彼比丘不病故自为己索羹饭。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若病者自索。若为他索。他为己索。若不求而得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二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居士。请众僧供设种种羹饭。即夜办具已。晨朝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居士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羹饭。时居士与一六群比丘羹已。识次更取羹。比丘于后即以饭覆羹。居士还问言。羹在何处。比丘默然。时居士即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外自称言。我知正法。以饭覆羹如似饥饿人。如是有何正法。时诸比丘闻已皆共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受食以饭覆羹更望得耶。尔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以饭覆羹更望得耶。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以饭覆羹。式叉迦罗尼。如是世尊与比丘结戒。时有比丘。请食。羹污手污钵污衣手巾。有疑不敢以饭覆羹。佛言。自今已去听请食者无犯。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以饭覆羹更望得。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若彼故为以饭覆羹更望得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请食。或时正须羹。有时正须饭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苦所缠(三十三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居士请诸比丘欲设羹饭并种种好食。即夜办具已。晨朝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诣家士家就座而坐。时居士手自斟酌羹饭种种好食。时六群比丘中一比丘。得食分少。见比坐分多。即语居士言。汝今请僧与食自恣。欲与多者便与多。欲与少者便与少。汝居士有爱。居士报言。我平等想与耳。何故言我有爱耶。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呵责六群比丘言。汝云何左右视比坐钵中耶。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左右视比坐钵中多少。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视比坐钵中。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是中视比坐钵中者。谁多谁少耶。若彼比丘故为视比坐多少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

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比坐病。若眼闇。为看得食不得食净不净受未受。如是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四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居士。请比丘僧欲供设种种好食。即夜办具已。晨朝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诣居士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种种饮食。有六群比丘。受羹饭已左右顾视不觉比坐比丘取其羹藏之。彼自看不见羹。问言。我向受羹今在何处。比坐比丘言。汝何处来耶。彼答言。我在此置羹在前。左右看视而今无。尔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汝受羹左右顾视。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受羹食而左右顾视。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当系钵想食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不系钵想者左右顾视也。若比丘故作不系钵想食。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比坐比丘病。若眼闇为受取。瞻看净不净得未得受未受。或看日时。或命难梵行难。欲逃避左右看视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五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诸比丘欲设种种多美饮食。即夜办具已。晨朝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居士家就座而坐。时居士手自斟酌饮食。六群比丘。大抟饭食令口不受。居士见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如似猪狗骆驼驴牛乌鸟食。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云何大抟饭食乃如是也。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大抟饭食。以无数方便呵责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大抟饭食式叉迦罗尼。比丘义如上。大抟饭者口不容受。若比丘故作大抟饭食。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有如是病。或日时欲过。或命难梵行难疾疾食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六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诸比丘欲供设种种好食。即夜办具。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诣居士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饭食。六群比丘受食

。食未至先大张口。居士见已讥嫌言。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云何食未至先大张口。如似猪狗骆驼牛驴乌鸟。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大张口待食。诸比丘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大张口待食。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大张口待饭食。式叉迦罗尼。大张口者。饭抟未至先大张口待。若比丘故作大张口待饭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日时欲过。或命难梵行难疾疾食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七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有居士。请众僧欲设羹饭种种好食。即夜办具已。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居士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饭食供养。时六群比丘。受食食含饭语。居士见已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云何含饭语。似如猪狗骆驼乌鸟食。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六群比丘言。汝等云何含饭语诸比丘往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呵责六群比丘言。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云何汝等含饭语。以无数方便呵责六群比丘已告诸比丘。此痴人多种有漏处最初犯戒。自今已去与诸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含饭语。式叉迦罗尼。彼含饭语者。饭在口中语不可了令人不解。若比丘故作含饭语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或时噎而索水。或命难梵行难作声食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八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居士。请诸比丘欲设羹饭种种好食供养。即夜办具。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至其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饮食。六群比丘抟饭遥掷口中。居士见已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取无厌。如似幻师。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如上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言。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抟饭遥掷口中。式叉迦罗尼。若比丘故作遥掷饭抟口中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若被系缚掷口中食者无犯。无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三十九竟)。

尔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有居士。请诸比丘欲设羹饭种种好食供养。即夜办具。明日往白时到。诸比丘着衣持钵往至其家就座而坐。居士手自斟酌饭食。时六群比丘。受食不如法。手把饭抟啮半食。居士见已讥嫌言。此沙门释子。不知惭愧受无厌足。食如似猪狗骆驼驴牛乌鸟。时诸比丘闻。其中有少欲知足行头陀乐学戒知惭愧者。嫌责已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缘具白世尊。世尊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无数方便如上呵责六群比丘。乃至最初犯戒已。告诸比丘言。自今已去与比丘结戒。集十句义乃至正法久住。欲说戒者当如是说。不得遗落饭食。式叉迦罗尼。是中遗落者。半入口半在手中。若比丘故作手把饭抟食半留半者。犯应忏突吉罗。以故作故。犯非威仪突吉罗。若不故作犯突吉罗。比丘尼乃至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犯者。或时有如是病。啖薄饼燋饭。或时啖肉若芥甘蔗。啖菜庵婆罗果梨阎卜果蒲桃蕊叶心不犯。不犯者最初未制戒。痴狂心乱痛恼所缠(四十竟)。

本经缺字对照（16 种 / 26 处）

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

原式	显示	处数	依据
[麩-夫+并]	麲	7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0596）
[跳-兆+專]	踱	3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0567）
[麩-夫+戈]	麰	2	Unicode 通用字（异体关系，非原字形）（CB01081）
[身*匡]	躯	2	Unicode 有此字（U+2E733），即原字，非替换（CB01693）
[廾/告]	𢷾	1	Unicode 有此字（U+26BBD），即原字，非替换（CB01651）
[少/兔]	猊	1	Unicode 有此字（U+3779），即原字，非替换（CB00145）
[朿*欠]	欶	1	Unicode 有此字（U+2DB47），即原字，非替换（CB03389）
[打-丁+親]	擯	1	Unicode 有此字（U+2D8CB），即原字，非替换（CB00890）
[袖-由+未]	袜	1	Unicode 有此字（U+27655），即原字，非替换（CB01724）
[口*荼]	嗏	1	Unicode 有此字（U+20EEC），即原字，非替换（CB01021）
[袖-由+宁]	袑	1	Unicode 有此字（U+4622），即原字，非替换（CB01728）
[馬*犬]	馱	1	Unicode 有此字（U+4B7E），即原字，非替换（CB00501）
[土*瓦]	坻	1	Unicode 有此字（U+24B2A），即原字，非替换（CB00096）
[泳-永+瓦]	泜	1	Unicode 有此字（U+2DBFD），即原字，非替换（CB01696）
[金*纂]	鑽	1	Unicode 有此字（U+28C2D），即原字，非替换（CB01711）
[金*刮]	鎋	1	Unicode 有此字（U+2E88F），即原字，非替换（CB01708）